武俠世界

以牙還牙（俠情鬥智武俠小説）隆中客・新著

本故事人物可愛，行文生動，結構精巧，氣味悅人，佈局新穎離奇，情節淋灕盡致，哀感頑艷，血脈俱張，大有百讀不厭，誠是作者生平代表作。幸勿錯過。



$3.50

1085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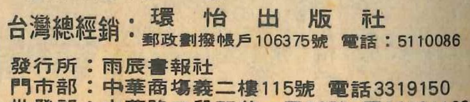
今期我們刊出的巨型小說，是特別選一部警世傳奇性俠義恩仇故事∟以牙還牙⌉。是篇由港台名家隆中客執筆，本文作者享譽武壇已久，他不但在本故事裡佈局構思精巧，行文流暢，人物性格超凡，刻劃深入，而且在整個故事題材情節中，充滿善惡恩怨、讎仇必報、血債血償氣氛，更把兒女私情夾纏於俠義湖海變幻中，哀艷感人，淋漓盡緻，誠屬一篇不可多睹的佳作。

＊＊　　＊＊　　＊＊

朱羽先生作品，久已暌別讀者，今期他的奇情巨著∟勾魂四艷⌉隆重推出。故事中描述一羣俠女忠貞事蹟，她們都是機智過人，英勇不讓鬚眉之輩，致令當朝的東廠侍衞爲之辟易，退避三舍！愛好朱羽作品的讀者們，幸勿失之交臂。

＊＊　　＊＊　　＊＊

研究外太空神秘飛行物體的專家們，把目睹∟UFO⌉的稱號爲第一類接觸，而不但見到飛碟之類的物體，還見到外太空生物者稱爲第二類接觸，跟外太空生物有過接觸者稱爲第三類接觸！那麼，∟第四類接觸⌉是怎麼回事？下期巨型小說有交代



武俠世界

第10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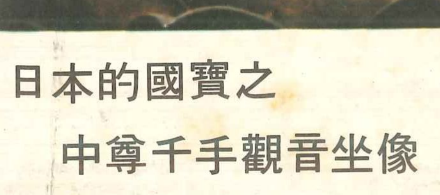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的國寶之
中尊千手觀音坐像

圖中的中尊千手觀音坐像，就是蓮華王院本堂內的本尊，堂內其他諸尊，目光都對準祂，儼如對祂膜拜。從像內的銘文，可以獲知該像建於建長三年七月廿四日，至建長六年正月始告完成。一算佛像的工程，竟然需時兩年多，可見工作之細緻，像高三百三十五吋，頭上懸吊着巨大的天蓋，背後有莊嚴的雲䨀和唐草的浮雕，八角九重的蓮花座，使用檜木雕成，像容莊嚴肅穆，敎人望而起敬。

以牙還牙

型俠義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盧令・圖

誰是眞令主 手底見眞章

仲秋、月明、深夜。

明月夜、短松崗。

左南屏就在短松崗中練劍。

如銀的月色下，一團如銀的晶幕中，一道如銀的人影在翻滾、飛躍，劍炁餘威所及，使得四週松針、松枝，紛紛墜落，也使得靜立五丈之外的老僕左忠，爲之一退再退。

良久，良久，劍光收歛，一切歸于靜止。

左南屏氣定神閑，卓立當場，左忠含笑鼓掌：「公子，您的劍技已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達到化境了。」

左南屏淡淡地一笑：「但願如此。」

左忠道：「老奴就是想不通，公子您不求名，不求利，又沒仇家，爲何還要這麼天天苦練不輟？」

左南屏不答反問道：「明兒呢？」

左忠含笑地回答道：「小明睡得正香哩！」

左南屏眉峯一蹙，咀唇牽動，欲言又止。

左忠也霜眉一蹙道：「奇怪？這麼晚了，還有不速之客前來？」

一陣激烈的衣袂破空聲過處，一道人影，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場。

那是一名身着青色勁裝的中年人。

左南屏目光一掠，向一旁的左忠揮揮手：「左忠，你先回去。」

「是！」

恭應聲中，左忠快步離去。

那中年人向左南屏抱拳一揖：「姑爺您好！」

左南屏抬首凝注夜空，口中夢囈似地道：「這稱呼已過時了。」

那中年人臉色一紅，道：「姑爺言重了。」

左南屏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不言重，我，沒甚麼好，也不怎麼壞。」

那中年人一臉苦笑，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腔。

左南屏收回凝注夜空的目光，兩道入鬢長眉一揚，冷冷地一笑道：「華柏堯，你，貴爲逸園總管，跋山涉水，夤夜前來，當不是爲了向我請安吧！」

華柏堯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謟笑道：「姑爺，三年不見，您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瀟洒，英俊，這一發威，也更顯得英氣逼人。」

華柏堯說的雖然是阿諛之詞，却也的確是事實。

左南屏今年才二十四歲，儘管他還算不上是一位人間罕見的美男子，但身長玉立，倜儻風流，應該算是一般懷春的大姑娘們心目中的典型情人。

但華柏堯的這一記馬屁，却拍到馬腿上去了。

只見左南屏劍眉再度一揚，冷笑道：「別廢話！說你的來意。」

華柏堯這才神色一正，道：「回姑爺，柏堯是奉命求救而來。」

「奉誰之命？」

「您的岳父大人。」

「救甚麼人？」

「救您的岳父大人的全家。」

「你忘了嗎，我跟他翁婿之情早已斷絕？」

「姑爺……」

左南屏厲聲截斷他的話：「不許再叫姑爺！」

「是！」華柏堯苦笑道：「柏堯暫時稱您左公子。」

左南屏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華柏堯試探着笑問：「左公子，您也不問問對頭是甚麼人？」

左南屏道：「我沒有對頭。」

華柏堯道：「左公子淡泊名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然不會有對頭……」

「廢話！」

「是……柏堯說的對頭是您岳父的……不！是敝上衣大俠的對頭。」

華柏堯話到半途又連忙改口，怕的是「岳父」二字又觸怒這位左公子，因而顯得有點兒「結結巴巴」地語無倫次。

衣大俠就是左南屏的岳父，華柏堯的東主，逸園主人衣得志。

衣得志是雲夢地區的首富和第一高手，十年前即擁有「江漢財神」和「雲夢大俠」的賀號，膝下一子一女，子名紹裘，女名素文，也就是左南屏的妻子。

衣素文美而賢，婚後，與左南屏一雙兩好，恩愛非常，無奈好事多磨，三年前，却由于左南屏誤殺他的大舅子衣紹裘而弄成夫妻仳離，翁婿反目的局面。

其實，平心而論，衣紹裘之死，不但是罪有應得，而且是死有餘辜。

因爲，衣紹裘之爲人，並不像他的名字能「克紹箕裘」，光大衣家的門楣，而是一個十足的敗家子，明裏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暗地更是一個積案如山的採花大盜。

萬惡淫爲首，汚辱良家婦女的採花大盜，自然是人人得而誅之。

也是合當有事，一向無往不利，保密功夫做得非常好的衣紹裘，正在做案之際，被左南屏抓個正着。

衣紹裘自然不會束手就擒。

由于是黑夜，也由于衣紹裘戴着人皮面具，左南屏根本不知道也沒想到這個萬惡的採花大盜就是他的大舅子，一直到衣紹裘的人頭落地，揭開人皮面具之後，左南屏才知道這個亂子可惹大了。

衣得志身爲一代大俠，而衣紹裘又實在是死有餘辜，按說，衣得志不會護短而

鬧成翁婿反目。

但問題却在衣得志只有這一個寶貝兒子，儘管早已婚配，却並無生育。

這也就是說，衣紹袞一死，衣家就絕了後，而衣家的億萬家財，也勢將爲衣素文所繼承。

想到這些，衣得志認定左南屏是假公濟私，故意殺死衣紹袞，以便獲得他的財產，否則，即使將衣紹袞送官究辦，憑他衣家的財勢，縱然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決不致處死，退一步說，就算被判死刑，在財可通神的原則下，也是可以買到替死鬼的。

站在衣得志的立場，他認爲自己的想法，絕對沒錯。

同樣地，左南屏也認爲自己的處置沒錯，自己問心無愧，却無端受到岳父的冤枉，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在各走極端的情況之下，翁婿倆差點兒拔刀相向。

結果，衣得志接回女兒衣素文，第二天，又派專人送來一紙休書。

不是休妻，是「休夫」的休書。

年輕氣盛的左南屏，明知那休書是衣得志所代擬，而不是他愛妻的親筆，也毫不攷慮地畫了押。

流光如矢，彈指間已是三年，三年中，衣、左兩家，不通音訊，彼此視同陌路，却想不到三年之後的今宵，由衣家的總管帶到這樣的一個消息，試想：當事人的左南屏，心中是怎樣的感觸呢？

× × ×

左南屏冷冷地一笑道：「別人的對頭，跟我不相干！」

華柏堯苦笑道：「左公子，至少您也該看在跟素文姑娘夫妻一場的情份上，救救他們，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呀！」

左南屏漠然地道：「那些，都早已過去了。」

華柏堯道：「但對素文姑娘來說，却並未過去，您知不知道，三年以來，素文姑娘足不出戶，終日以淚洗面？」

左南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注目反問道：「華總管，你且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評評理看，這些是我的錯嗎？」

華柏堯道：「您沒錯，是敝上當時做得太過份了，這一點，敝上現在自己也深感懊悔。」

左南屏冷哼一聲，沒接腔。

華柏堯又道：「所以，在下行前，敝上曾特別交代，務請公子您不看僧面看佛面，念在過去的翁婿之情，帮他渡過這個難關，他必然會有適當的贖罪行動。」

左南屏神態木然，仍未接腔。

華柏堯娓娓地接道：「敝上的意思是，決定讓公子和素文姑娘破鏡重圓……」

左南屏冷笑道：「這麼說來，我還得好好地謝謝那個找他麻煩的對頭才對。」

華柏堯苦笑無言。

左南屏仰首凝注中天皓月，輕嘆一聲道：「我不想淌入是非圈中，也不稀罕他的甚麼贖罪行動，請轉告貴上，左南屏獨居已久，已成習慣，明兒三年沒有母親，也照樣活得好好的，所謂破鏡重圓，不必多此一舉，你也可以回去了。」

華柏堯苦笑如故，欲言又止。

左南屏冷冷地一笑道：「你好像還不死心？」

華柏堯神色一正，道：「左公子，站在在下的立場，是不應死心，也不能死心，所以，儘管您已經下了逐客令，在下還是必須說完未說的話才走。」

話鋒一頓，又沉聲說道：「左公子，敝上的對頭是……」

左南屏怒聲截口道：「我不要聽！」

華柏堯苦笑着話鋒一轉，道：「好！在下告辭。」

話落，長身而起，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不遠處傳來一聲幽幽長嘆，道：「左公子，你算得上是天下第一號忍人。」

隨着話聲，十丈外的松林中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徐徐地向左南屏身前走了過來。

左南屏像一個木偶，卓立當地，沒接腔，也好像沒聽到對方的話。

那幽靈似的人影，在距左南屏丈遠處停了下來，那是一名年約三十出頭，身着青色衫裙的少婦——一名不算怎麼漂亮，却也絕不算難看的少婦。

左南屏向那青衣少婦漠然地看了一眼，沒有別的反應。

那青衣少婦嫣然一笑道：「左公子，你也不問問我是甚麼人？」

左南屏漠然如故地，道：「沒這個必要。」

那青衣少婦道：「如果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你一定會有興趣。」

左南屏道：「這世界上，已沒有任何東西能引起我的興趣。」

「是嗎？」

「妳可以走了。」

那青衣少婦苦笑着一嘆道：「哀莫大于心死，年紀輕輕的，怎會消極到這個地步？」

左南屏怒聲大喝道：「妳到底是走不走？」

那青衣少婦道：「該說的說完之後，我自然會走。」

左南屏眉峯一蹙，道：「好！揀緊要的說，別說廢話。」

那青衣少婦神色一正，道：「你知不知道？逸園的對頭是誰？」

左南屏道：「不知道，但可以猜想得到。」

那青衣少婦道：「你以爲是衣得志的死對頭胡興邦？」

胡興邦是設于洞庭湖君山上飛龍寨的寨主，也就是水道上的强盜頭兒。跟逸園主人衣得志，一邪一正，同爲兩湖地區响噹噹的角色。

由于正邪不相容，故多年以來，逸園與飛龍寨之間，一直明爭暗鬥，都以拔掉這個眼中釘爲快。

但也由于他們雙方實力相當，互有顧忌，因而很少發生正面衝突。即使是以往的少數幾次正面衝突中，也是旗鼓相當，誰也沒佔過便宜。

由于這些原因，所以，目前的青衣少婦才有此一問，而左南屏也不加思索地反問道：「難道不是？」

那青衣少婦道：「本來就不是。」

左南屏訝問道：「那麼，是誰呢？」

那青衣少婦道：「百日追魂……」

不等對方說完，左南屏身軀一震，目射神光地問道：「妳說的是追魂令主？」

「不錯。」

「那怎麼可能哩！追魂令主的對象，都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

「你不相信？」

「是不相信。」

「你的不相信，是由于衣得志不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

「不錯。」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那青衣少婦嬌笑說道：「左公子，你的答覆是否言出由衷，我暫時不過問，現在，我給你瞧一樣東西，你一定會有興趣的。」

說完，隨手遞給左南屏一件銀光閃閃的東西，道：「你瞧！」

那是一枝銀質的令牌，長約三寸，寬約兩指，正面有血紅的「追魂令」三字，「追魂令」三字上是一幅骷髏圖案，反面則是「追魂令到，百日斷魂」八字，銀底血字，特別醒目，也令人不寒而慄。

但目前的左南屏却顯得相當鎮靜，他，目光一觸之下，注目問道：「妳就是追魂令主？」

青衣少婦含笑反問道：「你曾聽說過，見過追魂令主的人，還有活着的嗎？」

「沒聽說過。」

「那麼，你應該知道，我不是追魂令主。」

「我也是這麼想，想我左南屏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應該不是追魂令主追魂的對象。」

「這不就得了嗎！所以，你應該問的，是我這追魂令由何而來？」

「我正想請教。」

「這是你過去的老丈人，逸園主人衣得志託我轉送給你的。」

左南屏蹙眉問道：「爲甚麼不要華柏堯帶來，而由你帶來？」

青衣少婦道：「衣得志深恐華柏堯請不動你，所以才又託我帮忙……」

「妳以爲妳一定請得動我？」

「我有自知之明，我也請不動你，但我却敢斷定，到時候，你一定會去。」

「哦……」

「因爲，我了解，你是性情中人，儘管你方才在華柏堯面前說得那麼絕，但你還是會去的……」

「那妳又何必多跑這一趟？」

「這也是有原因的，衣大俠和我，都怕你輕敵誤事，所以我才特別跑這一趟，提醒你提高警覺。」

左南屏蹙眉自語道：「難道是胡興邦弄的玄虛？」

青衣少婦道：「你是懷疑追魂令主就是胡興邦？」

左南屏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

青衣少婦接口道：「絕對不是。」

左南屏的俊臉上，現出一抹難得的笑容，道：「妳怎能如此肯定？」

青衣少婦道：「因爲，胡興邦的飛龍寨，也接到了追魂令，而且比逸園還早半個月，現在距最後限期已只剩三天了。」

「這是說，距百日之期還有三天？」

「不錯。」

「那麼，逸園的最後限期還剩一十八天？」

「不錯。」

「很遺憾，我想去君山瞧瞧熱鬧也來不及了。」

「但是，你要支援逸園，時間上却還綽綽有餘。」

左南屏點點頭，道：「我知道。」

青衣少婦道：「但你還有些很重要的情況不知道，這些，且讓衣大俠親自向你說吧！我不打擾你了，告辭！」

說完，長身而起，在夜空中畫上一道美妙的半弧，即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左南屏也够絕，够怪，對于那神秘的青衣少婦，不但沒挽留，也根本沒有問過對方的姓名來歷。

現在，他也好像沒有離去的打算，只是就着皎潔的月光，將那支追魂令反覆地端詳着，俊臉上却是一片似笑非笑，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情。

× × ×

追魂令主究竟是甚麼人？威震雲夢地區的逸園，自從接到追魂令之後，又發生過一些怎樣的情況呢？

× × ×

就像前文所說，追魂令所殺的人，都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這位神秘莫測的追魂令主是俠義道中人。

說追魂令主神秘莫測，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他的崛起武林，也不過是最近五年的事，但就在這短短的五年之中，死在追魂令下的惡跡昭彰的武林敗類，已超過百人大關，而且，這百名以上的人，都是雄霸一方的响噹噹的角色。

不難想見，那些响噹噹的角色，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也絕不會坐以待斃，而且，開頭的幾個倒霉鬼，于接到追魂令之後，更沒把它當一回事。

當接二連三地接到追魂令的人屆時被「追」了「魂」之後，追魂令的威名才不脛而走，而以後的那些接到追魂令的人，才眞正感到了死亡的威脅。

于是，有些人于事前廣邀帮手，嚴加戒備，有些人却脚底揩油，逃之夭夭，反正天地這麼遼闊，限期又有一百天，足够遠走高飛的。

但說來也眞是邪門，只要是接過追魂令的人，不論他邀請的帮手有多强，也不論他逃得有多遠，到時候照樣難逃一死。

而且，那些逃得最遠，躲得最隱蔽的人，也必然死得更慘。

到目前爲止，不但沒有人知道追魂令主姓甚名誰，也沒有人說得出追魂令主究竟是男是女，及長得是甚麼模樣。

像這樣的人，你能說他不神秘嗎！

× × ×

至于逸園，由于財雄勢大，其深溝高壘，戒備森嚴，自是不在話下。

尤其是，自從接到追魂令之後，更是廣邀高手，特加戒備，可以說，即使是一

隻飛鳥，也不容易飛進去。

但事情就是那麼怪，自從接到追魂令那天開始，每隔五天，逸園中就要死一個人，死的都是邀請來的俠義道中的高手。

到目前爲止，已經死了十六個，每一個都是一劍穿心，死得神不知、鬼不覺。

這也就是說，那位神秘莫測的追魂令主，對刁斗森嚴的逸園，視如無人之境，而他殺一個白道高手，就像捏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

追魂令主一向殺的都是黑道巨擘，而逸園主人衣得志既有「江漢財神」和「雲夢大俠」的賀號，自然是白道中人，他邀請來的助手也都是白道中人。現在，追魂令主竟然向白道中人下手，是追魂令主忽然發瘋了？還是別有原因呢？

也由于上述原因，衣得志在惶惶不可終日，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不得不向被他「休」掉了的女婿左南屏求救。

因爲，左南屏的武功深淺，衣得志最是淸楚不過。

衣得志所認識的武林同道中，也以左南屏的武功最高，儘管他還沒把握斷定左南屏一定能勝過那位追魂令主，但既然有此一綫生機，自然必須勉强一試。

×　×　×

短松岡中，左南屏仍然卓立原地，對月沉思。他的左手却在下意識地撥弄着由青衣少婦轉送給他的那支追魂令。

他，雖然是在沉思，但臉上的神情却是奇異而又很複雜的。

那是一些令人難以分析的複雜表情，有傷感、有困惑、也好像有些許的興奮。

他爲甚麼還呆立原地呢？

又爲甚麼有那麼些令人費解的表情？

如此星辰如此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　×　×

月兒已爬上中天，左南屏仍然靜立原地，他那本來就奇異而又複雜的表情中，好像又增添了少許的焦急，眉峯也向當中擠了過來。

忽地，他眉梢一揚，星目中異彩連閃，但他的身形仍然是紋風未動。

遠處，破空聲急，月光下，一綫銀光向他疾射而來——

他，還是紋風未動，只是咀角微微下彎，披唇微哂。一直當那銀光即將射到他胸前時，才左手一晃，食、中二指之間，已挾着一枝銀鏢，不！不是銀鏢，是一枝銀質的追魂令。

那是一支跟他手中的追魂令一模一樣的玩藝，所不同的是，現在這支的反面是「令到追魂」四字，而不是原先那支的「追魂令到，百日斷魂」。

就當他打量那支追魂令的當兒，「嗖、嗖、」連响，已捷如飛鳥地瀉落三名裝束互異的不速之客——一名手持鐵禪杖，年約四旬開外的披髮頭陀，一名肩揷長劍，年約二十七八的美艷道姑，一名手搖摺扇，年約三十出頭的青衫文士。

這三個人一到現場，立即以丈五距離，取犄角之勢將左南屏圍在核心。

左南屏好像早已知道對方三人的來歷，也好像根本沒看到他的外圍已多了三個不速之客，竟然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那三人互望了一眼，披髮頭陀首先笑道：「這小子眞沉得住氣。」

那美艷道姑嬌笑道：「看情形，這小子一定眞有兩下子，要不然，咱們令主也不會要咱們三個來聯手超度他了。」

左南屏含笑接道：「妳總算說對了一半，其實，左南屏『眞有』的可不止兩下子哩！」

也直到此刻他才精目向對方三人一掃，並披唇一哂道：「一個文士，一個頭陀，加上一個道姑，算是包括了儒、釋、道三門，也丟盡儒、釋、道三門的臉……」

那三人齊都臉色一變。

但左南屏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問道：「你們三個，就是新近崛起江湖的『風塵三友』？」

那披髮頭陀笑道：「不錯，你小子很有點見識。」

所謂「風塵三友」，就是由三個聲名狼藉的武林敗類，由于臭味相投所組成。

披髮頭陀自號十全，意思是所有壞事他全會。

美艷道姑法號萬妙，是一個人盡可夫，且擅長採補的淫婦，本名呂搖紅。

青衫文士西門亮，自號逍遙秀士，無惡不做。

這三個，儘管早已惡名昭著，但論武功，却只能算是二流角色。

像他們三個，自然是俠義道中人追殺的對象，但他們儘管武功平凡，求生的本領却格外高人一手，多年來，不但逃過了無數次的追殺，而且，最近一年多以來，由于三人聯手之後，不但「風塵三友」之名不壓而走，武功也精進到令人高深莫測了。

×　×　×

左南屏雙手漫不經意地撥弄着兩支追魂令，含笑問道：「你們三個，幾時開始在那冒人字號的令主手下當差？」

十全頭陀不加思索地笑道：「兩年以前……」

話已出口，才省悟到對方的話中有話，而爲之臉色一變，道：「你說誰冒人字號？」

左南屏道：「自然是你們那位頂頭上司。」

西門亮接口笑問：「你怎能一口就斷定別人是冒人字號？」

左南屏笑道：「畢竟是唸過幾天書的人，問出來的話頗有技巧，也好像有點學問。」

十全頭陀怒聲道：「別廢話！」

「不是廢話。」左南屏笑了笑，忽然話鋒一轉道：「有一個很多武林同道想知道而沒法知道的消息，你們想不想聽？」

一直在轉動着一雙桃花眼，向左南屏週身上下打量着的呂搖紅，搶先媚笑道：「當然要聽。」

「很好，總算你們三個祖宗有德，能夠獲得優先聽到這一消息的殊榮。」左南屏頓住話鋒，精目一轉，含笑接道：「現在，你們三個好好的洗耳恭聽：我左南屏，才是貨眞價實的追魂令主。」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左南屏話聲未落，聽話的三人已一齊臉色大變地退了三大步。

左南屏又含笑道：「別怕，目前我不

會追你們的魂同時也還有話要問你們。」

「風塵三友」也許感到了自己的失態，齊都臉色一紅，十全頭陀並怒「哼」一聲，道：「誰怕你了！」

西門亮「唰」地一聲，打開摺扇，搖了兩下道：「左南屏，你該明白，口說無憑，你說咱們令主冒你的名號，我却要說是你冒咱們令主的字號哩！」

左南屏點點頭，道：「說的也有道理，看情形，只好叫你們令主來，當面一分眞假了。」

十全頭陀冷笑道：「別廢話了，先吃佛爺一杖！」

「呼！」地一聲，鐵禪杖一式「橫掃千軍」，攔腰接了過來。

左南屏冷笑一聲：「憑你也配向本令主張牙舞爪！」

話聲中，身形一閃，左手中的追魂令向那橫掃過來的鐵禪杖順勢一點，十全頭陀竟然身不由主地一個跟蹌，連人帶杖，一齊向一旁的萬妙仙姑呂搖紅衝了過去，嚇得呂搖紅尖呼一聲，疾退丈外。

西門亮摺扇輕搖，朗聲笑道：「好一式四兩撥千斤！」

左南屏笑問道：「就憑這一手，要你們先答我幾個問題，够不够？」

西門亮道：「不够，你自己也該明白，四兩撥千斤，只不過是一個巧字，那並不能表示你的功力有多高深。」

「好像也有道理。」左南屏仍然是笑容可掬地道：「那麼，我現在給你一個便宜，你們三人聯手，百招之內只要能在我的衣衫上留下一點劍痕，就算你們贏，我可以讓你們毫髮無損地離去，否則，你們就必須乖乖地回答我的問題，怎麼樣？」

西門亮笑道：「這的確是够便宜的事，只是，你敗了又如何呢？」

「那還不簡單。」左南屏揚了一下接自對方的那支追魂令道：「令到追魂，自然是一切悉隨尊便啦！」

西門亮道：「好！就此一言為定。」說完，摺扇一收，目光向另外兩人一掃，沉喝一聲：「咱們上！」

「上」字聲中，他自己首先發難。「唰」地一聲，摺扇一張，一式「玄鳥划沙」，攻向左南屏的腰際；呂搖紅身形一矮，長劍打閃，「枯樹盤根」，攻向左南屏的下盤；十全頭陀則是一招「力劈華山」，鐵禪杖向左南屏兜頭砸下。

這三大高手同時發難，儘管使的都是普通招式，但其攻勢之凌厲，都令人心悸神搖。

在一片金刄破空的懾人銳嘯聲中，只見左南屏身形微閃，就像一條泥鰍似地，由那看來好像沒有空隙的空隙之中，妙到毫巔地一下子滑出三丈之外，並朗聲笑道：「這種莊稼把式上不了枱盤，拿點像樣的玩藝出來……」

話沒說完，又陷入對方的聯手攻勢之中。

這回，左南屏沒有閃退，只是手舞足蹈，就像是表演一場美妙的舞蹈似地，在對方三人的兵刄之間穿梭游走。

在攻擊中的三人看來，自己的每一招一式，都可以殺死對方，但事實上，他們的每一招一式，不是差那麼一點兒够不上，就是「叮」地一聲，自己的兵刄被震盪開去。

而且，左南屏還不曾亮劍，只是偶而以手中的追魂令點在對方的兵刄上，才發出那麼「叮」地一聲。

片刻之間，已交手三十招以上，但聯手進攻的風塵三友，可連左南屏的衣邊都不曾沾上過。

這情形，自然使那風塵三友越打越心驚，而不得不更加加速搶攻，並施展出精妙絕招。

但不論他們如何加速搶攻，也不論他們使用甚麼精妙絕招，左南屏仍然沒亮劍，也仍然是以靈貓戲鼠姿態在穿梭游走。

這情形，倒並不是表示風塵三友太差勁，平心而論，他們的身手已够得上稱為一流高手中的高手了。

其所以有目前這樣的情形，完全是由于他們碰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而且，左南屏對他們由于被迫而使出的精妙絕招，好像瞭如指掌，尤其是對呂搖紅所使的劍招好像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這也就是說，當呂搖紅使過一招劍法之後，左南屏好像預知她下一招使的是甚麼劍法，而很捉狹地借力使力，促使十全頭陀或者是西門亮不由自主地替他做「擋箭牌」。並朗聲笑道：「仙姑，別誤傷了自己人啊……」

平心而論，「萬妙仙姑」呂搖紅所使的劍法，的確够得上稱爲精妙絕倫，而呂搖紅對這套劍法也幾乎到了收發由心之境。所以，儘管左南屏够捉狹，一再地使呂搖紅驚出一身冷汗，却總算不曾傷着「自己人」。

當激戰進行到八十招時，左南屏又朗聲笑道：「還有二十招，趕快將壓箱底的功夫使出來呀……」

西門亮忽然大喝一聲：「停！」

風塵三友各自虛晃一招，疾退丈外。

左南屏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卓立原地，安詳地笑問道：「百招之數未滿，爲何叫停？」

西門亮苦笑道：「還有打下去的必要嗎？」

左南屏道：「你們已經服輸了？」

西門亮說道：「藝不如人，只好服輸了。」

「那麼，現在請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問吧！」

「你們那個冒人字號的追魂令主到底是誰？」

「你是問他姓甚名誰？」

「不錯。」

「很抱歉，我們都只知道他是令主而已……」

左南屏臉色一沉，截口喝道：「你敢騙我！」

西門亮苦笑道：「我沒有騙你，老實說，如果我眞要騙你，我可以隨便說一個甚麼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姓名，就可以搪塞過去……」

左南屏又截口沉聲道：「我嚴重警告你，必須實話實說，否則，儘管我目前沒法證實而不便難爲你們，但如果當我事後發覺你騙了我，不論天涯海角，或者是碧

落黃泉，我都要追你們三個的魂。」

西門亮道：「這情形，我了解，但事實上，我說的都是實話，我們三個，不但不知道令主的姓名，甚至連令主的本來面目也沒見過。」

左南屏道：「這是說，他跟你們見面時，戴着人皮面具？」

「是的。」

「他的身裁有多高？是胖還是瘦？」

「身高和胖瘦，都跟你差不多。」

呂搖紅也插口笑道：「他的武功，也跟你一樣的高深莫測。」

西門亮也笑道：「你們二位，要是碰頭了，才夠熱鬧哩！」

左南屏平靜地問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不知道。」西門亮苦笑道：「以往，一向就只有他能夠找我們，我們沒法找他。」

「倒是蠻夠神秘的。」北南屏注目問道：「你們三個，官拜何職？」

「我們都是追魂使者的名義。」

「自從在他手下當差以來，送出過多少支追魂令？」

「連方才送給你的那一支，一共才三支。」

「另外兩支，就是送給逸園和飛龍寨的？」

「是的。」

左南屏沉思了一下，才揮手說道：「你們可以走了，寄語那個冒人字號的令主，如果他也算是一號人物，就不要藏頭露尾，早點出來，跟我這個眞令主拚一個强存弱亡。」

× × ×

風塵三友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左南屏才淡淡地一笑道：「那位聽隔壁戲的朋友，可以現現寶相金身了。」

松林深處傳來一聲嬌笑道：「高明！高明！我還自以爲隱身十五六丈之外，不可能有人察覺我的行藏哩！」

話落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輕靈曼妙地飄落左南屏身前，赫然就是那位才離去不久的青衣少婦。

左南屏入目之下，禁不住苦笑道：「又是妳。」

青衣少婦道：「我本來巳經離去，由於看到風塵三友趕來，認爲有好戲可瞧，所以又折了回來。」

左南屏道：「這場好戲，一定令妳失望？」

青衣少婦道：「不！不但不失望，而且還有意外的收穫。」

「哦……？」

「一向深居簡出，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左南屏左公子，居然也就是威鎭江湖的追魂令主，可惜我不是酒鬼，否則，這一意外的消息，値得我醉上三天三夜。」

「妳完全相信？」

「當然相信，不過也有些想不通。」

「是哪一些想不通？」

「你雖然不認識我，但我對你却相當了解，據我所知，追魂令主出現江湖，是最近五年的事，而你在這五年中，却是難得外出一趟，但事實上，這五年中，却有百名以上的倒霉鬼被追了魂，像這情形，難道你有另外化身不成？」

左南屏笑了笑道：「難道不可以？」

青衣少婦道：「能夠代表你執行令主職務的人，一定也是難得一見的高手，那又是誰呢？」

「靜觀下去，妳就會知道的。」左南屏忽然眉梢一揚，道：「又有好戲上演了，且拭目以觀吧！」

一道人影如天蛛倒掛似地瀉落左南屏身前三丈處，而且落地無聲。

左南屏禁不住脫口稱讚一聲道：「好輕功！」

那是一名身裁跟左南屏不相上下，腰懸長劍的黃衫文士。

濃眉鳳目，臉色青慘，三綹花白長髯垂胸，年紀約在五旬開外。

只見他鳳目中冷芒一閃，冷哼一聲，道：「還用你說！」

左南屏轉向青衣少婦苦笑道：「這也算是馬屁拍到馬腿上啦！」

人影連閃，又有三人瀉落當場。

那是方才才離去的風塵三友。

方才，風塵三友在左南屏手下弄得灰頭土臉而去，現在重返之後，對左南屏却是視如未見，一字橫排，畢恭畢敬地站在黃衫文士的背後。

黃衫文士目注左南屏沉聲問道：「左南屏，該不用老夫自我介紹吧？」

「不用。」左南屏含笑接道：「我巳知道，你就是那位假冒本令主的字號，招搖撞騙的仁兄。」

黃衫文士道：「從現在起，老夫就是唯一的追魂令主。」

「哦……」

「你，馬上就會變成死人！」

「你有把握殺死我？」

「當然！令到追魂，你巳經多活了將近半個時辰了。」

「要不要我感謝你的仁慈？」

「用不着，你之所以多活半個時辰，不是老夫的仁慈，是由於老夫不知道你的眞實身份。」

「不知道我是追魂令主的身份，也要殺我，那是爲甚麼？」

「因爲，老夫要血洗逸園，而你却是老夫血洗逸園的最大障碍。」

左南屏「哦」了一聲，道：「你跟衣大俠有何仇恨？」

「不必多問！」黃衫文士「嗆」地一聲拔出長劍，沉聲喝道：「亮劍領死！」

左南屏安詳地一笑道：「不忙，我還有很重要的話要問。」

黃衫文士道：「也好，對一個將死的人，老夫可以仁慈一點，問吧！」

「多謝！」左南屏淡然一笑之後，正容問道：「萬妙仙姑呂搖紅所使的六合劍法，是否是你所傳授？」

「不錯。」

「你知道六合劍法的來歷嗎？」

「知道，六合劍法，是一代奇俠六合老人的獨門絕藝，現在，却是本令主的獨門絕藝。」黃衫文士得意地笑道：「你一定感到很奇怪，老夫又怎會獲得六合老人的不傳絕藝的？」

左南屏道：「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因爲，到目前爲止，我是武林中唯一知道

這一秘密的人。」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

左南屏又道：「如所周知，六合老人是一代奇俠，他的所謂奇，除了武功卓絕，生平未逢敵手之外，還有不收徒弟，不交朋友……」

黃衫文士截口笑道：「還有，他有寡人之疾。」

左南屏道：「愛好美色不算奇，凡是生理正常的男人都一樣。」

黃衫文士道：「但他愛好美色却不結婚……」

左南屏道：「是的，這也可以勉强算是一奇，但最奇的還是他年紀輕輕，却自號六合老人，其實，他去世的時候才不過三十六歲，由於他沒有朋友，沒有徒弟，連他的眞實姓名也沒人知道。」

黃衫文士問道：「他死了？是怎麼死的？」

左南屏訝問道：「你……你竟然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廢話！老夫要是知道，又何必問你，」

左南屏道：「他是死在一個人盡可夫的武林蕩婦的手中。」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道：「他是死在九尾妖狐佟妙妙的手中？」

左南屏道：「既然知道這些，爲何又說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老夫老實告訴你，老夫所獲的六合老人的武功秘笈，就是由佟妙妙的屍體上獲得的。」

「那就怪不得啦！」左南屏輕嘆一聲道：「這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頓話鋒，又道：「其實，事實經過很簡單，六合老人跟佟妙妙曾經好過一段時間，但他倆同床異夢，各有目的……」

黃衫文士道：「我明白了，一個是爲了美色，一個却是覬覦那曠代武功。」

「不錯。」左南屏苦笑道：「當他們倆好過一段時間，佟妙妙認爲憑自己的狐媚手段不能獲得那曠代武功時，終於挺而走險，覷準一個機會，給六合老人制命的一擊，六合老人於受到暗算之後，也回敬了一掌才倒地自己閉氣裝死……」

黃衫文士身軀一震，道：「怎麼？六合老人並沒死？」

左南屏笑道：「別緊張，聽我慢慢道來。」

如果不是戴着人皮面具，黃衫文士那受窘的臉色一定是夠瞧的。

但儘管如此，黃衫文士還是沒好氣地，怒聲道：「誰緊張了？」

「那最好不過啦！」左南屏淡然一笑道：「當時，六合老人回敬的是陰掌，你既然巳獲得六合老人的眞傳，當知道這陰掌的特性和厲害。」

「唔……陰掌掌發無聲，却能傷人內腑，三日之後才傷發而死。」

「當時的佟妙妙，以爲對方反擊無力，加上又自信她的暗算萬無一失，尤於看到對方倒地死亡之後，根本沒懷疑對方是詐死，立即搜出武功秘笈，揚長而去，却沒想到那秘笈却便宜了你。」

「這是老夫福緣深厚。」

「也可以這麼說，可惜你不珍惜這一份深厚福緣，今宵，是你的末日到了！」

黃衫文士冷笑道：「究竟是誰的末日到了，待會自可分曉。」

「不錯。」左南屏也冷笑道：「我是六合老人的甚麼人，你知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難道你是他的徒弟不成？」

左南屏道：「不是，六合老人不收徒弟，不交朋友的宗旨是永遠不改變的。」

黃衫文士道：「別賣關子，痛痛快快說吧！」

左南屏道：「我是他的口盟兄弟。」

微頓話鋒，輕嘆一聲道：「說來這也是緣份，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跟他結識的，那時候，他巳經快到油盡燈枯的境地了。」

「那是甚麼時候？」

「十年以前。」

「佟妙妙對他的暗算，竟然有如此嚴重？」

「當年佟妙妙除了出其不意，給予致命的一擊之外，事先還暗中下了慢性毒藥，本來，憑他的修爲，如果不强用眞力，施展陰掌反擊，還是可以救治的，但他當時既强行反擊於前，又閉氣裝死於後，錯過救治時間，終於含恨而死。」

黃衫文士道：「當時，你恰巧趕上替他送終，也繼承了他的武功？」

左南屏道：「不錯，當時，我們還相處了三天，三天中，他除了認我爲口盟兄弟，並給予一本武功秘笈之外，還……」

黃衫文士截口訝問道：「他有兩本武功秘笈？」

「是的，」左南屏含笑接道：「當時，佟妙妙刼走的是上册，六合老人傳給我的却是下册。」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道：「當時，他『還』怎麼樣？」

左南屏道：「他還交代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斷定佟妙妙中了陰掌之後，只有一成的活命希望，如果佟妙妙沒死，要我藝成之後，必須代他復仇……」

黃衫文士笑道：「很好，待會，老夫送你去陰曹地府，完成他的遺命！」

左南屏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安詳地一笑道：「他還說，如果那武功秘笈落在別人手中，只要用來除暴安良，造福武林大衆，可以不必追究，但如果落在壞人手中，就必須加以淸除。」

黃衫文士道：「有意思，很像個一代奇俠所說的話。」

左南屏道：「所以，當我藝成之後，我一面以追魂令主的身份替天行道，一面暗中注意是否有施展六合武功的人。」

黃衫文士道：「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宵，你終於由呂搖紅的劍法之中看出了端倪。」

「這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妙的是，咱們也都是追魂令主的身份。」

「是的，這也算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咱們自家人難免一場血戰了。」

「那你還等什麼！」

「等你進招……」

黃衫文士的青銅長劍早巳亮出了，而左南屏的長劍却還在劍鞘中，此情此景之

下，左南屏却要對方先進招，這一份狂態，使得黃衫文士眉梢一揚，怒笑一聲：「好！老夫成全你！」

話落招隨，劍前身後，整個人和劍就像一枝箭一般向左南屏射了過來。

左南屏橫飄一丈，朗聲笑道：「六合劍法中，好像沒這一招……」

黃衫文士如影隨形，跟踪進擊，並冷笑道：「這叫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一句話的工夫，他已刺出二十七劍，劍劍不離左南屏的週身要害。

左南屏連退二十七步，對於對方的每一劍，他都以毫髮之差避了開去。

當黃衫文士攻到第二十八劍時，左南屏才拔劍招架，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也同時傳出左南屏的朗笑道：「這二十七劍還算馬馬虎虎，但如果說是青勝於藍，我却替你臉紅哩！」

幾句話的工夫中，黃衫文士又攻了三十劍。

但左南屏雖已亮劍，却只守不攻。

黃衫文士一面加快搶攻，一面冷笑道：「你只守不攻，是在觀察我的劍路？」

左南屏道：「不！我是在攷驗你的六合劍法，已有幾分火候？」

「攷驗的結果如何？」

「如果要我給你評分，最多只給你九十八分。」

「你好像很大方。」

「別不服氣，我的評分，的確是够大方了，喲！對了，像這一劍，如果再偏左一寸，果效一定更好。」

對於左南屏的評語，黃衫文士想必是心中有數，居然沒接腔。

左南屏又道：「閣下，如果技止於此，我有把握，一經反擊，五百招之內，一定要你的命。」

黃衫文士道：「吹牛不管用，拿點眞功夫出來！」

左南屏道：「我已接下你二百四十招，還站在原地，這已算是證明我不是吹牛了。」

黃衫文士道：「這只是證明你沒有還手之力。」

他的話聲未落，左南屏已經展開了反擊——

「唰、唰、唰、」一連三劍，將黃衫文士迫退五尺，並笑道：「滋味如何？」

「不過如此……」

黃衫文士冷笑聲中，忽然騰拔三丈多高，環空半匝，揮劍直劈，同時左掌也凌空斜擊，左袖中並射出兩枝袖箭來。

「三管齊下」式的攻勢，在像黃衫文士這等高手中使將起來，更加顯得凌厲無匹。

這一驚險緊張的情況，使得一旁觀戰的青衣少婦，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呼。

但當事人的左南屏，却一點也不驚慌，也一點不肯示弱，硬接硬架，一招「橫架金樑」，長劍震開對方的長劍之後，同時順勢掃向對方凌空下擊的左掌，至於那兩枝袖箭，一枝用左手接住，一枝用牙齒咬住。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黃衫文士一個倒翻飛縱丈外。

左南屏吐掉口中袖箭，跟踪進擊，並笑道：「方才這兩下子，才眞有點兒像一個冒牌的追魂令主。」

現在，左南屏顯出了眞本事，精妙絕招連綿不斷地使出，但見他劍化千鋒，一層層，一圈圈地，將黃衫文士圈入生生不息的劍網之中。

黃衫文士似乎已無還手之力而改取守勢，但他的口中却還不肯示弱，且戰且退中，連聲冷笑道：「老子的玩藝兒還多着哩！」

左南屏笑道：「那很好，快點使出來，讓本令主見識見識。」

就這說話的同時，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清嘯。

左南屏又笑道：「既然還有同伴，爲何不把她一併請來？」

黃衫文士沒接腔，只是奮力攻出八劍，將左南屏迫退三步之後，左手一揚，一綫黑影向左南屏疾射而來。

匆促之間，左南屏還沒法分辨那是甚麼暗器而不便硬接，只好不加思索地橫飄八尺。

只聽「波、波、波，」三聲爆响過處，黃衫文士身前湧現一團淡黃色的烟霧，由淡而濃，並飛快地擴大起來。

左南屏不明就裏，深恐那黃烟中有毒，只好再度橫飄五丈。

也就當左南屏一飄再飄之間，那團黃烟已擴張到將近十丈方圓。

此情此景之下，黃衫文士和他手下的風塵三友，自然都已隱入那團黃烟之中。

這時，左南屏心中一動，苦笑道：「連黃鼠狼逃命時的臭屁也學會了，這也算是够高明。」

那青衣少婦也飄落他身邊，笑問道：「他們都已經走了？」

「是的，這大概是五行遁法以外的烟遁吧！」

左南屏邊說邊「呼、呼，」兩記劈空掌，將那團濃烟擊散，只見黃衫文士和風塵三友原先站立之處，已是空蕩蕩地杳無人踪。

青衣少婦又道：「不要緊，你們遲早都會在逸園碰頭。」

左南屏沉思着道：「方才，那發出嘯聲的女人，是他的甚麼人？又爲甚麼要把他召走？」

青衣少婦道：「那自然是爲了不吃眼前虧，難道你這個當事人自己不覺得，方才如果再打下去，那個假令主不死也得脫層皮。」

左南屏苦笑道：「今宵讓他逃走，以後，可能得大費週章了。」

青衣少婦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一點我要提醒你，那個假令主戴着人皮面具，那表示一些甚麼呢？」

左南屏道：「表示是我所認識的人，也是很多人所認識的人。」

青衣少婦正容說道：「不錯，所以，對你來說，是敵暗我明，今後，你可得格外當心。」

「多謝妳提醒我！」左南屏注目問道：「妳，究竟是甚麼人？」

青衣少婦笑道：「這個……你暫時莫問，總而言之一句話，我絕對不是你的敵人，再見！」

她是說走就走，話聲未落，人已長身疾射而去。

平日執賤役　遇敵逞奇能

深溝高壘，甲第連雲，遠看直似一座城堡，這就是名震雲夢地區「江漢財神」，「雲夢大俠」衣得志的府第——逸園。

這幢城堡式的豪華巨宅，自從建築完成之後，十多年來，一直是一般窮小子們夢想中的天堂。

天堂中，當然一切都是美好的。

事實上，逸園中的一切也的確都是美好的。

但接到追魂令後的逸園一切都變了。

儘管它的表面上還是依舊美好，但骨子裏却是一片慘霧愁雲。

武林中人都知道，接到追魂令，就只有死路一條。

也儘管追魂令的對象是逸園主人衣得志，同時百日限期也還沒到，但每隔五天就有一人神秘死亡的恐怖，却使得整個逸園中的人都惶惶不可終日，而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因爲，誰也沒法預測，五天之後，死亡之神會不會顧照自己。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本來是一切都美好的逸園，又怎能再美好得起來。

×　×　×

八月二十一日，逸園接到追魂令後的第八十五天。

按照往例，今宵又會有一個人神秘死亡。

已經死掉十六個了，今宵，誰會是第十七個「幸運兒」呢？

黃昏時分，整個逸園已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同時，洞庭湖方面，也由飛鴿傳書帶來消息：飛龍寨已於黎明時分化成一片刧灰，寨主胡與邦生死下落不明。

飛龍寨比逸園早半個月接到追魂令。那麼，目前飛龍寨的下場，是否就是半個月以後的逸園的榜樣呢？

看過飛鴿傳書後的衣得志，頹然靠上太師椅的椅背，長嘆出聲。

衣得志今年雖然已經五十出頭，但外表看來，頂多不過才四旬上下，而且長得五官端正，身裁適中，眞個是堂堂一表，八面威風。

但堂堂一表是八十天以前的事，現在的衣得志，蒼老得已經超過了他的實際年齡，好像是一個六十歲以上的糟老頭了。

說來這也難怪，憂能傷神，昔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急得鬚髮全白，如今的衣得志，經過了八十天的艱苦煎熬，又怎得不蒼老！

當然！也好像一點也不威風了。

他那失神的雙目凝注虛空，口中却喃喃自語道：「既然那狗雜種早晨還在君山水寨，今宵，應該可以平安渡過。」

一旁的華柏堯接口笑道：「是的，不論那廝的武功有多高，總是人，不可能會飛。」

話鋒一頓，又道：「不過，那廝一定還有得力的助手，何況，他還有五天殺一個人的慣例……」

衣得志截口問道：「你這是說，今宵這兒還是有人會被殺死？」

華柏堯苦笑如故地道：「很難說，但屬下當然是希望他不要來。」

衣得志喟然長嘆道：「如果南屏在這兒，我就放心了。」

華柏堯道：「姑爺是性情中人，他的話雖然說得絕一點，但屬下斷定他還是會來的。」

衣得志又嘆了一聲，說道：「但願如此……」

一名青衣使女，端着一個銀質托盤，托盤中放着一隻景德鎭製的細磁蓋碗，走近衣得志身邊，道：「老爺，這是七夫人親手調製的燕窩湯，請趁熱吃。」

衣得志眉峯一蹙，道：「不要，我吃不下。」

青衣使女怔立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衣得志又接問道：「少夫人呢？」

衣得志口中的「少夫人」，也就是妙齡守寡的兒媳文小湄。

青衣使女道：「少夫人現在在小姐房中。」

衣得志道：「妳快回去轉告少夫人，必須好好照顧小姐。」

「小姐」，指的就是左南屏以前的夫人衣素文。

由於衣素文不諳武功，而文小湄却是逸園中有數的高手之一，所以，衣得志才有目前這一番特別的吩咐。

青衣使女恭應一聲，剛剛擰轉身軀，但覺香風微拂，托盤中的蓋碗已到了一位美艷少婦的手中。

那是一位身着紫色勁裝，肩插長劍，年約二十七八的少婦。

姣好的面孔，美妙的身裁，說她既美又艷，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這位美艷少婦，就是衣得志最末一房的侍妾，擅寵專房的七夫人尤紅玉。

尤紅玉端着那碗燕窩湯，打開碗蓋，送到衣得志口邊，未語先笑道：「爺！天塌下來也暫時別管，先喝下這個再說。」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之下，衣得志還有拒吃的勇氣嗎？

當他就着尤紅玉的手中一口喝下那碗燕窩湯時，尤紅玉又媚笑道：「唔……這才乖。」

也許是喝得太急了一點，引起衣得志一串急劇的嗆咳。

尤紅玉一面以一對粉拳在他的背部輕擂着，一面嬌笑道：「乖得太過份嘛！幹嗎那麼急……」

衣得志右臂一伸，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並在她的俏臉上吻了一下，道：「小寶貝，只有妳在我身邊，我才能忘去一切煩憂……」

尤紅玉蜷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花枝亂顫地媚笑道：「有我在你身邊，你也一定可以活到八百歲……」

對於這一番旖旎風光，以華柏堯爲首的一批手下人，一個個眼觀鼻，鼻觀心地視如未見。

衣得志好像是眞的忘去一切煩憂了，居然呵呵大笑道：「老夫還想活到一萬歲哩！幹嗎只許我活到八百歲呀！」

話聲才落，一聲冷笑劃空傳來，同時

，驀地湧起一陣急勁狂風，刹時之間，花廳中燈火全熄。

黑暗中看不到衣得志的表情，只聽他冷笑聲道：「好！該來的終於來了……」

衣得志可眞是沉得住氣，因爲，由語聲判斷，他還坐在原地哩！

屋頂上傳來一陣叱喝聲，而且是由近而遠。

情況很明顯，敵人已正在向外面逃逸中。

衣得志的語聲又道：「怎麼才來又走了？」

華柏堯的語聲回答道：「志公，咱們追！」

「來不及了。」衣得志的語聲沉喝道：「燃燈！」

火光一閃，花廳中燈火復明，一幅無比恐怖的景象也很明顯地呈現在眼前。

面對衣得志的窻檽上，放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人頭下壓着一幅寫滿了字跡、也沾上了斑斑血漬的白布。

由於心理上有準備，衣得志對於目前的一切，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但是，當他看清那顆人頭的面目時，却禁不住臉色大變地怒吼一聲：「氣煞老夫也！」

原來那顆人頭，竟然是他最喜歡，也準備過繼給他的遠房侄兒衣光前。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衣得志當然也不例外。

自從他的寶貝兒子于三年前死於左南屏的手中之後，他一直爲自己的香火繼承問題在苦惱。

好不容易在遠房侄兒中找到這麼一個總算是差强人意的繼承人，却想不到又被人家殺死了，這情形，又怎不教他惱怒交迸地，幾乎要發瘋了。

尤紅玉却輕嘆一聲，道：「爺，事情已經發生了，您也不用難過，你還正在盛年，一定可以再生的。」

這種安慰話，不但是隔靴搔癢，也等於是廢話。

試想，衣得志有七個綺年玉貌的小老婆，要是他還能生育，早就有了，又何至於直到今天還在爲繼承問題苦惱哩！

這當口，華柏堯已將衣光前的人頭移開，並將那幅白布展開在衣得志面前，道：「志公，您先瞧瞧。」

那幅白布上潦草地寫着：「衣得志，你還有一十五天好活！

「從今宵起，五天殺一個人的方式會略予變更，可能是三天殺一個兩天殺一個，也可能是一天殺一個或一天殺兩個。

「本令主言出法隨，所以從現在起，整個逸園的人，必然都在死神的威脅之下，饋寢難安，本令主要你在死亡之前，受盡精神上的威脅、折磨，眼看你自己的骨肉親人及親信手下，一個個都變成死人。

「衣得志，本令主現在告訴你一個最大的秘密，你的寶貝兒子衣紹裘雖然是死在你的女婿左南屏的手中，但實際上，本令主才是主兇，左南屏該算是無辜受累的一個。

「衣得志，老實告訴你，本令主的復仇行動，早在五年之前就開始進行了。

「你一定很奇怪，你我之間，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值得本令主如此處心積慮地來對付你。

「別急，在你死亡之前，一定會明白的。

「衣得志，你還能得志起來嗎？」

其實，衣得志自從接到追魂令的那天起，就已經得志不起來了，又何止是現在。此刻的衣得志，雖然早已得志不起來，但他看過那幅白布的字跡之後，却表現得非常沉着，居然連哼都沒哼過一聲。

那屋頂上的叱喝聲，也早已杳不可聞了。

現場中也是一片死寂。

半晌，還是尤紅玉首先蹙眉說道：「怎麼那些追敵的人還不回報？」

衣得志這才苦笑道：「回報也不會有好消息。」

他，算得上是有先見之明。

追敵的人回來了，那是一名年約半百的短裝老人，一進門就向衣得志苦笑道：「志公，屬下無能……」

衣得志截口接道：「黃兄別這麼說，那是敵人太强，請坐下來，慢慢談。」

那短裝老人在一旁的一個錦墩上欠身坐下之後，才又苦笑道：「事情說來很簡單，却也很神秘，因爲，所有担任警戒的人，都沒有看到敵人進來。」

華柏堯插口說道：「那麼，難道咱們這兒有內奸？」

衣得志擺手制止華柏堯說下去，口中却也苦笑道：「總算離去的時候有人看到了。」

那短裝老者道：「是的，那厮離去時，就由屬下身旁丈遠處經過，就像一個幽靈，一晃而過。」

衣得志道：「那麼，也沒有看清楚他是怎樣的人？」

「是的，甚至連是男是女都沒法分辨，只看到一道黑色的影子。」

「那厮是逃向後園方向？」

「是的，但後園中值勤的人都沒發現任何蛛絲馬跡，那狗雜種好像就像在後園中消失了。」

他的話聲未落，忽然慘呼一聲，仰身裁倒。

明亮的燈光下，看得很清楚，短裝老人的左胸上釘着一把飛刀，一刀致命。

同時，對面屋脊上傳出一串沙啞語聲道：「老賊出口傷人，該死！」

月光下，但見對面屋脊上卓立着一個身着黑色長衫的人，衣袂飄揚，大有我欲乘風離去之概。

當然，這麼一來，四週警戒的人都于叱喝連連中紛紛向那黑衣人撲去。

當先撲上去的是華柏堯，華柏堯使的是一把緬鐵軟刀，身形才落，但見寒芒連閃，已疾如閃電地攻出二十四刀。

使緬刀的人必須具有精湛的內力，華柏堯身爲逸園總管，自非泛泛之輩，目前，他攻出的這二十四刀，使得既狠又準又快，端的是雷霆萬鈞，令人怵目驚心。

但說來可令他喪氣，他這連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的二十四刀，那黑衣人却好像根本沒當一回事，甚至連兵刃都沒亮出，只不過是以美妙的姿態快速地飄閃着。

當華柏堯的二十四刀攻完時，不！不是攻完，而是他的刀尖被對方以拇指挾住了。

黑衣人挾住對方的刀尖之後，冷笑一聲道：「華柏堯，不是我瞧不起你，憑你這兩手三脚貓功夫，即使再練半個甲子，也不够資格在我面前遞爪子。」

華柏堯當然不甘心自己的兵刃被制，而極力掙扎，但却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那黑衣人又冷笑道：「華柏堯，今宵，我已經殺了兩個，不能自毀諾言，所以，你至少還可以多活一天，滾！」

「滾！」字聲中，挾住對方刀尖的右手向前一送。

華柏堯雖然沒「滾」下屋頂，但却在對方那「一送」之下，蹌踉地退了七大步，「唏哩嘩啦」聲中，不知被踩裂了多少瓦片。

衣得志也早已到達現場，此刻臉色一變，冷笑道：「高明！」

那黑衣人冷笑道：「還用你說！」

衣得志不怒反笑道：「眞是才給你四兩顏料，就想開染坊了！」

「嘩啦」一聲，一抖手中的「九環金背大砍刀」，沉聲問道：「你就是那個追魂令主？」

黑衣人傲然點首道：「不錯。」

「總該有個姓名了。」

「當你臨死之前，本令主一定會告訴你。」

「你戴着人皮面具？」

「不錯。」

「看情形，老夫想問點甚麼，是問不出甚麼名堂來了。」

「是的，從現在起，到第十五天，也就是九月初六那天，即使你不問，我也會主動解開你心中的疑團，現在，最好是免開尊口。」

衣得志冷笑道：「好！不動口就動手，亮兵刃！」

那黑衣人道：「免啦，本令主去而復返，可不是爲了要跟你動手。」

衣得志道：「老夫不管你爲何去而復返，既然來了，可由不得你。」

「嘩啦」一聲，九環金背大砍刀挾着一片勁風，向對方攔腰橫斬。

衣得志的九環金背大砍刀重達五十四斤，是屬於重兵刃，他就是這把大刀和九九八十一招「風雷刀法」，享譽武林。

目前，他這含憤之下的雷霆一擊，自是非同小可，憑那黑衣人的狂傲，好像也不敢輕攖銳鋒，而橫飄丈二之外，「嗆」然亮出長劍。

衣得志如影隨形，跟踪進擊。

他那九九八十一招風雷刀法，一經展開，就發出懾人心魄的風雷之聲，加上那九個鋼環的「嘩啦」響聲，刀法之奇詭、凌厲姑且不說，光是那聲勢，就令人悚目心驚。

黑衣人僅僅是一退之後，就亮劍還擊，使的是「六合劍法」。

目前這個黑衣人，其實也就是三天前在短松崗中跟左南屏交過手的那位黃衫文士，只不過現在是換上了一件黑色長衫而已。

同樣的人，同樣的劍法，對左南屏時，感到縛手縛脚，但目前對衣得志時，却顯得游刄有餘。

不論衣得志的攻勢有多凌厲，黑衣人却一直是從暇容豫地，見招拆招，化解得輕鬆已極，也好像對衣得志的刀法變化，瞭如指掌，只守不攻。

他不但只守不攻，並笑問道：「衣得志，現在你該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量了？」

衣得志急在心頭，只是悶聲不響，加速搶攻。

黑衣人又道：「衣得志，你知不知道，本令主爲何不反擊？」

衣得志大奮神威，「唰！唰！唰！」一連三式絕招，將黑衣人迫退八尺，並沉叱一聲：「下去！」

黑衣人只要再退三步，就眞的要「下去」了，因爲，他已退到了屋頂的邊緣。

但事實上，黑衣人已經穩住了，衣得志已沒法再越雷池一步。

而且，一直到現在，他仍然取的是守勢，而不曾反擊過。

「作夢！」黑衣人穩住退勢之後，並冷笑道：「衣得志，風雷刀法的連環三絕招已經使出，你已經算是黔驢技窮了。但我不能不誇奬你幾句，當你施展連環三絕招時，才眞像個雲夢大俠的樣子。」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衣得志沒接腔，只是加緊搶攻。

但儘管他已使出渾身解數，却是連半步也沒法再將對方逼退。

而且，黑衣人依然是只守不攻，並狂笑道：「現在，老子告訴你，爲甚麼本令主去而復返，又只守不攻，你且洗耳恭聽着。」

他時而稱「我」，時而稱「老子」，時而稱「本令主」，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語無倫次，但骨子裏却是表示他目無餘子之下的極度狂傲。

衣得志的攻勢也緩下來，並冷哼一聲，道：「有屁快放！」

黑衣人笑道：「保持一點雲夢大俠的風度，好嗎？」

一頓話鋒，又道：「聽着，老子去而復返，是由於方才那幅白布上所寫的尚未盡意，特別當面加以補充，這未來的十五天之中，我要殺光你的親人及親信手下，這也就是說，我要你眼看自己的親人和親信手下，一個個先你而死，讓你在死前受盡精神上的折磨。」

衣得志道：「好主意……」

黑衣人截口笑道：「的確是不賴。」

衣得志冷笑道：「你辦得到嗎？」

黑衣人笑道：「老子辦不辦得到，你我各自心中有數，事實上，今宵和以往的十八個死人，也足以證明一切。」

衣得志沒接口，但手上的攻勢仍在進行，他那九九八十一式的風雷刀法，已經是第六次從頭開始了。

但那黑衣人仍然是站在距屋頂邊緣三尺處，從容地見招拆招，雙足不曾移動過半步，並又含笑接道：「現在，說到我不反擊的原因，因爲，老子還要讓你多活十五天。」

想想這話，眞够氣煞人。

這不是等於說明「我一還手，你就沒

命」了嗎？

衣得志以行動代替答話，他的攻勢又加强了，但不論他如何加强攻勢，仍然沒法逼得對方還手。

武林中，實力主宰一切，技差一籌，縛手縛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衣得志的額頭已沁出汗珠。

一旁的尤紅玉仗劍而前，嬌笑道：「老爺子，奴家來帮你……」

那黑衣人搶先截口笑道：「七夫人，不敢有勞芳駕，在下告辭……」

「噹」地一聲，震開衣得志的大刀，人已長身飛射而起，直向左側屋頂疾射而去，並朗聲笑道：「衣得志，割下你半隻左耳，算是先收一點小小的利息。」

衣得志的左耳被割得一半，如非是對方說明，他自己還沒察覺到哩！

也就當衣得志感到左耳一凉之間，左側屋頂上傳來一聲勁喝：「留下命來！」

那黑衣人的語聲冷笑道：「放屁！」

「噹」地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只聽那黑衣人「咦」了一聲，道：「你這老小子還有點蠻力。」

另一人冷笑道：「老夫所有的，又何止是一點蠻力而已！」

「嗆！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那黑衣人朗聲笑道：「很好，想不到逸園中還有像你這樣高明的人物。」

「老夫不算高明，是你自己太過差勁了……」

「你老小子不但身手高明，連罵人的技巧也好像高人一等。」

「過獎！其實，逸園是臥虎藏龍之地，眞正的高明人物，你還未見識到哩。」

「老子不信。」

「老夫就是證明之一。」

「你老小子怎又自稱起高人來了？」

「在你面前，老夫自稱高明，也決不會臉紅。」

「那是你老小子皮厚……」

這時，以衣得志爲首的逸園高手，也都紛紛到達現場。

只見跟那黑衣人殺得難解難分的，是一位外表毫不搶眼的糟老頭。

約莫六旬出頭年紀，一身青布短裝，足登多耳麻鞋，腰插旱烟桿，手中使的却是一枝青鋼長劍。

這位外表毫無搶眼的糟老頭，劍法却有特別令人搶眼的造詣，奇詭，快速，凌厲兼具，有攻有守，一時之間居然跟黑衣人殺得難分高下。

衣得志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精目中異彩一閃，蹙眉低語道：「怎會是他……」

他！他是誰？

×　×　×

那黑衣人接問道：「你老小子在逸園，『官』拜何職？」

那短裝老人笑笑道：「老夫忝爲掌門人。……」

那黑衣人訝問道：「是哪一個門派的掌門人？」

那短裝老人呵呵大笑道：「老夫是逸園大門的掌門人。」

「你敢找老子開心！」黑衣人一連三式快攻，將對方迫退三尺，並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將牠當作病貓了！」

那短裝老人笑道：「我老人家沒有龍陽之癖，你老小子又不是兎崽屮，即使是兎崽子，也已經是人老珠黃了，老夫又沒神經病，爲何要找你開胃……」

他連笑帶說，一陣快攻，也將黑衣人迫退三尺，並敞聲大笑道：「你老小子不但是病貓，而且馬上就會變成死貓……」

那黑衣人冷笑道：「誰生誰死，待會就可有事實證明。」

一頓話鋒，又道：「你，當眞是逸園的門房？」

那短裝老人道：「如假包換。」

那黑衣人道：「這……這太不可思議了。」

目前這情形，不但那黑衣人覺得「太不可思議」，連身爲逸園主人的衣得志，也深感困惑。

因爲，那個短裝老人的確是逸園的門房。

此人姓丁，由於排行第二，逸園中上上下下都叫他老丁，或者是丁老頭。

由於逸園在武林中的聲望，自然是上上下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丁二自然也不例外，但如所週知，丁二却絕對不是像目前所表現的這樣的高手。

那麼，目前這情況，該如何解釋呢？

×　×　×

丁二跟黑衣人交手巳逾二百招，仍然是難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黑衣人又問道：「你，使的是風雷刀法？」

丁二笑道：「難道不可以？」

他是逸園的門房，而風雷刀法是衣得志的成名刀法，所以，他這一反問自然是理直氣壯。

黑衣人接問道：「但你用的是劍？」

不錯，丁二是以劍代刀，使風雷刀法，而且使得得心應手，也居然隱隱有風雷之聲。

丁二又笑道：「能以劍代刀，正是我老人家的高明之處呀！」

這答覆，不但使那黑衣人爲之啼笑皆非，同時也使一旁的衣得志浮現一臉的苦笑。

緊偎在衣得志身邊的尤紅玉也蹙眉說道：「眞想不到，丁老頭居然有這麼高明的身手。」

衣得志苦笑如故，沒接腔。

尤紅玉又道：「老爺子，你是幾時將風雷刀法傳給老丁的？」

衣得志漫應道：「我根本就不曾傳給他……」

「那麼，他這風雷刀法由何而來？」

「誰知道哩！」

「老爺子，你看，他能制服那個黑衣人嗎？」

「除非他另有高明的絕藝，否則就很難……」

這時，丁二忽然連演三記絕招，每招九式，三九二十七劍，就像是暴風雨中爆出的一連串閃電，將黑衣人逼得連連後退，並冷笑道：「見不得人的老小子，現在，你見識一下我老人家的眞正劍法。」

不錯，目前丁二這三招二十九劍，使的是劍招，但這劍招不但是當事人的黑衣人看不出對方的路數，連冷眼旁觀的衣得

志．也沒看出他的路數來。

黑衣人接完那雷厲風行的二十七劍，已退到屋頂的邊緣。

同時，不遠處也傳來一聲有如鳳嘯般的清嘯，一如三天之前，在短松崗中的緊要關頭時，所傳來的那聲清嘯一樣。

丁二一頓話鋒，又道：「叫你的同伴一齊上吧！否則，百招之內，老子一定教你腦袋搬家！」

那黑衣人冷笑道：「別說夢話，老子懶得跟你瞎纏，告辭！」

話落，奮力一招「夜戰八方」，盪開對方的攻勢，趁勢長身而起，向另一幢的屋頂疾射而去。

「留下命來！」

這喝聲是丁二與衣得志二人幾乎於同一瞬間叫出。

同時，他們兩人也一同飛身追截。

一聲嬌叱：「打！」

只見四道黑影，由横裏疾射而來，分取丁二和衣得志二人的胸腰要害，勢急勁猛，加上那破空生嘯，聲勢至爲懾人。

「叮咚」兩聲，四枚暗器分別被丁二和衣得志二人以兵刄磕飛，但他們那疾射的身形，也無形中爲之遲緩了一下，而那黑衣人却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丁二還要繼續追趕，但衣得志却沉聲喝道：「老丁，窮寇莫追，算了！」

遠處，傳來那黑衣人的冷笑道：「有種，就追上來呀！」

衣得志不理會那黑衣人的冷言冷語，却向丁二笑道：「老丁，今宵，可眞虧了你……。」

丁二飛快地接道：「志公，這算不了甚麼啊！」

尤紅玉也嬌笑道：「老丁，眞想不到，你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你的保密功夫可眞好呀！」

丁二傻笑道：「七夫人說笑了，其實，像方才那情形，只能算是瞎貓碰上死老鼠，碰巧而已。」

衣得志却含笑說道：「老丁，咱們下去再談。」

回到花廳之後，門房老丁變成了座上客，所有的奉承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

對衣得志來說，這是他將近三個月以來最開心的時刻了。

也由於担心誰是今宵的「幸運兒」，整個逸園的人都食而不知其味地，連晚餐都是草草用過。

現在，由於平空獲得這麼一位高明的高手，衣得志興奮之下，吩咐重開盛筵，一則替老丁慶功，一則也是補充方才沒吃好的晚餐。

好在像逸園這樣的豪門，一切山珍海味都是現成的，整桌的盛筵，都可以嗟咄立辦。

不過，儘管酒席非常豐盛，但參與這一盛筵的，却只有四個人，也就是衣得志，尤紅玉，華柏堯，丁二等四人。

也許是由於太興奮了，對着滿桌的美酒佳餚，却全都胃口皆缺。

酒過三巡之後，衣得志目注丁二笑問道：「老丁，你到逸園有多久了？」

丁二沉思着道：「到這個月底，剛好是六年零七個月。」

華柏堯插口說道：「對了，我記得你是由姑爺介紹來的。」

這也就是說，老丁是由左南屏介紹來的。

丁二點點頭道：「是的。」

衣得志接問道：「老丁，憑你這高明的身手，爲甚麼要屈就這門房的職位？」

丁二含笑反問道：「我想，老爺子也一定想知道我跟姑爺的關係？」

衣得志道：「不錯。」

丁二道：「說起來好像很老套，我曾經是一個獨行大盜，在一次被俠義道人物的圍攻中，是姑爺救了我，以後，我堅決要求，以奴僕的身份，終身伺候他。」

既然自願終身爲奴，那麼，他之所以屈就逸園門房，也就不足爲異了。

他一頓話鋒，又說道：「姑爺的本意，是要在這兒安置一着閑棋，以備不時之需。」

尤紅玉笑道：「今宵，果然派上用場了。」

丁二苦笑道：「可惜徒勞無功。」

衣得志道：「那是那匹夫太狡猾，其實，你已經帮了我很大的忙，也替逸園掙回很大的面子。」

丁二道：「志公，您這一說，只有更加增加我的慚愧。」

尤紅玉向衣得志嬌笑道：「老爺子，你總不能再讓他担任門房吧？」

「那是當然！」衣得志目注丁二，很誠懇地說道：「老丁，我想，暫時請你屈就總護院一職。」

總護院的地位與總管平行，那是逸園中三個僅次於衣得志的職位之一，另一個職位就是總巡察。

由於總巡察的職責是外勤，也就是代表衣得志巡査各地分支機構。

逸園的總巡察衣得功，是衣得志的遠房堂弟，算得上是衣得志的親信，也是逸園中僅次於衣得志的高手，三個月因公外出未歸。

至於原先總護院黃侗，也就是不久之前被那黑衣人的飛刀一刀制命短裝老者。

×　×　×

對一般人來說，由門房擢升爲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的總護院，算得上是平步青雲，打着燈籠也不易找得到的好事，但目前的丁二却連連搖手苦笑道：「志公，使不得，使不得。」

衣得志訝然問道：「爲何使不得？」

丁二道：「請別問爲甚麼，使不得就是使不得。」

衣得志苦笑道：「我明白，憑你丁兄的高明身手，即使是總護院一職，也是太委屈了。」

「老丁」變成了「丁兄」，連稱呼也改了。

丁二正容說道：「志公千萬別這麼說，請別忘了，我一直是一名門房。」

衣得志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看情形，必須得到左南屏的同意才行。」

丁二的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衣得志又道：「就這樣吧！且等我跟南屏見了面再說。」

丁二含笑接口說道：「多謝志公的諒解！」

接着，又正容說道：「志公，現在，我丁二仍然是門房，也仍然一秉初衷，竭盡所能爲您效力。」

「多謝丁兄！」

「我想，還是叫我老丁，比較自在一點。」

「也好，恭敬不如從命。」

尤紅玉插口笑道：「其實，叫老丁也比較親切一點，一向就叫慣了嘛！」

丁二含笑點首道：「正是，正是。」

衣得志沉思着道：「不過，我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老兄能够答應。」

丁二不加思索地道：「志公有甚吩咐，請儘管說，只要我丁二力所能及的事，不論是赴湯蹈火，都絕對勉力以赴。」

「那我先謝了！」衣得志輕嘆一聲道：「家門不幸，突然遭此刦難，雖然是由於敵勢太強，但我還是懷疑逸園中潛伏有內奸。」

丁二點點頭道：「這一點，丁二也有同感。」

衣得志道：「強敵固然可怕，內奸却更令人担憂。」

丁二道：「是的，不過，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查出來的。」

衣得志道：「我明白，這是急不來的事，我想，左南屏還沒回來之前，有關內宅的安全，就完全偏勞你老兄了。」

丁二苦笑道：「志公，別叫我老兄，但這任務我丁二一定全力以赴。」

衣得志道：「好！老丁，從現在起，有關內宅安全的千斤重担，就付託給你了，來！喝酒。」

大夥兒都乾了一杯之後，一直只聽不說的華柏堯目注丁二笑問道：「老丁，大事已經談好了，現在，我要問些題外話，可以嗎？」

丁二笑道：「華總管太客氣了，有甚麼話，請儘管問就是。」

「多謝丁兄！」華柏堯清嗽一聲之後，才注目問道：「丁兄方才所表現超絕身手，實在令人佩服，但在座諸位，包括志公在內，都沒看出丁兄的武功路數……」

丁二截口笑問道：「華總管的意思，是想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華柏堯道：「正是。」

丁二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本來是一個獨行大盗，原有的武功，都是剽竊湊合而來，這一點，我想，由我方才所使的志公的風雷刀法，已足以證明了。」

「你也會使姑爺的六合劍法？」

「是的，六合劍法是姑爺所傳授，但風雷刀法，却是由志公平日練刀時，日積月累，所剽竊而來。」

衣得志插口笑道：「你這套剽竊而來的風雷刀法，已經比我這個原主高明得多了。」

丁二苦笑道：「志公過獎啦！」

衣得志也苦笑道：「我是實話實說，一點也不算過獎。」

丁二又向華柏堯笑問道：「華總管還有疑問嗎？」

華柏堯笑了笑道：「多謝丁兄，沒有了。」

衣得志却注目笑問道：「老丁，姑爺離開逸園之後，你們之間是否還經常聯絡呢？」

「沒有。」丁二正容說道：「不瞞志公說，三年前，當姑爺離去時，我也想跟隨他一起走的，但被姑爺訓了一頓，只好留下來。」

衣得志好像還想要問點甚麼，尤紅玉却搶先嬌笑道：「別儘說廢話了，酒菜都涼了哩！」

衣得志啞然失笑道：「對！對！來，喝酒……」

× × ×

三更不到，整個逸園已難得見到一絲燈火。

當然！難得見到一絲燈火，並非是絕對見不到燈火，只不過是能見到的燈火少之又少而已。

而這少之又少的燈火，又全在內宅之中。

逸園的內宅，週圍有一道丈高的圍牆，那是男人的禁地，除了衣得志本人之外，別的男人別說是進去，即使是接近圍牆的三丈距離之內，也都有被格殺的可能。

現在，這內宅中的少之又少的燈火，也只有三處。那就是七夫人尤紅玉的房間，衣素文的房間，和另一處平房中的丁二的房間。

對了！丁二能住進內宅中來，那是除了衣得志和以往逸園姑爺左南屏之外的第三個男人。

× × ×

既然房間中還亮着燈火，那是表示室內的主人還沒就寢，但對丁二來說，却是已經進入「半就寢」的狀態中了——他正伏在桌子上呼聲大作哩！

桌上還有四碟鹵菜和一隻酒壺，鹵菜好像沒動過，但壺中美酒已涓滴無存。

眞是，好一個老酒鬼！

這位老丁，本來是被請進來保護內宅的安全的，目前這樣子，別說保護別人，他自己的安全也須要別人保護才行哩！

丁二是正在夢見周公，另兩個有燈光的地方，情況又如何呢？

大致說來，逸園的內宅，分爲三部份，也就是成品字形的三棟靜樓。

衣得志和他的七位如夫人獨居一棟最大的三層大樓，他的女兒衣素文，媳婦文小湄分別居住一棟兩層的精緻小樓。

現在，衣得志正在尤紅玉的房間中，獨坐窗前，凝望虛無遙遠的夜空，默然不語。

尤紅玉好像是剛剛蘭湯浴罷，穿着一襲半透明的粉紅色睡衣，光着一雙修長、雪白、粉光嫩緻的大腿，帶着一陣香風，偎向衣得志身邊，媚笑道：「老爺子，你在想些甚麼呀？」

「不想甚麼。」

衣得志雖然回答了四個字，但語聲低得像蚊子叫，神色木然，也仍然是凝望着窗外的夜空。

尤紅玉有點近乎撒嬌，也是心存挑逗地，膩着他笑問道：「你看，我這件新做的睡衣美不美？」

她那件睡衣固然是美，但是更美的却是她那美妙而能令天下男人意亂情迷的胴

體。

對這一點，尤紅玉本人也極有自信。

但事實上，目前她這美妙的胴體，好像已失去了對男人的魅力，只見衣得志茫然地道：「美……很美……很美……」

尤紅玉不輕也不重地搥了他一拳，嬌嗔地道：「你……你是怎麼啦？」

「我？……我沒甚麼啊！」

「你一定是在想念着三房那個狐狸精了。」

「狐狸精？沒有呀！」

也不知衣得志是由于目前的刦難而心事重重，而神不守舍？還是由于長年依紅偎翠，斲喪過度，而力不從心，才故意裝痴扮傻。

慾念方熾的尤紅玉，眞是慾火怒火齊來地，擰着他的耳朶，把他拉了起來，嬌聲叱道：「走！找你的狐狸精去……」

她可眞算是「令到法隨」，嬌叱聲中，硬行將衣得志「拖」了出去，並「砰」地一聲，關上了房門。

妙的是，衣得志一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只見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蹣跚地消失於廻廊的盡頭。

正由窗口探望着的尤紅玉，禁不住頓足嬌嗔地低聲自語着：「死鬼！今後你永遠不要進我的房門。」

她的話聲未落，忽然一道人影穿窗而入，並以無比快速的手法，于穿窗而入的同時，點了她前胸的三處要穴，並低聲沉喝：「噤聲！」

緊接着，窗門也關上了。

在逸園中，尤紅玉是有數高手之一，即使是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但目前，却被這個不速之客一下子就給制住，則這個不速之客的身手之高，也就不難想見了。

窗門被關上，已看不到室內的情形，却可以聽到尤紅玉低微的語聲：「你……你是甚麼人？」

尤紅玉的語聲不但低微，而且充滿了驚悸的意味。

另一個低微的男人語聲道：「我是救火員。」

「救火員？這兒沒失火呀！」

「妳滿腔慾火，難道不須要急救。」

繼之是一串低沉的曖昧邪笑聲。

沒聽到尤紅玉接腔。

很顯然！那男人的話正搔到了她的癢處，沒接腔，自然是表示默認了。

少頃，那男的又邪笑道：「我沒說錯吧？」

尤紅玉的話聲苦笑道：「救火怎能這樣救法……」

那男的反應很快：「對了，應該到床上去。」

「還有，我全身都不能動彈啊！」

「那好辦，到了須要妳動的時候，我自然會讓妳動的。」

一串脚步移動着，由窗前移向床前。

尤紅玉的語聲又道：「還不將那勞什子取掉！」

那男人的語聲回答道：「甚麼勞什子呀？」

「那蒙面紗巾。」

「啊……」

「哦……原來是你。」

很顯然，那男人的蒙面紗巾揭開了，露出了本來面目。

只是，那究竟是誰呢？

那男的又邪笑道：「妳很意外？」

「是很意外。」尤紅玉的語聲道：「你的胆子可眞不小！」

「有道是：色胆包天啊！」那男人的語聲接道：「其實，也算不了甚麼，別人將逸園看作龍潭虎穴，我却沒把它看在眼中，這兒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你就是那位追魂令主？」

「妳看像不像？」

「有點兒像，也好像不像。」

那男的沒答話，燈光忽然熄了，並傳出一串「悉悉率率」的寬衣聲。

尤紅玉的語聲又道：「你急甚麼。」

那男人的語聲邪笑道：「救火嘛！哪能不急。」

「謝啦！我的火已經熄掉了。」

「沒有，我感覺得到，妳的火不但沒熄滅，而且燃燒得正旺盛哩！」

尤紅玉發出一聲顯然是在極力強忍着，却又忍不住的呻吟聲。

那男的語聲帶着喘息：「怎麼樣？我這個救火員還算稱職吧？」

尤紅玉的語聲媚笑道：「別……別得意得太……太早，當心老丁……前來……煞風景……」

兩句話斷斷續續地說了老半天，好吃力。

其實，此情此景之下的尤紅玉是沒工夫說話，也不應該說話的。

那男的又道：「妳以爲……我怕那……糟老頭。」

「不怕……那……傍晚時在屋頂上……證明一些甚麼？」

「證明我藏了私……」

「不……是證明你皮厚……」

「還有心黑……老實告訴妳，我在酒中弄了點……手脚，老丁是來……來不了……所以……妳盡可以放心大胆……恣……恣意的享受……」

「眞的？」

「事實會證明一切……」

× × ×

丁二眞的如此差勁，中了暗算嗎？

事實的確如此。

因爲，他已由叭伏在桌上躺到了地面，四仰八叉，睡相實在不雅觀。

不過，並不是死去，只是呼呼大睡而已。

其實，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睡與死是沒多大分別的。

目前的丁二雖然還活着，但死神已經在向他招手了。

因爲，窗外正有一把雪亮的飛刀，瞄準着他的眉心哩！

由于窗外那個企圖暗殺丁二的人，是躲在暗影中，因而沒法看到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也許是那位仁兄太小心，或者是太胆小了，只見那把飛刀瞄了又瞄，却一直沒出手。

由衣得志所住的靜樓方向，有沉重的

脚步聲傳來。

窗外那人意識到不能再等了，只見寒芒一閃，飛刀疾射丁二眉心。

丁二正睡得像個死人，而敵我雙方的距離又這麼近，此情此景之下，只要是對暗器功夫稍有造詣的人，都可以將丁二一刀制命。

退一步說，即使忙中有錯，萬一略有偏差，丁二沒有當場畢命，也必然離去死不遠。

所以，那個暗殺丁二的人，飛刀出手之後，連瞧都不瞧一下，就以最快速的動作，轉身開溜。

可能是他忙中有錯，同時又賊運欠佳。他開溜的方向竟然是朝着有沉重脚步聲傳來的那一邊。

而且，他的身形才動，背後巳傳來了丁二的冷笑聲：「鼠輩躺下！」

他，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但覺腰際一陣劇痛，巳扎進一把飛刀——那把本來是屬于他自己的飛刀。

慘呼聲中，一道人影迎面疾射而來，並沉聲勁喝：「甚麼人？」

丁二揚聲答道：「可能是內奸……」

話聲中，人如天馬行空，一下子射落那人身邊，抓個正着。

那個賊運欠佳的人，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加以又身負重傷的情況之下，好像沒有逃走的打算，被丁二抓住之後，也一點都沒掙扎，表現得很合作。

「是誰？」

話聲與人影齊落，是衣得志。

丁二道：「是阮護院。」

阮護院名忠，出身青城，是名門弟子，身手很不錯，外貌很忠誠，進入逸園巳有八年，平常也一直表現得很稱職。

誰會想到，像這樣的人，竟然會和他的名字背道而馳，變成敵人的爪牙哩！

因此，衣得志氣極之下，揚手就是一記耳光，並怒叱道：「老夫哪一點待你不好？」

丁二苦笑道：「志公，這不是待人好不好的問題，是人性的弱點。」

衣得志也苦笑道：「老丁，還是你行，一上任就抓住一個。」

丁二道：「志公過獎，其實，我這點成績，還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換來的……」

接着，將方才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衣得志聽完之後，臉色一變，道：「他們居然在酒中弄手脚？」

丁二報以苦笑。

衣得志又道：「那麼，厨房中也有奸細？」

丁二苦笑如故道：「這一點是可以循綫索追查的。」

衣得志一把抓住阮忠的前胸，怒喝道：「說！你的主子是誰？」

阮忠巳不能答話，他巳經死了，七孔流血，全身一片烏黑，死狀奇慘。

衣得志不由一怔，道：「是飛刀上有毒？」

丁二道：「飛刀上沒毒，很可能是事先于口中裝有藏毒的假牙。」

衣得志長嘆一聲，說道：「好狠毒的手段！」

丁二道：「雖然這辦法不新鮮，却是控制奸細最有效，也最可靠的辦法。」

衣得志一挫鋼牙，道：「走！咱們先從厨房查起。」

「不忙。」丁二注目問道：「志公，您那邊有事？」

「沒事。」

「您不該離開靜樓的。」

「這……那賊子說過，一天殺一個或兩個人，今宵，他巳經殺了兩個，不可能再……」

丁二截口苦笑道：「那鼠輩說的話，你怎能當眞。」

「對！我這就回去。」衣得志接道：「只是，那厨房的內奸……」

丁二飛快地接道：「那不急，只要您先給負責內宅圍牆巡邏的人下一道命令，任何人沒有您的特別命令，不許私出圍牆就行了，一切且等天亮後再說，目前是安全重于一切。」

衣得志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我也得趕去少夫人和小姐的住處看看！」

「請多多費心……」

× × ×

一間豪華臥室。

兩位絕代佳人。

臥室是衣得志的女兒衣素文的臥室。

兩位絕代佳人中，一位是衣素文，一位是衣得志的兒媳，妙齡守寡的文小湄。

一身青衣勁裝，肩插長劍，有着八分姿色，約莫雙十年華，冷艷中却隱含少許無形媚勁的是文小湄。

同樣具有八分姿色，體態却較為豐盈，約莫花信年華，眉宇間籠罩一抹淡淡輕愁，着青色衫裙的是衣素文。

這兩位，儘管是富甲一方，號稱「江漢財神」的衣得志的女兒和兒媳，但却都是布衣荊釵，脂粉不施。

當然！她們之所以布衣荊釵，脂粉不施，是由于她們的特殊身份。

因為，文小湄是寡婦，而衣素文却是「休」掉了丈夫的「棄」婦。

以她們這種身份，如果還是穿綢戴金，塗脂抹粉，打扮得珠光寶氣，縱然不招物議，自己也會感到很不是味道的。

儘管她們都是脂粉不施，一派天然本色，但她們的俏臉上却都呈現一抹輕微的酡紅。

因為她們正在喝酒，兩人都有了三分酒意。

其實，也難怪，年紀輕輕就過着孤衾獨擁的日子，春花秋月等閑度，眼看樑間飛燕，花前粉蝶，都是雙雙對對的，怎不興「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感。

更何況，一向處于順境中的逸園，正遭受空前危難，人人都隨時有生命之虞，此情此景之下，她們不借酒澆愁，又能做些甚麼哩！

問題是：酒，眞能澆愁嗎？

那麼：借酒澆愁愁更愁，酒入愁腸化做傷心淚，又如何解釋呢？

× × ×

她們很少說話，酒也是淺嚐即止，按說不可能喝得太多，也不可能喝醉，但很多個「淺嚐」加起來，不自覺中喝下去的

酒，就相當可觀了。

現在，她們至少巳有四分酒意了。

當然！她們俏臉上的酡紅也加深而顯得特別艷麗，格外撩人。

儘管她們巳經有了四分酒意，但文小湄却好像興致甚濃地，仍然把盞添酒。

衣素文連忙伸手制止道：「小湄，不能再添了。」

文小湄打了一個酒呃，道：「大姊，別掃我的興，妳我都是同病相憐的可憐虫，長夜漫漫，不喝酒能做些甚麼呢？」

衣素文苦笑無言。

文小湄幽幽地長長一嘆，說道：「李後主說得好：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衣素文蹙眉苦笑道：「小湄，別忘了，目前妳是我的保鏢。」

「我沒忘記。」

「可是，妳要是喝醉了，怎麼辦？」

「放心，這點酒，醉不倒我。」

「我巳經有點頭暈了哩！」

「妳頭暈不要緊，只要我這個保鏢不頭暈就行。」文小湄媚笑着忽然「咦」了一聲，道：「奇怪，怎麼我也有點頭暈起來？」

窗外忽然傳來一串陰冷語聲，道：「一點也不奇怪。」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也穿窗而入。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只有一雙眼睛露在外面的黑衣蒙面人。

文小湄的反應很快，儘管在變出意外的情況之下曾經微微一怔，但那黑衣蒙面人身形才落，她的右手翻腕拔劍，左掌也同時擊向對方的前胸，而且，那一掌也實實在在的擊中了。

不幸的是，她那實實在在的一掌，却是軟綿綿地，沒一點勁力。

那黑衣蒙面人一把扣住她的手腕，邪笑道：「小寶貝，現在，妳也一定巳經明白，甚麼叫做『一點也不奇怪』了。」

說着，並順手點了文小湄、衣素文二人的兩處大穴，道：「少夫人，妳一定認為我這一手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吧？」

這話意巳很明顯，既然早巳在酒中做了手脚，那麼，點不點穴道都巳經無關緊要了。

事實上也是不錯，只見文小湄嬌軀一晃，立即倒了下去，而衣素文却巳伏在桌子上了。

文小湄等于是投懷送抱，倒入那黑衣蒙面人的懷中。

軟玉溫香抱滿懷的黑衣蒙面人忍不住在文小湄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道：「可憐，都是花樣年華的美人兒，一個守活寡，一個却做了小寡婦，老天爺也未免太混賬了。」

他，精目一轉，又邪笑道：「現在好了，待會，妳們兩個都可以痛痛快快地恣意享受了……」

令人費解的是：目前這一幕，全都落在暗中戒備着的丁二的眼中，但丁二却並未採取解救的行動。

還有，距丁二約莫十五六丈的花叢邊，也有人在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那是曾經在短松崗中，跟左南屏打過交道的那位青衣少婦。

但這二位都沒採取任何行動，也好像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打算。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儘管整個逸園戒備如臨大敵，內宅的圍牆外也是刁斗森嚴，但內宅却是一片寂靜，也只有衣得志和丁二兩個男人。

現在，那黑衣蒙面人如入無人之境似地。

不但巳經登堂入室，而且還刦持了衣素文、文小湄二人。

另一邊，那神秘的男人也毫無忌憚地進入了尤紅玉的香閨。

那神秘的男人和黑衣蒙面人，是如何進入內宅的？

負有保護衣素文、文小湄二人的安全的丁二，為何見危不救而僅做壁上觀？

那位青衣少婦，又是甚麼來歷？

× × ×

那黑衣蒙面人先將文小湄的嬌軀放落窗外，然後走向衣素文的身邊，準備如法泡製。

他本來是穿窗而入的，現在他準備將兩個俏佳人帶走，而窗戶又太小，只好先將兩個俏佳人一個一個的放落窗外。

但就當他雙手托起衣素文的嬌軀，情不自禁地想要親親她的俏臉時，驀覺腰眼一麻，人巳沒法動彈了。

而衣素文却巳輕捷地滑落一旁，並順手賞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道：「該死的鼠輩……」

衣素文本來是不識武功的。

何況，她所喝的酒中還事先做了手脚，而且還被點了穴道。

所以，那黑衣蒙面人對目前的變化，不但有陰溝裏翻船之感，也是一頭霧水，莫明其土地堂。

衣素文略一沉思，將窗外的文小湄提了進來，解了她被制的穴道，並用冷茶將她噴醒。

文小湄一經甦醒，立即向衣素文問道：「大姊，是誰救了我們？」

衣素文含笑反問道：「猜猜看？」

「是丁老頭？」

「不是。」

「是爹？」

「也不是。」

文小湄以衣袖拭去被噴得一頭一臉的涼茶，苦笑道：「我的好大姊，別賣關子啦！」

一旁的黑衣蒙面人插口苦笑道：「少夫人，救妳的就是妳的『好大姊』啊！」

文小湄無暇查問黑衣蒙面人的來歷，脫口反問道：「眞的？」

那黑衣蒙面人道：「眞的假的，問問妳那位好大姊，自然就明白啦！」

衣素文不待小湄發問，含笑說道：「是眞的。」

文小湄訝問道：「可是，妳是不諳武功的啊！」

衣素文道：「是的，包括我爹在內，大家都這麼說，但事實上，我從十歲就開始練武了……」

「為甚麼要守密？」

「是恩師的意思。」

「妳的武功不是爹教的？」

「唔……」

「那麼，爹也是眞的不知道妳會武功了？」

「不錯。」

「令師是誰？」

「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

文小湄苦笑道：「眞不可思議。」

衣素文也是苦笑無語。

文小湄又接問道：「姊夫是否也知道妳會武功？」

衣素文輕嘆一聲，道：「他知道，而且，他還指點過我的武功。」

文小湄道：「那麼，妳算是一身兼兩派之長了。」

可能是想起了她那被「休」掉了的丈夫左南屏而勾起一片情愁，衣素文愁然無語。

呆立一旁，像個木頭人一樣的黑衣蒙面人，插口輕嘆道：「看來，我這個觔斗栽得並不算寃。」

文小湄接問道：「大姊，妳怎麼沒被制住穴道？」

「因爲，我事先施展了移筋易穴的功夫。」

「妳也事先服過解藥？」

「是的。」

「看情形，妳也事先獲得高明人物的指點？」

「不錯……」

由于文小湄的語氣和神色越來越不對勁，衣素文深恐誤會加深，連忙歉笑道：

「小湄，我也是于開始喝酒之前才有人以眞氣傳音告訴我，我以爲妳也會獲得同樣的指示，所以沒有轉告妳，才讓妳受了一場虛驚。」

文小湄苦笑着一嘆，道：「事情已經過去，也不用再提了，好在我也沒吃甚麼大虧。」

接着，又注目問道：「那位暗中指示妳的高人是誰？」

衣素文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文小湄目光一掠那黑衣蒙面人，道：「有沒有問過這鼠輩的來歷？」

衣素文道：「還沒有。」

「好！我來問。」文小湄轉身面對那黑衣蒙面人，厲聲道：「說！你是誰？」

那黑衣蒙面人冷冷地道：「別窮嚷嚷，揭下我的蒙面紗巾，不就知道了嗎！」

衣素文揚手凌空一抓，那黑衣蒙面人臉上的紗巾應手而落。

呈現在她們眼簾的，是一名年約五旬上下的精壯老人。

古銅色的皮膚，花白的鬢髮，國字臉，臥蠶眉，海口獅鼻，長相頗爲威猛，而神情也出奇的鎭定，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失手被制，生死未定的階下囚。

衣素文入目之下一怔，美目移向文小湄。

剛好，文小湄那充滿困惑的目光也正移向她，並蹙眉問道：「不認識？」

衣素文點點頭道：「看情形，好像不是本園的內奸。」

那黑衣人冷笑道：「不是好像不是，老夫根本就不是逸園中人。」

衣素文道：「那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黑衣人道：「區區逸園，老夫愛來就來，愛去就去，妳信不信？」

「不信。」衣素文也冷笑道：「你大概忘了你目前是甚麼身份！」

那黑衣人道：「老夫沒忘記，現在是階下囚的身份。」

文小湄插口冷笑道：「既然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也該明白，我隨時都可以宰了你！」

「那妳爲何還不下手？」

「我要先由你口中追出那個甚麼追魂令主的來歷，然後……」

那黑衣人截口冷笑道：「那做夢了，老夫雖居虎口，却自信安如泰山。」

文小湄道：「我不信你還能夠插翅飛去。」

那黑衣人說道：「咱們走着瞧吧！不過，關于老夫的來歷，倒可以自動告訴妳們。」

文小湄道：「也好！說吧！」

那黑衣人道：「妳們雖然沒見過老夫，但是總該聽說過飛龍寨主胡輿邦的名號吧？」

衣素文一怔，道：「胡輿邦？你就是胡輿邦？」

「如假包換。」

「可是，本園已獲洞庭湖傳來的飛鴿傳書，君山總寨已被追魂令主付之一炬，胡輿邦生死下落不明。」

「這些，有人見到嗎？」

衣素文苦笑無言。

胡輿邦笑道：「傳說不可靠，飛鴿傳書也可以做假，但老夫站在妳們面前，却是鐵的事實。」

衣素文道：「那麼，你就是那個追魂令主？」

「不是，老夫不過是令主身邊的一個小卒。」

「那你爲何要故意造那些假消息，和那假的飛鴿傳書？」

「不爲甚麼，只不過是要吃吃衣得志的老豆腐讓他窮緊張而已。」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大小姐，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衣素文說道：「那個甚麼追魂令主是誰？」

胡輿邦道：「很抱歉，這問題，老夫不想回答，也不能回答。」

衣素文冷笑道：「你是想死前還要受點皮肉之苦！」

胡輿邦笑着道：「不想，老夫也不會死……」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清嘯。

衣素文一怔，道：「那是誰？」

「那就是追魂令主。」胡輿邦含笑接口道：「很抱歉！令主在召喚，老夫少陪了……」

話聲中，出其不意地「呼、呼、」兩掌，將衣素文、文小湄二人逼退一大步，飛身穿窗而出。

等文小湄、衣素文二人穿窗追出時，沉沉夜色中，已不見一絲人影。

衣素文苦笑道：「是我太大意，沒想到他會運氣冲開穴道。」

文小湄却揚聲喚道：「老丁，老丁……該死的老丁，一定是喝酒喝醉了。」

老丁不是喝醉了，但他却跟胡輿邦一樣，已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不但是老丁已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連那位神秘的青衣少婦也不見了。

× × ×

窗戶虛掩着。

室內的雕花木床上，羅帳深垂，燭影搖紅中，可以隱約地看到一位全身赤裸的睡美人。

這是七夫人尤紅玉的香閨。

既然是尤紅玉的香閨，她床上躺着的睡美人當然就是尤紅玉。

只是，深秋深夜，寒意已濃，她這麼全身赤裸地躺着，連被角也不搭上一點，不怕着了凉嗎？

何況，她的睡姿四仰八叉，雖然對男人很具有誘惑力，但却很不雅觀。

衣得志一進門就看到這一個既具誘惑力，又不雅觀的畫面。

他，輕輕地掩上了房門，也低聲自語着：「眞是少不更事，睡覺還不知道蓋被子。」

但當他走到床前，撩起羅帳，準備給尤紅玉蓋上錦被時，却像中了邪似地，一下子楞住了。

原因是：尤紅玉氣息全無，已經是香消玉殞。

衣得志猛吸一口清氣，定定神，伸手探向尤紅玉的酥胸。

尤紅玉的心臟已停止跳動，但觸手猶有餘溫，足證她才是斷氣不久。

妙的是：由外表看來，尤紅玉的週身不見任何傷痕，臉色也是一片安詳，不但是一片安詳，而且還浮現着一絲甜蜜與滿足的笑意。

此外，她的頭上是鬢亂釵横，下體上淋漓狼藉，不忍卒覩。

這些，加上那滿床凌亂的被褥，只要是過來人，都能意識到尤紅玉是死在一種怎樣的情況之下。

衣得志不但是深得此中三昧的過來人，而且是「沙場老將」，自能一目了然。

這片刻之間，他的臉色由紅轉白，由白轉青，由青而加深成一片鐵青。

再加上那怒張的鬚髮，和滿口鋼牙的「格格」響聲，就像是一頭急欲擇人而噬的野獸。

可惜的是：目前，沒有他可發洩的對象。

× × ×

衣得志畢竟是一位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當一陣激動之後，立即强行使自己冷靜下來。

他明白，自己的手下沒人胆敢虎口拔牙而侵犯他的愛妾。

那麼，眼前的一切，一定又是那個甚麼追魂令主的傑作。

興念及此，他拉過錦被，將尤紅玉的艷屍蓋住，才徐徐轉過身來。

果然，就在床頭的茶几上，就找到了答案。

原先，他一進門就只注意床上的尤紅玉，而沒有向別的地方瞧過一眼。

那答案是一枝追魂令，和一紙墨迹未乾的素箋。

那素箋上這樣寫着：

「衣得志，很抱歉！我又宰了一個。

「不過，這不能算『宰』，你也該看得出來，她死的時候沒有一點痛苦，不但沒有一點痛苦，而且還死得非常舒服。

「我突然發覺，這種殺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不但被殺的人很舒服，我這個殺人的人也很舒服。

「所以，今後，對付你的女兒和媳婦，也要採用這種方式。

「同時，我也希望你的女兒和媳婦，也具有和七夫人一樣的床上功夫。

「對了，提起七夫人的床上功夫，我不得不雙翹拇指讚她一聲：的確是一代尤物。

「像對七夫人這樣的一代尤物，我竟忍心辣手摧花，我想，你一定在罵我太殘忍？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這樣做太殘忍了一點。

「不過，跟你比起來，我這點『太殘忍』，實在微不足道了。

「我想：我這樣說法，你一定不服氣，是嗎？

「現在，我提醒你一聲：衣財神，衣大俠，二十五年前，發生在金陵的往事，還記得嗎？……」

看到這裏，衣得志如遭電擊似地身軀一顫，頽然坐了下來。

現在，他的臉色好難看。

那是由悲傷、恐懼、懊悔、惱怒，絕望……等複雜因素所交織成的臉色。

就像是打翻了一個五味瓶，他自己也絕對無法分辨那究竟是一種甚麼滋味。

像是靈魂出了竅，也像是沉緬於往事的回味中，就那麼一動不動的坐在那兒。

艮久，艮久，才凄然一笑，低聲自語道：「這也算是報應循環，天道不爽。」

外面廊道上有急促的脚步聲止於門口，傳入一串嬌穉語聲道：「啓禀老爺，華總管有緊急事要面禀。」

衣得志木然地回答道：「華總管在哪兒？」

那嬌穉語聲道：「回老爺，華總管在大門口。」

所謂「大門口」，也就是內宅圍牆的大門。

衣得志下意識地揮揮手道：「去去……去告訴他，天塌下來，也等天亮以後再說。」

那傳話的小丫頭在門外，他揮手的動作，又有誰能見到。

還有，華柏堯於深更半夜要求晋見，必然是有非常重要的緊急事故，他爲何要拒絕？

難道說，他的精神已經崩潰，到了甚麼事也不在乎的境地了？

「是……」

嬌應聲中，那傳話的小丫頭又匆匆離去。

衣得志頽然一嘆，那失神的目光，又回到那一紙素箋上：

「衣得志，我就是代表那數以萬計的屈死寃魂，向你討回公道的……」

以下至少還有百來個字，但衣得志沒再看下去，雙手一合，那紙便箋已變成無數紙屑，洒滿一地，並抗聲嚷叫道：

「不！這筆賬怎能記在我一個人頭上

，不公平，不公平啊……」

嚷叫聲中，發狂似地起身拉開房門，疾衝而出。

× × ×

衣得志像一陣旋風，剛衝下樓梯，正遇上丁二徐徐地走了過來。

就像一個即將溺斃的人忽然抓住一根足能救命的木頭一樣，衣得志疾衝而上，一把抓住丁二的肩頭，用力搖撼着道：「老丁，我正要找你……」

丁二咬牙裂咀地苦笑道：「志公，丁二這幾根鷄肋，難當您的虎腕啊！」

衣得志連忙鬆手苦笑道：「抱歉！我太孟浪了。」

丁二笑問道：「志公，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衣得志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來，先陪我喝杯酒。」

在樓下的小花聽中，衣得志親自取出兩瓶陳年佳釀，並遞了一瓶給丁二道：「這酒中絕不會有迷藥。」

丁二道：「我也是這麼想。」

衣得志以瓶就口，「咕嚕嚕」地灌了一陣之後，才長吁一聲，道：「過癮。」

丁二也淺淺地嚐了口道：「好酒！」「的確是好酒。」牛飲過好久後的衣得志，臉色逐漸正常，興致也提高了，「老丁，我自己不說，你絕對想不到，這是御賜的美酒，我巳珍藏二十多年了。」

丁二「哦」了一聲，道：「罪過，今宵丁二口福不淺。」

衣得志長嘆一聲，陷入沉思之中。丁二眞沉得住氣。他明知衣得志必然遭遇到重大的變故，和有着滿腹的心事，但祂却忍住不發問，只是慢條斯理地，品嚐着手中的美酒。

半晌過後，衣得志才又幽幽地說道：「說來，這還是太祖洪武皇帝親自賜給我的。」

衣得志口中的「太祖洪武皇帝」，也就是大明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丁二淡然一笑道：「丁二能分享你這份榮寵，深感三生有幸。」

衣得志依然神色漠然地自說自話：「如今，太祖皇帝的墓木巳拱，以前的恩恩怨怨，也都巳成過眼雲烟。」

丁二附和着道：「是的，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人，不論他生前如何顯赫，到頭來還不都是銅棺三尺，黃土一坏。」

衣得志好像沒聽到丁二的高論，苦笑着接道：「可是，對我來說，一切都沒過去，不但沒有過去，而且所有的罪過都集中在我身上，成了萬方無罪，罪在我衣得志一個人。」

丁二也苦笑了一下，沒接腔。其實，任何人站在丁二目前的立場，也不便接腔，因爲，衣得志的話沒頭沒腦的，不明內情的人，又如何能插咀。

衣得志眼皮一抬，注目問道：「老丁，你一定在奇怪，我是個江湖人，怎會跟皇家扯上關係。」

丁二道：「我是有點兒奇怪。」

衣得志道：「有沒有興趣聽故事，一個很眞實的故事？」

丁二笑道：「我最喜歡聽故事了，別看見年紀一大把，却還是童心未泯哩！」

衣得志沉思了一下，道：「老丁，你的年紀比我大，雖然是江湖人，但我相信，對於本朝太祖皇帝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故，必然也聽說過？」

「很可能。」丁二問道：「但不知您所說的重大事故，是有關哪一方面的？」

「是有關胡惟庸以及藍玉那兩宗大案子。」

「是的，我聽說過，如果我沒記錯，胡惟庸的案子發生在洪武十三年，藍玉的案子發生在洪武二十六年。」

（筆者按：明太祖朱元璋跟漢高祖劉邦一樣，出身草莽，以布衣而得天下，登上皇寶座之後，多疑嗜殺，其誅戮功臣的手段，亦與劉邦一樣。明朝開國功臣，在明史中有傳記的爲二百餘人，却有半數不得善終。在所有被誅殺的功臣中，更以胡惟庸，藍玉兩案最爲殘酷。胡惟庸一案，株連被殺者三萬餘人，間接致死者尚不知多少。藍玉一案，株連被殺者一萬五千餘人，也不包括間接死者，當時民間有一個傳說：朱元璋的太子本性仁慈，見乃父殺孽過重，哭着勸阻他，朱元璋說：「我之所以殺這些野心份子，還不是爲了你，你太懦弱，將來繼位之後，必然沒法駕馭他們，所以，我現在殺了他們，將來你才可以做你的太平皇帝……」可惜好人不長壽，這位仁慈的太子沒等到登上皇帝寶座就「駕崩」了。）

衣得志點點頭道：「不錯，那兩宗大案的主犯，胡惟庸身爲丞相，藍玉則是大將軍，都是位極羣臣的大官，却先後圖謀不軌，自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但那些直接間接被株連而死的人，却實在太冤。」

說到這裏，又注目問道：「老丁，你也一定在暗中奇怪，此時此地，我爲甚麼還有這種閑情逸致，談論這些不相干的事情？」

丁二道：「是的，但我也相信，您之所以說這些，必然有此必要。」

「不錯，因爲，我是胡惟庸那個案子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啊……」

「當時，我是胡惟庸身邊一個很親信的從衞，但暗中却受太祖皇帝的攏絡，負有監視胡惟庸一切活動的秘密任務。」

「這位皇帝老兒，眞够厲害。」

「當時，胡惟庸內結失意功臣武夫，外通蒙古、倭寇，一切活動雖然都是在極秘密中進行，但却不曾逃過我這個有心人的耳目。」

「您也將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轉報皇帝？」

「是的，當時我好得意，但現在却好恨，恨我自己太糊塗，也太混帳了！」

「此話怎講？」

「原因很簡單，」衣得志長嘆一聲道：「第一，胡惟庸待我有如子侄，但我却暗中出賣他。第二，株連數以萬計的無辜者，至今想來，就覺心有餘痛。」

丁二笑道：「志公，有道是：當局者迷，您自己鑽到牛角尖去了。」

衣得志苦笑道：「是嗎！」

丁二神色一正，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在大義滅親的原則下，即使是自己的父親想造反，做兒子的也可以檢舉而不必內疚，而胡惟庸却不過僅僅是待你有如子侄而已。」



衣得志「唔」了一聲。

丁二又道：「何況，您不過是奉命行事，忠於皇帝，」

衣得志眼皮連連眨了幾下，苦笑道：「經你這麼一說，我心中也好像開朗一些了。」

一頓話鋒，又苦笑道：「可是，因而死了那麼多無辜的人，我仍然難免內疚神明。」

丁二道：「志公，殺人的不是你，是皇帝。」

衣得志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果我當時不向皇帝告密，那數以萬計的無辜者就不會死。」

丁二說道：「志公，您又鑽進牛角尖了。」

衣得志苦笑道：「你也另有高見？」

丁二道：「志公，您想想看，如果當時您不檢舉胡惟庸，讓他發動叛亂之戰，那要死多少人？」

衣得志精目中異彩連閃，道：「對！那樣一來，直接間接死於戰亂的，不是以萬計，而是以十萬計了。」

丁二笑了笑道：「恭喜志公，巳由牛角尖退了出來，現在應該心平氣和了。」

「多謝你的開導，」衣得志爽朗地笑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老丁，現在我好高興，來！喝酒！」

衣得志的確是想開了，片刻以前那種頹喪的神情，巳一掃而空。

丁二捧着酒瓶喝了一口之後，道：「志公，現在，您該說到爲甚麼要說這故事的原因了吧。」

一句話又將衣得志拉回現實中來。只見他臉色忽然一黯，嘆了一聲道：「種因必有果，過去我種過惡因，如今惡果也成熟了。」

丁二一怔道：「難道說那個甚麼追魂令主，跟胡惟庸有甚麼淵源？」

「很可能有極深的淵源……」

衣得志接着將方才發生在尤紅玉香閨中的情況約略地複述了一遍。

丁二臉色肅穆，默然少頃，才歉笑道：「這是我丁二的疏忽，沒盡到保護的責任。」

衣得志道：「你無須自責，因爲，你的責任是保護小姐的安全。」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方才，我之所以急急趕來找你，是希望你能以最快的方法，將南屏請回來，因爲，目前敵勢太强，又有計劃的行動，而且，敵暗我明，防不勝防。」

丁二淡然一笑，飲了一口酒。

衣得志沉思着接道：「所以，我巳預感到，逸園氣數巳盡，不是人力所能挽回了。」

丁二笑道：「志公，你別洩氣，好不好？」

衣得志苦笑道：「我不是洩氣，人貴自知，凡事先做最壞的打算，也不是甚麼不好的事。」

「何謂最壞的打算？」

「那就是：如果我本人在刦難逃，務必請南屏保護素文的安全，替我衣家保存一點骨肉。」

丁二笑問道：「志公，您是不相信我丁二和姑爺二人的力量，足以保護您的安全？」

衣得志道：「我當然相信，但問題是目前南屏還沒回來，也可能不會回來。」

丁二道：「志公，我丁二說的話，您信不信？」

「信！」

「那麼，我告訴您，姑爺巳經回來了，也正在追踪敵人的巢穴。」

「啊……那他爲何不見我？」

「不瞞您說，我也沒見到，小姐也沒見到。」

「那你又怎能斷定他巳經回來了？」

「這個麼，你暫時莫問，我可以保證，到必要時，他會來向你請安的。」

—

衣得志苦笑着一嘆道：「我只希望他不再恨我，就很滿足了。」

丁二道：「姑爺既然巳經回來，就表示過去的不愉快都巳經過去了。」

「但願如此。」

「現在，我還可以告訴另你外一個好消息……」

「是那一方面的？」

「逸園又添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誰。」

「素文姑娘。……」

衣得志驚喜得幾乎要跳了起來，但他的驚喜有如曇花一現，立即頹然一嘆道：「那怎麼可能哩！」

知女莫若父，自己的女兒是不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做父親的還有不知道的嗎！

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當丁二將方才在衣素文窗外所耳聞目覩的一切加以複述之後，衣得志才眞的喜形於色地「喃喃」自語道：「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丁二又道：「看情形，素文姑娘的身手，比少夫人還要高明得多哩！」

衣得志拈鬚微笑道：「既然自幼得高人暗中調教，又得到南屛的指點，那還錯得了！」

接着，又蹙目自語道：「那位自幼在暗中調教她的高人又是誰呢？」

丁二道：「您絕對想不起來？」

衣得志報以苦笑。

丁二道：「想不起來就暫時不要想，折騰大半夜，巳經快天亮了，您去歇一會兒吧！」

血債以血償　世仇一筆勾

巳經快天亮了，大地一片漆黑。

黎明之前，總是最黑暗的。

丁二的房間中也是一片漆黑，因爲，原本亮着的燈火，不知甚麼時候巳經熄掉了。丁二推開房門，剛進入室內，一枝冰冷的劍尖巳抵上他的喉頭，同時並傳出一聲清叱：「不許動！」

「夫人，我丁二的胆子小，受不住驚嚇。」丁二的話好像很可憐，但由他那平靜而又含有嘲弄意味的語氣中所表現的，却顯然不是那麼回事。

那暗中人冷笑道：「你夠沉着。」

丁二苦笑道：「俗語說得好：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反正就是那麼一刀，我爲甚麼不表現得沉着一點。」

「你巳知道房中有人。」

「唔……」

「也知道我不會殺你？」

「妳要是殺了我，還有誰能幫助妳，完成令師所交付的任務。」

「你……」

「我，我怎樣？說錯了？」

「沒錯，你也早巳知道我是誰？」

「難道妳不是跟左大俠打過交道的那位神秘的青衣少婦？同時也是佛門第一神尼白石庵主的大弟子胡翠娥？！」

「高明……」

隨着話聲，抵着丁二喉頭的劍尖收回了。

火光一閃，燈火復明。

不錯，俏立丁二對面，凝眸含笑的正是那位神秘的青衣少婦。

丁二拈鬚微笑道：「不過，也不能算是早巳知道，是今天，不！現在說來，是昨天早晨的事。」

接着，又笑問道：「我該叫妳胡姑娘，還是叫胡夫人呢？！」

「叫胡夫人吧！」胡翠娥含笑接問：「昨天早晨，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丁二道：「坐下再談吧，寒夜客來茶當酒，這兒沒茶，但有酒……」

「可惜酒中有迷藥。」

「所以，咱們也只好名副其實的清談了。」

胡翠娥逕自在窗前坐下，丁二也在一旁坐下，撫胸笑道：「胡夫人，方才那玩笑實在太過火了，別瞧我表面鎭定，其實，我的心現在還在狂跳着哩！」

「是嗎？」胡翠娥漫應道：「現在，是否該回答我方才的問題了。」

「應該，其實，問題很簡單，我很榮幸，昨天早晨見到令師。」

「哦！那麼，眞實情況，你巳經很了解？」

「是的，只差那位假追魂令主是誰還不知道。」

胡翠娥沒接腔，只是似笑非笑地，一雙美目儘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丁二訝然問道：「我身上有甚麼不對嗎？」

胡翠娥道：「沒甚麼不對，我只是覺得，你老丁也跟那位假追魂令主一樣，令人莫測高深。」

丁二道：「胡夫人，妳未免太抬擧我了，不論橫看豎看，丁二就是丁二，有甚麼莫測高深的。」

胡翠娥道：「你要明白，我不是衣得志，也不是衣素文……」

丁二截口笑道：「我明白，妳是貨眞價實的胡夫人。」

胡翠娥道：「所以，你能瞞過衣家父女，却絕對瞞不過我。」

丁二笑問道：「胡夫人，我丁二有哪一點瞞着妳了？」

胡翠娥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閣下，如果你不是左南屛所喬裝，我胡翠娥立刻自毀雙眸。」

丁二苦笑道：「爲了不使妳這位美麗的胡夫人變成瞎子，我不能不承認我是左南屛了。」

胡翠娥抿脣微笑未語。

左南屛又笑問道：「妳是怎麼斷定我就是左南屛的？」

胡翠娥得意地笑道：「起初我只是猜想，但當你說過見到家師之後，我就十分肯定你就是左南屛了，因爲，家師絕對不可能跟丁二打交道。」

左南屛苦笑道：「是的，這的確是我的疏忽。」

胡翠娥道：「現在，丁二的眞實身份巳經揭穿，我想，那位假令主的眞面目也該揭開了吧。」

左南屛輕嘆一聲道：「但願如此，因爲，這兒死的人巳經太多了。」

左南屛雖然巳承認是左南屛，但他的

僞裝並未有卸除，嗓音也仍然是丁二的嗓音。

胡翠娥注目笑道：「左令主，左大俠，你這一套易容術，該算是武林一絕。」

「過獎。」

「幾時回復本來？」

「我想，不會太久了。」

「對了，家師曾經對你說過一些甚麼呢？」

左南屛淡然一笑道：「令師對我說過一些甚麼，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

胡翠娥輕嘆一聲，沉思未語。

× × ×

胡翠娥的師傅白石庵主是甚麼人？

左南屛口中的「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所指的，又是一些甚麼事？

說到白石庵主，可眞是「此馬來頭甚大」。

武林奇俠，佛門第一神尼白石庵主法號一心，由於她武功超絕，輩高位尊，比較起來，左南屛的口盟盟兄六合老人，還是她的晚輩，所以武林中都尊以「庵主」、「神尼」，而不稱其法號。

一心神尼只收過三個徒弟，胡翠娥是次徒，衣素文是老三。

憑一心神尼的眼光與成就，所收的徒弟，自然都是萬中選一的良材。

事實上，胡翠娥，衣素文二人也並未使她失望，她們倆目前的成就，比起左南屛來縱然技遜一籌，但也差不到哪裏去。

胡翠娥，衣素文二人的成就，固然是沒令一心神尼失望，而最令一心神尼不失望的，還是她的首徒柳含烟。

柳含烟這個姓名連在一起，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

但柳含烟這個人，却一點也不詩情畫意，不但一點也不詩情畫意，而且還俗不可耐，壞到無以復加。所以，儘管柳含烟的武功成就很不令乃師失望，但她目前的作爲，却令乃師非常失望，也非常痛心。

因爲，掀起目前這場殺刦的就是她。

× × ×

柳含烟現年三十二歲，論姿色，最多只有七分，却有十分的媚勁和十二分的聰明。

說她有十二分的聰明，也許是不太恰當。

因爲，如果是眞正的聰明人，不會走入邪途。

但事實上，她却是憑她的聰明，由乃師身上騙到全部眞傳。

多年來，一直將自己的邪惡本性，深藏心底。

直到最近，她自己認爲羽翼巳豐，可以不將乃師放在心上了，才暴露她的本性，公然活動開來，成爲那位假追魂令主的幕後操縱者——也就是在前文中，曾經兩次於緊要關頭，以鳳噦般的聲音將假追魂令主召走的那個還不曾露過面的神秘女人。到目前爲止，包括一心神尼在內，還沒人知道柳含烟跟那個假追魂令主究竟是甚麼關係。

也不知道那個假追魂令主是甚麼人？

更不知道柳含烟的背後，是否還有比她更厲害的黑道人物替她撐腰。

至於一心神尼，調教出這麼一個出色的弟子來，其內心的沉痛，自不難想見。

因此，儘管她封刀潛修多年，並巳在佛前立誓不再開殺戒，但爲了清理門戶，決心拚着終身閉關悔過，也要親手處決這個逆徒。

但柳含烟却滑溜得很，自從她的惡跡昭彰，引起乃師的殺機，而千里追踪之後，師徒倆曾經三次狹路相逢，都被她脫兔了。

於是，當一心神尼發覺左南屛這個不世出的武林奇才之後，乃改變了主意，將這副千斤重担交付左南屛，而她本人則退居幕後。

× × ×

這些，就是左南屛口中「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那句話的含義。

× × ×

胡翠娥沉思了一下，又道：「她老人家對我和師妹，有沒有特別指示？」

左南屛道：「有，那就是暫時委屈妳們二人，作我的劻手。」

「很好！」

「妳相信？」

「當然。」

「那麼，現在，我立刻下達第一道命令。」

胡翠娥含笑點首，說道：「請令主吩咐。」

左南屛道：「請立即去素文身邊，說明妳們師姊妹的關係，但妳自己必須隱秘身份，同時也不能讓第三者知道妳的眞實身份，包括少夫人在內，還有，那就是格外注意素文的安全。」

胡翠娥道：「我知道，逸園中有內奸，素文具有一身高明武功的秘密被漏網的胡興邦帶走後，隨時有被暗算的可能。」

左南屛道：「不錯，何況，素文武功雖高，却完全沒有江湖閱歷，所以，我才要妳去她身邊，加以特別保護。」

胡翠娥道：「這情形我明白，不過，你也知道，到目前爲止，素文不但不知道有我這個師姊，也不知道師傅是誰，我這麼貿然去接近她，必然難以取信於她。」

左南屛苦笑道：「是的，令師也眞是怪得可以……」

略頓話鋒，又道：「好，我去替妳安排一下，咱們一起走。」

× × ×

左南屛是如何去安排？他對衣素文又是怎樣的特別保護？

這些問題，也只有左南屛，衣素文，胡翠娥等三個當事人心中知道。

× × ×

惡夜終於過去了。

夜盡天明，這是一般人開始忙碌的時候。

但對逸園來說，却是恰恰相反。

上上下下折騰了一整夜的逸園羣豪，除了必須輪値的警戒人員之外，全都巳進入夢鄉。

不過，對逸園主人衣得志來說，他是否能安心進入夢鄉，却是大有疑問。

因爲，姑且撇開最近八十五天以來的一連串橫逆所造成的精神威脅不說，今天早晨——也就是他接到追魂令後第八十六

天，八月廿二的早晨，他又獲得一個壞消息，那就是逸園的賓館中出現假追魂令主的嚴重警告，因而所有應邀前來助拳的武林同道，全都不見了。

這個壞消息，也就是昨宵華柏堯貪夜求見衣得志的原因。

當時，衣得志心情壞到極點，沒有接見華柏堯，所以，一直到天亮之後，他才獲得這個壞消息。

其實，這個壞消息，對衣得志巳經沒有多大影响了。

人情漫比秋雲薄，薄到秋雲尚可觀。錦上添花的事，隨時隨地都有。能够雪中送炭的，能有幾人？至於眞能急人之急，肝胆相照，生死與共的朋友，那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衣得志巳經是年過半百的老江湖了，如果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豈非是白活了幾十年。

所以，儘管有着太多的因素，可能使衣得志沒法進入夢鄉，但他還是睡得那麼香，那麼甜，至少表面上看來是這樣。

× × ×

丁二好像是鐵打的金剛，儘管是一夜不曾休息，但他却仍然是精神奕奕地在內宅中巡行着，一點也沒放鬆他那「維護內宅安全」的責任。

妙的是，內宅中有一個丁二，前院的花廳中，居然也有一個丁二。

當然，兩個丁二中，必然有一個是左南屏所喬裝，至于究竟哪一個丁二才是左南屏，那就只有左南屏和丁二兩人心中有數了。

花廳中的丁二也沒安歇，他正佇立在一幅唐伯虎的山水畫前，口中「吧嗒、吧嗒」地在吸着旱烟桿，使得唐伯虎的那幅名畫，籠上一片嫋嫋青烟！

走廊上有沉重的脚步聲傳來。

丁二還是老樣子，連頭都沒回一下，對那脚步聲好像沒聽到。

那沉重的脚步聲止于花廳門口，代之的是一串滿含驚訝意味的語聲：「嗨！老丁。」

丁二猛回頭，裂咀一笑，道：「總管您好。」

來人是逸園總管華柏堯。

華柏堯一面緩步進入花廳，一面苦笑道：「吃飯的傢伙還在頸子上，大概還算好吧！」

丁二目注對方那雙滿佈紅絲的眼睛，以最誠懇的語氣說道：「總管，您該好好的歇息一下了。」

「此情此景，我怎能睡得着。」華柏堯一面在花廳中來回踱着方步，苦笑如故地道：「老丁，你怎麼也不歇息，並跑到前廳來了？」

丁二道：「跟您一樣，睡不着，後宅中滿眼都是女人，看着實在不是味道。」

華柏堯截口笑道：「想不到你老丁，還是人老心不老哩！」

丁二傻笑道：「豈僅是心不老，寶刀也還沒老呀！」

華柏堯含笑點首道：「對，對，不但是寶刀沒老，而且還老當益壯。」

丁二道：「總管眞是深知我心。」

一頓話鋒，又道：「爲了眼不見，心不煩，同時也由于是大白天，不可能出甚麼紕漏，所以，特地到前面來透氣。」

一觸及現實問題，華柏堯那剛剛較爲開朗的神色，又黯了下來，喟然一嘆之後，注目問道：「老丁，你說，姑爺眞會回來嗎？」

丁二道：「我敢保證，姑爺一定會回來。」

「你最近見過姑爺？」

「沒見過。」

「那你怎能保證他一定會回來？」

「因爲，我了解他，絕對不是一個絕情的人。」

華柏堯輕嘆一聲，道：「但願能如你所說。」

丁二斬釘截鐵地道：「一定會的。」

華柏堯苦笑道：「今天是接到追魂令後的第八十六天，距百日之期，巳只剩十四天了。」

丁二道：「是的，還有十四天，也可能是由于還有十四天，所以姑爺才不急着回來。」

華柏堯道：「如果他眞要等到第一百天才回來，恐怕我的腦袋早巳搬家了。」

丁二道：「總管，別說喪氣的話，朝好處想嘛！」

華柏堯道：「光朝好處想有甚麼用，昨宵，那厮說過，以後，他會每天殺一個或兩個，說不定今天就輪到我中彩哩！」

這也是實情！

誰知道那位假追魂令主今天會將誰做爲開刀的對象呢？

因此，丁二也只能報以苦笑，和一聲輕嘆。

華柏堯又道：「老丁，你可別將我看作貪生怕死的懦夫。」

丁二苦笑道：「丁二不敢。」

華柏堯道：「人，總是要死的，我絕不怕死，只是實在氣不過，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那匹夫是甚麼東西變的。」

丁二道：「更可怕的是：逸園中不知道潛伏着多少內奸。」

華柏堯長嘆無語。

丁二又道：「總管，厨房部門，是否巳派人追查過？」

華柏堯道：「巳派幹員暗中注意，却沒明查，那會打草驚蛇。」

丁二道：「是是，……還是總管顧慮週到。」

華柏堯苦笑道：「丁兄，你這不是捧我，說得實在一點，比駡我還要難過。」

丁二正容說道：「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

華柏堯道：「我也明白，你說的是由衷之言，但此情此景之下，我却不但不能受用，反而全身都覺得不自在。」

接着，神色一正，說道：「丁兄，人，畢竟不是銅澆鐵鑄的，你我都必須好好的歇息一下，養足精神，以應付晚間的挑戰。」

說完，又苦笑了一下，才轉身離去。

他的脚步還是那麼沉重，就像是他的肩頭壓着千斤重担似地。

丁二漠然地注視着華柏堯的背影，良久、良久，才沒來由地嘆了一聲。

× × ×

一天容易又黃昏！

對逸園中人來說，黑夜就代表死神，而黃昏就成了死神的先鋒。

所以，隨着黃昏的降臨，每一個人的心絃也隨之拉緊了。

誰是今宵的「幸運兒」呢？

人人自危中，唯一例外的是衣得志，他是逸園主人，不到百日之期，他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不過，儘管衣得志在這最近的十四天當中不會有生命的危險，但是，毫無疑問，他精神上的沉重負担，却比生命危險更難受。

所以，當燈光驅走黃昏，迎來黑夜時，衣得志却顯得非常不安地在花廳中負手徘徊。

今宵，整個逸園燈火通明，有如白晝，但却寂靜無聲，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下，也可以聽得很清楚。

遠處，有急驟的馬蹄聲傳來，靜夜中聽來，更是格外清晰。

衣得志微微一怔，自語似地道：「還有誰會到這兒來？」

門外傳來華柏堯的語聲道：「志公，一定是總巡察回來了。」

華柏堯口中的「總巡察」，也就是衣得志的堂弟衣得功。

逸園中，除了主人衣得志之外，下面的總管、總護院、總巡察是地位平行的三巨頭。

目前，總護院巳慘死于那位假追魂令主的手中，而總巡察又因公外出，實力方面，也大大的減弱。

所以，身爲總巡察的衣得功能及時趕回來，對衣得志來說，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

因此，衣得志含笑說道：「對了，我幾乎忘了，午前的飛鴿傳書，說他會于黃昏前趕回來的，現在回來，巳經延遲半個時辰了。」

華柏堯道：「可能是半途有事，就擱了吧！」

那急驟的馬蹄聲，巳越來越近。

衣得志道：「柏堯，咱們去大門口接他去。」

華柏堯道：「屬下理當奉陪。」

兩人快步走出花廳，穿越天井，大廳，沿着瑩白如玉的大理石台階拾級而下時，那陣急促的蹄聲巳經到達大門口。

只見一騎快馬，像一陣風似地，由大門口疾衝而入，直奔廣場。

同時，大門口的警衞人員也發出一陣驚駭巳極的尖叫聲。

原來快馬上的騎士是一具無頭屍體。

無頭屍體當然不可能乘馬疾馳，但加上竹架支持，繩索綑綁之後，不可能也就變成可能了。

那具無頭屍體，顯然是被殺不久，頸項上還在冒着殷紅的鮮血，快馬所經之處，也是血漬斑斑，令人怵目驚心。

現在，快馬巳在白石台階前自動停了下來。

衣得志、華柏堯二人也自然看得很清楚了。

那具無頭屍體雖然沒有腦袋，却仍然可以判斷他生前是一個身裁魁梧的人，由那鮮血淋漓的緞面夾袍，和粉底皂靴上，也可斷定那是一個對衣着很講究的人。

而這些，也正是衣得功的特徵。

所以，儘管這具屍體巳經沒有腦袋，但衣得志，華柏堯二人，却一眼就斷定那是衣得功的屍體。

何況，那匹純白的長程健馬，也正是衣得功最心愛的坐騎。

衣得志老臉鐵青，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响，却是沒作聲。

華柏堯的表情，也跟他的主子一樣，所不同的是他比衣得志還多出一份兔死狐悲的悲憤，和一份無法形容的恐懼。

沉寂了少頃，還是華柏堯首先說道：「志公，你認爲這就是……？」

下面的話分明是「總巡察」三字，但他却是欲言又止。

衣得志苦笑了一下道：「錯不了。」

接着又道：「但我還得查證一下。」

華柏堯道：「是……是的。」

衣得志道：「柏堯，你也知道，總巡察右手背上，有一道刀疤。」

華柏堯道：「對，屬下這就過去查看一下。……」

「查看」的結果，那無頭屍體的右手手背上，果然有一道刀疤。

華柏堯向衣得志點首苦笑。

這時夜空中傳來一串沙啞語聲道：「衣得志，現在你巳經知道死的是誰了？」

衣得志揚聲反問道：「你是誰？」

那沙啞語聲道：「多此一問。」

衣得志冷笑道：「你就是那個自封爲追魂令主的匹夫？」

「唔……」

「假冒我女婿的名號，你以爲很光彩嗎！」

「不光彩，但我敢保證，十四天之後，武林中就只有我這一個追魂令主了。」

「作夢！」

那沙啞語聲道：「別廢話，衣得志，今宵我巳經殺了一個很够份量的人，不想再殺第二個，你們都可以安心睡覺了。」

那沙啞語聲本來是飄忽不定，不知其來自何處。但話落之後，只見大廳前的一株參天古柏上飛起一道人影，在夜空中劃上一個美妙的半弧，向圍牆外疾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那道人影即將飛越圍牆時，圍牆上傳出一聲沉叱：「下去！」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騰射而起，迎頭痛擊。

「嗆」地金鐵交鳴聲中，兩人同時落地。

那是丁二和穿着一襲黑衣長衫的假追魂令主。

衣得志，華柏堯二人也雙雙射落在當塲。

丁二忙道：「志公，華總管，殺鷄用不上牛刀，二位請退過一旁。」

衣得志道：「不！現在，咱們三人聯手，必須將這匹夫生擒下來。」

黑衣人冷笑道：「生擒下來，想再招一次女婿？」

衣得志怒叱道：「匹夫！死到臨頭，還敢逞口舌之利！」

黑衣人披唇一哂，道：「本令主沒與

趣跟你嚕嗦，却有興趣再殺幾個人，你們三個就一起上吧！」

丁二冷笑道：「三個一起上，你太抬舉自己了，志公，華總管請退後，讓我丁二來超度他……」

話落，長劍一式「白雲出岫」，疾如電掣地，逕行刺向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一面飛身閃過，一面冷笑道：「憑你這看門的糟老頭，不配向本令主遞爪子……」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丁二已如影隨形地，跟蹤進擊，攻出了二十四劍，將對方迫過五丈有奇，並冷笑道：「爲何不敢接招？」

黑衣人道：「不是不敢，是老子沒興趣……」

當他說這兩句話時，人已退到大廳前的白石台階之上。

丁二一點也不肯放鬆他，節節向他進逼，長劍一式「枯樹盤根」，掃向對方的下盤。

現在，黑衣人開始反擊了。

不！那不是反擊，只不過是借力使力，以劍尖在丁二的長劍上一點，同時雙足一蹬，人已騰拔四丈有奇，到了大廳屋簷的瓦面上，一聲「老子少陪」，再度飛身而起，越過大廳屋脊，向後院方向疾射而去。

丁二也飛身上了屋頂，並跟蹤追了上去，口中並揚聲喝道：「匹夫，即使你逃到你師娘的褲襠中去，丁二也要將你揪出來……」

今宵的丁二，好像有點兒不對勁，儘管他口中說得夠狠，但始終與對方維持十五六丈的距離，沒法縮短。

黑衣人是逃向逸園的後院方向。

逸園的後院，越過內宅禁區後，是一片方圓達數十畝的菓園，菓園中除了各種菓樹之外，還有不少參天古柏、和樹齡在三百年以上的大榕樹。

即使是白天，這兒也大部份是濃蔭蔽天，令人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此刻是黑夜，也是目前的逸園中，唯一沒有燈光的場所。

所以，如果讓那黑衣人進入菓園，那又沒法追踪了。

事實上，那黑衣人也的確是逃進了菓園中。

丁三好像不甘心，還要跟踪追入，却被隨後趕來的衣得志拉住，道：「老丁，窮寇莫追，就讓那鼠輩多活一天吧！」

華柏堯也附和着道：「對！丁兄，敵暗我明，『逢林莫入』的江湖禁忌，咱們不能不信。」

丁二憤然地道：「我就是氣不過。」

衣得志道：「八十多天都忍過來了，就再多忍耐一下吧！只等南屏回來，也就是這廝的末日到了。」

華柏堯又含笑附和道：「志公說得對，我想，姑爺也快回來了。」衣得志苦笑了一下，

「但願如此。」

道：「咱們回去吧！」

× × ×

菓園中沒有燈火，也好像沒有人踪。

黝黑，寂靜，跟前院的燈火輝煌，刁斗森嚴的情形一比，這兒好像是根本不屬于逸園的範圍。

不過，這僅僅是它的表面。

它的眞實情況又如何呢？

黝黑是絕對的，但寂靜却不然。

因爲，還有少許的「瀟瀟」風聲，和間或飄落的「沙沙」落葉聲。

現在，更多出一項輕微的脚步聲。

有脚步聲，自然就有人。這個人，就是剛由前院中「溜」過來的那個假追魂令主。

由于他穿着一件黑色長衫，在這黝黑的菓園中看來，就像是一道幽靈。

儘管這菓園中寂無人踪，好像是一個不設防的城鎭，但這位假追魂令主還是小心地，慢慢地前行着，走向一株枝葉茂密的大榕樹前。

當他距離那株大榕樹約莫丈許距離時，榕樹頂上忽然發出一聲清叱：「匹夫接着！」

話聲中，一根木頭似的東西，斜斜地向他砸了下來。

黑衣人毫不思攷地伸手接住那根木頭，並冷笑道：「老子早已有預感，這秘密通道已被發現。」

他接的不是一根木頭，是一個人——他手下三個追魂使者之一，也就是曾經出現在短松岡中的風塵三友中的逍遙秀士西門亮。

不過，現在的西門亮，已經是魂遊地府了。

因此，那黑衣人微頓話鋒，立即厲聲叱問：「你點了他的死穴！」

榕樹上的人笑道：「別大驚小怪，還有兩個哩……」

「叭、叭」連响，又兩段「木頭」丟了下來，那是風塵三友中的十全頭陀和萬妙仙姑呂搖紅。

當然，這兩個也已經變成了死屍，而且，也都是被點了死穴。

須知風塵三友絕非庸手，而被點了死穴，身上又沒別的傷痕，那自然是表示並未經過打鬥。

像這樣的三個高手，這樣的死法，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敵人的功夫高，一種是在毫無防備狀態下受到暗算。

那黑衣人沉思了一下，才冷笑道：「高明！」

榕樹上的人道：「高明二字由你口中說出來，我一點也不覺得光彩。」

那黑衣人道：「方才，你爲甚麼不用同樣的手法暗算我？」

榕樹上的人道：「你以爲，我對他們三個，用的是暗算手法？」

那黑衣人道：「不用暗算，除非你是左南屏。」

「你看我像不像？」

話聲中，一道人影像天蛛倒掛似地由大榕樹的樹頂瀉落地面——那是一身短裝的門房丁二。

那黑衣人好像是楞了一下，道：「是你？」

丁二含笑點首道：「難道不可以？」

那黑衣人道：「方才，你在前院，也並追過來，怎會跑在我前頭？」

丁二道：「我丁二可以化身千萬，不信，不妨回頭瞧瞧。」

那黑衣人回頭一瞧，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因爲，不知甚麼時候，他的背後約莫五丈遠處，竟然出現兩個丁二。

那兩個丁二，也跟他前面的丁二一樣，一身短裝，腰插旱烟槍，手持長劍。

以往，一個丁二都不好應付，目前，被夾在三個丁二的鼎足式包圍圈中，那後果的嚴重，自不難想像呢。

站在他後面的丁二笑道：「大令主，我才是方才在前院中，跟你打過交道的丁二。」

那黑衣人表面上顯得很鎭靜地，道：「你們三個中，總有一個是左南屏？」

後面右邊的丁二道：「你很聰明！」

那黑衣人道：「你們三個中，誰是左南屏？」

前面的丁二道：「只要你的後台老闆出面了，左南屏也自然會出面。」

「老子沒有後台後闆。」

「那麼，你今宵是死定了！」

那黑衣人冷笑道：「退一萬步說，就算是老子今宵死定了，衣得志也必然會給我墊背。」

「不一定！」

接口的就是衣得志。

話到人到，衣得志已和華柏堯二人瀉落當場，並冷笑道：「匹夫，你的秘密通道已被揭開，不必再玩捉迷藏遊戲了。」

那黑衣人道：「我的秘密通道，是左南屏發覺的？」

前面的丁二插口笑道：「不！是丁二發覺的。」

「那我斷定你就是左南屏。」

「也許是吧！」

衣得志沉喝一聲：「燃燈！」

如响斯應，火光連閃，四週已亮起二十枝松油火把。每一枝松油火把下，站着一個勁裝佩劍的彪形大漢。

妙的是，這二十個彪形大漢，竟然沒有一個是逸園中人。

明如白晝的火光中，只見那臉色蠟黃的黑衣人精目環掃，目光中，有着太多的不安成份。

同時，站在衣得志身邊的華柏堯也殊感意外地，向衣得志悄聲問道：「志公，這些人是哪兒來的？」

原來身爲逸園總管的華柏堯，也不認識那二十個彪形大漢。

衣得志漠然地道：「是南屏請來的助手。」

「哦……您已見過姑爺了？」

「不……不但我沒見到，連素文也沒有見到。」

「這是說，一切都由丁二經手？」

「不錯。」

「這三個丁二中，一定有一個是姑爺所喬裝？」

「很可能。……」

這二位的語聲雖低，但旁邊的人也聽得很清楚，所以，包括那黑衣人在內，都沒插口。

華柏堯接問道：「那條秘密通道在哪兒呢？」

衣得志道：「就是那株大榕樹……」

「啊……」

「這榕樹是空的，有隧道通往園牆外的大排水溝，溝上雜木亂草叢生，因此，不是有心人，誰也不會想到有這麼一條秘密通道。」

華柏堯苦笑道：「志公，我感到好慚愧。」

衣得志也苦笑說道：「我也還不是一樣。」

接着，又輕嘆一聲道：「早晨，老丁告訴我，南屏認爲本園的內奸太多，爲防洩漏機密，所以，他在這兒的部署，本園的人，一個也不用……」

那黑衣人截口冷笑道：「衣得志，別再自我標榜了，也毋須再等百日之期，今宵，咱們就來個總結算吧！」

衣得志道：「可以，先揭下你的人皮面具。」

那黑衣人道：「不忙，我曾說過，當你臨死之前，一定會讓你知道我是誰。」

衣得志目光深注地道：「至少，你該先告訴我，你是胡惟庸的甚麼人。」

那黑衣人回答道：「胡丞相是我的父親。」

（筆者按：有明一代，太祖初年，仍以中書省總政務，及胡惟庸案發生，乃罷中書省，廢丞相職，政務分隸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領以尚書，副以侍郎，這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大變更，專制政體，徹底建立，終有明一代，不再有丞相一職。）

衣得志笑道：「不可能吧！胡惟庸事敗之後，被誅九族，怎還會留下你這麼一個兒子呢？」

那黑衣人冷笑道：「事實上，還不止我一個哩！我還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

「啊！當時，你們兄弟倆是怎麼逃過那一刦的？」

「我們用不着逃避，因爲，我們兄弟是在九族的名單之外。」

「你越說越玄，既然是在九族的名單之外，又怎能算是胡家的兒子。」

「先母是先父的外室，我們也不姓胡，是從母姓。」

「這麼說來，你們是胡惟庸的私生子了？」

「私生子也算是胡家的骨肉。」

「對！所以，你有權替胡家報仇，但你找錯了對象，滅你胡家九族的是太祖皇帝，不是我。」

「但告密的是你，如果當時你不告密，不但不會死那麼多人，而且，現在的天下，也是我胡家的，所以，追根究底，你是罪魁禍首，我雖然不會滅你的九族，至少你衣家的人應該斬盡殺絕。」

衣得志苦笑道：「我承認，站在你的立場，你的復仇理由很充分，……」

那黑衣人截口冷笑道：「我本來就是理直氣壯。」

衣得志道：「既然你自認爲理直氣壯，却爲何不敢以眞實面目示人。」

「時機還未成熟。」

「令弟也到了這兒？」

「待會你一定可以見到他的。」

衣得志苦笑一下，站在黑衣人前頭的丁二插口笑道：「志公，我想不用再說甚麼了。」

那黑衣人搶先冷笑道：「對！我先超度你們三個狗腿子，三個一起上吧！」

「恭敬不如從命，我丁二有僭了。」

前頭的丁二首先發難，另兩個丁二也同時搶攻，三枝青鋼長劍以鼎足之式，攻向黑衣人的週身要害。

這三個丁二，雖然是同時發難，但所用的劍法却不一樣。

黑衣人前頭的丁二使的是六合老人的六合劍法，後面左邊的丁二使的是武當派的太乙劍法，右邊的丁二使的是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

所使的劍法雖不一樣，但劍招的奇詭，劍勢的凌厲，却如出一轍。

但那黑衣人也眞算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面對三個强敵，居然也毫不示弱地以攻還攻，一招「夜戰八方」，使得對方劍勢畧爲一滯之後，立即展開反擊，「唰、唰、唰。」一連十八劍，竟然將三個丁二分別迫退丈外，並冷笑道：「左南屏，百招之內，老子一定要你現出原形來。」

三個丁二以行動代替答覆，都沒有作聲，一退之後，又揮劍進擊，將包圍圈縮小，也將黑衣人淹沒于漫天劍氣之中。

一旁的衣得志蹙眉冷笑道：「看情形，你以前是故意藏了私。」

那黑衣人冷笑道：「不錯，老虎不發威，你將牠看成病貓了。」

這也是實情，以往，他對付一個丁二，都不是敵手，現在同時對付三個丁二，却還有攻有守地，顯得那麼從容，那不是他以前藏了私，又如何解釋。

但三個丁二中之一也冷笑道：「你馬上就要變成一隻死貓。」

那黑衣人冷哼一聲，一陣搶攻，又將縮小的包圍圈擴大了。

戰況暫呈此進彼退的膠着狀態，但嚴格來說，以一敵三的黑衣人還是攻多于守地略佔上風。

這時，現塲中又多了三個人，那是衣素文、文小湄，和一個勁裝佩劍的青衣俠女。

文小湄向衣得志蹙眉問道：「爹！三個丁二中，誰是姑爺？」

衣得志苦笑道：「我看不出來。」

文小湄又向衣素文笑問道：「妳看是誰呢？」

衣素文正秀眉緊蹙地向現塲打量着，茫然地反問道：「我……」

文小湄道：「我是說，三個丁二中，誰才是妳的床頭人呀！」

衣素文搖首苦笑道：「我不知道。」

三個丁二之一又笑道：「大令主，百招之數已屆滿，咱們三個丁二，還是三個丁二哩！」

那黑衣人道：「不忙，我馬上就會教左南屏現出原形來。……」

話聲未落，一道人影挾着强烈的破空銳嘯，箭疾地射向那個方才說話的丁二。

也就在這同時，大榕樹上發出一聲清叱：「打！」

「嘩啦」一聲，一蓬暗器，向那偸襲丁二的人影兜頭罩落。

此情此影之下，如果那人繼續向丁二偸襲，丁二固然是非死也必重傷，但他自己也難逃暗器所傷。

爲了傷敵，而使自己也受傷，這是任何人都認爲划不來的事。

因此，只見那道激射的人影爲之一滯，週身湧現一幢光幕，並發出一串强烈的「叮噹」之聲。

丁二沒受傷。

激烈的惡鬥也爲之中止。

那偸襲的人，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一身黑色勁裝，美而妖艷的少婦。她的週圍地面上，多添了數十片半枯的榕樹葉——那也就是暗藏大榕樹上的人，方才所發出的暗器。

這刹那之間，除了「瀟瀟」秋風聲與四週火把的「畢剝」聲外，沒有一絲別的聲音。寂靜了少頃，那黑衣婦人才仰首冷笑道：「左南屏，你還不下來？」

一聲朗笑，左南屏像一片落葉似地飄落當塲。

「南屏……」

顫聲呼喚的是衣得志、衣素文二人。

而衣素文的美目中並孕育着晶瑩的淚珠。

左南屏含笑招呼道：「岳父，素文，咱們待會再談。」

那黑衣少婦冷笑道：「左南屏，你們翁婿、夫妻之間要敍舊，最好是趁現在談，待會就永遠沒機會了。」

「我不信。」左南屏含笑反問：「妳怎麼知道我是左南屏的？」

那黑衣少婦道：「江湖上，能將飛花摘葉功夫使得像方才那樣出神入化的，還能有別人嗎！」

左南屏劍眉揚了揚，沒接腔。

那黑衣少婦道：「你也不問問我是誰嗎？」

左南屏道：「我不需要問。」

「這是說，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不錯！」

「說說看？」

「我說，妳是一心神尼的逆徒，假冒我名號的這位假令主的姘婦，臭名昭著的武林妖婦柳含烟，對不對？」

「對！」柳含烟美目深注，道：「你見過我那老鬼師傅？」

左南屏道：「我不但見過令師，也見過你的二師妹和三師妹。」

柳含烟道：「胡翠娥在這附近活動，我知道，只是，幾時又多出一個三師妹來了？」

「妳不信，」衣素文含笑接道：「我就是。」

柳含烟怔了一下，道：「我不能不信，但我深感意外。」

左南屏沉聲說道：「柳含烟，信不信，意外不意外，都毋關緊要，緊要的是，令師有話要我轉告妳。」

柳含烟笑問道：「是不是要我孽海回頭，可以不究既往？」

「不錯，儘管妳已沒有一點師徒之情，但令師仍然有師徒的情誼。」

「如果我不領情呢？」

「那很簡單，情況也很明顯，妳三師妹就是爲清理門戶才特別調教出來的。」

柳含烟目注衣素文，披唇一哂，道：「就憑她能清理門戶？」

左南屏道：「當然，如果再加上妳二

師妹和我，就更加綽綽有餘了。」

「我不信。」

「待會自有事實證明。」

柳含烟冷冷一笑，道：「你且看過我的事實之後，再吹牛吧！」

左南屏含笑點首，道：「我正拭目以待！」

柳含烟忽然沉喝一聲道：「拿下那賤婢！」

「得令！」

接口的是文小湄，「得令」聲中，她已出指如飛，接連點了衣素文的四處大穴，劍光也抵上衣素文的背心。

這意外的變化，使得逸園中羣豪，齊都臉色一變。

但左南屏於臉色一變之後，立即淡淡一笑道：「高明。」

柳含烟冷笑道：「你够沉着。」

左南屏道：「我不沉着，妳就能放了她嗎？」

衣得志怒叱道：「小湄，妳瘋了。」

文小湄冷笑道：「我沒瘋，我本來是你的仇人，嫁給你衣家的目的，就是爲了復仇。」

衣得志道：「妳……也是胡惟庸那一案中人的後人？」

文小湄身：「不錯，同時，也是他的老婆。」

說着，並向那位假追魂令主一指。

那黑衣人（即假令主）含笑說道：「衣得志，我以前說過，你那寶貝兒子雖然是左南屏殺死的，但嚴格說來，我才是眞正的兇手。」

衣得志老臉鐵青，渾身顫抖，却沒接腔。

那黑衣人又道：「衣得志，現在我老實告訴你，你那寶貝兒子，是我故意引入歧途的，他被殺的那天晚上，也是我暗中派人向左南屏告密的，因爲，我也要滅你的滿門，我以前也說過，我要你在死前受盡精神上的煎熬，眼看自己的親人，一個個的死在我的手中……」

左南屏截口冷笑道：「够了，你的如算盤也到此爲止。」

「我的如意算盤，一定可以打到底。」那黑衣人抬手一指已被挾持的衣素文，道：「瞧，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衣得志老臉抽搐着，長嘆一聲，道：南屏，我衣家已只剩這一點骨肉，所以，無論如何，你得設法將素文救下來。」

左南屏安詳地一笑道：「老人家請放心，只要我左南屏能活下去，素文也一定可以活下去。」

柳含烟嬌笑道：「不錯，目前，也只有你才能救她，」

左南屏道：「要怎樣才能救她呢？」

柳含烟道：「化敵爲友，你們夫妻倆都乖乖的投到我這邊來。」

左南屏道：「就算我們夫妻倆都乖乖的投到妳那邊去，你敢用嗎？」

柳含烟媚笑道：「只要你能投到我這邊來，我就敢用，而且要重用。」

左南屏道：「想必另有高招？」

柳含烟道：「高招是談不上，只不過是一個很老套的方法而已。」

接着，又笑問道：「要不要聽？」

左南屏含笑道：「在下洗耳恭聆。」

「不必那麼隆重。」柳含烟笑笑道，「我這個方法雖然很老套却絕對管用。」

「我也很相信。」

「我有一種特製的藥丸，給你們服下之後，可以忘記過去的一切，但武功却一點也不受影响。你說，這方法妙不妙？」

「妙極，妙極！」

「那麼你願不願意接受這條件呢？」

「不願意……」

「你忍心讓你的床頭人濺血橫屍？」

「不忍心，」左南屏軒眉一笑道：「同時，我算準妳也殺不了她。」

柳含烟冷笑道：「好，現在，我就殺給你瞧瞧。」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文小湄，宰了這賤人！」

「作夢……」

寒芒閃處，是有人被宰掉了，腦袋滾到丈遠之外。

不過，當塲濺血橫屍的，不是衣素文，而是那奉命宰人的文小湄。

至於殺死文小湄的，却是遠在丈遠處的青衣使女。

文小湄方才制住衣素文時，可能是沒法分身，也可能是認爲那青衣使女微不足道，而並未同時將那青衣使女制住。

其實，那青衣使女身手之高，令人咋舌。

她，由那「作夢」的冷笑聲中飛身撲出，到文小湄的人頭落地，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事實上也很明顯，方才，衣素文是在文小湄的劍尖威脅之下，稍一不愼，就會令人遺憾終身。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青衣使女的身手不是特別高明，左南屏又怎會那麼放心。

× × ×

現塲中一片死寂。

其實，衣素文的穴道也並未受制，因爲，早在到達現塲之前，就施展過「移經易穴」的功夫。

現在，她扭頭向那青衣使女笑道：「胡姊姊，謝謝妳！」

那青衣使女道：「不用謝，其實，我不出手，妳也一樣的可以宰那妖婦……」

左南屏向柳含烟笑問道：「牛皮不是吹的，現在，妳相信了吧？」

柳含烟冷笑道：「你這一手，我並不覺得怎麼高明。」

左南屏含笑說道：「但我自己却覺得，這一手已經是相當高明了。」

柳含烟目注那青衣使女，冷笑道：「妳就是胡翠娥所喬裝？」

胡翠娥點點頭，含笑道：「不錯，大師姊……」

柳含烟截口一聲怒叱：「閉咀，咱們師門情誼早已斷絕，別跟我套近乎！」

衣素文插口笑道：「妳以爲我們還要拍妳的馬屁？」

柳含烟道：「少廢話，妳們不是奉命清理門戶嗎？」

衣素文道：「不錯。」

柳含烟道：「那妳還等甚麼……」

她說話之間，並向衣得志，華柏堯二

人所站之處，深深地盯了一眼。

一直在冷眼旁觀的左南屏入目之下，心中一動，立即振劍飛身而起，並沉聲大喝道：「岳父當心暗算……」

這同時，柳含烟也飛身橫截，並冷笑道：「來不及啦！」

眞的是來不及了。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左南屏那凌空激射的身形爲之一滯。

也就由於這微微一滯，華柏堯的長劍，已由衣得志的背後刺到，透胸而出。

不過，也不知是由於華柏堯本來就不想讓衣得志一劍畢命，還是由於衣得志聽到左南屏的警告之後，匆匆避開了心臟要害，僅管一劍刺個兩對穿，人却並沒當場倒下去。

左南屏眼看衣得志已是凶多吉少，又是由於柳含烟的飛身截擊所致，盛怒之下，大發神威，就着雙方凌空交手，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的刹那之間，左掌以十二成眞力，凌空擊向柳含烟的前胸。

柳含烟作夢也沒想到，左南屏的功力已高到如此地步——雙方凌空交手之間，還能同時發出這麼凌厲的劈空掌力。

因此，儘管柳含烟的功力並不遜于左南屏，也儘管左南屏由於是在上述的情況之下，那一記劈空掌的威力打了折扣，但身受其掌力的柳含烟，却還是一聲悶哼，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而且，落地之後，「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並連連踉蹌後退，如非是那黑衣人立即射落她身邊，將其扶住，勢必當場跌倒。

另一方面，左南屏大奮神威，一掌擊傷柳含烟之後，凌空疾射的身形未稍停，繼續以身劍合一之勢，疾瀉華柏堯身前。

一聲淒厲慘號過處，華柏堯已被左南屏一劍貫胸，慘死當場。

這些，說起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繼左南屏那一聲「岳父當心暗算」的大喝之後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經過。

× × ×

左南屏像天神下降似地，一劍殺掉華柏堯之後，一把扶住衣得志，疾聲問道：「岳父，有沒有傷到心臟？」

衣得志苦笑道：「沒有，但我自己明白，即使華陀再生，也救不了我……」

這時，衣素文，胡翠娥也趕了過來。

「爹……」

衣素文悲呼聲中，想將貫穿乃父身上的長劍拔出來。

左南屏，胡翠娥同聲制止，道：「動不得！」

毫無江湖經驗的衣素文，睜着含淚的雙目，訝問道：「爲甚麼？」

衣得志搶先苦笑道：「傻丫頭，爹還有話要說，妳這一將長劍拔出來，爹馬上就完蛋了……」

「啊……那……那怎麼辦？」

「不用怎麼辦，妳早已長大了，南屏也已重回妳身邊，爹很放心。」

「爹……」

衣素文痛哭失聲。

衣得志不愧是一個强人，長劍穿胸的情況下，他居然能侃侃而談，口齒也相當清楚：「丫頭別哭，人，遲早都是會死去的……」

說到這裏，輕輕一嘆，道：「只是，這樣死法，我死得不甘心。」

左南屏低聲說道：「岳父放心，南屏一定替您報仇。」

「我要在我斷氣之前，親眼看到你替我報仇。」

「好的，素文，妳來扶住老人家。」

衣素文含淚着點首，扶住乃父之後，左南屏向胡翠娥說道：「有勞胡夫人費心照應……」

胡翠娥截口說道：「義不容辭。」

左南屏一揮手，三個丁二立即同時由原地後退三丈，將包圍圈擴大。

這時，柳含烟正俏立當地，顯然是在運氣療傷，那黑衣人則靜立一旁，替他護法。

左南屏臉色一整，屈指輕彈劍葉之間，衣得志又道：「南屏，先問問那匹夫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那黑衣人截口笑道：「不用問，你即將魂歸地府，我也該主動告訴你了。」

說完，抬手揭去臉上的人皮面具，赫然又是一個華柏堯。

衣得志一怔之下，「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方才死在南屏劍下的華柏堯，就是你的雙胞胎兄弟？」

那黑衣人道：「不錯，不過，那是我弟弟華柏舜，我才是華柏堯。」

衣得志道：「看情形，平常，你們兄弟倆是輪流在本園任職，所以，對本園的一切，才能那麼瞭如指掌？」

華柏堯道：「不錯！」

「高明，高明……」

「還用你說。」

衣得志長嘆一聲，道：「雙胞胎兄弟竟然酷肖到這個程度，老天爺也未免太惡作劇了。」

華柏堯目注左南屏道：「左南屏，你我放手一戰之前我要先問你一個問題。」

左南屏點點頭道：「可以。」

華柏堯道：「你自己有沒有裝扮過丁二？」

「有。」

「目前的三個丁二中，只有一個是眞的丁二？」

「不錯。」

「另兩個丁二是誰？」

「一位我左家老僕左忠，一位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

「姓甚名誰？」

「他不願洩漏眞實身份，你毋須多問，」左南屏臉色一正，道：「請。」

柳含烟忽然張目喝道：「且慢。」

左南屏道：「爲甚麼？」

柳含烟道：「我還有話說。」

左南屏道：「柳含烟，我看透了妳的用心，你們兩個都是沒話找話說，拖時間，等後援，我老實告訴妳，妳的後援不會來了。」

柳含烟臉色一變，沒接腔。

左南屏道：「妳不信？」

柳含烟道：「我是不信。」

左南屏道：「苗嶺鬼母獨孤美，漢中三狠柴氏兄弟，和南海妖僧法本等五個老魔，是不是妳邀請來助拳的人？」

柳含烟道：「是又怎樣？」

左南屏道：「不怎樣，那五個老魔頭都不會來了。」

柳含烟冷笑道：「就憑你能教他們『不會來了』？」

左南屏笑問道：「就憑一心神尼，行嗎？」

柳含烟臉色一變，沒接腔。

左南屏又道：「還是不信？」

柳含烟仍沒接腔。

左南屏沉喝一聲：「有清胡寨主。」

一聲暴喏，胡興邦蹣跚地走近左南屏躬身施禮，道：「參見令主。」

左南屏道：「請將你身經目覩的事，告訴你以前的主子！」

「是！」胡興邦苦笑了一下，才向柳含烟說道：「柳夫人，屬下我功力被廢除，那些人，全部被令師擋回去了。」

柳含烟俏臉一片鐵青，還是不作聲。

左南屏示意胡興邦退過一旁，然後笑問道：「柳夫人，妳還能不信嗎？」

柳含烟冷笑道：「不用助手，我也有力量宰你。」

左南屏道：「方才，妳都不是我的敵手，現在，妳已受了內傷，還行嗎？」

柳含烟道：「我的內傷並不嚴重，經過一陣調息，已經復元了，何況，方才的受傷，並非我功力不敵，而是我輕敵大意所致……」

左南屏笑道：「好像很有道理。」

柳含烟道：「本來就是很有道理，更何況我還有一個最得力的助手華柏堯……」

華柏堯眞的是她最得力助手嗎？

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眼看大勢已去，早就在想趁機開溜了。

但他的鬼心眼，並未逃過左南屏的神目。這時，華柏堯趁柳含烟正在侃侃而談，沒注意他，而左南屏也好像正聽得出神之際，忽然長身而起，疾如激矢地向菓林中疾射而去。

左南屏怒叱一聲：「留下命來！」手中長劍，脫手向華柏堯背後擲去！

一聲慘號，華柏堯被一劍貫胸，釘在一株菓樹的樹幹上。

「爹……」那是衣素文的悲呼聲。

衣得志這位倔强的老人，强忍着一口眞氣，親眼看到左南屏替他復仇之後，終於含笑而逝。

另一面，柳含烟眼看左南屏長劍擲出，手中沒有兵刃，而且又由於衣素文的那聲悲呼微一疏神之際，這種稍縱即逝的良機，豈肯放過。因此，她悶聲不响地，一劍刺向左南屏的前胸。

左南屏本能地橫飄三尺，但柳含烟得勢不饒人，精妙絕招有如長江大河，源源不斷地使出。左南屏的功力雖然高出對方，却高得並不算多，目前，他以徒手對付對方的兵刃，又是失盡先機的情況之下，因而被迫得落了下風。

但他並不慌亂，連飄帶閃中，一面朗聲笑道：「好傢伙，妳可眞會檢便宜！」

柳含烟冷笑道：「左南屏，今宵，有我無你！」

胡翠娥揚手擲出長劍，並嬌呼一聲：「左大俠接劍。」

左南屏順手一抄，接住長劍，並朗笑一聲：「多謝！」

他一劍在手，頓時如虎添翼，「唰！唰！」一陣快攻把柳含烟迫得連連後退。

也就在這當口，夜空中忽然傳來一聲佛號：「孽障，還不孽海回頭！」

話到人到，只見人影一閃，左南屏疾退丈外。

柳含烟機伶伶地一顫，一身傲視當代武林的功力已被廢掉了。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滿面紅光，白眉盈寸的青衣老尼——當代武林第一奇人，白石庵主一心神尼。

「師傅……」

嬌呼聲中，首先跪倒神尼身前的是胡翠娥，其次是滿臉淚痕的衣素文。

一心神尼慈祥地笑道：「快起來，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師傅不作興這一套。」

當胡翠娥，衣素文二人盈盈起立時，一心神尼又向衣素文正容道：「文兒，這叫作在刦難逃，妳要節哀順變，好好辦理善後，重整家園，相夫教子，多多造福武林蒼生。」

衣素文含淚點首道：「文兒知道。」

「那爲師就放心了……」她邊說邊將柳含烟向脅下一夾，左南屏忙問道：「老前輩就要走了？」

一心神尼苦笑道：「自己教出這樣的好徒弟，總不能廢去她的功力就算了，以後的痳煩還多哩！」

接着，又道：「對了，貧尼還沒向左施主致謝，方才，如非是左施主鼎力協助，這孽障可絕不會這麼容易就範哩！」也不等左南屏答話，說完立即長身疾射而去。

（全文完）

其人其事

穿花蝴蝶掌蔡贊揚威

麥海雲·文

鐵橋三是舊日廣東十虎資格最老的一個，而且他的年齡亦係非常之老，有一個富家子弟叫做蔡贊，竭誠習武，登門拜訪，照他事後講述，開門把他迎入內進的人，又高又瘦，目光炯炯，他就是鐵橋三，那時鐵橋三已經很老，但却手上有勁，能够單手提起重達一百六十斤的石磨，把它拋出一丈過外，用這樣强的勁向任何人胸腹之間的要害出擊，對方捱不起，又因鐵橋三苦練籐箍手多年，化剛爲柔，手上的勁可以透過對方皮膚和肌肉，直達內臟，換言之，他一指一掌都有份量，傷及要害，對方可能因此喪命。

蔡贊是鐵橋三許多個入室弟子當年最文靜的一個，看來好像大商家，他本身亦係殷商，他盛讚鐵橋三化剛爲柔的本領，而且學會了鐵橋三許多招式，在廣州市西關角一帶稱霸，他說鐵橋三消瘦，却氣力雄厚，那種氣力是從筋骨透出來，可能是事實，此外，他還把鐵橋三化剛爲柔的練武方式講述，寫在這裏，獻給喜歡練武的人參考。

依照蔡贊稱述，鐵橋三認爲練武的人士希望化剛爲柔，首先要能够做得到拳掌有勁，即是說，先行要練習剛强的一方面，然後設法使剛勁變成柔勁，想達到這個目的，每天要多次打沙包，而且紮馬開拳，幻想前面就是敵人，向自己進攻，每拳都打到盡，在這一段時間，有多少力就發多少力，絕不留手，爲了使拳頭有勁，不妨用拳打沙打石，甚至用手掌插入鐵沙的袋子裏面，盡力做得到剛强，渾身是勁，倘若肌肉發達，雙臂有如鐵柱，那就更妙，在這一段時間之內，還要用兩隻手打樁，每一條木樁非常堅實，相當粗壯，難以劈斷，如果劈斷，又把更加堅實的木料製造另外一批木樁，不喜歡打木樁的人，可以在家設置一個木人，向木人拳打腳踢，總之，硬的功夫起碼要做三年之久，然後有點份量，談得上化剛爲柔。

化剛爲柔的初步功夫就是一個勁字，即是說，把打出去的勁收藏起來，直到拳掌或指頭接觸敵人的身體然後發力，想練習這一種勁，仍要打沙包，但却跟以前打沙包的方式大不相同，站在較近之處，然後發拳，那一拳要拳頭剛剛接觸到沙包，已經够了，用掌出擊，也是如此，由於拳或掌剛剛打到盡，就接觸沙包的表面，故此，它無法推動沙包的，必須在接觸沙包之後跟着使勁一壓，那是「壓勁」，如果那一拳或一掌打到盡，只是微微一壓，沙包自然盪開，甚至盪開三尺然後跌下來，跟揮拳猛打的力度相同，那就可以說是有了顯著的進步，不過，這種勁只是壓勁而已，更進一步就要壓勁變成旋轉的力量，叫做「運勁」，運字表示轉動之意，練習運勁一定要用繩圈或者籐箍，如果用繩圈，買兩條粗繩回來，把它打結，變成一個圈，把一雙手套在繩圈之內，然後出擊，繩圈兩邊剛剛箍住手踭與上臂交界之處，故此，那雙手只能用前臂活動，無法整條手臂活動，由於繩圈拘束，所發的拳或掌，自然變成旋轉之翼，一撥一推，或者上推下壓，又或反手出擊，但是依照圓圈形的姿勢出擊，認眞要注意這一點，左推右撥，並不發力，直到那雙手去到盡，然後使勁一壓，那時就除了壓勁兼練運勁，再進一步，那就是練習籐箍手了，把繩子拋開，改用籐箍，那是用粗籐製成的一個箍，圓形僅有一尺多些，直徑跟本人的肩膊相同，由於籐的本身有彈力，籐愈粗則彈力愈加强大，如果發出左掌，那種彈力使右邊震動，必須用右手壓它，一壓它的彈力就向左邊移動，故此，左手立刻要控制它，否則，那個籐箍就會飛出兩手之外，由於籐箍除了箍緊一雙手不會轉動得太闊，練習運勁，而且因爲籐箍本身的彈力使壓勁增加不少，練習已久，一旦拋開籐箍，跟敵人交手，那雙手自動會旋轉挑壓，或者反手出擊，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它的闊度不會超過籐箍的範圍，因此易發易收，能够緊守中上門，再又因爲苦練籐箍手的緣故，一雙手自己會得自行移動，不必操心，對於搏鬥方面，有利得多。

練習籐箍手的時候，馬步只是忽前忽後，不必兼顧到一雙腳，如果練習已久，手上有勁，只是憑着一壓一撥的招式，跟敵人交手，整個標前，連續向他施展這一路拳腳，就算沒有踢出一條腿來，仍可取勝。

籐箍手還未算是登峯造極的練功方式，此外還要練氣，鐵橋三能够把渾身氣力放在手上面，雖然左右兩手平伸，那一隻左手好像打鬥過，血管也粗壯許多，肌肉結實無比，右手却比較平時更加軟弱，反過來說，如果他放鬆了左手，把全身氣勁放在右手，那就右手比較左手粗壯得多了，他可以把渾身氣力放在手、腳、胸、腹任何一處，迎接對方打來的拳掌，不會受傷，至於他本人却乘機出擊，只憑籐箍手就把敵人控制，佔盡上風。

鐵橋三並非不會用腳，但却很少用腳，因爲他認爲出腳已經到了生死之間的一瞬，必須快而狠，否則，普通搏鬥，只是用手過招已經算了，不必動殺機。

蔡贊既然是鐵橋三的高足，他苦練鐵橋三各種武功，包括籐箍手在內，因爲他是殷商，不過本人嗜武如狂，故此苦心練武而已，如果他有一個目的，只是爲了保健，自衞只是其次，根本上他沒有仇人，再又因爲他很少涉足花叢，沒有甚麼惡霸跟他過不去，故此他的武功雖好，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腳踏實地跟高手過招，有把握取勝，有一天，正是中秋節前夕，也是他的壽辰，嘉賓雲集，座上客頻頻敬酒，他多飲了幾杯，豪興勃發，有人問他是否眞的能够應戰，他笑了笑，說：「沒有人挑戰，我如何知道自己能否應戰呢？」

另外一人堅懇他表演一些武功，證實他是鐵橋三的首徒，他先行謙辭，說：「我並非他的首徒，不過隨他習武而已。」跟着說：「至於武功方面，我却是可以露一手給你們看看的，看過這一手，相信你們對我是鐵橋三弟子這句話不會發生懷疑了。」

說完，他走到大堂中央，叫人把最厚的一張「馬胡」搬來，放在堂上，他運氣於臂，伸出左手來，大喝一聲，一個橋手劈下，各人立刻看到他所劈之處，那張「馬胡」片片碎裂，有如斧劈，大驚失色，事實上當時最流行的是酸枝枱椅，那些傢俬的木料，分粗細兩種，也有靠背的一種四方椅，叫做「馬胡」，這種椅特別堅實，他居然能够用左手的前臂劈下而又把它劈碎，確是不容易，即使武功深厚的人看了也感到驚奇，照理沒有人敢捋虎鬚了，偏巧座上客當中有一個拳師叫做「胡老八」，他所學的是「八步雲捶」，這個門派由北方傳入，暗背發拳極爲雄壯，勢可穿雲，能够在八步之內擊倒强敵，他因爲由北方南下，設館授徒未够一年，生意清淡，渴望找個機會表現他的武藝，希望一戰揚威，門人陡增，那時他認爲蔡贊的態度囂張，心裏不服，加上他本人也有多少酒意，突然興奮逾常，一躍而出，說：「老哥的橋手確是天下無敵，不過，武林中人認爲有手無腳，乃是一忌，未知老哥能否用腳把馬胡踢碎呢？」

這句話太過冲撞，蔡贊自問無法把馬胡踢碎，不敢當衆表演，因此沉住氣說：「胡師傅，南派拳術注意橋手，並非側重腳法，小弟自問難以做到踢碎馬胡矣。」

胡八乘機說道：「蔡兄所言不差，南派拳師個個能够一手劈碎馬胡，北派拳師就輕而易舉的可以踢碎它，如果你不相信，請你不要吝惜珍貴之物，由小弟落場玩玩。」

蔡贊叫人把另外一張馬胡搬到眼前，放在地上，胡八不必運氣，神閒氣定，走前一步，說了一聲：「獻醜！」便即起腳，憑着那股凌厲的腳勁，眞的用腳跟往椅腳一蹬，即時看見馬胡碎裂，比較蔡贊所劈的馬胡碎得更多。

各人看了齊聲喝采，不自覺的竊竊私議，交換意見，有人說橋手勝過一雙腳，亦有人說蔡贊擅長的籐箍手可以制服八步雲捶，議論紛紛，座上客當中有人建議兩人比劃武功，點到即止，看看南拳北腿，那一種武功厲害，一唱百和，蔡贊下不了台，偏巧胡八存心挑戰，站着微笑，得意洋洋，總是不肯歸座，他不免有些惱色，抱拳說：「胡師傅，既然親友都想看看眞正的搏鬥，究竟鐵橋好抑或橋腳好，我們可否玩玩呢？」

胡八聽了，正中下懷，傲然說：「不必交手了，當然是鐵腳勝過橋手的，根本上一雙腳長過一雙手。」

局勢愈來愈緊，蔡贊逼於弄假成眞的跟胡八拚搏，最低限度也可借此印證武功，保持南派拳術的威名，點了點頭，便即傳令各人退下，搬開兩張圓枱，騰出兩丈闊三丈長的地方來，跟着分東西位站定，一齊發招。

胡八並非隨意瞎說一頓，他的心目中亦有此想，認爲腳勝於手，雖然剛剛交手他沒有用腳出擊，但在三幾個回合，經過「試招」的階段，他就開始用腳橫掃，十分威武。原來他擅長的八步雲捶並非全是用拳出擊的，一出就是三拳，跟着兩腳，打到第八拳，他已經踢出第七腳了，步步進逼，蔡贊逼於步步退縮，到了胡八踢出第八腳的時候，因爲它凌空飛躍然後踢出來，蔡贊身形一閃，收不住腳，那一腳竟然踢中蔡贊的一個家人胸部，登時倒地打滾，口角流血，兩人停手，蔡贊絕不慌張，叫人把傷者抬入後堂用藥酒急救，擾攘一番之後，他就沉住氣說：「胡師傅，我就算沒有講到明，你也知道，剛才我們交手，並非眞的搏鬥，只是表演娛賓，既然你傷了我的家人，我不再客氣了，從頭打過，各出絕招，務求取得勝利，你的意見如何？」

胡八哈哈大笑，說道：「小弟正想如此。」

既然兩人願打，座上客都想看，蔡府老成持重的人勸不來，這一場龍虎鬥立刻展開，只見胡八施展渾身解數急攻，蔡贊並非閃避，而是利用扭馬卸開對方的拳腳，一招又一招打出，所發的招式就是鐵橋三不傳之秘的穿花蝴蝶掌，胡八的兩條腿上下翻飛，始終沒法取勝，各人看了，齊聲喝采。

原來穿花蝴蝶掌是用扭馬打出的，扭馬又稱香爐步或麒麟步，坐低馬步，左腳壓在右腳之上，稍爲發力，便即轉身，因爲它可以左轉或右轉，又可以連轉幾轉，對方無從捉摸，再又因爲他的一雙腳除了扭馬還可以踢出來，前腳或後腳都可以踢，更加銳利，至於蔡贊，那雙手由於苦練籐箍手，彈力極强，一圈一彈，快如飛馬，對方踢出來的腳雖然可以打碎一張馬胡，始終沒法踢中他，打鬥了一會，胡八就給他的一雙手即撥即推，先用低莊雙掌撥開那條腿之後，標前一推，剛剛推着對方的腰部，胡八站不穩，連退幾步，搖搖欲倒，蔡贊殺得性起，趨前補加一腳，這一腳竟然把他整個踢出庭外，還在天階打滾，滾了幾滾，頭部撞着一個巨型的魚缸，把那個缸撞破，流出血來，十分狼狽，剛剛站起，便即抱頭鼠竄而去。

經此一戰，蔡贊的名氣更响，同時練武之人懂得穿花蝴蝶掌的妙用，必須配合籐箍手以及扭馬然後顯得出它的功夫來，缺一不可，對鐵橋三更加佩服。

至於胡八，輸得服服貼貼，無顏立足，三日後，束裝北上，不知所踪。（完）

小啓

「玉笛雙英」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祈請見諒。

·編者·

江湖敗子金不換故事之二

冷血紅燈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一紙紅箋震天下

買春輪一刻，度歲賸三更，在既稱「震澤」，又號「具區」，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波上過年，的確是相當風雅的事！

「伏波舟」原本就是條華麗巨船，這一經過喜氣洋洋，除舊佈新的「年飾」裝扮，顯得更漂亮了！

但風雅之中，有點淒涼……

淒涼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度歲本屬親友團聚盍歡之事，主艙內却爲數不多，只有三人。其二是關於「團聚」二字，僅可勉强牽纏，其中到有了雙重離別……

勉强牽得上團聚，使「伏波舟」中略帶點歡樂氣氛的，是尹宇清與白苧這一對青梅竹馬情侶，經過相當磨折，如今才意外重逢，緣續舊盟的戀人。

所謂「雙重離別」，則是林如雪與白苧主婢之間的恩義之別，暨高小紅與金不換俠侶之間的情戀之別。咦，怎麼不提主人？這「伏波舟」的主人「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呢？不在！在這個臘盡年終，正是主人殷勤把盞，欵待嘉賓，慨送殘年，歡迎新歲之際，身爲主人的長孫玉珠竟會不在「伏波舟」上？艙中的菜餚，當然海味山珍，極爲豐盛，但菜餚越是豐盛，也就越顯得高小紅，尹宇清，白苧三人坐得疏疏落落，有點淒涼之感！

由於關係遠近，長孫玉珠既然不在，遂由高小紅代作主人，她在舟尾偶然傳來的一兩聲爆竹之中，向尹宇清舉杯笑道：

兩個長孫會西湖

「尹兄肩上碎骨，完全愈合，委實可喜可賀！來來來，我們且共酌屠蘇，預祝早日掃滅『幽靈三叛』鮑南山，胡小莊，姜天雄等衞道降魔，並尋找着林如雪姊姊，金不換兄，大家團圓聚合……」

高小紅一面舉盃，一面目注白苧，「咦」了一聲笑道：「苧妹怎不飲酒？並面帶愁容，你是又在想念林姊姊麼？」

原來長孫玉珠殷勤而眞摯的情意下，逼着白苧與她暨高小紅均改了稱謂，彼此姊妹相呼，尹宇清既明狀況，又重舊情，遂知趣而識相地把對高小紅一番痴戀情懷，轉回到白苧身上。白苧確實面有憂容，聽得高小紅這樣一問，遂略爲推開船窗，放進一絲寒風，向外看了一眼，與尹宇清，高小紅共同飲了半杯酒兒，秀眉微蹙，緩緩說道：「我對主人的相思祝福，當然時刻在念，但深信吉人天相，紅姊……」

原來她對長孫玉珠和高小紅，均已遵囑改口，但對林如雪却始終不肯渝越，仍堅守「主婢」稱謂。高小紅接口笑道：「苧妹既知吉人天相，何必還在這歡度舊歲之際，眉鎖愁痕，你看我對金不換兄的安危下落，不都暫時撇開了麼？……」

白苧不等她往下再說，便即幽幽一嘆道：「心頭思舊主，眉上是新愁……」尹宇清一旁笑道：「苧妹新愁何來？」

白苧道：「還不是爲了那盞紅燈？」

高小紅一怔道：「紅燈？是不是約莫

渺飛動，引得長孫姊姊率小玉用小舟追去察看的那盞『六角紅燈』？」

白苧點頭道：「正是，因爲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兒……」尹宇清在「伏波舟」上，養傷多日，正有點脾肉復生，英雄寂寞之感，聞言之下，精神一振，俊目閃光問道：「苧妹，莫非那盞『六角紅燈』，有甚特別來歷？是甚凶邪表記？使你對長孫宮主安危……？」

白苧搖頭道：「長孫姊姊技冠宇內，無論那路凶邪，也不會對她構成威脅，我只是想起服侍主人之際，曾看見她貼身一具小小的錦香囊中，藏有一張上畫奇形符籙的折疊黃紙，紙上寫了八個小字……」

她語氣神情，頗具神秘意味，引得高小紅急急問道：「苧妹看過那是些甚麼字兒？……」

白苧道：「看過一次，記得十分清楚，那是八個相當怪異的猙獰字體，寫的是『紅燈一出，大刧當頭』……」

高小紅秀眉微軒，目注白苧，「哦」了一聲道：「苧妹是把紙上的『紅燈』二字，和先前出現的那盞『六角紅燈』，發生聯想？」

白苧苦笑道：「不是我太富幻想，而是自從胡小莊等背叛『幽靈門』後，不可思議的怪事，紛至沓來，那盞紅燈，竟能在湖水上的黑暗夜空，時隱時現，飄渺飛動，長孫姊姊率小玉駕舟察看，又復久去不回……」

話方至此，陡然住口不言，目光凝注

高小紅，尹宇清隨同她的目光看去，不禁也覺一怔？

原來，如今已是舊歲新年的互相交換時刻，湖上無星無月，黑暗異常，但數十丈外却突有一點紅光，在空中飛動閃爍。

距離雖遠，由於四外黑暗，也使人看得分明，那點飛動紅光，不方不圓，似是六角形狀！

高小紅從鼻中冷「哼」一聲好，說道：「好傢伙，這究竟是甚麼東西？長孫姊姊人尙未回，居然妖燈再現？……」

語音頓處，向艙後挑眉叫道：「小珠……小珠……」

長孫玉珠另一心愛侍婢小珠，應聲入艙，向高小紅躬身笑道：「高姑娘是要添酒？……」

高小紅搖手道：「除了長孫姊姊與小玉駕走的那艘小艇以外，『伏波舟』上還有沒有別的輕便小船？」

她一面說話，一面手指紅燈飛舞的遠處湖面，向小珠示意。

小珠略看一眼，含笑說道：「小船共有四隻，但高姑娘何必親自衝波冒寒……」

高小紅秀眉一挑，目閃神光接道：「江湖人鎭日劍底飛魂，刀頭舔血，些許衝波冒寒，算得甚麼？何況長孫姊姊，爲此未歸，妖燈既然再現，我自然應該前去看看，小珠，替我備船……」

一來小珠深知高小紅與長孫玉珠的關係，等於是這「伏波舟」的半個主人，根本不敢違抗。二來她也關心長孫玉珠與小

連聲，退出主艙，招呼「伏波舟」上的執事差役，放下吊在舷邊的梭形小艇。

尹宇清目注高小紅道：「紅妹，我陪你去……」

高小紅搖手笑道：「尹兄請與苧妹坐鎭『伏波舟』，策應一切，應付防範有何突變？不必爲我擔心！因爲我對自己的水性之技，尙有自信，除了佩服長孫姊姊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在這『太湖』水面，佔了地利，不會有太大風險……」

這時，小珠再度入艙，躬身說道：「啓禀高姑娘，梭形小艇業已放下水面，小珠並替高姑娘在艇中準備了三支『伏波旗花』。」

高小紅頗爲嘉許，點頭笑道：「好，小珠頗够細心，假若我遇甚凶險，便放起這『伏波旗花』，請尹兄苧妹，趕去援助，以解危困。」

尹宇清與白苧自然連連點頭，高小紅便出艙縱落小舟，一棹雙槳，向數十丈外閃爍紅燈之處駛去。

數十丈之遙，在高小紅這等操舟手法之下，理應片刻即至。

但任憑高小紅猛棹雙槳，連連撥水，那盞飛舞閃爍紅燈，却始終距離着她四五十丈遠近。

漸漸，高小紅明白了兩件事兒。

第一件事是那盞六角形的紅燈，大概是吊在一隻船上，與自己同方向而駛，速度以彼此相當，才無法使距離接近……

第二件事是那紅燈並非隨意亂動，似

空中劃甚字兒？

有此發現，高小紅定睛細看！

細看之下，果現端倪，那盞飛動紅燈是在空中不住反覆劃寫着：「隨我來」三字。

高小紅冷哼一聲，在雙槳之上，暗加眞力……

這位刁蠻龍女，鐵膽冰心，從來不懼艱危，那裏會不敢接受區區一盞紅燈的劃字挑戰？

一個四五十丈……兩個四五十丈……三個四五十丈……

在看不見「伏波舟」上的閃爍燈光之後，高小紅與那盞六角紅燈之間的距離，終告漸漸縮短。

距離縮短的主要原因，不是在於高小紅的槳上加力，而是在於那盞紅燈未再飛舞，靜止不動。

三十丈……二十丈……十來丈……

越來越近，高小紅終於看出那隻六角形紅燈，果是挑在一艘大船的桅桿之上。

這隻船兒比「伏波舟」幾乎大了兩三倍，由於臘盡迎新，也裝飾得華麗無比。

那盞六角紅燈之上，居然還有着十個字兒，寫的是：「知卿有鐵膽，船上飲屠蘇？」

第二句「船上飲屠蘇」是問語，也充滿了向這「鐵膽龍女」的挑戰意味！

高小紅又接受挑戰了，她把小艇繫在那巨舟舷側，便自飄然登舟，根本就未把小珠替她準備的甚麼「伏波旗花」放起。

因爲這巨舟主人身份，神秘未明，是敵是友，尚難確定，高小紅也名列「二十大高手之一」，在當世武林中，屬於一流人物，怎肯輕易示怯，貽人笑柄？

她才登巨舟，中艙的垂落珠簾，便被兩名青衣侍婢，伸手挑起，艙內燈光柔美，酒菜香氣撩人。

高小紅不肯自行進艙，秀眉一挑，朗聲發話道：「主人既願酌我屠蘇，怎麼太嫌高傲，只遣青衣迓客？」

語音才畢，艙中一聲輕笑，在高挑珠簾之間，出現了一位黃衣麗人。

高小紅目光注處，見這黃衣麗人，頭梳宮髻，身披雲裳，年齡約在二十四五，容貌相當美艷，面含嬌笑地，向高小紅嫣然說道：「鐵膽龍女，果然刁蠻，仲孫容已然親近，你會不會再懷疑我這『鎭波舟』中，設的是『鴻門宴』呢？」

「鎭波舟」三字，聽得高小紅心中一動，暗忖這名兒是否針對長孫玉珠的「伏波舟」而來？……

念猶未畢，對方已以言語激客，高小紅遂淡然一笑，軒眉答道：「縱有鴻門刀戟，高小紅一試何妨？但願主人能把設此奇謀的軍師范增請出，讓我領敎領敎！」

笑語之中，坦然入艙，發現酒菜雖極豐盛，卻僅僅設了兩個座位。

高小紅方自一怔，那自稱仲孫容的黃衣麗人已然笑道：「高姑娘一下『伏波舟』，我便命人設座，可見得宴非鴻門，謀無范增，你縱未帶甚麼保駕將軍，也不會來得去不得了！」

高小紅邊自入座，邊自目注仲孫容道：「仲孫姑娘，你以紅燈誘客，邀我有何意？」

仲孫容笑道：「時維除夕，酒酌屠蘇，我一人獨飲，太以無聊，尤其廚下準備了三四味極特別的小菜，遂想找位嘉賓，共同領略，誰知紅燈有誤，引來阮肇，不是劉晨……」

高小紅聽出對方言中之意，揚眉問道：「原來仲孫姑娘本意不是請我……」

仲孫容接口道：「高姑娘當然也是難得嘉賓，只怕你不會像我心目中想請的那一位，對『新穎名餚』，感覺特別與趣而已？」

高小紅道：「仲孫姑娘的本意是要請『伏波舟』的主人，『絳雪仙娃』長孫宮主？」

仲孫容搖頭道：「不是，我知道長孫玉珠已爲另一盞紅燈所引，去赴眞正的『鴻門宴』了！」

高小紅心中一震，佯作鎭定笑道：「不要緊，長孫宮主麗姿仙質，當代霸才，比起昔年楚漢羣豪中的淮上亭長，不知高明上百千萬倍，縱令項王有勇，范增有謀，也是極難使這位『絳雪仙娃』，受甚傷損？」

仲孫容知道她意在套話，只是輕輕一笑。高小紅無奈之下，改變話頭問道：「仲孫姑娘既非意在沛公，却想請何人？」

仲孫容笑道：「我是想請曾爲『幽靈門』門主，聞得如今已因遭受打擊，大淡名心的『飛鴻仙子』林如雪。」

高小紅皺眉道：「我林如雪姊姊業……」一語方出，想起對方既不知林如雪已離「伏波舟」，不如暫時保密，於是遂改口一笑說道：「我與林如雪姊姊，交稱莫逆，她連傷帶病，加上生氣，玉體有點違和……」

仲孫容道：「可惜，可惜，我特備嘉餚之中，有碗『順氣湯』，林如雪如若到來，一喝之下必然消痰化氣，立告精神一振……」

高小紅雖聽出話外有話，却不知奇妙何在？只得揚眉說道：「我與林姊姊是要好姊妹，就由我代爲……」

話方至此，已見青衣侍女又捧上一隻巨盤。

桌上原已有四味熱炒，四隻冷盆，這一盤乃是大菜——相當美味的「鷄皮干貝煨海狗排翅」。

高小紅目光一注，含笑點頭說道：「「海狗翅，絲粗如箸，已屬珍品，更必需在三四日前，便發泡煨煮……」

仲孫容舉箸道：「高姑娘嚐一嚐看，這盤菜兒的名貴之處，並不在『海狗翅』呢……」

高小紅略一嚐試，失聲讚道：「仲孫姑娘委實聘有易牙，庖厨精美，這俗稱『干貝』的『江瑤柱』，也是很難得的極佳上品……」

仲孫容仍在搖頭，高小紅不禁詫道：「這盤菜兒中，共祇魚翅，鷄皮，江瑤柱等三物，難道竟是鷄皮名貴？」

仲孫容微微一笑，接口說道：「此菜首重湯汁，並重火候，再佐以江瑤柱取其鮮，鷄皮取其腴而已，只消富貴之家，誰都可以享受，我所謂『難得』，又認定『飛鴻仙子』林如雪會對它大感與趣的，是排翅正中的那塊帶肉巨皮！」

高小紅「哦」了一聲，說道：「這一塊皮兒，確實有點特別，難道竟不是鷄皮麼？」

仲孫容笑道：「比鷄皮難得多了，這是『豹皮』！」

高小紅道：「豹皮怎會無……」

她這句「豹皮怎會無毛，並不見斑紋？」的問話，尙未說完，便想起仲孫容適才所說「飛鴻仙子」林如雪會對此極感與趣之語，不禁噁心大作，忙一低頭，偏過臉去，把剛剛所嚐的一口魚翅，嘔吐出來……仲孫容見狀笑道：「高姑娘冰雪聰明，大概知道這塊豹皮的名貴之處了吧？」

高小紅又取了几上的一盞香茗，漱了漱口，一皺眉頭問道：「這塊所謂『豹皮』，是不是『紅斑人豹』飽南山的身上之物？」

仲孫容面有得色，揚眉笑道：「仲孫容一劍橫飛，飽南山股上落肉，我遂製成美味，想請『飛鴻仙子』林如雪來嚐嚐新，並和她談樁交易……」

這時侍女又端上一盅熱騰騰的湯兒。

雖然仲孫容殷勤含笑，執匙勸客，但高小紅惡心猶在，那敢再嚐，觸類旁通地，皺眉問道：「仲孫姑娘，這碗『順氣湯』中，是不是哪吒骨頭所燉？」

仲孫容笑道：「哪吒既曾割肉還母，剔骨還父，我弄他一塊骨頭來燉碗湯兒，也不爲過，只是那位『幽靈門』的姜天雄副門主，不應該再叫『八臂哪吒』，而應改稱『八指哪吒』，才名副其實的了。」

語意之中，「八臂哪吒」姜天雄已斷兩指，而那兩根指骨，便在席上這盅鮮湯之內！

高小紅聽得有點心驚，暗忖這仲孫容是何路人物，到底有多高本領？多大來頭？飽南山與姜天雄，均非易與之人，竟會雙雙折在她的手下？

想到此處，目注仲孫容道：「仲孫姑娘，你還有甚麼特別嘉餚？是不是『清燉狐尾』？抑或『紅燒狐肉』？」

仲孫容搖頭笑道：「哪吒易傷，惡豹可鬥，妖狐却比較刁猾難捕，我正在動她腦筋，只要與林如雪的這樁交易，談得成功，三五日間，必可報命！」

高小紅道：「仲孫姑娘想和林如雪姊姊談甚交易？是要保持機密，定須當面密斟？抑或可以由我代談？」

仲孫容略一尋思，含笑說道：「既然林門主玉體違和，便請高姑娘代作舌人，亦無不可。」

高小紅道：「仲孫姑娘請講，是甚麼交易？你所想給與的是甚麼？又想要我林如雪姊姊的甚麼東西？」

仲孫容屈指計道：「飽南山的股肉，姜天雄的指骨，再加上胡小莊的一條千變狐尾，或是姣媚狐頭！總而言之，我願意爲她代逐三凶，奪回『幽靈門』的基業，雙手奉還，只求交換她一條綠色手帕！」

高小紅道：「你只求交換一條『綠色手帕』？」

仲孫容笑道：「這條『綠色手帕』的價值也不尋常，高姑娘只須如言轉達，林門主必然會意，就看她肯不肯了？」

高小紅突然靈機一動，揚眉笑道：「我林如雪姊姊名心已淡，仇火未有，故而『幽靈門』的基業，毫未看在眼中，但對胡、飽、姜、三凶，却恨入骨髓，我認爲你們這樁交易，多半談得成功！」

仲孫容喜道：「多謝高姑娘，請你美言……」

高小紅接口笑道：「君子成人之美，淑女何獨不然？爲仲孫姑娘美言無妨，但我這作『舌人』的，有何好處？難道就是吃了一筷子人皮魚翅，把我噁心得要死麼？」仲孫容避席而起，長揖陪笑說道：「小弄狡獪，高姑娘莫加怪罪！我這『鎭波舟』中，珍玩不少，名劍秘笈，亦有收藏，不知高姑娘與趣何在？……」

高小紅笑道：「我不好貨，只想討敎一樁訊息，因爲在我的靈感之中，仲孫姑娘定然知道這件事兒……」

仲孫容道：「高姑娘請講，仲孫容與你之間，井水不犯河水，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高小紅突把神色一正，目注仲孫容道：「『長孫』『仲孫』之間，似有連帶關係？高小紅請敎一聲，『雷塔』何在？是不是由於人蛇之戀，傳誦世俗，位於西湖之濱『南屏山』上的『雷峯塔』呢？」

仲孫容向高小紅看了一眼，笑道：「高姑娘莫非與『江湖敗子』金不換也有密切關係？……」

高小紅知道對方定是甚麼久隱奇人門下，新近才出江湖，以致對自己與金不換的關係，茫無所知，就接口答道：「我與金不換的關係雖不密切，但和『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姊姊，却是手帕至交……」

仲孫容笑道：「高姑娘莫弄錯了，『雷塔敗侶、金子』的彼『長孫』，不是『伏波舟』主人的此『長孫』呢！」

高小紅點頭道：「正因爲出了兩個『長孫』，我才好奇心大起地，想趕赴『雷塔』，送上一份賀禮！」

仲孫容笑道：「高姑娘去吧，你猜對了，『雷塔』就是『雷峯塔』，但願你能代我說成這樁交易，彼此結爲好友，我也許會在『雷塔』延賓，陪你逛逛西湖十景，聽聽南屏晚鐘……」

高小紅驚道：「仲孫就是長孫……」

仲孫容搖手道：「『長』，『仲』之間，次序顯別，我怎麼會就是訂於元宵佳節，在『雷峯塔』上，與『江湖敗子』金不換舉行嘉禮之人？」

高小紅苦笑道：「仲孫姑娘能不能告訴我那位將作『元宵新娘』的長孫姑娘，是何身份？」

仲孫容搖頭道：「我不能，也不敢，因爲長孫姊姊有樁心願，就是要當着『雷峯塔』下的各路賀客，由身爲新郎的『江湖敗子』金不換替她卸下罩面紅紗，與塔下的兩位特別來賓，一較顏色。」

對方已承認與另一位「長孫」，關係密切，彼此是姊妹之稱！

高小紅方喜此行不虛，總算略有收獲，但末後的「特別來賓」之語，却使她聽得微愕說道：「雷峯嘉禮，賀客縱不上千，也必盈百，怎說只有兩位？……」

仲孫容笑道：「高姑娘請注意我所說的『特別』二字，新娘子認爲『絳雪仙娃』長孫玉珠，與『飛鴻仙子』林如雪等兩位當代武林中，姿色功力，雙雙稱最的蓋代嬌娃，必往雷塔觀禮，才想到時再揭露身份，和她們好好比較一下！」

高小紅秀眉方蹙，仲孫容向桌上那盅「順氣湯」，看了一眼，含笑說道：「高姑娘說對這些難得嘉餚，不感興趣，便請回『伏波舟』，望你善爲進言，使林如雪肯用那條綠色手帕，交換她的深仇頭顱，和辛苦所建基業！」

高小紅經已說過，自然只好維持到底，點頭笑道：「我既允勉爲舌人，自當盡力，但林如雪姊姊，性情高傲剛愎，能否促成，却不敢事先保證。」

仲孫容笑道：「那是當然，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高姑娘但願爲盡全力，仲孫容已深深感激，但不知我何時可以聽訊。」

高小紅佯作想了一想，方緩緩答道：「仲孫姑娘給我一夜工夫，但與林如雪姊姊長談如何。」

仲孫容道：「此事尙多曲折，林如雪定會對高姑娘細訴種切，當然需要一夜長談，明晨卯初，高姑娘請上『伏波舟』頭，或是把賜告答案，擲向湖水亦可。」

高小紅笑道．「擲入湖波，萬一毀失，反而不美，無論林如雪姊姊如何答復？我都於明晨卯初，獨上『伏波舟』頭，等候仲孫姑娘，告你回音便了！」

仲孫容嫣然笑道：「好，仲孫容就此送客，我們明晨也只匆匆一面，要等到元宵佳節的『雷峯塔』，再作良晤的了！」

高小紅起身走出「鎭波舟」，跳上來時所駕小艇，向仲孫容揮手爲別，雙槳連棹，駛往水烟深處。

這位「鐵胆龍女」，歷盡磨折風波，業已修養大進，若換了她以前的脾氣，決不會這樣轉回，非和那「鎭波舟」上，來歷如謎的仲孫容，見過眞章，分個高下不可！

如今，她發覺對方是謀定而來，並似有恃無恐，知道玆事體大，遂儘量忍耐，免得萬一把事弄僵，不易收拾，決心先回「伏波舟」，等長孫玉珠轉來，彼此再研判敵情，細商對策。

她號稱「龍女」，水性既好，操舟之術，自亦極精，雙槳衝波，艇行如箭！

那消多時，「伏波舟」已然在望……

高小紅縱身登舟，把小艇交給迎接她的「伏波舟」執事處理，便急步往主艙走去。

才入主艙，便自一怔，發現長孫玉珠並未被什麼意料中頗有凶險的「鴻門宴」所困，業已安然轉來。

長孫玉珠是何等人物，一見高小紅「神色」，便猜出她心中所想的，揚眉含笑問道：「紅妹爲何對我發怔？竟覺得那盞紅燈可怕，担心我不容易安然回轉麼？」

高小紅笑道．「我以爲珠姊是去一場頗有凶險的『鴻門宴』……」

「鴻門宴」三字才出便使長孫玉珠有點驚奇地，「咦」了一聲問道：「紅妹怎知那是一場『鴻門宴』？不過事生突變，項王未出，『鴻門』已撤，我遂雖然缺少保駕將軍，也平安轉回『伏波舟』了！」

高小紅道：「珠姊，幸虧『鴻門』先撤，未見主人，否則你定會大爲驚奇！」

長孫玉珠軒眉問道：「爲甚麼呢？難道那對我擺下『鴻門宴』的主人，青面獠牙，長得宛若山精海怪？」

高小紅笑道：「那倒不至於，『鴻門宴』主人，定是一位風姿綽約的絕代名姝，我所謂會令你驚奇之故，是她多半也複姓『長孫』！」

長孫玉珠果然吃了一驚道：「她也複姓長孫，是不是『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的『紅箋當事人』？」

高小紅頷首道：「大概不會有錯，我並知道所謂『雷塔』，就是白蛇故事膾炙人口的『雷峯塔』，我們不應該再在『太湖』勾留，應該到『杭州』走一趟了。」

長孫玉珠把兩道清澄如水的目光，盯在高小紅臉上笑道：「看來紅妹追查紅燈之舉，倒不虛此行，頗有所獲？」

高小紅道．「我上了一條大小氣派，均與『伏波舟』彷彿，却定名爲『鎭波舟』的大船……」

尹宇淸在一旁，失聲接道：「這事實在奇妙了，長孫宮主所去的擺設『鴻門宴』之處，也是一條大船，但却名爲『定波舟』……」

高小紅苦笑道：「『定波』也好，『鎭波』也好，這名稱彷彿都是衝着珠姊的『伏波舟』而來，並連林如雪姊姊，也併牽涉在內！」

白苧聽得一驚道：「紅姊，你說甚麼？怎會與我主人也……」

高小紅不等白苧再問，便反而向客問道：「苧妹，你久隨我林如雪姊姊，知不知道她有一條異常珍貴的綠色手帕？」

在高小紅意料之中，白苧聞得這「綠色手帕」之問，定必大感驚奇！

誰知白苧居然毫不爲奇地，含笑說道：「我主人的每條手帕，均是綠色，以從未發現她對其中某條，特別珍視呢？」

高小紅哦了一聲，雙眉微蹙……

長孫玉珠笑道：「紅妹，你在『鎭波舟』上，遇見何人？探悉何事？且說將出來，大家研究研究。」

高小紅遂把自己在「鎭波舟」上，吃了一口「人皮魚翅」，噁心得要死，暨與仲孫容晤談等事，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白苧靜靜聽完，苦笑說道：「我對甚麼『綠色手帕』的珍貴之處，確不知情，只可惜我主人偏偏離去，否則，定可推測那仲孫容，與她的長孫姊姊，究竟是何來歷了。」

高小紅見長孫玉珠聞言後，雙眉微鎖，沉吟未語，不禁詫然問道：「珠妹，你智慧超人，是否已有所得？……」

長孫玉珠玉頰上略現憂容，神色一沉答道：「關於『長孫仲孫』姊妹來歷，我是茫無所知，但從各種已知情況，綜合研判，却恐我們那位將作『雷塔新郎』的金不換兄，又出了甚麼事了？」

高小紅與金不換已有過合體之緣，自然特別關懷，聞言之下，急急問道：「珠姊，你這種推測，是從何而來？」

長孫玉珠道．「我剛登『定波舟』，尚未見到主人之際，便聽得空中一陣鈴聲，似有信鴿飛落，跟着便有人在後艙低聲發話，說是：『杭州塔頂有事，『鴻門宴』不必再擺，請長孫宮主回駕。……」

她說至此語音略頓，目注高小紅，苦笑道．「紅妹請想，能令對方停擺『鴻門宴』，中止與我相鬥之事，必非尋常，再把『杭州塔頂』與『雷峯嘉禮』二者，加以聯想，豈不是極有可能與金不換兄發生關係？」

高小紅妙目一轉，揚眉嬌笑說道．「珠姊，關於此事，我倒有個相當理想的最好推斷……」

長孫玉珠尚未答話，那位美俏嬌直的白苧姑娘，已自接口笑道．「紅姊既有美好推斷，請快說出來聽聽！」

高小紅道：「要作推斷，必先假設，我認爲金不換兄，縱或當年風流蘊藉，行爲放蕩，但敗子回頭，黃金不換，他如今已是位深於情而重於義之人，既對珠姊傾心，又須對我和林如雪姊姊負有相當責任，故而雖然紅箋傳喜，雷塔聯姻，却決非出他本意……」

尹宇淸點頭道：「紅妹的這種假設，

絕對成立，並多半便是事實！」

高小紅道．「既非本意，必受脅迫，而脅迫之道，無非以藥物迷亂金不換兄，再設法拘禁，控制行動，才會使金兄與我們久久斷了聯繫，根據珠姊『定波舟』上所聞，與我『鎭波舟』上所得，我可以再作大胆假設，對方拘禁金不換兄之處，極可能便是在杭州雷峯塔頂！」

長孫玉珠與白苧、尹宇淸等，均聽得連連點頭。

高小紅道．「既然對方因『杭州塔頂有事』，竟在宴罷鴻門，則事必緊急重大，會不會是金不換兄突然恢復神智，或業已脫出羅網？」

尹宇淸笑道．「這倒眞是一樁極可能的美好推斷……」

高小紅把兩道似水目光，盯在長孫玉珠臉上，苦笑說道：「不管我這推斷是否成立？結果是否美好？我們都應該立赴杭州，免得金不換兄萬一有甚困難，無人援手，雷塔佳期與西洞庭山之約，既然湊巧得同是正月十五，只好權衡緩急，通知胡小荘，鮑南山等，把『西洞庭山』約會，往後延一月吧！」

長孫玉珠頗以高小紅之說爲然，一面取筆修書，一面皺眉道：「還有一件不可思議之事，我遣人在『太湖』沿岸，尋找『龍鍾酒魅』蕭三，暨『青衫狂客』宇文狂的踪跡，居然毫無音訊，又在『伏波舟』上，升起東海旗號，也未見他們自動尋來……」

尹宇淸雙眉一揚，接口笑道：「關於此點，我倒有樁假設，那蕭老酒鬼與宇文狂兄，會不會也接得『紅箋報喜』，因而去了『杭州』？」

長孫玉珠先是聽得一怔，繼而向尹宇淸撫掌笑道：「尹兄假設得妙，倘若再進一步推斷，蕭老人家，宇文狂兄之突然失踪，與對方那『杭州塔頂有事』，都可能發生關聯的呢？」

高小紅等一想，果覺其中似乎頗有玄妙，大家都喜形於色！

白苧尤其高興，嬌笑說道：「大家都去杭州，眞夠熱鬧，我對『西湖』風光，嚮往已久……」

長孫玉珠向白苧看了一眼，接口笑道：「苧妹既嚮往『西湖』，他日我必奉陪暢游……」

白苧也是絕頂聰明之人，一聞此言，失驚說道：「他日？珠姊姊用這『他日』二字之意，莫非今日不許我去？」

長孫玉珠失笑道．「大家都成了至交姊妹，怎能用『不許』字樣？我是想對苧妹尹兄，有所借重！」

尹宇淸笑笑問道．「長孫宮主有何差遣？」

長孫玉珠道：「『伏波舟』過於惹眼，我打算留在『太湖』，而與紅妹索性改易男裝，潛赴『杭州』，便宜行事，相煩尹兄苧妹，代我暫作『伏波舟』的一月主人如何？」

尹宇淸懂得長孫玉珠此舉，暗有促進自己與白苧迅復舊情之意，自然頗爲識相地，含笑點頭。

但白苧却噘起紅唇，雙眉微蹙……

長孫玉珠伸手輕拍拍白苧香肩，含笑安慰說道．「苧妹不要生氣，請你暫爲『伏波舟』主人，只是附帶之舉，其實我還有件極重大的任務，付託你和尹兄！」

由於長孫玉珠說到後來，語氣甚爲莊重，使白苧凜然一驚，收斂佯嗔，注目問道：「珠姊有何重任？……」

長孫玉珠不等白苧往下再問，便故意正色說道．「林如雪姊姊雖然水遁，但不會走遠，她定必再返『幽靈門』，尋找胡小荘，鮑南山，姜天雄等，爲紅綃報仇雪恨，你應不應該留在『太湖』，與尹兄盡心盡力，注意訊息，爲她打個接應？」

提到舊主，義無旁貸，白苧不單絕不再有隨往「西湖」之想，並慚愧得連耳根都紅了起來……

高小紅向長孫玉珠問道．「珠姊，我們『西湖』之行，何時啓程？」

長孫玉珠道：「搶先一步，勝算較多，我們立刻易裝如何？」

高小紅苦笑道：「我和仲孫容還有個卯初之約……」

一語方出，靜夜之中，倏傳「嗡」然絃响！

跟着，桅桿上「奪」的一聲，長孫玉珠不禁搖頭苦笑道．「那話兒又來了，難道還有人又聯嘉耦，再送紅箋……」

苦笑未畢，小珠送進一封帶箭小柬。

長孫玉珠拆閱，信是仲孫容署名，箋上只有「鎭波舟因事遠離，卯之初約，留候異日」等語。

高小紅一見之下，站起身形，向長孫玉珠含笑說道：「卯初之約，既然作罷，我們就立刻換男裝吧，一紙紅箋震天下，兩個長孫會西湖，想來那『雷峯塔』下，會比重演『白蛇傳』還熱鬧了！」

白苧嘆了一口氣兒，顯然她爲了無法參予這場熱鬧，有點芳心鬱鬱！

六橋春小舫，三竺夕陽樓，從古以來，「西湖」便是個風景絕佳的天下知名之處！

景美，人更美！

風神似靈和張褚，品貌勝衞玠潘安！

咦，這是讚美男人的詞句嘛！

不錯，正在雪白襦衫飄拂，緩步走往「岳王墳」的，是兩個英氣逼人，美得脫俗的年輕男人！

但別人看他們是極少見的英俊男人，他們自己却欲向雷峯偵隱秘，暫將仙袂換儒衫，只屬於西貝貨色。

他們……不，應該用她們了，她們是名震天下，被列爲當世武林二十大高手中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和「鐵胆龍女」高小紅。

既到「西湖」，長孫玉珠和高小紅目的應在「雷峯塔」，她們却來「岳王墳」則甚？

「雷峯塔」去過了，但長孫玉珠和高小紅佯作登臨，直上塔頂，也未發現半絲足啓人疑問的蛛絲馬跡……

高小紅怔了，她在塔頂憑窗，壓低語音，向長孫玉珠說道．「珠姊，事情奇怪，是仲孫容騙了我？還是時日未到？以及

我們的判斷有誤？」

長孫玉珠笑道：「西湖是游人如鯽之地，縱有江湖人物，在此借地暫據，但大白天的，也必須略作避忌。」

高小紅會意道：「珠姊之意，是晚上再來？……」

長孫玉珠頷首道：「『西洞庭山』的約期，已往後推延一月，我們既到『西湖』，至少也要住過『元宵』，吃了那『雷塔喜酒』才走。夜間再來一趟，或有奇遇，因為『西湖十景』內，『雷峯夕陽』和『南屏晚鐘』，都是暮靄微烘，炊烟半瞑的黃昏美景，我們雙登夜塔，對月懷人，境界定不同呢！」

高小紅向天空看了一眼，皺眉說道：「珠姊說得有理，我們就夜晚再來，但如今天尚未午，還有半日光陰如何消遣？」

長孫玉珠失笑道：「到了美景冠絕天下的『西湖』，紅妹還怕無法消遣麼？我們先去『樓外樓』，吃頓『醋魚』『蝦爆鱔』，然後便擇優逛景。」

高小紅道：「偌大西湖，先逛何處？珠姊有腹案麼？」

長孫玉珠笑道：「蘇堤賞柳，孤山探梅，湖上泛舟，斷橋懷古，到處都是美景，何必有甚腹案？但武林人物，首敬忠臣孝子，我們在漫游之前，先禮岳忠武墓如何？……」

高小紅笑道：「十二金牌，遺恨千古，『莫須有』三字，斷送了南宋的大好河山！前賢的聯句作得好，『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我到了『岳王墳』前，定會賞給那秦檜鐵像，一個大耳括子！」

長孫玉珠嫣然笑道：「紅妹責備秦檜一個大耳括子無妨，但却切莫在怒火塡膺之下，凝聚內家功力，否則，一掌把鐵像震毀，使後人憑弔無由，便成為眞正的『大煞風景』了！」

兩代曠代俠女，一路談笑，到「樓外樓」，面對山外青山，和萬頃湖光，吃了一頓極愜意的午飯，便欲敬禮前賢，向「岳王墳」走去。剛剛拜罷岳王，長孫玉珠突然目注遠處山林，秀眉微蹙！

高小紅發現她神色有變，詫然問道：「珠姊，你是想起了甚麼怪事？還是發現了甚麼不對？」

長孫玉珠彷彿有點答非所問地，目光仍疑望遠處道：「一隻鷹……」

高小紅疑目空中，見萬里無雲，也未發現甚麼飛鳥，不禁愕然問道：「鷹？珠姊，鷹在何處？」

長孫玉珠伸手指着遠處，仍然面帶驚奇神色道：「在那片山林之內，是雙極為罕見的蒼黑巨鷹，但似受了甚麼傷損，在空中的一頭栽了下去，即未見飛起，紅妹，我們前去看看好麼？」

高小紅是喜事之人，自然點頭同意。

長孫玉珠一面趕往墜鷹之處，一面向高小紅問道：「紅妹，我長居東海，少在武林走動，故對中原人物並不十分熟悉，你知不知道江湖內有甚豢養巨物之人？」

高小紅搖頭道：「沒有……」

但「沒有」二字才出，她又改搖頭為點頭道：「有，有是有一個愛豢巨鷹之人，不過此人不應該在西湖出現！」

長孫玉珠「咦」了一聲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這是甚麼人？紅妹竟認為他不能逛西湖呢？」

高小紅失笑道：「珠姊錯會意了，我不是說他不能逛西湖，而是認為他所居離此太遠，而此人足跡，向在西北一帶，從不遠離『北天山』……」

長孫玉珠聽至此處，業已明白高小紅意中所指，失聲問道：「紅妹所說之人，是指住在『北天山天鷹巢』的『九天鷹王』嚴羽飛？」

高小紅點頭笑道：「寧遇天鷹，莫逢人豹」，在代表當代武林二十高手的那幾句歌謠中，『九天鷹王』嚴羽飛還排在第一句呢！」

長孫玉珠的臉色突然一變，似乎有點想停步不走模樣？

高小紅發現長孫玉珠的神情變化，揚眉含笑說道：「珠姊，你是……是否又不想去了？」

長孫玉珠苦笑道：「我沒想到嚴羽飛的身上，倘若那隻巨鷹，眞係人豢，而豢鷹之人，更眞是『九天鷹王』，則彼此見面，難免尷尬！」

高小紅不解道：「怎麼會尷尬呢？珠姊莫非和那『九天鷹王』嚴羽飛結過重大樑子？」

長孫玉珠嘆道：「這樑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却不是我直接親自所結……」

語音略頓，看着高小紅，皺眉問道：「咦，我便在『招魂坳』中，開始結識金不換，宇文狂二兄，紅妹對於這樁經過，應該相當清楚，你難道忘了那場生面別開的『狐鬼蟬娟會』麼？」

高小紅略一尋思，恍然有悟地，含笑說道：「珠姊所謂的『樑子』，是不是指『斷腸無鹽』段嬋，前往『天鷹巢』，盜來嚴羽飛極心愛的『無字天書』之事？」

長孫玉珠頷首道：「『無字天書』已為『招魂坳』那場刦火所毀，段嬋是我表妹，嚴羽飛更可能便因此遠離『北天山』，一路追踪地，到了江南……」

高小紅連揚雙手，截斷長孫玉珠的話頭笑道：「扯不上，扯不上，江湖中事，講究寃有頭，債有主，段嬋雖然是你表妹，決不能把她所犯的一切過錯，卸堆到你的頭上，何況，『招魂坳』一役後，段嬋段娟姊妹，雙雙歸正，珠姊的功德，還不小呢！」

長孫玉珠嘆道：「但望嚴羽飛能像紅妹這樣明白事理就好了。」

高小紅拉着長孫玉珠的手兒，嬌笑說道：「是，珠姊，對方若是嚴羽飛，便由我來替你們把這段過節叫開，如今，邪魔迭出，世刦方殷，正派羣俠之間，決不能再自消實力地，互相鬧意見了！」

經高小紅這樣一說，長孫玉珠遂又與她向那片山林，雙雙馳去。

那山林遠陰不高，到了近處方知相當陡峭，尤有一片七八丈高的石壁，一削如砥，若非身負絕頂輕功之人，休想翻上壁頂，到達長孫玉珠遙見爭墜的小松林內。

高小紅在壁下止步，向長孫玉珠笑道：「珠姊，你看得清麼？那隻巨鷹是不是墜在這壁上林內？」

長孫玉珠道：「不會有錯，我先上去看看！」

語音落處，人如長箭穿雲，一冲便是六丈有餘，飛向壁頂！

誰知就在還有丈許，便達壁頂之際，突然「呼」的一聲，有股極強勁的掌風，從後疾降，向長孫玉珠當頭壓下。

這時，長孫玉珠第一縱六丈有餘之力已竭，正在準備提氣再升，若換在武家交手來說，則正為最難閃避對方攻擊的招術用老之際！

何況，當頭掌風，又突如其來，更強勁得宛如浪捲濤翻，其勢猛烈已極。

在這種情況下，換了身手稍差之人，多半應掌報銷，一墜數丈，在壁下粉身碎骨！即令是「鐵胆龍女」高小紅，恐怕也要大費周章，甚或略受傷損，才僥倖能脫此厄……

但「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向稱「第一流中第一流」的絕頂高手，她果然與衆不同！

勁風壓頂，她一不反擊，二不躲避，先是彷彿已被勁風擊得身形倒落，墜往壁下。

但是墜下丈許，便由於儒衫大袖連揮，反而借勁斜開，身法靈巧迅疾得眞比隻巨鷹還要美妙的，飄然登上壁頂，只不過距離原欲登壁之處，右移了八九尺的光景而已！

在壁頂發掌襲擊長孫玉珠的，是個兩鬢微白，滿面紅光的灰衣禿頂老人，如今不禁對長孫玉珠的絕世靈巧的身法，瞠目驚奇，微露佩服神色！

壁下白影再飄，高小紅縱身登壁，手指灰衣老人，沉聲說道：「老頭兒，你這大一把歲數，活到那裏去了，看你武功，必有相當身份，怎麼一點都不懂江湖規矩？縱遇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也該當面叫明，互較藝業，決不能像個下五門毛賊般，來個偷偷下手！」

高小紅原本「鐵胆龍女」外號之中，帶有「刁蠻」二字，後經金不換薰陶，才漸趨溫淑，如今行見長孫玉珠驟遭暗襲，幾蹈其險，氣惱之下，又犯了「刁蠻」小性，不由分說，見面就是一連串的厲聲叱責，把那灰衣老人，窘得一張紅臉幾乎變作了豬肝色澤！

長孫玉珠見了對方形相，越發認定多半就是自己意料的「九天鷹王」嚴羽飛，遂和聲笑道：「紅弟不必責控，這位老人家可能是有甚誤會？」

那灰衣老人好容易才獲得這下台階的機會，急忙接口說道：「正是，正是，兩位老弟曲諒，我正是有了誤會，我以為來的是兩個女人……」高小紅怒氣方平，秀眉又剔，目光冷厲地凝望對方，沉聲問道：「為甚麼呢？女人該死？」灰衫老人再度被這位「刁蠻龍女」噎得透不過氣來！

又是長孫玉珠替這灰衫老人解圍，滿面春風地，含笑問道：「老人家一團正氣，定是前輩英俠，莫非與甚江湖妖女，結了仇恨？」

詞恭聲和，人又滿面含笑，眞使這灰衣老人，對她印象好到極處，連連點頭答道：「我發現兩名女子，形迹可疑，特遣所豢靈鳥往探，詎料反為所傷，又以為是她們跟踪尋來，這才魯莽出手……」

長孫玉珠笑道：「老人家所豢靈鳥是不是隻蒼黑色的罕見巨鷹？」

灰衣老人一點頭，高小紅已接口說道：「這樣說來，你就是『寧遇天鷹，莫逢人豹』歌謠中那位被武林人物，十分尊敬，住在『北天山天鷹巢』的西北大俠，『九天鷹王』嚴羽飛了？」

灰衣老人對高小紅的犀利詞鋒，十分頭痛，雖見他詞色稍善，却不知是否隱含譏諷，只得苦笑一聲答道：「老夫正是嚴羽飛，但一介江湖俗士，絕不敢當甚麼『西北大俠』之稱……」

高小紅接口笑道：「嚴老人家德高望重，實至名歸，不必再客氣了，你知不知道我剛才為何對你有失禮之處……」

嚴羽飛道：「不算失禮，不算失禮，適才之事，原是嚴羽飛魯莽……」

高小紅笑道：「一掌之加，不算魯莽，魯莽的是那『女人』二字！」

嚴羽飛不解道：「女人？……」

高小紅突然恢復了嬌脆女子語音，嫣然笑道：「不錯，因為我們都是女人，才聽不慣嚴老人家言語之中，似乎對女人歧視！」嚴羽飛怔了好大一會兒，目光在長孫玉珠、高小紅身上來回連掃，終於靈機微動，向長孫玉珠抱拳問道：「『七仙飛式』武林中失傳甚久，剛才姑娘借勁飄升，美妙無儔，用的是不是這種身法？」

長孫玉珠因身作男裝，遂仍然抱拳笑道：「嚴老人家的法眼無差！」

嚴羽飛笑道：「適才我見姑娘功行登峯造極，人品如仙露明珠，本來猜測可能是『江湖敗子』金不換老弟？此刻既知為巾幗奇英易釵弁，莫非竟是我心儀的『天外一珠』長孫宮主？」

長孫玉珠一揖到地，陪笑說道：「江湖末學長孫玉珠，恭叩嚴老人家金安！」

嚴羽飛「呵呵」一笑，目注高小紅道：「龍有龍賓，鳳有鳳友，姑娘既與長孫宮主交厚，但不知是『雪刄紅娘』卓紫娟？抑或『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呢？」

高小紅也收歛起她那故作刁蠻神色，恭身答道：「卓紫娟姊姊已因喪侶之痛，潛心般若，永隱江湖；高小紅適才故作刁蠻，敬向嚴老人家謝罪！」

嚴羽飛又把目光移注到長孫玉珠身上，含笑說道：「長孫宮主，我要向你打聽一人……」長孫玉珠不等嚴羽飛開口，便恭身陪笑道：「老人家是否想問『斷腸無鹽』段嬋的踪跡下落？」

嚴羽飛點頭道：「不錯，段大姑娘不知為何悄然罷降『天鷹巢』，盜去我『無字天書』，嚴羽飛遠下『天山』，辛苦查訪，風聞她竟與長孫宮主略有……」

長孫玉珠毫不掩飾笑道：「不瞞嚴老人家，『斷腸雙紅粉』不僅是我表妹，連踪跡也現在我東海『蕊珠宮』內！」嚴羽飛的臉色方自微微一變，高小紅已含笑接

道：「我來奉告，事情是這樣的……」

跟着，把「招魂坳」內「狐鬼嬋娟會」的經過，向嚴羽飛敍述一遍，並嫣然笑道：「『斷腸雙紅粉』已被表姐訓誡，在東海面壁思過，從此轉入正途，但『無字天書』却毀於『紅斑人豹』鮑南山的陰謀封火，無法璧還！我長孫姊姊，對此耿耿於懷，適才遙見巨鷹，便疑是老人家俠駕，特地趕來請罪，老人家要打？要罰？甘心把整個『東海蕊珠宮』完全奉送，以賠償『無字天書』都可，就聽嚴老人家的一句話了！」

嚴羽飛笑道：「高姑娘，你何必刁蠻潑辣地，大展口舌之才，長孫宮主仙姿玉質，鼎重江湖，有她一句話兒慢說區區『無字天書』，就是毀了我整座『天鷹巢』，嚴羽飛也毫不計較付之哈哈一笑！」

好，「九天鷹王」嚴羽飛不愧正派老俠風範，他這一慷慨大方，倒顯得高小紅枉用心機，弄得有點面紅耳赤！

她微窘之下，突然靈機一動，目注嚴羽飛道：「嚴老人家，你的鷹呢？風聞武林傳言，有隻通靈蒼鷹，幾乎與你形影相共，寸步不離……」

嚴羽飛聽高小紅問起鷹來，眉頭立皺，滿面憐惜痛苦神情，嘆息一聲答道：「那是我的『蒼兒』，牠不知怎會一時大意，被人以暗器傷翼，再後忍痛飛回，傷勢更重，如今雖在林內歇息，但一隻右翼，恐怕……」話方至此，高小紅眉與雙挑，突向長孫玉珠笑道：「珠姊，你的『白獺髓』，對人來說，是療治接骨的無上聖藥，但不知對於鳥類，可有效驗？」

嚴羽飛神情一震，目光凝注在長孫玉珠身上，失聲問道：「長孫宮主，你……竟……竟帶有東海靈藥『白獺髓』？……」

長孫玉珠先自點了點頭，又對高小紅笑道：「接骨靈效，應該『人』『鳥』無別，萬一『白獺髓』不行，我還有更靈驗的『千年續斷膏』呢！」

嚴羽飛似乎要想啓齒，又有點不好意思模樣，正自神情窘迫，長孫玉珠已禮貌甚恭地，欠身笑道：「嚴老人家，我們同去看看你那隻心愛靈鳥的傷勢好麼？」

嚴羽飛感激得幾乎從目中掉下淚來，趕緊引長孫玉珠，高小紅，走入那片小林之內。林內一方青石之上，果然站着一隻蒼黑巨鷹，幾有小半人高，雖然左面翅根血跡殷然，顯得傷勢甚重，但仍鈎啄金瞳，神光閃燦，顧盼生姿，十分威猛！

嚴羽飛一半為了憐惜，另一半為了恐怕「蒼兒」不受生人撩撥傷處，遂先行伸手，把蒼鷹抱入懷中，邊自撫摸牠頸項羽毛，邊自口中鳥語鈎磔，宛如鷹嘯地，說了幾句。蒼鷹委實通靈，立對長孫玉珠，高小紅神色馴服好多，目中減了威態！

長孫玉珠見了這樣高大，而又這樣馴服的通靈神物，也頗憐愛，恐牠疼痛，遂先取出一瓶白色乳汁，向牠翅根傷處，洒了幾滴！蒼鷹一再低叫，既似頗為舒適，又似向長孫玉珠謝意！

長孫玉珠頗有耐心，等藥汁浸透以後方輕輕撥開傷處羽毛，看了一眼，秀眉微蹙地，向嚴羽飛叫道：「嚴老人家，請你抱緊靈鷹，牠翅根還有根小小暗器，我要先行拔掉，才好替牠上那『千年續斷膏』呢！」說話之間又伸手入懷，取出個兩寸方圓的乳白玉盒。嚴羽飛聞言，立刻把他那隻心愛「蒼兒」抱得緊緊！

長孫玉珠二指微伸，紅光電閃，已有一根血紅色澤，寸許長短的細細針兒，從蒼鷹翅根傷處，應手而起！

蒼鷹方全身一顫，長孫玉珠手法極快，已把可以使牠清涼止痛，接骨生肌的武林難得聖藥「千年續斷膏」，替牠敷了上去。敷好靈藥，長孫玉珠索性解下一條白綢腰帶，撕開接好，替蒼鷹紮住左翅！

高小紅也會湊趣，在長孫玉珠替巨鷹拔針敷藥之際，業已縱上高樹，為那蒼鷹搭造了一個寬大舒適鳥巢。

長孫玉珠向上目光一掃，對嚴羽飛笑道：「嚴老人家，你請把靈鳥抱上高巢休息，這兩味藥物，極具生肌接骨靈效，你囑咐牠切莫飛動，最多一對週時以後，便又可上下青旻，瞬刻百里的了！」

嚴羽飛連聲謝諾，把蒼鷹抱上高巢，並以特別鳥語，對牠細加囑咐！

等他飄身下樹之際，却見長孫玉珠與高小紅，正在仔細觀看那根紅色細針。

嚴羽飛軒眉問道：「長孫宮主，你功行高深，見識廣博，知不知道這是甚麼暗器？使用人有何來歷？」

長孫玉珠苦笑一聲，搖了搖頭，赧然說道：「嚴老人家，莫加謬讚，我年齡既幼，又長居東海，少在江湖走動，見淺眼力，怎能與老人家相比？這根紅色飛針，形狀甚是奇異，不知為何派之物？我只看得出針上所蘊毒力，十分厲害，此外，着體之後，還有炸力，被它打傷的，幸是靈禽，資稟特異，尚可掙扎飛回，若換了人類，多半見血封喉，不及搶救的了……」

嚴羽飛從長孫玉珠手中，接過紅色針兒細看。這針色作血紅，長才寸許，針尖附有倒刺，入體便會炸開，針尾部份，則較針身略粗，是作極罕見的六角形狀。

嚴羽飛以數十年的經驗見識，居然也不知其名，持在手中，反覆觀看，雙眉緊蹙。高小紅突然叫道：「嚴老人家，你彷彿能通鳥語？」

嚴羽飛雖不懂她何以突然有此一問？也得好應聲答道：「一般鳥語，我並不通，但『天鷹巢』內，豢鷹甚多，時日既久，遂略知鳥嘯之意，尤其與樹上這隻通靈『蒼兒』可以互相傳達意思！」

高小紅道：「老人家在發現愛鷹受傷之際，必曾向『蒼兒』問過，牠是在向人俯衝時，受了針傷？還是在空中飄翔時，受了暗算？」

嚴羽飛道：「我確實問過，據『蒼兒』表示，由於鷹眼極銳，無須低飛探查，牠是在廿丈左右空中，突然受了傷害！」

高小紅目注嚴羽飛道：「嚴老人家請恕高小紅斗胆冒昧，請你凝足內勁，把這根紅色細針，盡力向高空擲起。」

嚴羽飛如言凝勁，脫手飛針，但因針才寸許，又細又輕，不過擲起四丈光景，便自掉頭墜落。

高小紅回過頭來，拾起針兒，遞向長

孫玉珠道：「珠姊，你也試上一試！」

長孫玉珠估計自己約可擲空五丈，但不願在嚴羽飛面前逞能，遂搖頭笑說道：「不必試了，這種針兒太細太輕，我雖竭全力，還未必有嚴老人家擲得高呢！」

高小紅悟出長孫玉珠心存謙抑，也暗愧自己的措置不當，嫣然一笑，說道：「嚴老人家與珠姊乃當代一流高手，用這細針，作為暗器，不過擲空四丈，換了我，更必不及，則『蒼兒』飄翔於廿丈高空，却是怎會被針打中？」

這幾句話兒，把嚴羽飛，長孫玉珠問得都詫亟莫解？高小紅笑道：「我有一種想法，或許可以解釋？」長孫玉珠笑道：「紅妹快點說吧，看你滿面得意神色，定是智珠在握，還要賣甚關子？」

高小紅望道：着嚴羽飛「由於初見嚴老人家時所聞之語，『蒼兒』是去追踪兩個女人，有所探察？」

嚴羽飛道：「不錯，是兩個武功詭異，身份尤其詭異的神秘女人……」

高小紅笑道：「好，來龍去脈，快清楚了，我來作樁大胆假設，『蒼兒』飄翔之處，决非平地，可能是『南屏』或『雷峯塔』頂？」嚴羽飛失聲道：「高姑娘好高明的判斷，正是在『雷峯塔』上！」

高小紅向長孫玉珠笑道：「珠姊，我們去『雷峯塔』時，我看你會加估計，塔高約莫多少？」

長孫玉珠道：「塔共七層，高約廿丈？」高小紅道：「我再作一次大膽假設，傷害『蒼兒』的血紅金針，是發自『雷峯塔』頂！」長孫玉珠道：「好想法，但廿丈距離，減去十丈，似仍非人力可及！」

高小紅笑道：「再作第三次的假設，我假設這根血紅細針，是屬於『子母針』一類，假如外有重殼，中藏爆力，抛空引爆，散針傷人，則區區十丈之數，慢說兩位高明，連我也辦得到了！」

嚴羽飛聽至此處，以一種佩服眼色，望着高小紅，點頭讚道：「高姑娘冰雪聰明，分析精到，不會錯了，由於你的看法，竟使我憶及當年……」

高小紅一怔道：「憶及當年？莫……莫非嚴老人家突然想起，當年曾在何處見過這種血紅色澤的餵毒倒刺針麼？」

嚴羽飛雙眉略聚，又復想了一想，緩緩說道：「詳細時間，記不起了，約莫最少也有二十四五年之久，地點是在江南……」長孫玉珠笑道：「怎麼又是江南？江南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想不到也慣起武林風波，江湖事故！」

嚴羽飛道：「地點到還記得清楚，是在『天目山』的一片峭壁之下……」

「天目山」三字，似乎勾起了長孫玉珠與高小紅二女的甚麼思路？使她們相互揚眉，微帶驚奇地，對看一眼。

嚴羽飛道：「當時，我游山神倦，正在壁頂調息行動，無心中却偷看了壁下一齣好戲！」高小紅「哦」了一聲道：「甚麼好戲？不會是男女調情吧？」

嚴羽飛笑道：「當事人倒是一男一女，但他們不是調情，却是互在研練一種令我看得悚然生驚，愧然生慚，自嘆弗如的高明武術……」

長孫玉珠嫣然笑道：「嚴老人家領袖西北，是武林泰斗，一代人豪，你用出這『悚然生驚，愧然生慚』字樣，不嫌太以謙遜了麼？」

嚴羽飛正色道：「老朽全是實話，絕非謙詞，『天目』削壁之下，那一男一女所研練的一套招式，和一種玄功，絕非我之所能，火候方面，至少要比我這徒負虛名的『九天鷹王』，高出兩成左右……」

高小紅秀眉一挑，嬌笑接道：「假如那一男一女能在功力火候方面，高出嚴老人家，我倒願意猜猜他們形相！」

嚴羽飛苦笑道：「高姑娘，那時你恐怕還未出生，能夠猜得着麼？」

高小紅道：「試試看吧？那男的是不是個頭陀，女的是否姓孫，容貌相當冷艷？……」嚴羽飛大吃一驚，目注高小紅道：「不錯，不錯，男的是個身穿血紅袈裟的披髮頭陀，我並聽得他稱那女子為孫賢妹，至於容貌方面，冷則有之，艷則未必，比起高姑娘與長孫宮主的玉質仙姿，就差得多了！高姑娘既猜出對方的大略形相，可知他們的姓名來歷？」

高小紅目注長孫玉珠笑道：「長孫姊姊，這一男一女會不會就是白苧妹子所提過與林如雪姊姊師門中頗有淵源的『天目雙絕』？」長孫玉珠笑了一笑，微頷螓首道：「大概不會錯，我還記得那四句歌謠是這樣唱的：『江南有三煞，兩女一頭陀，寧闖閻羅殿，莫逢冷血娥』……」

嚴羽飛昔日不過偶遊江南，踪跡向在西北，對中原人物，較為陌生，聞言詫道：「兩女一頭陀？另外一女是誰？這被稱為『江南三煞』，比閻羅爺還要厲害的『冷血娥』，又是誰呢？」

高小紅道：「『冷』是『冷嫗』姜璧，也是我和長孫姊姊一位至交姊妹之師，坐關於『雁蕩冷霜岩』，『血』是『血雨頭陀』古三多，『娥』是『九毒嫦娥』孫倩倩，姜，古，孫三人，合稱『江南三煞』，而古，孫二人，又稱『天目雙絕』，可能便是嚴老人家廿餘年前，在『天目』所見，身懷絕藝之人，我因孫倩倩號為『九毒嫦娥』，才猜想她形貌十分冷艷！」

嚴羽飛略一回想，表示他同意地，點頭說道：「差不多，可能就是他們，因為從他們所表現的功力火候看來，絕對是足以威震江湖的超特人物！」

長孫玉珠笑道：「嚴老人家說至此處，還沒說到有關這種血紅色澤的餵毒倒刺針之事……」嚴羽飛道：「當時，有兩隻鷹鳥，正在十來丈高空盤旋，那頭陀突向女子笑道：『我們的天目奪魂手，與血雨心功，已練得頗有火候，賢妹的子母鎖喉針，倘若再告功成，便可硬奪姜老婆子的碧雲帕，等練好帕上的飛鴻三絕，定將傲視江湖，無敵天下……』」

高小紅聞言，與長孫玉珠均想起仲孫容在太湖鎮波舟中，會覬覦林如雪的一條「綠色手帕」，林如雪的外號，又稱「飛鴻仙子」，似乎正與這上藏「飛鴻三絕」的「碧雲帕」，互有密切關繫！

這時，嚴羽飛又復說道：「那女子聞

得頭陀之言，含笑答道：『小妹的子母鎖喉針，已有相當造詣，倘若機緣湊巧，不妨向姜老婆子暗中一試，師兄不信請看，這兩隻鷹兒，雖在十來丈高空之上，恐怕我一針飛起，牠們便將雙雙墜落。』話完，果有一條梭形紅光，自袖中冲天而起，高飛十丈……」

高小紅駭然道：「好厲害的『九毒嫦娥』孫倩倩，我連五丈都擲不到，她却能一擲十丈，這功力太怕人了！」

長孫玉珠白她一眼道：「紅妹聽清楚了，那是一條梭形紅光，換句話說，也就是『子母鎖喉針』中『母針』，中藏崩簧，或是炸藥，份量定比『子針』爲重，你若頗足功力，也可拋個十丈左右，何必大驚小怪？」嚴羽飛道：「長孫公主猜得對，那條梭形紅光，到了十丈高空，一聲輕爆，後半段便告墜落，前半段則變作十來綫，幾乎目力難睹的紅色細芒，四散分飛，兩隻鷹兒，也就雙雙落地！」

高小紅嫣然笑道：「這樣說來，嚴老人家的那隻靈鳥，在廿丈高空以上，被細小毒針打中的怪事，終於有解釋了！」

嚴羽飛道：「老朽當時在『天目山』中，雖未見那『九毒嫦娥』孫倩倩，從鷹屍之上，起出針兒，但由於那種生命力極爲强靱的巨鷹，中針卽死的情況看來，也可猜出針上淬有劇毒，並具倒刺，極具殺傷威力！」

高小紅螓首微偏，目注長孫玉珠，秀眉雙軒說道：「珠姊，看來仲孫容等的來歷已明，我們今夜的『雷峯塔』之行，雖可能蘊有凶險，但也多半可以對金不換兄下落一事，探出些蛛絲馬跡！」

長孫玉珠方一點頭，嚴羽飛在旁突然插口問道：「兩位姑娘今夜要去『雷峯塔』麼？」長孫玉珠遂把金不換無端失踪，以及江湖飛傳紅箋，上書「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字樣，以及仲孫容出現太湖等事，略述一遍，苦笑又道：「仲孫容來歷雖明，另一『長孫』，究是何人尚未明白，加上金兄安危堪慮，究因何事受人挾制，均須一探，今夜只有與紅妹走趟『雷峯塔』了！」嚴羽飛點頭道：「『雷峯塔』當然必須一探，但仲孫容等既藝出『天目雙絕』門下，我想……」

高小紅誤會了嚴羽飛之意，接口笑道：「老人家不必替我們擔心，一來今夜不會與仲孫容等，正式翻臉，大動干戈，二來老人家又必須在此處照料你那隻愛鷹：」嚴羽飛不等高小紅的話完，便含笑說道：「老朽深知江山輩有英雄出，一代新人換舊人，不僅長孫宮主是當世武林出類拔萃的頂尖高手，連高姑娘也是身懷上乘絕藝的一流女傑……」

高小紅玉頰飛紅，與長孫玉珠一同抱拳恭身，陪笑說道：「老人家莫加謬獎：…」嚴羽飛搖手笑道：「這是事實，決非謬獎，故而我不會替兩位擔心，更因必須照拂愛鷹，今夜不能隨去，但却有件事兒，可以略作貢獻，但不知長孫宮主與高姑娘接不接受？……」

高小紅尚未答言，長孫玉珠已深施一禮，嫣然笑道：「學到老，學不了，老人家若有指點，長孫玉珠與高小紅那有不感激異常，恭聆訓誨之理？」

嚴羽飛看她一眼，意含讚許笑道：「長孫宮主果然謙光，海納百川，乃成其大，多吸收一點知識，未始沒有用處……」

高小紅神態頑皮地，嬌笑叫道：「嚴老人家，你究竟有甚麼高明指點？便請說出來吧，別這樣吊胃口的，說得我霍霍心動！」嚴羽飛笑道：「高姑娘冰雪聰明，猜不猜得出多年來老朽極少到中原走動，尤其是少來東南之理？」

高小紅眨眨眼皮，嫣然笑道：「這理由，多得恐怕可以裝下一籮筐，但老人家突然要我猜測，則其中主因，必然和『血雨頭陀』『冷血嫦娥』孫倩倩等『天目雙絕』，大有關繫！」

嚴羽飛頗表嘉許，頷首笑道：「高姑娘猜得對，一來我愛惜羽毛，知道『九天鷹王』四字，得來不易，若想毁去，却在舉手之間，這『天目雙絕』的火候功力，既然比我高明，人又絕非正派，自然遠之爲吉！二來，我對血雨頭陀暨孫倩倩，在壁下所演練名爲『天目奪魂手』的一十二招毒辣陰狠手法，感覺興趣，看出特別端倪，認爲那都是一些蛇蟒搏人，或是互相纏鬥動作！」

長孫玉珠笑道：「老人家法眼無差，『天目』多蛇，尤其盛產『靑竹絲』等陰毒小蛇，極可能被『天目雙絕』，象形取意，甚至利用她們的奇毒本質，作爲練功對象！……」

高小紅在旁一伸香舌，聳肩接口笑道：「我的天，嚴老人家爲何特別提到對此感興趣呢？莫非你廿餘年隱迹邊陲，竟也潛心於此，煉成了甚麼同樣的『天目奪魂手』麼？」

嚴羽飛的臉上，方現出一絲苦笑，長孫玉珠却輕拍高小紅的香肩道：「紅妹會錯意了，嚴老人家怎肯東施效顰？何況『天鷹身法』，正是蛇蟒尅星，他老人家可能是在『北天山天鷹巢』中日與羣鷹親熱，調教愛撫之餘，觸動靈機，練成了專門尅制『天目奪魂手』的特殊精妙絕學！」

嚴羽飛道：「長孫宮主太以善於度事，我確實煉成了變化玄奇的『天鷹三式』，叫『絕海摩天』『決雲掣電』和『側翅三秋』，自分雖非甚麼奪天地造化之機的至高武學，但却對那十二招『天目奪魂手』，總會發生尅制作用！」

高小紅妙目微轉，嫣然笑道：「老人家適才曾有指點之語，並 我們不妨多多吸收知識，難道竟肯把這『天鷹三式』，傳授給珠姐和我？」

嚴羽飛笑道：「雕虫小技，僅具一得之能，長孫宮主和高姑娘若有興趣，嚴羽飛便不敢自秘！以你們天悟神聰的絕世姿質，於去往『雷峯塔』前的半日光陰，足可記下奧妙，暨基本變化的了！」

長孫玉珠心知這是嚴羽飛感激自己慨捨白獺髓，續斷神膏等東海靈藥，替他救治愛鷹的瓊瑤之報，趕緊神色恭謹地，與高小紅雙雙稱謝，靜心請教。

嚴羽飛對這「絕海摩天」「決雲掣電」「側翅三秋」等「天鷹三式」，確實費

了廿餘年心血，研創得隱蘊精微，威力無比！但長孫玉珠與高小紅一來資質太好，二來本身具上乘武學，不僅長孫玉珠的「天外一珠」之號冠於「武林二十奇」，連高小紅一身修爲，亦比這位來自「北天山」的「九天鷹王」嚴羽飛，並不多讓！

有了這兩種條件，自然聞一知十，事倍功半！加上授者盡心，受者誠意，長孫玉珠與高小紅二女，居然在半日之間，便把嚴羽飛的廿年心血，學會了十之八九。

嚴羽飛見她們如此頴悟，一面異常憐愛，傳授得分外有勁，一面心中也起了「江山代有英雄出，一輩新人換舊人」之感，準備等愛鷹痊癒，立返天山，最多悄悄看完「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的元宵熱鬧，不必再以高齡，作甚意氣之事，涉及江湖鋒鏑！

學畢「天鷹三式」，夜網四垂，西湖萬家燈火。

日湖美，夜湖更美，高小紅凝望那無盡波光，水中燈影，忽向長孫玉珠笑道：「珠姊，爲了容易探聽更多機密，我想和你分頭行動，從不同方位，分赴『雷峯』！但不論有無收穫，都必須於明晨曙光全透之前，趕回此處相會。」

長孫玉珠的兩道秀眉剛剛略爲一皺，高小紅便又笑道：「珠姊皺眉則甚？今夜重在刺探，不是拚死交鋒，高小紅比起你這『天外一珠』絳雪仙娃，雖然自嘆弗如，但若與一般邪魔，應付周旋，却還頗有自信，至少全身而退，總還辦得到吧？」

聽她這樣一說，長孫玉珠自然不便過份替高小紅擔心，只得微笑說道：「紅妹是人間鸞鳳，那裏會在乎那些蛇蠍螻蟻？但常言道得好：『蜂蠆之毒，有如蛇蠍』！凡事多加小心，便可天下去得，我們東西分途，天亮見吧！」

高小紅微微一笑，儒衫飄處，便自隱入夜色。長孫玉珠回頭對嚴羽飛看了一眼，秀眉微蹙問道：「嚴老人家，你通不通風鑑之術？我看紅妹似乎面有晦紋，氣色不大好呢？」嚴羽飛笑道：「行走江湖，誰不通三分風鑑？嚴羽飛不僅喜愛此道，並曾遇西域異人，獲得特別傳授……」

長孫玉珠聽他精於風鑑，心中大喜，才一抱拳，嚴羽飛已搖手笑道：「長孫宮主放心，高姑娘相貌美厚，一生慣於逢凶化吉，絕無太大災厄，否則，適才我必勸止分途，要她和你一路，才好多點照應！但江湖中原本充滿險惡，處處皆有風波，何況你們的對手，更是心計甚深，武功高明，來歷難測之輩？小風小險，無足掛懷，宮主莫爲高姑娘懸憂，你儘管安心去吧！」這樣一說，長孫玉珠果然安心不少，遂辭別嚴羽飛，向「雷峯塔」頂趕去。

誰知才走不遠，長孫玉珠便有奇遇。

所謂「奇遇」，不是見着「奇人」遇上「奇事」，而是聽到了一首「奇詩」。

長孫玉珠是行至湖邊，突然耳中聞得有人作歌吟詩。吟者是誰？並不知道，因爲那吟聲是來自漠漠水雲之中。

漠漠水雲，就是較濃霧氣，距離雖僅十來丈遠，但已使人只能看見一點模糊船燈，船上作歌人的形相，自然更無法辨認了。歌聲，也不是凝聚了甚麼佛門「獅子吼」，道家「萬妙音」，只是隨意而歌，吟了一首七絕小詩，但這詩句，聽在長孫玉珠耳中，却比「獅子吼」等神功，還來得對她更爲震憾！

詩句吟的是：「左擁長孫右仲孫，已難辜負美人恩，莫救江湖金敗子，雷峯塔頂是鴻門！」

這首詩兒，所詠的全是長孫玉珠最爲關心之事，句句均有極大的震憾力量！

開始一句，便足震人，「左擁長孫右仲孫」，「仲孫」當然便是高小紅在「太湖鎮波舟」中，所見過的仲孫容，「長孫」是誰？是指自己？抑或指的是「江湖金敗子，雷塔侶長孫」分傳紅箋，邀約江湖羣豪，元宵觀禮的另外一位？

第二句「已難辜負美人恩」，頗難猜測，意義有點雙關！

既可解釋爲金不換曾受這「長孫」「仲孫」的二女深恩，不容辜負，也可解釋爲金不換已與她們米已成飯，木已成舟，有了無法辜負的親密關係！

倘根據前一句「左擁長孫右仲孫」的詞意，以及「擁」的字眼看來，是後者的可能，大於前者，但長孫玉珠的芳心中，卻寧願前者的可能，大於後者！

當然，這種「寧願」，發自與金不換的感情，由於天意，金不換已先後與林如雪，高小紅，發生了不容辜負的親密關係，倘再加上甚麼「長孫」，則四杯一壺，已使他疲於奔命應付爲難，所能辜負的，只有自己這位還與金不換保持清清白白的「絳雪仙娃」，必將忘情東海，封閉「蕊珠宮」，去作位眞正的「天外一珠」了！

第三句「莫救江湖金敗子」，也有雙重意味，倘單獨參詳，似指金不換已有「此間樂，不思蜀」，暨「溫柔不住住何鄉」的墮落思想，根本不希望他的朋友們費盡苦心也，多事營救！

倘與第四句「雪峯塔頂是鴻門」合參，則他對方以金不換爲餌，在「雷峯塔」頂，有了極爲毒辣的厲害安排，等待不知趣的江湖羣雄，自投羅網！

僅僅二十八個字兒的四句小詩，當然句句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當然，吟得出這四句詩兒之人，必然知曉更多的有關重大秘密，否則，他何以成句？

人在岸邊，船在水上，除非是船在攏岸，否則距離定必會越來越遠！

就這歌聲入耳，使長孫玉珠心裏一震，百念如潮之際，彷彿水雲更濃，連那點模糊船影，也看不清楚！

長孫玉珠一急，知曉時機絕不可失，趕緊脫口高叫道：「在下有事請教，前面船上的仁兄，請容我拜見好麼？」

一來岸邊別無船隻，二來是在夜間，又有霧氣，不至於驚世駭俗，長孫玉珠一提眞氣，來了式「長龍渡海」，儒衫飄飄，縱往水雲深處。

但根據歌聲判斷，那艘隱入水雲的船隻，距離岸邊至少已有廿丈左右。

故而，長孫玉珠雖然縱出八丈，落足點仍必是空蕩蕩的湖水。

以這位「絳雪仙娃」傲視當世的深厚

功力，她只消在「長龍渡海」的去勢將竭之際，轉化「海鶴鑽雲」，或是「梯雲縱」的身法，必可在空中接力，登上船隻。

但長孫玉珠並未變化身法，她是直接落足湖水。她這一縱，但求把身形隱入水雲，避免萬一為別人看見，疑神疑鬼，過份驚世駭俗！等到身形下落，脚底沾水，她竟把西湖湖水，當作錢塘官道，來了個安詳舉步，不向那如今因距離接近，業已不太模糊的船影走去。這種作法，當然極難，也有點意在示威！

長孫玉珠認為縱令船上人物，是凶邪一類，在見了自己這種輕不施展的絕世功力之後，也必收斂毒謀，有問必答，放得乖巧一點！距離近了，知道錯了，那條船上的人物，是朋友，不是凶邪，用不着大展神功，顯得小家子氣。明白的原因，在於「味道」的啓發，有啓發性的「味道」，是酒香！

不是生疏的一般酒香，是熟悉的特別酒香。所謂「熟悉」，所謂「特別」，便是這酒兒，乃「東海蕊珠宮」中的特別釀製，而僅由長孫玉珠遣人送給這一位特別人物。故而，長孫玉珠一聞前面水雲中船影上飄來這種特別酒香，便知是自己與高小紅在太湖左近，遍尋他踪跡來得的「龍鐘酒魅」蕭三。

既是蕭三，用不着踏波行水，趕緊一提眞氣，飄上船頭。

那是隻中型船，比小型扁舟，稍大一些，但長孫玉珠縱上船頭，不禁怔住？

囚在船尾操槳的，不是「龍鐘酒魅」蕭三，是位齒白唇紅的年輕和尚。

長孫玉珠正在發怔，那和尚已唸了聲佛號道：「尊駕怎樣稱謂，蓋世武林中，除了如今已深墜情網，拔不出脚的金不換，我還想不出有其他年輕俊品人物，具此身手！」妙極，這年輕和尚，身着僧衣，却毫無方外人的甚麼「施主」「貧僧」之稱，說起話來，全是江湖人物口吻！

長孫玉珠突然明白了對方是誰，因自己身着儒衫，猶是男裝，遂抱拳笑道：「大師可是剛歸三寶，又戀江湖的『青衫狂客』宇文狂兄？」

年輕和尚苦笑道：「我正是宇文狂，因當不慣和尚，正想還俗，却又被個不長進的朋友『江湖敗子』金不換，氣得我又想當和尚了！」

長孫玉珠目光一掃道：「酒香如此之濃，酒魅蕭三何在？」

宇文狂伸手向艙中一指，冷應答道：「蕭三酒醉如豬，大概最少也要睡個三日三夜才醒，如今簡直像個只賸半口氣的活死人般，連打鼾都打不出了！」

長孫玉珠好生詫異地，「咦」了一聲，皺眉說道：「江湖人云，龍鐘酒魅，從不醉酒，喝得越多，越不龍鍾，甚至連武功，智力都與他所飲杯數，恰成正比！」

宇文狂叫道：「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淳於髡說得好：『一石不醉，一斗即醉』，李太白則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蕭三雖往日千杯不醉，如今却酒入愁腸，必見杜庸，可能縱喝一杯，也會醉倒，何況他一氣之下，把朋友送的一枚難得『酒母』，却整個吞到腹中去了。」

那枚「酒母」，本是林如雪遣白苧致贈蕭三之物，被長孫玉珠疑心有詐，在途中用「東海特製之物」，偷龍轉鳳，掉換一枚，自然深知所蘊酒力，聞言之下，皺眉說道：「整枚『酒母』，若是吞下腹內，眞恐睡上三天三夜，也醒不過來，倒要想個特別辦法，替蕭三兄解酒才好！」

宇文狂覺得這儒衫少年的風神貌相，是生平僅見人物，並從眉目間流露出一股端莊正氣，不由不敢過份狂妄地，又一抱拳問道：「朋友來歷，尚未見告，你是聞我詩聲，踏波匆匆追來，定與金不換兄，大有關繫？」

長孫玉珠却長揖還禮，正色答道：「宇文兄不必多禮，我們在『招魂坳』內，見過面兒，小妹長孫玉珠，來自東海。」

一句「長孫玉珠」，一句「來自東海」，聽得宇文狂全身一震，臉上立現愁容，拱手說道：「久仰，久仰，幸會，幸會！長孫宮主在『招魂坳』的『狐鬼嬋娟會』上，曾為宇文狂消災度厄，是位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但如今慢說你只是假的觀音，便是具有千手千眼的眞正『紫竹大士』也無法把金不換兄從慾海孽淵中，救度出來的了！」

長孫玉珠委實摸不着頭，只好看着宇文狂，一語不發。宇文狂苦笑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長孫宮主請坐。」

艙中不大，已為蕭三睡滿，而且酒氣太以薰人，宇文狂遂伸手肅客，請長孫玉珠就在舷邊落坐。環境和各人心境忽然變得寂然，氣氛沉重而微妙。長孫玉珠坐下四顧，宇文狂便苦笑道：「想不到我一時感慨吟詩，胡謅幾句，竟把長孫宮主引來，莫非事未絕望，仍有轉機？……」

話方至此，他又失去自信地，搖了搖頭，目注長孫玉珠道：「高小紅高姑娘呢？她是否隨同長孫宮主，同來杭州？」

長孫玉珠笑道：「不錯，我們是分路同探『雷峯塔』……」

宇文狂暗吃一驚，急道：「別去！別去！長孫宮主，來得及設法阻止高姑娘嗎？……」長孫玉珠搖頭道：「來不及了，宇文兄，要設法阻止她則甚？紅妹雖然入世不深，但一身功力，相當精湛，人也絕頂聰明乖巧……」

宇文狂嘆道：「此事與武功無涉，更與聰明乖巧無關，才想宮主設法阻止她，倘讓她一登『雷峯塔』頂，高姑娘必然芳心盡碎，或會氣得來個立即跳塔自絕！」

事情果然發生劇變！

雷峯塔演出一幕鴻門會，突然發生毀滅性爆炸，金不換和各路梟雄同歸於盡？

高小紅一到塔前，即見爆炸聲中血肉橫飛，她愕然楞住，但沒有發現金不換的屍體，莫名其妙！長孫公主和宇文狂等趕到現場，扶住高小紅，對於武功絕世的各派對頭同時死於爆炸，無不對冷酷的陰謀感到歎息。（本章完・全文未完）

（要知道到底雷峯塔這幕鴻門會中金不換及羣雄是否同遭厄難？長孫、高二女能否挽狂瀾？請留意本故事之三刊出。）

兩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勾魂四艷（上）

朱羽・文
盧令・圖

紅粉多情設陷阱

是雲淡風高天氣，也是夜幕剛垂的時光。

四野寂寂中，一陣急驟蹄聲，由遠而近，緊接着，五騎長程健馬，絕塵而來。

馬上人一律穿着「東廠」侍衞制服，腰跨單刀，氣焰萬丈，看他們那急急忙忙的情形，敢情是正趕着辦某種重大的案件哩！

當他們風馳電掣地，經過一處山坳時，這一行人馬，却忽然停了下來。

原來，拐過山坳，即為一片墓地，在距官道約莫三丈遠處的一座新墳旁，有一紅衣女郎，正跪伏墓前，嚶嚶啜泣着，雖然暮色蒼茫中，看不出那紅衣女郎的面目，但由於其所穿衣衫單薄，使那跪伏的姿態，顯得特別惹火。

那五騎人馬中，當先一位身裁高大，顯然是領班模樣的人，向那紅衣女郎的側面，微一注視之後，立即扭頭向其餘四人揮揮手道：「你們先走一步，本座隨後就來。」

其餘四人恭應着，揚鞭疾馳而去之後，那為首的領班模樣的人，立即飄身下馬，走近紅衣女郎身邊，曖昧地一笑道：「這位姑娘，已經天黑了，妳還不回去？」

紅衣女郎抬起頭來，現出一張既美又艷的俏臉，似笑非笑地瞟了他一眼，却沒答話，但使人詫異的是，她的哭聲雖然顯得那麼傷心，而俏臉上却沒有一絲眼淚，尤其是那雙勾魂攝魄的美目，只那麼一瞟，已經使得那個領班大人靈魂兒出了竅，根本就不會想到什麼可疑不可疑的上面去啦！

在色迷心竅的情況之下，那位領班大人，竟然俯身伸手攙住紅衣女郎的臂膀，涎臉笑道：「姑娘，我送妳回去好麼？」

紅衣女郎掙了掙，也開口說話：「男女授受不親，你這人，怎可如此無禮！」

語氣儘管頗為嚴重，但她那神情之間，却了無慍意，尤其是她那虛應故事的掙扎，更等於是在鼓勵對方。

那位領班大人，算得上是色胆包天，他，在意亂情迷之情況下，順手一帶對方嬌軀，業已雙雙臥倒於墳墓旁邊，而且，劍及履及地，給紅衣女郎寬衣解帶起來。

紅衣女郎神情殊蕩，欲拒還迎，那位領班大人在色迷心竅之下，也更加手忙脚亂，恨不得多長出兩隻手來帮忙才好。

紅衣女郎羅衣方解，驀地，忽揚纖指，一點對方前額，似笑非笑地叱喝道：「你呀！簡直是在作夢！」

那位領班大人涎臉笑道：「是啊！我委實是在作夢，但作的是雲雨巫山的旖旎美夢。」

紅衣女郎搖首道：「非也！你作的是死夢！」

領班大人訝問道：「此話怎講？」

紅衣女郎笑問：「你，是否來自『東廠』？」

「不錯。」

「你，率衆夜行，是爲了追殺明室忠臣，鐵鉉的公子鐵石心？」

領班點點頭，訝然問道：「妳怎會知道的？」

「這個，你不用管，只回答我，是也不是？」

「是的。」

紅衣女郎笑了笑道：「凡是想殺石鐵心的人，都係作死。」

她，話雖說得不好聽，但却是滿臉媚笑，意態極爲撩人。

那位領班大人心蕩神馳，正擬採取行動之間，但覺眼前一花，紅衣女郎手中的羅帶，已套上了他的頸項。

領班大人心頭一驚道：「姑娘，這可不能開玩笑。」

紅衣女郎雙手握帶，緊勒對方頸項，冷笑一聲道：「誰有工夫同你開玩笑！你，身爲『東廠』頭目之一，當也聽說過江湖上最負盛名的『勾魂四艷』的名號？」

那位色迷心竅的領班，這才臉色大變，不！事實上，他的頸項被對方羅帶勒緊之後早就變了臉色。此刻，不過是由眼神中迸射出駭極的目光而已。

但他頸項被勒住，不但眞氣與血脈不能暢通，連生命也到了岌岌可危程度，已只有任憑宰割的份兒了。

紅衣女郎一頓話鋒之後，又冷笑一聲道：「讓你死得明白一點，姑奶奶乃『勾魂三艷』中的『勾魂艷鬼』王念慈。鐵石心不但是人所共知的忠良之後，也是當世第一美男子，姑奶奶我心儀已久，保護追求不遺餘力，而你竟想對其加以殺害，豈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說完，使勁一勒，那位領班大人雙目暴睜，舌頭突出，雙腿一蹬，立告畢命。

「勾魂艷鬼」王念慈，將那位風流美夢不曾作成，反而賠上了一條老命的領班大人的屍體，一脚踢開之後，才冷冷一笑，起身整好衣衫，長身射向官道。

由墓旁到官道，足有三丈距離，但她僅僅是那麼輕輕一縱，就已到達，而且是不爽分毫地，剛好騎在那位已死的領班大人坐騎上，絕塵疾馳而去。

不過才袋烟工夫，前面那四騎，已遙遙在望。

可憐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領班，早已死在王念慈的紅綾羅帶之下，一聽到後面那急驟的蹄聲，還以爲是領班大人已作完風流美夢，急急地趕了上來哩！

因此，最後面的一個，竟然頭也不回地，揚聲笑道：「董大人，幹嗎不多溫存一會兒，咱們弟兄，正在按轡徐行地，等着你哩！」

但他這幾句以爲說得頗爲佻皮的話，所換來的，却是王念慈那森若寒冰的冷笑：「……等我來收拾你們的狗命？」

那四個侍衞，一聽語聲不對，不由心頭一震，一齊勒馬，回過身來。

不錯，馬是他們「董大人」的馬，却是一位千嬌百媚的絕代佳人。

這四個侍衞，雖然是官府中人，却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目前這情形，他們的心中，自然都明白，他們的「董大人」必然已經凶多吉少了。

但匆促之間，他們還是禁不住同聲脫口問道：「我們董大人呢？」

王念慈手持羅帶，淡然一笑，道：「你們那位董大人麼！正在鬼門關內等你們哩！」

那四個侍衞已於自己問話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拔出了腰間的鬼頭刀。這時，都已紛紛飄身下馬，將王念慈圍在當中，並由前面的一個厲聲問道：「賤人快說！」

他的話沒說完，眼前紅影一閃，「拍」地一聲，已被王念慈手中的紅綾帶，揍得一個踉蹌。

王念慈臉寒似冰地，冷哼一聲道：「你再出口不遜，當心我挖掉你的舌頭！」

這情形，可使得那四個侍衞，不由自主地，駭然退了兩步。

王念慈入目之下，不由掩口媚笑道：「想逃？姑奶奶給你們一個逃脫的機會，也給你們一個莫大的便宜，你們可以分向而逃，只要你們四個當中，有人逃出十丈之外，我就放他一條生路。」

王念慈這語氣，大得能嚇死人，想想，也足能氣死人，因而使得那四個侍衞，進又不敢，退又不是，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王念慈忍不住「格格」地媚笑道：「侍衞大人，想不到你們只會在善良的老百姓面前逞威，事到臨頭，却是比誰都來得窩囊。」

不等對方有什麼反應，又立即含笑接道：「男子漢，大丈夫，要逃就逃，要鬥就鬥，像這麼耗着，可不是辦法呀！」

站在她右邊的一個，一挫鋼牙，振聲說道：「弟兄們……咱們拚了！」

其餘三人也同聲响應道：「是啊！咱們拚了！……」喝聲中，四道寒芒，集中向王念慈射落。

王念慈嬌笑一聲：「來得好！這才也算有點男子氣概！」

她，口中說得輕鬆，手中的紅綾羅帶，却辛辣得很，話沒說完，對方四人中，已有兩個被捲飛三丈之外，一個倒葱，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剩下的兩個，心胆俱寒中，轉身拔足而逃。

王念慈揚聲大笑道：「現在想逃，可來不及啦！」話聲中，雙手齊施，右手紅綾帶一式「毒蛇出洞」，直射向右邊逃跑的那一個的背後「靈台」大穴，左手却是一記劈空掌，遙遙擊出。

那兩個逃跑的人，隨着兩聲同時發出的慘號，也同時畢命當場。

王念慈却是看都不看一眼，僅僅冷笑一聲之後，策馬疾馳而去。

幾乎是與王念慈談笑之間，誅殺五個「東廠」侍衞的同時，在一個名爲「青石鎭」的鎭甸上，却也有一場鬧劇，正在進行着。

「青石鎭」，雖然是一個村鎭，但因人口逾萬，兼以一般居民於辛勤工作一天之後，都三三兩兩地，跑到街上來閒遊一番，因而每當華燈初上時，這「青石鎭」上的一條主要街道上，總是行人如過江之鯽，摩肩接踵，顯得熱鬧之至。

此刻，在熙來攘往的人潮中，有一位美艷而又婀娜多姿的黃衣少女，也隨着擠擁的人潮，在閒蕩着。

由於這位黃衣少女，綺年玉貌，又是單身一人，因而頓時引起其餘遊人的注意，年輕好事者，並怪叫出聲，羣相尾隨，品頭評足。

這情形，黃衣少女不但不以爲忤，反而越發搔首弄姿，並不時回眸媚笑，以致尾隨她後面的人，也越來越多。

另一批「東廠」侍衞五人，也於此時到達大街上。

可能是因爲遊人太多，不便馳馬，也可能是準備找一適當食攤，以進晚餐，因而老早就已下馬，在人潮中徐行着。

那五位侍衞，發現黃衣少女之後，也被她那絕代風華所吸引住了，而黃衣少女也是有意無意之間，朝那五位侍衞的身邊擠去。

而且，她還借着人潮擠擁之勢，故意向那些侍衞身上，撞撞碰碰的。

那些侍衞，對這飛來艷福，自然是又驚又喜地，不會放過這揩油的機會。

可是當他們看中一個食攤，準備坐下來進餐時，那黃衣少女却回首媚笑道：「諸位公爺，前面還有更好的地方哩！」

說着，還揚了揚手中的一塊銅牌。

侍衞之一笑問道：「還有多遠？」

黃衣少女一面把玩着手中銅牌，一面媚笑道：「不遠，不遠，才不過里把路程而已。」

「還有里把路，不用去了，就在這兒將就點吧……」

「對！就在這兒好了……」

「嘻嘻……姑娘，妳也坐下來，陪我們喝一杯嘛……」

這五位，你一句，我一句地，只顧吃豆腐，却沒有人注意到黃衣少女手中，把玩着那面銅牌。

這情形，使得那黃衣少女不得不自己進一步的表示了。她，故意以右手食中二指，拈着銅牌，向對方一晃道：「嗨！諸位，認識這玩藝麼？」

侍衞之一「咦」了一聲道：「這號牌，妳是由哪兒得來的？」

黃衣少女媚笑道：「是檢來的。」

接着，她又一揚左手道：「這兒還有哩！」

不錯，不但是她的左手中還有，而且，足有四面之多。

在一陣驚「啊」聲中，有人大嚷道：「我的號牌不見了……」

「咦！我的也不見了……」

「這是小偷，快抓住她……」

「對，抓住她……」

就當這五位侍衞大人七嘴八舌之間，那黃衣少女手中，又亮出了另一法寶，那是一隻小型的黃色公文袋，她，嫣然一笑道：「還有這個哩！」

這回，她可不再耍寶了，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那五位侍衞大人，也顧不得再進晚餐，紛紛吆喝着，飛身上馬，揚鞭疾追。

這情形，使得那些看熱鬧的閒人，也感到事態嚴重地，自動紛紛散去。

那黃衣少女，可眞不簡單，她，一看那五個侍衞，追了上來，表面上顯得驚慌失措地，拚命狂奔，一面回首笑道：「公爺們，怎麼這般小氣，幾塊破銅牌，一隻要飯袋，能値幾何呀？……」

最前面的一個，已追到五丈距離以內，冷冷笑着，沉聲叱喝道：「姑娘，快將東西留下來，本座可以不究旣往，放妳離去……」

這位侍衞的話說完時，已到達村鎭的出口處，與黃衣少女的距離，也已不足一丈了。

但黃衣少女却忽然縱上一匹事先停在那兒的健馬上，雙腿一夾，健馬發出一聲長嘶，絕塵而去，黃衣少女並扭頭媚笑道：「公爺們！咱們比比看，究竟是誰跑得快？」

前面那位顯然是領班的人，以尺許之差，未曾抓住黃衣少女，又怒又急之下，不由振聲喝道：「臭丫頭！待會抓住妳時，本座可非得好好地，消遣妳一個够，才消我心頭之恨。」

黃衣少女「格格」地一陣媚笑道：「公爺！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本姑娘可是一番好意呀！……」

她坐下的那匹健馬，脚程可眞够快，才不過幾句話工夫，已將後面五騎，抛在十五六丈之外了。

這一行人馬，一追，一逃，追的破口怒罵，逃的却是有說有笑，形成强烈的對比。

片刻之後，已到達離鎭五里處的荒山邊，那位距離越拉越遠的黃衣少女，忽然停了下來，飄身下馬，迎着那五個疾馳而來的侍衞，嫣然笑道：「到了，諸位也下來歇歇吧！」

五個侍衞也紛紛勒馬，拔刀飄落地面，將黃衣少女圍在核心。

但黃衣少女却是滿不在乎地，披唇一哂道：「瞧你們這緊張勁兒……喲！這勞什子還給你們！」

隨手一甩，五面銅牌，已分別射落對方五人身前，連那隻小公文袋，也甩落那位領班面前。

當對方五人俯身檢取銅牌時，黃衣少女却淡淡地一笑道：「好好地佩帶起來吧，說不定待會閻王爺還要查問你們的身份哩！」

那位領班大人，佩好銅牌，將公文袋也重行揣入懷中之後，才注目沉聲問道：「姑娘，妳將我們引來這兒，當另有作用吧？」

「不錯，」黃衣少女俏臉一沉，抬手向右側丈遠外一指道：「你們五個，先瞧瞧那邊。」

順着黃衣少女所指之處一瞧，那是一列五個，剛剛掘好的墳坑。

那五位侍衞大人，當初是只顧追趕黃衣少女，兼以又是黑夜之中，根本就沒注意到週圍的環境，此刻，目光一觸之下，不由一齊臉色爲之一變。

黃衣少女入目之下，又淡淡地一笑道：「怎麼樣？這墳坑還合適麼？」

那位領班强定心神，沉聲問道：「丫頭，妳知不知道我們是什麼身份？」

黃衣少女道：「我當然知道，你們是專門以陷害忠良，魚肉良民爲職責的『東廠』太監走狗。」

那侍衞之一截口怒叱一聲：「臭丫頭，旣知咱們來歷，還敢……」

黃衣少女也截口道：「慢着，我的話還沒說完哩！我還知道，你們此行，是爲了追殺本朝忠良之後的鐵公子鐵石心，對不對？」

侍衛之一冷笑道：「對，對極了！」另一個却向那領班沉聲說道：「王大人，咱們先剝光她，消遣個够之後，再把她埋在她自己所挖的墳坑中……。」

「好主意……」

「我也贊成……」

黃衣少女目注那位領班笑問道：「王大人，你也贊成麼？」

領班點首淫笑道：「本座也當然贊成囉……。」

黃衣少女含笑問道：「諸位大人，也想知道我是誰麼？」

那領班笑了一笑，道：「本座正想請教？」

另一個也笑道：「看妳的身手不錯，想必也有點來頭。」

「對了！來頭還不小。」黃衣少女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笑道：「姑奶奶叫盧玉蘭……」

「盧玉蘭」三字才出口，對方五人一齊駭然退後三大步，那位「王大人」並張目訝問道：「妳……就是『勾魂三艷』中的『迷魂艷賊』盧玉蘭？」

「是啊！」盧玉蘭媚笑道：「只是，這綽號，可有點不雅……」

那位領班不禁喃喃自語道：「怪不得妳……」

盧玉蘭俏臉一沉，截口接道：「現在，你們五個聽好，你們爲虎作倀，平常陷害忠良，魚肉百姓，已經是罪不容誅。今宵，更要追殺鐵公子鐵石心，更是罪加一等，但本姑娘體諒你們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所以原想僅僅加以處死了事，不過，由於你們方才對本姑娘那有志一同的惡毒計劃，本姑娘必須叫你們死前多受一點罪……」

那位領班「王大人」截口怒喝一聲：「弟兄們！咱們拚了！」話聲中，五柄單刀，刀光霍霍地，一齊向盧玉蘭週身要害處招呼。

盧玉蘭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豪光！」

「錚」地一聲，銀虹閃處，「錚錚」連響，對方五柄單刀中，已有四柄被削掉寸許長的一截。

原來盧玉蘭手中的這柄匕首，是武林中四大寶刃之一的「爛銀匕」，以寶刃對付普通的兵刃，自然是有若摧枯拉朽，砍瓜切菜似地啦！

這情形，自然使那五個侍衛，心底生寒地，暗中興起逃走的念頭。

盧玉蘭是何許人，自然已於對方的神色，和手上的招式中，看出了對方的企圖，當下，立即冷笑一聲道：「在我的話沒說完之前，誰要是胆敢逃走，我先挑斷他的脚筋。」

接着，立即振聲喝道：「現在，我決定你們的命運是活埋！有種的就逃吧！」

「好一個狠毒的賤人！」隨着這一聲怒喝，一柄斷刀，電疾地向盧玉蘭的胸前射來，不！那是兩柄斷刀，不過出手略有先後而已。

而且，斷刀出手，兩道人影緊跟着向外飛射。

目不暇接之間，只聽盧玉蘭一聲冷笑：「斷刀還你！」

也不知她使的是什麼手法，那兩柄斷刀，在射到她身前尺許距離時，竟突然一個倒轉，比射來時更勁疾之勢，向那兩個沒命地向外狂奔的人射去。

寒芒閃處，那兩柄斷刀，不爽分毫地，剛好挑斷那兩個的右脚筋，一聲痛呼，同時倒地。

也幾乎是當這兩個倒地的同時，另外三個也不約而同地，脫手甩出手中的單刀，分向而逃。

他們想得不錯，三人分向而逃，至少該有個把人能倖逃不死，只要有一個人能倖逃不死，也就不愁沒有報仇的機會。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他們三個的命運，也一如先逃的兩個，分別被他們自己的單刀挑斷脚筋，倒地慘呼不絕。

盧玉蘭冷冷地一笑道：「雖然是你們自找麻煩，却也省去我一番點穴手法。」

說完，疾如飄風似地繞場一匝，但聽「叭叭」連响，那五個分別躺在不同位置的侍衛大人，已一個個直挺挺地，躺在盧玉蘭那事先替他們挖好的墳坑之中。

盧玉蘭美目一掃之後，忽然輕輕一嘆道：「活埋，也許過於殘忍了一點，但對付你們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却也罪有應得。」

接着，立即取出事先放置一旁的工具，向墳坑中開始塡起土來，並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想不到這一扔，竟使你們暈了過去，不過，這樣也好，要不然，你們叫嚷起來，我眞下不了手來塡土哩！」

當「迷魂艷賊」盧玉蘭，活埋這五個「東廠」侍衛的同時，離她那所在不遠處的另一山谷中，十餘「東廠」侍衛，也遇上了麻煩。

那是當他們搜查過那一個山谷之後，準備離去之際，被一位綺年玉貌的白衣少女，在出口處將他們堵住了。

那位白衣少女，說得上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她，手橫長劍，俏立谷口當中，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這一批「東廠」侍衛，共爲十三騎，爲首頭目，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他，一馬當先，眼看有一妙齡少女，擋住通道，不由揚聲叱喝道：「小姑娘，快閃開……」

他話已出口，才猛然想起，黑夜荒山之中，一個敢於阻擋官差的單身少女，會是好相與的麼！

念轉未畢，已是快馬加鞭，企圖由白衣少女的頭頂上空，飛躍過去。

白衣少女叱怒一聲：「匹夫找死！」

寒芒一閃，香風拂處，這位領班大人的坐騎是通過了，但他那個人，却被白衣少女，像鷹捉小鷄似地，抓了下來，順手向隨後衝上來的那一騎人馬上一甩，嚇得後面的人，一齊勒馬停了下來。

在一連串的「唏聿聿」的馬嘶聲中，那位被扔得暈頭轉向的領班大人，已飄落白衣少女身前，戟指怒叱道：「丫頭！妳敢阻擋奉旨辦案的官差！」

白衣少女聲冷如冰地說道：「凡是想追殺鐵石心的人，一律殺無赦！」

那領班一怔之後，訝問道：「妳……怎會知道這些？」

白衣少女微披櫻唇之間，那些侍衛中，有人驚呼道：「陳大人，她……她……她就是……」

那人訥訥地說了半天，却沒說出一個下文來。

那領班怒喝道：「她是什麼人？」

那侍衛囁嚅地接道：「是……威震江湖的，『勾魂三艷』中的『追魂艷俠』芳文靜。……」

白衣少女「格格」地嬌笑道：「想不到六扇門中鷹犬，也有認識我芳文靜的。好！冲着這一點，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不論你們是一個一個的闖好，是一窩蜂似的瞎闖也好，只要能逃過我的一劍而不死，我就放他活着離去。」

想想十三對一，而且，只要衝過她這一關，就算是檢回一條老命，想想，這委實是够便宜。

但那十三位侍衛大人，却仍然是一個個面有驚容地，拿不定主意。

芳文靜披唇一哂道：「縮頭一刀，伸頭也是一刀，你們也算是堂堂七尺之軀，何不做得像個男子漢一點！」

對方那十三人中，有人附和嚷道：「對啊！咱們豁出去了，管她什麼『艷俠』，『艷鬼』的，衝啊！拚呀……」

此人可能是想利用一窩蜂瞎闖的機會，企圖僥倖逃命，因此，他說話之間，已「唰」地一鞭，將前面的兩騎健馬，趕得向前疾衝，其餘十騎，也在一串「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向芳文靜身前衝去。

芳文靜一聲清嘯，騰身而起，但見一道銀虹，有若游龍矢矯似地，環空一匝，人頭滾滾，血光迸射中，那十二個侍衛，竟無一倖免，只有那位陳姓領班，老奸巨滑地，躲在最後一騎的馬腹下，才倖逃一死，却也難逃斷臂之厄，帶着一聲慘號，落荒而去……

公子歷劫萬重險

這是另一處的崇山絕谷中。

暮色蒼茫中，十餘「東廠」侍衛，正圍着四個灰衫人和一個青衫書生，在作殊死惡鬥。

四個灰衫人中，三個是中年文士，一個是半百老者。至於那青衫書生，則顯然是一個道地的，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他的安全，完全是靠外圍的四個灰衫人在維護着。

不過，這青衫書生却是長得眉青目秀，齒白唇紅，算得上是一位標準美男子。

而且，他那翩翩丰采，與高貴氣度，更足以令人傾倒，儘管目前，他是置身於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但他所表現的從容與鎭靜，不由令人不由衷地欽佩，那情形，就算是外圍這些兇惡的搏殺，與他毫不相干似地。至於外圍的四個灰衫人，使的一律是青鋼長劍，武功也很了得，尤其是那三個中年文士，更是長劍翻飛，有若生龍活虎似地。

儘管他們是以寡敵衆，也儘管他們都已傷痕纍纍，却仍然是浴血奮戰，咬牙苦撐着。

那些「東廠」侍衛中，一個領班裝束的人，怒聲喝道：「你們四個，還不束手受縛！」

灰衫老者怒呸一聲道：「放你媽的臭狗屁！」

那領班冷笑一聲道：「不識好歹的東西，看你們還能撐持多久！」

接着，又沉聲喝道：「大家聽着：活累死他們四個，至於鐵石心那書呆子，可莫傷着他，上頭要的是活口……」

原來這位青衫書生，就是這些「東廠」侍衛們，必欲得之而甘心的鐵公子鐵石心。

那四個灰衣人，悶聲不响地，一味苦撐着。

夜幕業已深垂，四野一片漆黑，而搏鬥仍然是膠着狀態，三個中年文士中，有人以眞氣傳音向那灰衫老者說道：「朱剛，趁着我們三個還有力量阻擋追兵，趕快揹着公子，乘黑突圍。」

那叫朱剛的灰衫老者，熱淚盈眶地楞得一楞之間，那灰衫文士又傳音叱道：「朱剛，事急矣！你還不揹着公子突圍！」

朱剛含淚點了點頭道：「好！老奴遵命……」

說完，回身將鐵石心向背上一搭，騰身而起，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同時，那三個灰衫文士也奮勇衝殺，在捨死忘生的情況之下，居然被他們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朱剛揹着鐵石心，一面狂奔，一面扭頭說道：「三位將軍，咱們一齊走啊！」

灰衫文士之一苦笑道：「咱們必須留下來阻擋追兵，否則大家都一齊完蛋。」

另一個灰衫文士沉聲說道：「朱剛，快走，別管我們……」

那領班的語聲冷笑道：「嘿，還走得了麼！」

灰衫文士瞋目怒叱道：「鼠輩，只要我們三個還活着，你們這些狗腿子的狗爪子，休想妄越雷池一步！」

「這還不簡單！」那領班冷笑着沉聲喝道：「大家聽着，先剁了這三個，再去追趕鐵鉉的那個孽子……」

那位揹着鐵石心，慌不擇路地，沒命狂奔的老僕朱剛，只聽後面殺聲震天，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他，正感悲憤莫名，心痛如絞之間，那位少不更事的鐵公子，却低聲問道：「朱剛，那三位叔叔怎麼沒跟來哩？」

朱剛禁不住熱淚盈眶地，心頭暗忖着：「你那三位叔叔，是永遠不會來了！」

但他口中却不得不故意安慰他的少主道：「他們很快就會跟上來的。」

鐵石心接着嚷道：「朱剛，你揹着我走，太累了吧！放我下來，讓我自己走一段……」

朱剛搖搖頭道：「不！我不累……」

其實，他以一個久戰疲憊，又是創傷多處的人，身揹重負，沒命奔馳之下，又怎得不累，也幸虧他武功頗有根基，否則，怕不早巳倒下來了哩！

可是，後面那殺伐之聲，仍隱約可聞，這情形，他又怎敢叫這位嬌生慣養的公

子爺，走這種根本沒路可走的山路哩！何況又是星月無光的黑夜。

好容易，聽不到後面的殺伐聲了，但朱剛還是揹着鐵石心又走了五六里山路之後，才將鐵石心放下來，坐在一株大樹下，一面包紮自己的傷口，一面也乘這機會休息一番。

因爲他自己最是淸楚不過，再要這麼勉强下去，必然會倒下來了。

鐵石心怔怔地望着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僕，半晌之後，忽然長嘆一聲道：「朱剛我們準備去那兒呢？」

朱剛苦笑道：「公子，這些，你暫時莫問，只要老奴還活着，一定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鐵石心接問道：「那地方，不會再有人要殺我們了麼？」

「是的。」朱剛點首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不會有人要殺我們了。」

頓住話鋒，又勉强站了起來道：「公子，這兒不能久呆，我們還得繼續走。」

鐵石心點點頭道：「走就走吧！只是夜深了，我們總得找個能睡覺的地方才行啊！」

朱剛暗中叫苦不迭，但口中却只好胡亂地接道：「公子，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山神廟的，我們快點趕一程……」

朱剛這一信口胡言，倒還眞給他說中了。兩人才走出里多一點，果然看到了一座破敗的山神廟。

這一座山神廟，雖已破敗不堪，但此時此地，作爲一個權避風雨的臨時歇息之所，倒也還能將就一下。

惟此時的鐵石心，不但疲憊不堪，而且飢渴難忍，老僕朱剛，方在張羅枯草敗葉，準備作過夜之用時，鐵石心却連聲嚷道：「朱剛，我好渴。」

但他話沒說完，一隻酒囊，忽然凌空飛墮身前，那位追魂艷俠芳文靜俏立門口，嫣然一笑道：「鐵公子，囊中有美酒，可以解渴……」

這情形，鐵石心還不覺得怎樣，但那老僕朱剛，却禁不住張目駭然地問道：「妳是甚麼人？」

芳文靜嬌聲笑道：「老人家，我是『勾魂三艷』中的『追魂艷俠』芳文靜。」

朱剛這才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哦！原來是芳女俠，久仰，久仰……」

這當口，鐵石心却已打開酒囊，準備以之解渴，但就當他以囊就唇之間，一股辛辣之氣，嗆得他幾乎將酒囊也掉了下來，原來囊中所盛，竟是上好高粱烈酒。

他，眉峯爲之一蹙道：「這種酒怎能下嚥，是否還有『陳年太彫』，或者『女兒紅』……」

芳文靜苦笑着搖搖頭，鐵石心却向朱剛說道：「朱剛，先弄點水來吧！」

芳文靜連忙接道：「我這裏有水！」接着，遞過水囊，並還送上一個「窩窩頭」。

鐵石心先喝了兩口水，然後把玩着那「窩窩頭」，注目笑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芳文靜笑了笑道：「這是『窩窩頭』，可以充飢。」

鐵石心蹙眉說道：「這東西又黑又硬，怎能下咽？能不能弄點『銀耳羹』和『燕窩粥』來？」

芳文靜搖頭苦笑道：「荒山破廟之中，哪來如此珍貴食物！鐵公子，眼前是在逃命途中，你就將就一點吧！」

說話間，她的俏臉忽然一變，略一傾聽之後，立即促聲說道：「『東廠』追騎將至，鐵公子，你趕快先走，由我與朱剛在這兒截殺那批殺不完的東西。」

鐵石心含笑搖首道：「我不走……」

芳文靜訝問道：「爲何不走？」

鐵石心笑道：「芳姑娘以一弱質女子，而具有殺敵奇能，可恨我鐵石心枉爲堂堂七尺之軀，却手無縛鷄之力……」

芳文靜蹙眉接道：「鐵公子，目前不是談這些的時候。」

鐵石心正容接道：「姑娘，不論如何，我也要留此一開眼界。」

芳文靜對鐵石心，傾心已久，此刻，儘管情況危急，但她爲了能在意中人面前逞能，還是欣然點首道：「可以，不過，你必須先答應我一件事。」

鐵石心道：「姑娘請說，能够答應的事，我一定答應。」

芳文靜神色一整道：「鐵公子，『東廠』追騎甚多，而且其中有不少高手，僅憑我與朱老人家二人，可能會截阻不住，到時候，你必須聽我的暗號，先行由廟後逃出，一下山，就有一家客棧，你只要闖進那客棧的上房中，自會有人保護你。」

鐵石心點點頭道：「好！我聽妳的話就是。」

芳文靜又正容釘上一句：「鐵公子，這是性命相關的事，可不能兒戲！」

「我知道。」鐵石心點首問道：「芳姑娘，山下客棧中，既然有妳的朋友，爲何不找他來，一起殺敵？」

芳文靜笑了一笑，道：「公子有所不知，山下那個人，與我是亦敵亦友的關係，除非迫不得已時，我不願你接受她的保護……」

此時，「東廠」追騎已大批趕到，爲數總在二十名以上。芳文靜顧不得說話，匆匆地向鐵石心說明聯絡暗號之後，立即與朱剛二人飛身出廟，奮力截殺，鐵石心則躲在門後，向外面窺探着。

目前這批「東廠」侍衞，不但人多勢衆，而且身手方面，也比以前的幾批，要高明得多。

芳文靜雖然武功高强，但作爲她助手的朱剛，却不但發揮不了甚麼作用，甚至還得由她分神去照顧。

因爲，朱剛已是連番苦戰，傷痕纍纍，失血過多，又不曾好好休息，兼以又飢又渴，這情形，敎他怎能有力量殺敵呢！

芳文靜雖然大奮雌威，一鼓作氣地，殺死十來個强敵，而使敵方的攻勢爲之一滯，但她心中明白，强敵正源源不絕地趕來。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自己必難久撐，如不及早通知鐵石心先逃，則後果不堪設想。

心念電轉中，她一面奮勇殺敵，一面却不着痕跡地，發出了通知鐵石心先逃的暗號。

躲在廟中偷窺的鐵石心，雖然不願獨自離去，但他也心知此刻情況嚴重，是非

走不可了。

略一猶豫之後，他也只好硬着頭皮，摸索着由廟後逃出，依照芳文靜所告訴他的方向，高一脚，低一脚，也可說是連爬帶滾地，逃向山下。

不錯，山脚下的官道邊，委實是有一家客棧。

當鐵石心吃盡苦頭，顯得狼狽不堪地「滾」到山下時，已被跟踪搜索的「東廠」侍衞們發現，並高聲吆喝着追了上來道：「在這裏了……」

「鐵公子別走……」

「我們不會難爲你……」

鐵石心驚急之中，已激發出本身潛力，竟鼓起餘勇，三步倂作兩步地，奔進客棧。

他，奔進客棧之後，那心情，有如一艘航行於驚濤駭浪中的船兒，駛進了一個安全的港口。

但他這種心情，也僅僅是那麼有若曇花一現而已，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迷惘與徬徨的心情。

因爲，芳文靜所告訴他的，是那麼含糊，此刻，敵人已越追越近，客棧中的人，又大部都已入睡，他究竟該衝進那一間上房才對呢？

就當他惶急不知所措之間，靠近他左首最近的一個房間中，有流水聲傳出。

匆促之間，他根本沒思攷到，這「湯湯」水聲，是由何而發，只直覺地以爲，既然這房間中有「湯湯」水聲傳出，足以證明這人還沒入睡。

因而他一個猛衝，向那扇門撞去。

沒想到那扇房門，竟然是虛掩着，他這一撞，竟連整個人都跌進房內，也同時發出兩聲驚呼。

這兩聲驚呼，一聲是鐵石心發出，另一聲却是發自「勾魂艷鬼」王念慈之口。

原來這位「勾魂艷鬼」王念慈，正優哉悠哉地，坐在浴盆中沐浴着，試想：目前這情形，怎不敎他們兩人都驚呼出聲。

但事實上，王念慈的驚呼，只不過是半聲，繼之的是一聲又驚又喜的嬌笑：「原來是你這寃家……」話聲中，房門又關上了，只聽王念慈那又嗲又膩的話聲接着笑道：「鐵公子，請轉過身去，讓奴家先穿好衣衫……」

這位鐵公子，可能是震驚得呆住了，連男女禮防也忘記地，在注視着美人出浴哩！要不然，王念慈怎會要他轉過身去。

只聽鐵石心似已回過神來，却是滿不在乎地說道：「看看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沒見過的。」

王念慈的聲音「格格」地媚笑道：「好！看就看吧！原先，我認爲你只是一個書呆子，却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風流公子哩……」

她的話還沒說完，一陣雜沓脚步聲，已衝入客棧，爲首一個身裁高大的「東廠」侍衞，以粗獷的語聲叫道：「店家，店家……」

店小二連忙走了出來，哈腰笑問道：「爺們要投店？」

那侍衞沉聲說道：「不，不！我要找人！」

店小二滿臉堆笑道：「請問爺！你要找誰？」

那侍衞哼了一聲道：「方才，是否有一個年輕書生闖了進來？」

店小二苦笑道：「爺！不瞞您說，小的是剛剛給您叫起來的……」

那侍衞一蹙濃眉，扭頭向他的手下人沉聲喝道：「搜！」

這位侍衞大人發出命令之後，一串暴喏聲中，人影亂竄，「砰砰」地敲門之聲，此落彼起。

在鷄飛狗叫地，一片混亂聲中，這位侍衞大人自己，却偏偏挑中了王念慈所住的那一間。也算是他活該倒霉，本來，他那四個手下人因搜不出甚麼名堂，也正向王念慈這一間房前走來，如果他自己不動手敲門，就不致於吃這眼前虧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王念慈的房門一開，一盆又燙又「香」的洗澡水，已當門潑出，五個侍衞大人，都無一倖免地，被潑得一頭一臉，哭笑不得。王念慈嬌軀挺直，俏立當門，戟指那五個狼狽不堪的侍衞大人，冷笑一聲道：「你們身爲官差，却是無緣無故地，深更半夜，擾人淸夢，還要偸窺婦女出浴，本該立即處死，但本姑娘仰體上天好生之德，特別從寬發落，各眇一目，以示薄懲！」話聲方落，手中浴巾疾掃，巾中的銀針電射，五個侍衞，果然各眇一目，慘呼連連地，抱頭鼠竄而去。

這情形，使得鐵石心由衷地脫口稱讚道：「姑娘好高明的武功！」

王念慈一面整理衣衫，一面回眸媚笑着道：「『勾魂三艷』中人，還能差得了麼！」

鐵石心道：「原來妳是『勾魂三艷』中人。」

王念慈含笑接道：「是啊！我就是『勾魂艷鬼』王念慈……」

話沒說完，又忽有所憶地一楞道：「怎麼？鐵公子已經見到過『勾魂三艷』中的人了？」

鐵石心點首接道：「是的，我見到過『追魂艷俠』芳文靜姑娘，我到這兒來也是受她的指點。」

王念慈「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接着，又美目流盼地，媚然一笑道：「現在，在我身邊，你儘可放心，我敢保證，決不會有人再欺負你。」

她的話聲才落，大門外有人適時接道：「那可不見得。」

王念慈聞聲一驚，順手將鐵石心向房間中央一推，同時冷笑一聲道：「有種，你就進來試試！」

浴血突圍護少年

王念慈說完之後，才向門口瞧去，只見沉沉夜色中，大門外已聚集了二十來個「東廠」侍衞，一個個手執單刀，怒目橫眉地，向她注視着，其中一個領班裝束的人，冷冷一笑道：「賤人！本座有辦法消遣妳的。」

扭頭一聲勁喝：「王五趙六聽令！」

「屬下在！」

「你們兩個，將那賊婆娘抓出來！」

「是……」

「是」字聲中，兩個勁裝漢子伎刀飛撲而入。

只聽一聲清叱：「鼠輩躺下！」

王念慈手中的紅羅帶，像靈蛇飛舞地，閃得一閃，那王五趙六二人，已乖乖躺在一旁，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當然也不知他們兩個，究竟是死還是活了。

這情形，不但使那店小二和聞聲起身，在一旁偷窺的人，嚇得臉色如土，簌簌地抖個不停，連那些平日裏，殺人不眨眼的侍衛大人，也一個個臉色大變地，暗中驚凜不已。

那領班一挫鋼牙，揮手一聲怒喝：「通通上……」一聲令下，二十來個兇神惡煞般的人，吶喊着像潮水般地湧進客棧。

王念慈的紅羅帶，利於遠攻而拙於防守，像目前，這種大批强敵，蜂湧而上的情況，她那根紅羅帶，可就沒法發揮它的威力了。匆促中，她只好故技重施，像對付方才那第一批一樣以梅花針對付。

一串慘呼聲中，最先衝上的三個，已雙手掩臉，倒地急滾，王念慈順手奪下對方手中的單刀，對那批前仆後繼，悍不畏死的侍衛們，展開反擊。

但那些侍衛們，在他們的頭目驅使之下，一批又一批地，衝了上來，王念慈的身前，已是屍骸狼藉，慘不忍覩，但後面的人還是在不斷地向前衝。

好生惡死，本是人之常情，那些侍衛們，雖然懾於頭目的淫威，不得不冒死向前衝，但眼看前面同伴們的慘死情形，不由他們不感到心底生寒，而自然地在行動上表現出來。

那位領班大人，入目之下，心念一轉，立即揚聲發出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命令：「大家聽好，誰能抓住那賊婆娘，今天晚上就賞給他逍遙一宵……」

他的話聲才落，不遠處，立即傳來一聲冷笑聲道：「好主意！本姑娘有賞！」

話到人到，一道白影，劃空疾射而來了。

來人竟是那位「追魂艷俠」芳文靜姑娘。

那位領班大人，方自以一句話而使士氣重振，却沒想到另有强敵由後面撲來。

總算他身手委實不弱，不但以毫髮之差，避過了芳文靜順手摑出的一記耳光，並立即揮刀反擊。

不幸的是，儘管他的身手不弱，反應也夠快速，但他所遇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他，一刀揮出，已失去對方的影子，而背後又傳來一聲冷笑道：「本姑娘言出必踐，說過『有賞』，就必須要賞……」

那領班不等她說完，手中單刀，猛然一式「橫掃千軍」，疾揮而出，口中並怒喝一聲：「賊婆娘找死！」

「錚」地一聲，那領班的單刀被人架住，他心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拍」地一聲，已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芳文靜趕到現場時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芳文靜得理不饒人，乘着對方被自己一記耳光，摑得暈頭轉向之際，飛起一脚，將其踢飛丈遠之外，緊接着，寶劍一順，慘號連傳，那些蜂湧前來，支援他們的頭目的人，已倒下三個。

客棧內孤軍奮戰的王念慈，聽到芳文靜已趕來支援，也是精神大振地，殺手連施，那些侍衛大人們，在這兩位女煞星的前後截殺之下，可恨不得有個地洞能鑽得下去才好。

芳文靜振聲大喝：「放下兵刃，可以免死！」

王念慈連忙接道：「不！通通殺光，否則，他們還會捲土重來……」

芳文靜苦笑道：「殺得太多，有傷天和，咱們廢除他們的功力好啦！」

王念慈揚聲回答道：「好，妳看着辦吧！」

說話之間，在她的單刀連揮之下，又多了兩個屈死冤魂。

芳文靜再度振聲大喝：「放下兵刃免死！」

那剩下的十多個勁裝漢子，這才如逢大赦似地，紛紛擲下手中單刀。

芳文靜揚指凌空連點，廢去他們的功力之後，才沉聲叱道：「將你們這些死傷的同伴，立即弄走，快！」

就當那些垂頭喪氣的勁裝漢子們，喏喏連聲之際，只聽王念慈在室內發出一聲驚呼：「糟了！鐵公子不見啦！」

芳文靜也心頭一驚地，飛身入內，同時還蹙眉說道：「方才，我還看到他好好的嘛！」

接着，又「咦」了一聲道：「朱剛怎會被人點了穴道？」

原來鐵石心雖已不見，但他的義僕朱剛，却是安詳地躺在床上。

王念慈蹙眉問：「這個朱剛，是妳送來的？」

芳文靜點點頭道：「是的，我是由後門進來，將朱剛安置在這兒之後，才繞道前門去的……」

王念慈苦笑着接道：「好！我們先將朱剛弄醒問問看。」

說話間已將朱剛被制的穴道解開，芳文靜連忙向朱剛問道：「朱老人家，是誰點住您的穴道？」

朱剛苦笑道：「老奴也不知道，芳姑娘才由窗口出去，老奴感到週身一麻，就失了知覺。」

芳文靜接問道：「那麼，是誰將鐵公子帶走，您也沒見到了？」

朱剛苦笑着點了點頭道：「是的。」

王念慈微一沉思道：「我想，九成九是盧玉蘭幹的。」

芳文靜點首接道：「大概也不會錯的了……」

當下，兩人略一商量，並將朱剛安置在就近的獵戶家中之後，又相偕踏上了征途。

× × ×

當夜，黎明之前，另一處密林中。

「迷魂艷賊」盧玉蘭，與鐵石心二人，正併肩坐於一株特大的古樹之下，共進乾糧。

鐵石心的衣衫，已全部換過了，是全新的，這當然也是盧玉蘭的傑作，不知是在那兒順手牽羊而來。

他們所吃的乾糧，是饅頭、臘味，加清水，比起芳文靜所備的那一份來，是要精美得多了，這，也就是所謂「艷俠」與

「艷賊」的不同之處吧！

因爲，艷賊的錢財，得來容易，生活方面，自然要過得闊綽一點啊！

同時，鐵石心也可能是餓極了，對這並非是「銀耳羹」、「燕窩粥」的乾糧，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直到吃飽之後，這位養尊處優，不知人間有辛苦的貴公子，似乎精神也好得多。

黑夜中，但見他星目一霎，望着盧玉蘭問道：「盧姑娘，妳說過，另外兩位姑娘也要來的，爲何到現在還沒來呢？」

盧玉蘭抿唇笑道：「鐵公子，她們二位，正在奮勇殺敵，一時之間，還沒法分身呀！」

鐵石心問道：「三位姑娘之間，究竟是敵還是友呢？」

盧玉蘭神秘地一笑：「依公子的看法呢？」

鐵石心笑了笑：「依我的看法麼！三位姑娘之間，志雖同而不盡合，算是介乎敵友之間。」

盧玉蘭「格格」地媚笑道：「一語中的，公子眞是可兒！」

鐵石心笑問道：「盧姑娘，妳們三位，爲何不惜冒生命之險，一再爲我退敵解危？」

盧玉蘭抿唇媚笑道：「也猜猜看。」

鐵石心蹙眉接道：「我就是想不透才問呀！」

盧玉蘭以纖指輕點箇郎前額，嫣然一笑道：「你是明知故問！」

鐵石心傻笑道：「我是誠心請敎。」

「那麼，」盧玉蘭含笑接道：「你是讀書人，當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吧？」

鐵石心微笑答道：「這個，我倒是知道。」

盧玉蘭「格格」地媚笑道：「現在，我說『英秀俊傑，淑女好逑』，這行不行呢？」

鐵石心一怔道：「這個……」

盧玉蘭正容接道：「鐵公子，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勾魂三艷』之所不惜冒生命之險，一再助你退敵解危，一方面固然是敬重你是本朝忠良之後，另一方面，却也正是基於『英秀俊傑，淑女好逑』的道理。」

鐵石心聞言之後，連連搖頭笑道：「盧姑娘，妳們三位，請千萬莫加錯愛，否則，必然飽嚐失望的痛苦。」

盧玉蘭訝問道：「爲甚麼？難道你眞是名符其實的鐵石心腸？」

鐵石心苦笑着連連點頭：「正是，正是……」

盧玉蘭笑道：「我不信。」話鋒微頓之後，又抿唇媚笑道：「俗語說得好，柔情所至，能使百煉鋼化爲繞指柔，在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原則之下，我倒要看看你鐵石心腸，究竟狠到何種程度。」

說完，縱體投懷，風情萬種地，對鐵石心加以諸般挑逗，但鐵石心果然具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操守，對目前這飛來艷福，竟一點也不動心地，正襟端坐，有如入定老僧。

這情形，只恨得盧玉蘭銀牙暗咬地，却是哭笑不得。

半晌之後，她才忍無可忍地，在鐵石心大腿上擰了一把，恨聲說道：「你……你竟把我盧玉蘭看得如此不值一顧……」

她的話沒說完，一隻飛鏢，帶着破空銳嘯，向着她電射而來。

她，俏臉一變，張口將飛鏢咬住，同時順手將鐵石心向中空的樹腹洞口一推，低聲沉喝：「伏下去，別作聲……」

沉沉夜色中，不遠處傳來一聲蒼勁喝聲：「大家聽好，朱大人已親自趕來，即將到達，如果再使鐵鉉孽子漏網，爾等全都提頭來見！」

四週立即發出一陣暴喏聲，顯然，鐵石心與盧玉蘭二人已經陷入重重的包圍之中。

此時，雖正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最黑暗時間，在四週一片漆黑中，但聽一陣陣「沙沙」的脚步聲，和撥動枝葉之聲，已越來越近。

盧玉蘭倒眞能沉得住氣，她，手握爛銀匕，目光烱烱地凝功靜待，但眉宇間却是殺氣騰騰，俏臉上却是隱含一絲冷笑。

遠處，那蒼勁語聲問道：「怎麼不見動靜？」

另一個沙啞語聲答道：「回馬大人，這幾個賊婆娘，不但個個武功高强，人更是鬼得很，她，可能是……」

「少廢話！」那蒼勁語聲截口叱道：「你能確定鐵鉉那孽子，眞在這兒？」

那沙啞語聲道：「回大人，片刻之前，卑職還聽到他們談話。」

那蒼勁語聲道：「那麼，立即縮小包圍圈。」

「是……」

「是」的尾音未落，盧玉蘭的右邊丈遠處，又發現敵踪，並發出一聲驚呼：「在這裏……」

但那人也緩緩說出這麼三個字後，緊接着却發出一聲懾人心魄的慘號。「砰」然倒地。

原來盧玉蘭手中的這把寶刃，不但利於近戰，也長於遠攻，因爲，爛銀匕的柄上，還繫着一根不畏兵刃，伸縮自如的，用天山冰蠶絲織成的帶子，因此，方才那個首先發現她的人，但見寒芒一閃，那柄爛銀匕，已在他胸前開了一個窟窿之後，又立即飛了回去。

繼這一聲慘號之後，那沙啞語聲大喝一聲：「大家上！剁了那賊婆娘！」

「颼颼」連响，十幾道人影，一齊飛射盧玉蘭身前。

但也就當那些人紛紛飄落的同時，但見盧玉蘭手中銀虹連閃，又發出了兩聲慘號。

兩聲慘號，並未收到嚇阻作用，在那位「馬大人」厲聲督促之下，那些勁裝漢子，更是分由四面八方圍上來。

盧玉蘭守着那樹洞口，目光烱烱地，向四週掃視着，口中却向鐵石心傳音說道：「鐵公子，好好躲在洞中，不要動，也不要作聲……」

四週一片漆黑，除了那些逐漸逼近的人，拂動枝葉所發出的「悉悉索索」之聲外，甚麼也瞧不到。

沉沉暗影中，有人低聲說道：「那賊

婆娘，就在大樹底下。」

另一個問道：「是一個還是三個？」

「這個，我就弄不清楚啦！」

「但願只有一個才好……」

但那人的話沒說完，寒芒一閃，代之的却是一聲凄厲慘號。接着，寒芒一閃，再閃……每一道寒芒過處，必然發出一聲慘號，在這靜夜中聽來，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顯然地，盧玉蘭已先發制人地，主動開始攻擊了。

她，武功既高强，兵刃又犀利，兼以黑夜中，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因而儘管敵方人多勢衆，却反而助長她每發必中的氣燄。

片刻之間，那最先逼近大樹週圍的人，絕大部份已被她殺掉，因而使得那些悍不畏死的人，也不由爲之心胆俱寒地，裹足不前。

但這情形，似乎逃不過那位「馬大人」的暗中觀察，那大樹週圍方才略爲一靜，那位「馬大人」的語聲，又立即振聲大喝道：「畏縮不前者殺！」

「馬大人」這一逼，大樹周圍又激起震天殺聲：「殺啊……」

「衝呀……」

那些人，是一窩蜂似的，衝了上來。

在這情形之下，盧玉蘭可不得不被迫而放棄主動攻擊了。

爲了鐵石心安全，她不敢離開那樹洞的洞口。

同時，她手中的爛銀七，也沒法應付這羣毆的局面。

於是，就在這剎那之間，她當機立斷地，將「爛銀七」交到左手，右手則由敵人的屍體上拾起一把單刀，雙手齊施地，展開一場浴血大戰。

金鐵交鳴聲，喊殺聲，慘號聲……連綿不絕地，譜成一支殘酷的瘋狂交响曲。

盧玉蘭雙手揮舞着單刀和「爛銀七」，緊守着樹洞洞口，使敵人無法越雷池一步。

她身前那一個半弧形的地面，橫七豎八地，躺着死狀奇慘的屍骸。

那些隨後攻上來的人，竟然是踏在自己同伴的屍體上，瘋狂地向前衝殺着。

是的！目前這些人，都是瘋狂了，也好像是痲木了。

殺人的盧玉蘭，全身浴血，銀牙緊咬，機械地揮舞着單刀和「爛銀七」，對於那些一個接一個地，倒在身前的人，在她的下意識裏，已好像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血肉之軀了。

於是那些被殺的人，更是好像忘去了生死的分野，一個個前仆後繼地，向前衝，向前衝……

這情形，進行了足有頓飯工夫之久，已經是夜盡天明。

在朦朧晚色之中，躲在後面指揮的「馬大人」，顯然已看清了眼前的情況。

自己那麼多手下，竟然犧牲在一個年輕女郎手中，眞是是可忍，熟不可忍，急怒交迸之下，居然給他氣出一個殺着來，他大喝一聲，振臂高呼：「大家聽好，不必再强行搶攻，以火箭集中射擊！」

在一片暴喏聲中，那瘋狂的衝殺停止了，全身浴血的盧玉蘭，也暫時獲得了一個喘息機會。

但敵方給予她的喘息機會太短暫了，短暫得使她對那即到來的火箭攻勢，還沒籌思出一個適當對策來，那密如飛蝗的火箭，已開始向她集中射來。

此情此景，她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守着那樹洞的洞口，揮刀格拒那些不斷地射來的火箭，一面却向鐵石心問道：「鐵公子，你怕不怕？」

鐵石心笑道：「有妳帮我守在洞口，當然不用怕啦！」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姑娘，我連累妳了，這回，敵人對我是志在必得，妳一個人，恐怕沒法照顧我的了……」

盧玉蘭連忙截口接道：「不！我還有足够的力量……」

鐵石心截口苦笑道：「姑娘，我看得出來，敵人太多了，妳本事再大，也殺不了那麼多，所以，必要時，妳還是自己逃命去吧！」

盧玉蘭堅決地說道：「不……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鐵公子，有你這幾句話，我就是爲你死在這兒，也是心安理得的了。」

鐵石心長嘆一聲，沒再接腔。

火箭越來越多，那些被盧玉蘭格落一旁的火箭，使得附近的林木和屍體，都燃燒起來。

火勢越來越盛，烈火，濃烟，加上焦屍的臭氣，使得盧玉蘭幾乎要嘔了出來，也使得她於惶急中，不能不籌思應變的方法了。

她，美目一轉，向洞中的鐵石心促聲說道：「鐵公子，快點伏到我背上來，我帶你衝出去！」

鐵石心苦笑道：「姑娘，還是妳自己逃命去吧！妳要勉强揹着我，只有一齊死在這兒……」

盧玉蘭道：「事急矣！鐵公子，請莫固執。」

鐵石心道：「盧姑娘，妳看這情形，怎能衝得出去。」

盧玉蘭道：「呆在這兒，不被箭射死，也會被火燒死，但衝出去，却還有一半的希望……」

說到這裏，濃烟迷漫中，傳來那位「馬大人」的蒼勁喝聲道：「那賊婆娘聽着，交出鐵石心，可以免死！」

盧玉蘭揚聲怒叱道：「狗雜種！姑奶奶可不會饒你的狗命哩……」

一片混亂中，忽然傳出兩聲清叱：「躺下！」

「去你娘的……」

緊接着，兩聲慘號，同時傳出，不！可不止兩聲，方才那兩聲，不過是一個頭而已。

緊接着，是三聲，四聲……更進而匯成一片慘不忍聞的哀號聲。

盧玉蘭身前的火箭，已無形中停止，她，始則一楞，繼而大喜過望地，扭頭向鐵石心笑道：「好了，鐵公子，咱們的救兵來啦！」

鐵石心訝問道：「救兵是誰？」

盧玉蘭笑道：「必是你那兩位老朋友啦……」

遠處，傳來「勾魂艷鬼」王念慈的發聲道：「盧玉蘭，妳在哪兒？」

盧玉蘭揚聲答道：「我就在這大樹底下啊！」

「追魂艷俠」芳文靜的語聲問道：「鐵公子可好？」

「好得很。」盧玉蘭笑道：「毫髮無損……」

王念慈已飄落下大樹，並促聲說道：「敵人援兵快到，咱們必須立即撤往安全地帶。」

盧玉蘭道：「可是，鐵公子……也好，還是由我揹着他吧……」

王念慈連忙接道：「不！妳太累了，怎得還揹着一個人，還是由我來揹鐵公子吧。」

鐵石心苦笑道：「二位不必揹我，我自己會走。」

王念慈笑道：「你怎能走得我們這麼快……」

冷不防地，將鐵石心向背上一搭，一面却向盧玉蘭沉聲說道：「盧玉蘭，妳繼後，芳文靜開道，咱們衝！」

四週又傳來震天殺聲，芳文靜也飛射前來，美目一掃之下，促聲說道：「快隨我來……」

盧玉蘭來不及多想，只好跟在王、芳兩位姑娘背後，衝殺出去。

「東廠」待衛方面，已大擧增援，「勾魂三艷」，雖已集中在一起，但因其中盧玉蘭是久戰疲憊之身，王念慈又揹着一個鐵石心，眞正能發揮全部威力的，只有一個芳文靜。因而在敵方人多勢衆的情況之下，這三位女煞星居然暫時被困住了。

那位負責指揮的馬大人，倒還眞有兩下子，他，冷眼旁觀之下，已看出對方的虛實，立即以各個擊破的戰術，將三位姑娘分別包圍起來。

他，以全部强有力的高手，將對方實力最强的芳文靜圍住，然後朗聲下達命令：「生擒鐵石心者，賞白銀千兩。」

千兩白銀，誘惑力不算少，這一來，自然增加了王念慈這方面的壓力。

但由於那位馬大人的命令中，有「生擒」兩個字，也等於是給王念慈帮了忙。

她，趁着那蜂湧而來的「東廠」高手們，因心存顧忌，而不敢放手搶攻之間，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一把梅花針，隨手揮出，慘號連傳中，距她最近的十來個敵人，已一齊雙手捂臉而退。

緊接着，她揮舞着那條紅綾帶，衝出重圍，口中還揚聲說道：「盧玉蘭，芳文靜，小妹東施效顰，先走一步，二位多辛苦一下吧……」說完，也根本不理會那兩位姑娘的反應，自顧自地疾奔而去。

這情形，對芳文靜而言，倒並不覺得甚麼難堪，但對盧玉蘭來說，可就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王念慈既然揹着鐵石心走了，敵方的目標也隨之轉移，因而芳文靜、盧玉蘭二人，所受的壓力，也隨之減輕，再加上兩人的全力衝殺，很快就衝出重圍。

可是，她們雖已脫困，但那位揹着鐵石心的王念慈，却已是鴻飛冥冥地，不知跑到哪兒去……

（下期續完）

練功秘訣之十一

斂陰功

靈空子

何謂斂陰功，即將左右睪丸，運氣收斂於腹中，使外面不至被人損傷之法也，有以此法重運氣而收入內功者，實不然也。蓋內功以眞氣充塞全身四肢百脈，以及一切穴道，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蝕，正毋容斂陰而避人也。故我對於斂陰之法，則認爲軟功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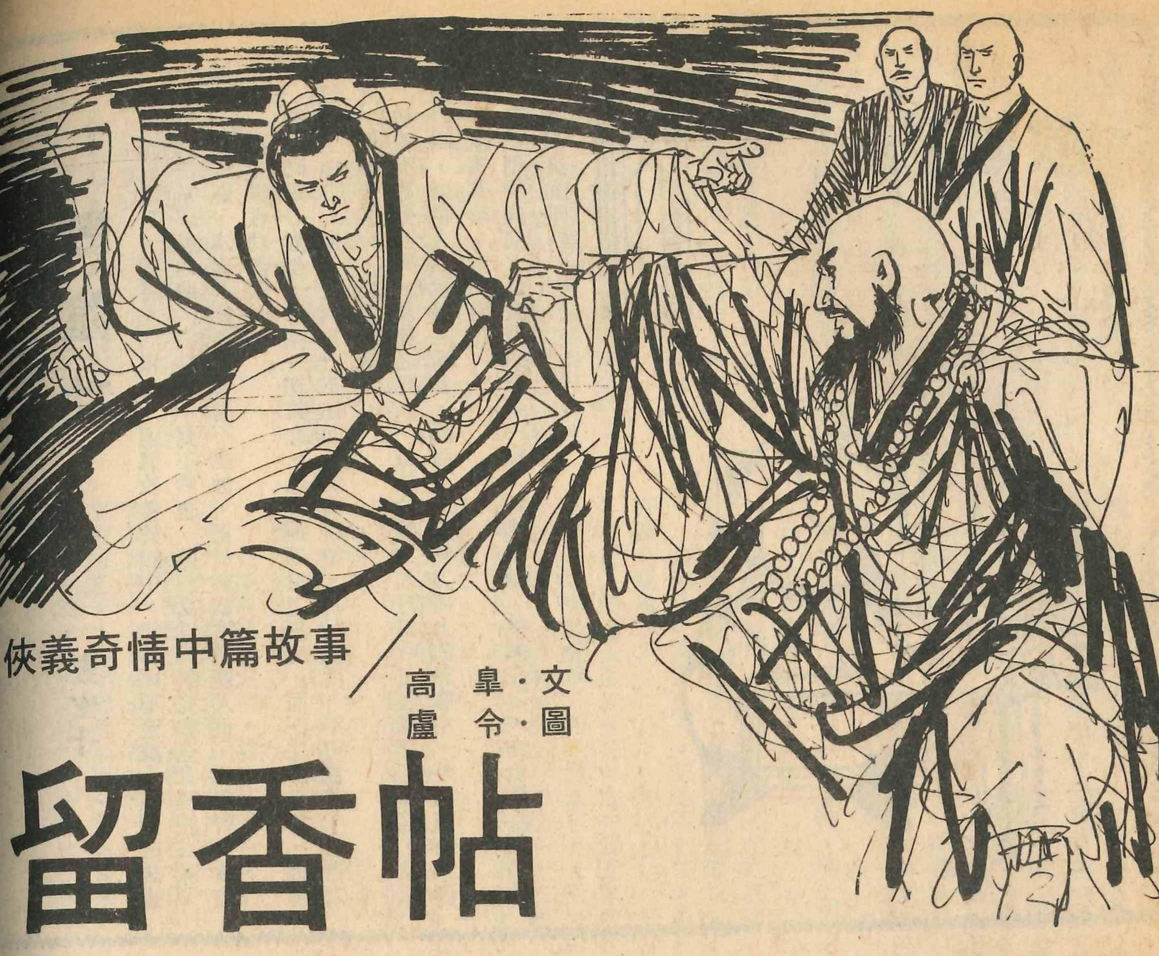
初練時瞑心靜坐，屛除一切雜念，然後運周身之氣力，而下注於丹田，即運用氣力，極力上提，使氣力上下往回，周而復始。日行數度，不可貪速，若行之過度，則氣傷神疲，反爲無益。

初時不甚覺其異，及練之既久，每於注氣力入丹田時，陰囊膨起如球，及氣力上提時，則睪丸亦漸隨之活動。終而至於隨氣力而上斂於腹中，外面僅餘其囊，敵雖欲撩其陰，亦不可得。

至此則功成矣。以後但須聚氣一提，即能收斂，鼓氣注之，亦能使陰囊堅硬。而護其睪丸也。

斂陰功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留香帖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一非和齊琴韻主僕在深山破廟中居住已一年，齊琴韻也將七巧火蓮燈的武功秘笈傳授給荊一非，荊一非的武功已非往日可比，荊一非要重出江湖，但齊琴韻主僕却提出非嫁荊一非不可，荊一非只好答應……來到偃師，荊一非三人因殺了四名黑衣大漢而惹了是非，幸而駱明暗中指示，駱明講述江湖上目前出現了留香帖事件，凡是接到留香帖的人，非得簽名加入一個神秘組織不可，否則將遭毀滅，少林寺目前也正受到留香帖的威脅，荊一非來到少林寺，希望能幫助少林寺，除去內奸，抵抗神秘組織的攻擊。

少林開殺戒　聖地變屠場

宜禪大師退出之後，松風水月立即送來齋飯，飯後略作調息，寺僧已在作晚課了。

鐘聲錚錚，經聲琅琅，荊一非雖然沒有瞧到近千名僧侶作晚課的盛大場面，在氣氛上已有一股肅然的感覺。

此時小蕙揚了一下柳眉，瞅着荊一非道：「公子，你怎麼忽然想到要薦醮，而且要三十五天之多？」

荊一非道：「少林是名寺，其中不乏佛法高深的禪師，這種機會十分難得，要薦醮自然要多薦幾天，趁明兒將琴韻的娘，以及妳的父母一併超渡，妳看可好？」

小蕙道：「當然好，小姐，妳不會反對吧？」

齊琴韻道：「別一廂情願，還要看少林寺答不答允。」

小蕙道：「少林和尚已經被公子折服了，我想他們會答允的。」

荊一非道：「別小看少林，小蕙，如果他們當眞擺出羅漢陣，說不定咱們就成爲少林寺的階下囚了。」

他們這一陣閒聊，少林僧侶的晚課已經結束，知客宜禪大師又匆匆來到精舍。

「荊施主，敝掌門有請。」

「多謝大師。」

荊一非隨着宜禪大師來到一間十分寬大的禪房，除了世禪掌門，房內還有四名眉清目秀的小沙彌，以及一十八名懷抱降魔寶杵的中年和尚。

由少林掌門親自接待，這是一項殊榮，荊一非自然不敢失禮。

「參見掌門。」

「不敢當，施主請坐。」

「多謝。」

「施主有甚麼話要對老衲說？」

「這個……」

「此地都是老衲的心腹，施主有話但說無妨。」

「這個……咳，並非晚輩不相信這些大師，只因事關重大，所以知道的人不宜太多。」

「好吧，你們出去。」

現在禪房之內只剩下荊一非與世禪掌

門了，他怕隔牆有耳，仍以傳音說道：「晚輩此來，是受人之託。」

「哦，是誰託施主來的？」

「窮書生駱明。」

「原來是駱施主，窮書生急公好義，必然有甚麼重要之事了。」

「少林存亡，關係武林安危，窮書生希望貴寺對留香帖能夠愼重處理。」

「窮書生果然名不虛傳，他已經知道敝寺遭遇到困擾了，不過少林弟子尚堪一戰。」

「沒有人敢輕視少林的實力，但……」

「施主太多心了，佛門弟子是不會背叛佛祖的。」

「晚輩沒有說佛門弟子會背叛佛祖，但佛門也有職司的高低，權勢的差別，掌門不會不承認吧？」

「這個……」

「職司表示尊卑，權勢引導慾望，在沒有外力衝擊之時是不會有甚麼影响的，如果有人慫恿，挑撥，引誘，那就很難說了。」

世禪掌門沉默半晌，終於點點頭道：「施主說的對，如今江湖動蕩，道消魔長，敝寺的確應該小心一些。」

荊一非道：「那神秘組織分明知道少林實力不可輕侮，他還是將留香帖送來，必然有所仗恃，少林不懼外侮，他那仗恃又是甚麼？」

世禪掌門喧聲佛號道：「施主加惠少林，敝派弟子將永誌不忘，老衲知道如何處置了，施主請去歇息吧。」

荊一非回答道：「既然如此，晚輩告退。」

他原想詢問有沒有需要他効力之處的，但因世禪掌門沒有提及，別人的家務事他只好不予過問。

回到住處，齊琴韻主婢還在等他，小蕙帶着詫異之色的問道：「一去就這麼久，你們談了些甚麼？」

荊一非道：「世禪掌門說少林正值多事之秋，不願意咱們此時建醮。」

小蕙道：「後來呢？」

荊一非道：「我費了不少唇舌，他終於答允，只有一件事他依然十分固執。」

小蕙說道：「我知道，是不許咱們進去。」

荊一非道：「別放在心上，小蕙，女婿是半子，我代替妳們還不是一樣？」

齊琴韻道：「師兄，這回你就沒有顧慮到了，你在廟裏超渡祖先，却將咱擺在此地，爲甚麼不就在這幢精舍之內建醮呢？」

荊一非道：「好主意，松風小師父，請你進來一下。」

他叫進松風，叫他去見宜禪大師，明日建醮改在精舍舉行。

× × ×

少林寺收到三份「留香帖」，限期只剩下九天。

這是少林一派生死存亡的關頭，縱使寧爲玉碎，最起碼也應該有點準備。

他們的確是在準備，先是封山，謝絕一切香客，連原先住在賓館的香客也請下山去了。

其次是加强內外巡邏，守備的嚴密，連一隻耗子也溜不進去。

這些是荊一非能夠瞧到的，自然還有他瞧不到的，因爲他總是一個外人。

他不想知道得太多，只有一點放心不下，那就是肅清內奸問題。

不放心又能怎樣？他是外人，別人的家務事他不便插手，也不容許他插手，那麼在此等情形之下，他只好靜觀其變了。

× ×

精舍超薦亡魂的法事在日夜不停的繼續着，鎭日木魚篤篤，鐘聲錚錚，氣氛雖是嚴肅，却瞧不到半絲異狀。

要說有異狀的只有一點，那就是荊一非的神色。

時間在一天天的溜走，他的神色也在逐漸沉重，子欲養而親不在，面對香案上的父母牌位，他自然有所感觸了。

其實他並非全部爲了這個，因爲留香帖的限期只剩下最後一天，他不能不担上一份心事。

少林門徒遍天下，是武林的一股安定力量，如若少林被毀的話，局面就難以收拾了。

再說他是受託而來，須要對窮書生有個交待。

少林實力强大，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一戰，最担心的是內部問題，也是他心情沉重的另一半原因。

小蕙心性靈巧，荊一非的神色自然瞞她不過，待當天的法事做完，她就毫不放鬆的釘了上來。

「公子：有困難？」

「誰說的？沒有。」

「別騙我，你必然有事瞞着咱們。」

「這個……」

「怎麼，還將咱們當作外人？」

「言重了，小蕙，我只是怕妳們担心而已。」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咱們是你的人，一生一世都不會分開，有福咱們一起享，有禍咱們一起當，不管什麼事你都不能一個人鱉在心裏。」

「好吧，其實並不是咱們的事，是少林寺出了問題。」

「哦，少林寺出了甚麼問題？」

「妳知不知道留香帖？」

「不知道，留香帖是甚麼？」

「是一張有香味的紅色帖子，有人稱它爲自願書，或賣身契。」

「怎麼說？」

「留香帖是某一神秘組織發出來的，只要在上面簽上你的名字，在三十天內你就得加入那神秘組織。」

「要是不簽呢？」

「一過三十天，你就會收到一枚芙蓉釵，三天之內再不簽名，就會烟飛火滅，鷄犬不剩。」

「好霸道，少林寺的和尚必然收到留香帖了。」

「是的，他們封山正是爲了這個。」

「這與咱們有甚麼相干？瞧你整天失魂落魄的。」

「不，小蕙，少林寺名滿江湖，是武林中的一股安定力量，咱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

「公子，不是我洩你的氣，此事實在

管不得。」

「爲甚麼？」

「少林寺是名門大派，七十二種絕藝震撼江湖，寺中高手之多，任何一個門派也無法跟他們相比，如果他們接下來，咱們三人又能怎樣？再說別人不見得會歡迎咱們插手，你不是變作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

一聲輕哼忽然由身後傳來，道：「他本來就在多管閒事，妳到現在才知道？」

說話的是齊琴韻，她一向很少說話，現在她接上，但語氣之中却帶着不滿。

荊一非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妳還沒有睡？來，快坐下來歇歇。」

小蕙趕忙沏來一杯熱茶，道：「小姐，妳說少林寺的事咱們要不要管？」

齊琴韻瞥了荊一非一眼道：「那妳就該問他了，咱們拗得過他麼？」

荊一非哈哈一笑道：「眞是我的好師妹，我先謝過了，其實……」

他語音未落，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鐘聲，同時足音雜沓，似乎有不少人向寺外奔去。

小蕙一怔道：「果然發生問題了，咱們要不要前去瞧瞧？」

齊琴韻說道：「等一等，現在還不能去。」

小蕙道：「爲甚麼？」

齊琴韻道：「傻丫頭，妳不想想，他們剛剛發生事故，必然是一片混亂，咱們此時如果前去，說不定會惹來洗脫不清的嫌疑，還是待一會再說吧。」

荊一非點點頭道：「對，事故既已發生，倒也不必急在一時。」

他們說話之際，小沙彌水月忽然奔了進來，道：「荊大俠，敝掌門有請。」

聽說掌門相請，荊一非先安了一半心，至少到目前爲止，內奸的毒計尚未得逞。因而詢問道：「貴掌門現在何處？」

水月說道：「在寺門之外等候着荊大俠。」

荊一非道：「好，師妹，咱們走。」

他們奔向寺門，一片喊殺之聲已遙遙傳來，尖銳的悲嚎，沉悶的怒吼，與兵刄撞擊之聲亂成一片。

寺前排着一座龐大的羅漢陣，陣中殺機隱隱，氣氛嚴肅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陣前三丈之處，立着十幾名僧侶，他們是少林當代成就最高的高僧。

中間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僧，是鐵杖和尚古智，他左側是古德，右側是古音，都是少林寺的長老。

三老身後一排十四人，是少林的第三代弟子，法字輩中的傑出人材。

他們的兩側各有五十名僧侶，左首持戒刀，右首持禪杖，像木雕泥塑般的肅立着。

這般人是打頭的第一關，他們如果不敵，再由羅漢大陣接戰。

陣後緊靠寺門之處，是另一個堅强的組合，立在正中的是少林掌門世禪禪師，他的左右分立着藏經閣住持應禪禪師，祖堂住持亞禪禪師，知客宜禪禪師。

世禪掌門身後是他的十八名親傳弟子，人稱十八韋陀。

再後面一百零八人是少林寺的天龍地虎，又稱一百單八將。

這般人是少林寺的精英，由他們把守第三關，如若羅漢陣還擋不住敵人，才由他們接戰。

除了這些，寺門之內還有幾百名後備僧侶，以及守護廟宇四週要隘關卡的，可見少林實力之强，當代武林沒有一派堪與比擬。

荊一非只是流目一瞥，立即趨至世禪掌門身前，雙拳一抱道：「見過前輩。」

世禪掌門道：「不敢當，施主加惠少林，老衲感激不盡，爲免施主捲入漩渦，請立刻離山，不情之處尚希鑒諒。」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晚輩如果害怕就不會來，何況賊人已經迫近，想走也來不及了。」

知客宜禪道：「本山另有秘道，施主如願意走，老衲立即派人替施主帶路。」

荊一非道：「盛會難得，晚輩既然遇上，怎會輕易放棄。」

此時賊人已經闖過幾道攔擊的關卡，出現在山門附近。山門另有防守的少林寺弟子，雙方馬上就要接觸。

荊一非向世禪掌門道：「賊人十分强大，不必作無謂的犧牲，守山門的似乎撤回的好。」

世禪掌門點點頭道：「施主說的是，四師弟，快叫他們回來。」

四師弟是宜禪，他立即發出一股嘯聲，守山門的三十餘名弟子聞聲迅即撤回。

他們剛剛退到鐵杖和尚等把守的第一關，大批賊人已跟踪出現。

一律黑帕蒙面，人數却有近三百名之多，可見賊人是有備而來，存心想一擊得手，使少林一派永遠在武林中除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佈置在少林寺的內奸，竟已全部就擒。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衝了上來，及瞧到寺前所擺的陣仗，脚下不由爲之一窒。

領頭的賊人是一名白髯拂胸，身材瘦長的老者，瞧他那雙精芒迫人的眸子，內功的精純必然具有極高的造詣。

像他這等人物，在江湖上必非等閒之輩，只是他蒙着一塊黑帕，因而無法認他出來。

鐵杖和尚古智禪師是一個急性子，早已大喝一聲道：「報上名來，老和尚送你到地獄去。」

白髯老者嘿嘿一陣陰笑道：「就憑你鐵杖和尚？哼，你還差了一點，叫世禪來跟老夫回話。」

鐵杖和尚名噪江湖，想不到老運如此不濟，十天以前竟栽在一個後生晚輩荊一非的手裏。

他原已鱉了一肚皮的怨氣，怎能忍受白髯老者的輕視？口中一聲怒叱，禪杖就衝了上去。

古德禪師老成持重，本想勸住鐵杖和尚的，但稍微遲了一點，他已跟一名使用三截棍的賊人打了起來。

白髯老者似乎是一個狂人，他竟然舉手一揮，喝道：「給我殺，不准放走一個禿驢。」

於是混戰展開了，少林寺的第一綫立即陷於十分可怕的苦戰之中。

世禪掌門瞧得心頭一懔道：「那來的

這麼多的高手？」

沒有人能回答他的問題，否則這一神秘組織就不能稱那神秘二字了。

的確，賊人幾乎個個都是高手，其中更有幾個武林罕見的絕頂高人，勿怪他們敢以三百之衆，想毀掉人數逾千的少林一派了。

雙方接戰不久，少林門下已有不少傷亡，如此下去往後的戰局實在未可樂觀。

因而藏經閣住持應禪禪師道：「掌門，第一綫頂不住了，咱們不必作太多的犧牲。」

現場的佈局是世禪掌門的作戰計劃，他知道敢於向少林挑釁的，必然來者不善，所以打算逐步消耗敵人，最後一鼓而殲滅他們。

他沒有估計到賊人會如此强悍，如果不撤回第一綫的弟子，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傷亡。

於是，一聲清越的佛號像暮鼓晨鐘一般飄出，鬥場之中立即發生兩種不同的現象。

賊人有如驚雷轟頂，神色爲之一呆。少林門下却精神大振，身受傷痛之人也爽然若失。

這一聲清越的佛號，竟然具有天龍禪唱，及佛門獅子吼的兩種功能，可見世禪掌門功力之深，已達莫測高深的境地。

少林第一綫的弟子，藉這聲佛號之助撤了回來，羅漢大陣迅速向前推動，塡上了第一綫的位置。

賊人領頭的白髯老者功力不凡，他只是微微一怔立即清醒，他沒有阻止第一綫少林門下的撤退，却以內力傳出一股語聲道：「請少林掌門答話。」

世禪掌門道：「施主有甚麼指敎？」

白髯老者道：「濟世救人，積善功，修善果，可是出家人的宗旨？」

世禪掌門道：「可以這麼說。」

白髯老者道：「但江湖之上强梁橫行，作奸犯科，以及行兇鬥毆之事幾乎時時都在發生，請問老和尚，你們到底做了些甚麼？」

世禪掌門說道：「施主的責備老衲不敢推諉，只不過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天下如此之大，出家人只能盡其心力而已。」

白髯老者冷哼一聲道：「和尚受十方供養，原本就應該爲人羣服務，但你們却以清靜無爲，四大皆空爲口號，認人們爲俗物，自己爲神佛，那裏盡過濟世救人的本份？」

世禪掌門淡淡道：「施主率衆犯山，要將佛門弟子置於死地就是爲了這個？」

白髯老者道：「老夫指出你們的錯誤，是要你們知道愧對江湖上的千萬生靈，適才所以略施薄懲，只是讓你知道咱們具有摧毀少林的强大實力罷了。」

世禪掌門道：「老衲知道了，施主還有甚麼指敎？」

白髯老者道：「老夫此來是給你一個向江湖贖罪的機會，難道你不願意？」

世禪掌門道：「老衲願意，但不知道這個罪要如何贖法？」

白髯老者道：「這個十分簡單，你只要在留香帖上簽上姓名就行。」

世禪掌門道：「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但不知貴派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

白髯老者道：「你只要存心加入本門，這些以後會告訴你的。」

世禪掌門道：「施主忘記兩句警語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老衲對貴門毫無所知，豈能簽下那張賣身契約！」

白髯老者道：「本門一秉至公，要將天下武林全部納入管轄之內，使江湖永遠寧靜，人民過着安和樂利的生活，咱們只要爲未來的理想而努力，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再說，老夫既已來到此地，你們已經別無選擇的餘地了。」

世禪掌門喧聲佛號道：「統一武林，號令天下，貴門主具有如此偉大的魄力與抱負，必然不是一個平常之人，只是少林弟子早已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貴門這番盛舉，老衲不敢苟同。」

白髯老者面色一變道：「看來老夫縱使說破嘴唇，也無法使頑石點頭了，好吧，你叫青禪出來，老夫要對他說話。」

世禪掌門道：「青禪交友不愼，正在向我佛懺悔，施主如若及時猛省，老衲也願意助你一臂之力，使施主得登彼岸，同獲善果。」

白髯老者心頭一震，說道：「這是咱們低估你了，不過這不要緊，沒有青禪相助，老夫同樣能够叫你們烟飛火滅，現在老夫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在一柱香內簽上你的名字，率衆抗拒之罪老夫可以不予追究。」

世禪掌門道：「少林門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施主如要征服少林，咱們不惜一戰。」

白髯老者面色一沉道：「老和尚，這可是你自己找的，給我殺！」

一場史無前例的搏殺展開了，二百餘名蒙面高手，瘋狂般的拚命衝殺，他們半數衝入羅漢大陣，半數繞陣而過，奔向少林古刹的寺門。

世禪掌門喧了一聲佛號道：「請三老守護寺門，咱們迎上去。」

他將寺門的守護交給原守第一綫的僧侶，然後兵分兩路，由羅漢陣的兩側迎擊衝過來的賊人。

這是少林一派生死存亡的一戰，世禪掌門却冷落了他的客人。

小蕙撇撇嘴道：「公子，你瞧，人家對咱們毫不理睬，咱們還呆在這兒作甚麼呢？」

荊一非道：「別這麼說，小蕙，兵凶戰危，事關個人的生死，咱們可以參與戰鬥，但世禪掌門却無權要求咱們。」

小蕙道：「你總是同情別人，好啦，你說，咱們怎麼辦？」

荊一非道：「咱們不妨積點善功，爲人間清除一些敗類。」

小蕙說道：「那就走吧，場面正熱鬧呢。」

小蕙喜歡熱鬧，也喜愛殺人，要她去趕熱鬧自然求之不得。

齊琴韻沉默寡言，一天很難擠出三句話來，不過她從不反對荊一非的決定，此時也不例外。

荊一非跨出一步，這雙主婢立即跟了

上來，他們以沉穩如山的步伐緩緩向鬥場走去。

此時鬥場之上已經打得十分慘烈，但見鮮血四溢，肢體橫飛，這片佛門聖地業已成爲人間屠場了。

少林羅漢大陣，一向馳譽武林，天下各門各派的高手，能夠闖出羅漢陣的爲數不多。

現在所擺的羅漢陣特別龐大，是由一百八十名高僧所組成，衝入陣中的蒙面人也有一百五十名左右，他們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只是各自爲政，無法集中羣力，不足盞茶時分，闖陣者已然傷亡累累了。

羅漢陣雖是佔到絕對的勝算，但另一鬥場的少林門下却遭到了困難。

敵方以白髯老者爲首，共有七名身手驚人的絕頂高手，他們如若解下蒙面黑帕，必然都是炫赫一時的一方霸主。

此時世禪掌門與應禪宜禪兩位禪師，都遭到兩名絕頂高手的圍攻，除了世禪掌門功力卓絕，還能夠勉力支持，應禪宜禪已是左支右絀，險象環生了。

打得最好的是十八韋陀，他們也是利用陣法聯手對敵，由於他們功力深厚，陣法也變化多端，賊人雖然以幾倍人力强攻，依然對他們無可奈何。

天龍地虎打得也不太理想，接戰沒有多久，他們已經有了傷亡。

他們的造詣原較十八韋陀爲差，再加上賊人之中有一名絕頂高手，他們自然要相形見拙，而陷入險境了。

荆一非目光流轉，將全般情況作了一番瞭解，然後對齊琴韻主婢道：「我去爲天龍地虎解圍，妳們去支援應禪宜禪兩位禪師。」

語音未落，身形已然冲霄而起，口中一聲清嘯，凌空一刀揮了出去。

這一刀來得正是時候，否則天龍隊中的一名僧侶，必將要橫屍在賊人的長劍之下。

這名賊人身材中等，穿着一件閃閃發光的金色長袍，他的劍術造詣極高，是一個不易多見的劍道高手。

他正在追殺一名僧人，荆一非適時凌空撲到，那凌空揮刀一擊，湧起一片駭人的勁風，他心頭一懍，只得縱身避讓，放棄了他的獵物。

及定目向荆一非一瞧，不由訝然道：「你是少林俗家弟子？」

荆一非道：「不是。」

金袍人道：「你也不是和尚了，爲甚麼要多管閑事？」

荆一非道：「這沒有甚麼，路見不平罷了。」

金袍人嘿了一聲道：「朋友，別的事都可以管，只有這件閒事管不得，念你年少無知不跟你計較，你快走吧。」

荆一非微微一笑道：「閣下的心腸不錯嘛，爲甚麼手底下那麼毒辣？這樣吧，來而不往非禮也，咱們來個交換如何？」

金袍人道：「交換甚麼？」

荆一非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閣下如果幡然悔悟，在下可以請求少林寺的大師們放你一馬。」

金袍人怒哼一聲道：「你認爲我是怕你？」

荆一非道：「我沒有這麼說，不過邪不勝正，自古已然，在下勸你放下屠刀，也是一番善意。」

金袍人道：「看來咱們是說不攏了，你出招吧。」

荆一非一嘆道：「閣下當眞不願放過少林？」

金袍人道：「要我放過，只有一個辦法……」

荆一非道：「打敗你？」

金袍人道：「不，殺死我。」

荆一非愕然道：「難道閣下與少林寺有不共戴天之仇？」

金袍人道：「這你就不必管，請。」

荆一非道：「好吧。」

他沒有立即出招，却擺出了一個「授人以柄」的怪異招式，金袍人啊了一聲道：「你是誰？」

荆一非道：「小姓荆，草字一非。」

金袍人說道：「你是七巧火蓮燈的弟子？」

荆一非道：「只是記名弟子，學了一點皮毛的工夫。」

金袍人道：「那你就不應該帮叨少林寺的和尚，令師知道了會生氣的。」

荆一非道：「你認識家師？」

金袍人道：「不錯，咱們雖然沒有深交，却是時常見面的朋友。」

荆一非忙說道：「這當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請教前輩……」

金袍人道：「我沒有姓名，你也不必知道，要麼你就叫我金袍人吧。」

荆一非道：「晚輩不敢，請問前輩，家師現在何處？」

金袍人道：「不知道。」

荆一非道：「前輩與家師必然都在同一組織之中了，請問是怎樣一個組織？」

金袍人道：「我如果說不知道，你必然不會相信，咱們不要說這些了，快帮我殺和尚吧。」

荆一非道：「不行，前輩，少林寺的和尚是晚輩的朋友，請前輩高抬貴手，晚輩將感激不盡。」

金袍人哼了一聲道：「我如果高抬貴手，就得賠上一顆腦袋，別替你師父惹禍，快閃開一點。」

身形一錯，長劍急掄，就待向天龍地虎衝去。

荆一非橫身一攔道：「晚輩說過，少林寺的和尚不能殺。」

金袍人一怔，說道：「你當眞要帮助他們？」

荆一非道：「江湖道上講的是一個義字，爲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惜。」

金袍人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我只好成全你了。」

足尖就地一旋，一連劈出三劍，每一劍都是快如閃電而且劍鋒所指，全是荆一非的要害重穴。

此人功力雖高，如果與鐵杖和尚相比，還是差了一點，荆一非能夠擊敗鐵杖和尚，自然不會將他放在心上。

五十招以後，他已能掌握全局，不過他沒有施展殺手，是希望獲得一點神秘組織的內幕消息。

「前輩，我就想不明白，你們在江湖之上，多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爲甚麼要放棄崇高的身份，去聽別人的使喚？」

他在詢問，在質疑，但雙手却沒有閒着，右刀左掌，打得凌厲已極。

金袍人的汗水在流，雙目圓睜，顯得驚詫無比。

「姓荆的，你說你是七巧火蓮燈的記名弟子？」

「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各人，這有甚麼好奇怪的？晚輩適才的問題你還沒有答覆呢。」

「我無法回答，你還是留待將來問你的師父去吧。」

「晚輩好奇心極重，不能等待將來，這樣吧，咱們慢慢聊，前輩先說你們那個組織的名稱。」

他說話之際，忽然拍出一掌，它像天外飛來一般，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金袍人弄不明白他這一掌是由何處飛來的，其實就算讓他瞧見，他還是躲避不過，因爲這一掌不只是妙到巔毫，也快得像驚雷乍閃，他縱然功力再高一點，這一掌還是會老老實實的印上他的胸膛。

一聲悶哼，金袍人一連倒退三步，嗓門一甜，一口鮮血噴了出去。

荆一非毫不放鬆的跟了上去，決不讓金袍人得到半點喘息的機會。

「說，前輩，你們那個組織叫做甚麼門？」

他是在迫供，稱呼雖然客氣，語氣却嚴厲無比。

但江湖之上，原本就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金袍人栽到家了，他如何能夠不說？

「姓荆的，七巧火蓮燈……會跟我……抵命的。」

轟的一聲，金袍人倒了下去，一縷黑色血水由嘴角流了出來，他死了，但荆一非却大爲錯愕。

「荆大俠，此人是嚼毒自盡的，你就不必管他了，令師妹那邊頗爲吃緊，荆大俠不能再作遲延。」

說話的是天龍地虎隊中的一名和尚，荆一非急忙擧目向齊琴韻瞧去，只見她打得予取予求，已經穩穩的佔了上風，及再瞧向小蕙，不由心頭一震。

與小蕙搏鬥的是一名體型粗獷，使用雙杖的黑衣蒙面人，此人功力深厚，雙杖的造詣極高，名震武林的「天雷劈」獨門刀法竟然招架不住。

小蕙不只是完全落在下風，而且已披頭散髮，危如累卵，荆一非焉能不大吃一驚。

一聲高亢的長嘯，他以天馬行空之勢撲了過去，長刀有如疾雷撼山，向黑衣蒙面人作全力一擊。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過，他被震得飛了起來，身形剛剛翻起，他的左手忽然吐了出去。

「七竅紅」是七巧火蓮燈的另一項不傳之秘，但能夠像荆一非使得如此神化，只怕連七巧火蓮燈也會有後生可畏之感。

黑衣蒙面人沒有想到荆一非的功力如此之高，而且適才一招硬拚，他被震得連退數步，喘息都來不及，那會想到荆一非還有這麼凌厲的一記殺着。

一陣無法忍受的奇痛，使他哀嚎出聲，眼前一黑，這位身負絕學的絕頂高手倒了下去，鮮紅的血水由七竅流出，死狀之慘使人不忍卒覩。

荆一非嘆息一聲道：「你要害我的小蕙，這你不能怪我。」

小蕙的酥胸還在起伏，小嘴還啾得老高，但粉頰之上却孕育着一片甜甜的笑意，嬌軀也緩緩向着荆一非倚了過來。

「這個人好兇狠，差一點要了我的老命。」

「他沒有要去妳的老命，却送掉一條小命，妳也該平口氣了。」

「你爲甚麼現在才來？我不依。」

這是戰場，四週仍在喊殺連天，情況慘烈無比，她姑奶奶竟然撒起嬌來了。

荆一非微微一笑道：「算我錯了，待會跟妳陪禮，快去帮琴韻吧，免得又出差錯。」

打發走了小蕙，他再縱目觀察全場。

神秘組織這回是偸鷄不着蝕把米，每一處他們都佔到一個輸字。

惟一打成平手的是白髯老者與一名黃衣蒙面人聯手跟世禪掌門的搏鬥，他們打得雖是兇險，但却半斤八兩，誰也佔不到便宜。

少林一派是武林公認的泰山北斗，少林掌門不只是身份崇高，功力之深也無人堪與比擬。

但那白髯老者與黃衣蒙面人雖是以二敵一，却能與世禪掌門打成平手，這不僅是難能可貴，而且有點駭人聽聞。

如果讓他們就這麼繼續打下去，世禪掌門以少敵衆，眞力的損耗自然較多，時間一久，他可能會因發力不繼而無法保得均勢了。

荆一非不再遲疑，逕向一黃衣蒙面人撲去。

「朋友，兩個打一個不太公平，在下向你討教幾招。」

對方沒有使用兵刃，荆一非也將長刀收了起來，他以捉龍手配合七竅紅，跟黃衣蒙面人展開了惡鬥。

這一交上手，他才知道爲甚麼以少林掌門的一身造詣，只能跟對方打成平手，敢情黃衣蒙面人不只是掌力奇重，一掌推出，就使人有如泰山壓頂的感覺。

而且此人的掌力十分怪異，好像瞧不到的無數柔絲，只要讓它纏到身上，不只是擺脫不易，連呼吸也大爲困難。

碰到這麼一個絕頂高人，荆一非不敢心存大意，急忙摘下長刀，連續幾招天雷劈揮了出去。

天雷劈是當代武林最爲威猛的刀法，他連續劈出三刀，也只能解脫黃衣人怪異的掌力，同樣的道理，一經久戰，他必然會感到發力難繼。

只不過他是濕手抓麵粉，此時想甩手也不行了，除了全力一拚，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於是他奮起全力迎戰，將整個心神浸淫於刀法之中。

這是一場極端艱苦的搏殺，除了手中的一把長刀，他幾乎渾然忘我。

直待他腦際靈光一閃，再度揮出如神來之筆的一刀，他才由忘我中回到現實。

但現實却是殘酷的，黃衣蒙面人被他這莫明其妙的一刀，劈掉六陽魁首，屍體倒下去，脖子上還在狂噴着鮮紅的血水。

「阿彌陀佛，荊施主好刀法。」

說話的是世禪掌門，這位悲天憫人的老禪師，眼角上已含着滾滾欲落的淚水。

荊一非不安道：「晚輩出手太……」

世禪掌門搖搖頭道：「這不能怪你，你不殺他也不會活着回去。」

他準備跟世禪掌門進入寺門，目光却向聯袂而來的齊琴韻主婢瞧去，適才一陣兇險的搏殺，她們也是全力以赴，他不能不說幾句安慰的言語。

「琴韻，妳還好吧？」

「我很好，只是這般人……眞叫人害怕。師兄，此間之事已了，咱們還是早點離開吧。」

「好，不過今日天色已晚，要離開也得等待天明，妳跟小蕙先回精舍，掌門禪師還有點事要跟我聊聊。」

世禪掌門道：「老衲想屈留荊施主在敝寺暫住百日，希望三位能够同意。」

世禪掌門這項提議，荊一非三人不由同時一呆，小蕙忍不住道：「爲什麼？」

世禪掌門道：「三位施主拔刀相助，當得是義薄雲天，敝寺雖是幸免浩刼，三位施主却惹下了無窮後患，老衲如是不竭盡一點心力，今後就要寢食難安了。」

荊一非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的本份，掌門禪師何必放在心上。」

世禪掌門道：「不，江湖動亂，三位施主將是撥亂反正的主要支柱，咱們既結善緣，老衲怎能不成全施主的善果？」

荊一非道：「掌門禪師是說……」

世禪掌門道：「當年本門達摩祖師成道之初，由於仰觀南斗，而創立了六招掌法，定名爲『南斗六式』，祖師用以平魔衞道，當得是無堅不摧，只是這套掌法殺氣太重，不宜佛門弟子練習，因而本派立派數百年，這套掌法始終未傳於世，老衲想傳給三位施主，退可保身，進可平魔，不知三位是否願學？」

少林武技天下馳名，能够得到他們一招半式就可揚威江湖，南斗六式是達摩祖師用以平魔的掌法，其威力絕不會在七十二種絕藝之下，世禪掌門既然主動提出傳授，他們自然不會推辭。

不過他們是分別傳授的，荊一非住於寺內，由世禪掌門耳提面命，親傳絕學，齊琴韻主婢則由青禪禪師傳授，傳藝限期全是百日。他們分開習藝，其中就大有差別，世禪掌門先給荊一非服食一粒大還丹，使他陡增半甲子的功力，然後傳給他「菩提九轉禪功」，是一種性命交修之學。

每天早午晚他必須坐禪三次，其餘的時間就是學習南斗六式掌法。

這六招掌法精深博大，玄奧無比，而且在習掌之前先要習會南斗心法。

南斗心法的效用，於剎那之間將全身功力聚於掌指之上，因而只要拍出一掌，必然石破天驚，敵人的功力縱使高過自己數倍，也無法承受南斗六式的一擊。

他們在不眠不休的苦練之中，百日限期眨眨眼就過去了。

這三人當然以荊一非的成就最高，習藝百日他的神韻與以前已判若兩人。

齊琴韻主婢就不同了，她們雖然也習得一項佛門絕學，而且容光煥發，正氣直透華蓋，但那雙美目之中，却隱隱含着一縷殺機，這就勿怪佛門弟子不宜學習了。

荊一非同樣習過南斗六式，由於他習得「菩提九轉禪功」，南斗六式所帶來的殺機會潛移默化，自然消除。

當功得圓滿之際，荊一非忽然雙膝一屈，向世禪掌門跪了下來，道：「傳藝之德，不啻師徒，弟子禮當一拜。」

世禪掌門宣聲佛號道：「佛門廣大，不渡無緣之人，施主與老衲有緣，才有今日的遇合，老衲希望收你爲徒，不知你是否願意？」

荊一非立即口稱恩師，向世禪掌門拜了三拜，然後站了起來。

世禪掌門立命青禪禪師傳諭全寺，宣佈收徒的喜訊，並大排素筵來一番慶賀。

翌晨當荊一非拜別世禪掌門之時，這位少林高僧又作了一項出人意外的決定。

他命令十八韋陀中成就最高四大韋陀、法雨、法輪、法華、法門等隨同荊一非出山，他們的任務是保護這位小師弟，並傳給他少林武功。

荊一非愕然道：「師父，弟子行無定向，居無定所，叫四位師兄跟着亂闖，弟子如何能够心安？所以弟子斗胆請師父收回成命。」

世禪掌門微微一笑道：「闖江湖隨遇而安，怎會有一定的方向跟一定的住處？其實大目標還是有的，你必須找到盧駿老施主，對白玉鷄心作一個了結。」

荊一非道：「是的，師父。」

世禪掌門道：「你破壞了神秘組織對本寺的屠殺，他們不只是全軍覆歿，在威信上更蒙受到無可估計的打擊，今後行走江湖，他們必然放你不過。」

荊一非道：「這個弟子知道，不過以神秘組織的實力而論，縱使增加四位師兄，不一定就能阻正他們向弟子尋衅。」

世禪掌門道：「不，你看錯了。」

荊一非道：「請師父指教。」

世禪掌門道：「神秘組織派來攻擊本寺的人，他們的身手你認爲如何？」

荊一非道：「那般人每一個都具有一流身手，所以弟子認爲他們十分可怕。」

世禪掌門道：「天下雖大，具有一流身手的武林高人畢竟不多，他們一次損失三百之衆，實力必然遭到嚴重的打擊，就算有人向你尋衅，也不可能派出大批人手，現在你明白了麼？」

荊一非道：「弟子明白了。」

世禪掌門道：「好，你們去吧。」

他們辭別師門之後就由登封南下，經禹縣逕向許昌奔去。

他同行的四位師兄，年齡最大的是二師兄法輪，今年正當而立之年，成就最高的是大師兄法雨，也只有他的神情最爲嚴肅。三師兄法華態度和藹，四師兄法門却笑口常開，因爲如此，他跟三四兩位師兄也比較談得來。

其實談得來的也沒有什麼好談的，因爲他們找不出多少談話的時間。

從上路第一天起，大師兄法雨就爲荊一非規定了日常進修功課，督導之嚴，使他忙得喘不過氣來。

敢情這四位師兄全都身負絕學，勿怪世禪掌門派他們負責保護小師弟，並担負傳藝的責任了。

法雨傳給荊一非的是「十方眞解」，也是少林七十二種絕學之一。這是一種內外兼修的武學，包括移宮，縮骨，通臂，龜息，制穴，截脈，擒拿等。

法輪傳的是達摩劍法，法華傳的是百步神拳，法門則傳授飛龍身法，名震武林的沾衣十八跌就包含在雲龍身法之內。

少林武功無一不是驚世駭俗之學，這四位師兄所傳的又是少林武學中最高深的絕藝，難怪荊一非要忙得喘不過氣來了。

他這一忙不要緊，小蕙却憋了一肚皮的悶氣，因爲她希望時時跟荊一非在一起，時時跟她說幾句知心的話兒，就算鬥幾句嘴也是好的。現在可就糟透了，荊一非被四個師兄看得緊緊的，要不是在一起趕路，只怕連見上一面都會感到困難。

待過了武勝關，進入湖北省境之後，少林四大韋陀忽然一改常態，他們放鬆了督促荊一非用功，却瞻前顧後，對安全加强了戒備。

莫非發現了甚麼警訊，有人企圖對他們有所不利麼？不錯，三天之前就有人跟了下來，齊琴韻主婢久走江湖，這情形自然瞞不過他們。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在應山縣東南的楊家寨投宿，法雨包下了客棧的東跨院，是爲了隔絕閒人，易於防備。

晚餐之後，法雨將臥房作了一番安排，荊一非與齊琴韻主婢住對面房，中間是一個小型的客廳。他們的前後各有兩個房間，由法雨等住宿，形成四星拱衞。

這是一個頗爲周全的防衞，應該不會出甚麼差錯才對，而且四僧全是打坐調息十丈內落葉飛花只怕也瞞不過他的耳目。

當更鼓兩傳之後，一股細小而尖銳的勁風，忽然分別刺透窗紙，穿窗而入，四僧方自一驚，便在一陣暈眩中失去知覺。

這是一個猴形的人，他行動之快，當眞像飄風一般。他所用的暗器也極端怪異，只是一隻細小的竹管，竹管擲出之後，在一定的距離之內自行炸開，一股强烈的迷藥立即向四週擴散。無論功力如何高强之人，只要吸進一點迷藥，立刻暈眩過去，少林四韋陀就這樣中了道兒。

好在他的目標是荊一非，否則四韋陀必然難逃毒手。

其實荊一非的功力較四韋陀高得很多，因爲他服食過大還丹，又習會了菩提九轉禪功，因而猴形人的暗襲並未逃過他的耳目。猴形人自以爲輕功無雙，當今之世沒有人能够跟他一較長短，因而他毫無防範，也不必防範有人能對他怎樣。

他迷暈少林四韋陀之後，又轉到荊一非的房外來了，略一聆聽，一隻細小的竹管已經取到手中。

只要他將竹管擲進房中，荊一非縱使功力高過四韋陀，同樣會被迷暈過去。

猴形人舉起了手，竹管也對準了窗紙，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遲疑着沒有擲出。

爲甚麼？莫非發現荊一非不在房中。

如果荊一非當眞不在，他就應該立即退走，要不，一旦被人發現，多半會落得灰頭土臉。他的確已經起了懷疑之心，猜想這間客房沒有人在裏面睡眠。

靈猴安雲是一個武林高人，房裏有沒有人自然瞞他不過。同時他警覺性極高，沒人就是表示有危險，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的確想走，可惜他的腿却不聽使喚。

其實何只是雙腿不聽使喚，除了一對眼珠還能轉動，心臟還在跳躍，任何一個地方都已動彈不得，敢情他已經被人制住穴道了。不，還有一個地方能動，那是他的舌頭。

「朋友，你使我十分震驚，天下武林能讓靈猴安雲丟人現眼的你是第一個。」

「你太小看天下之士了，安大俠，請教，咱們有仇？」

「沒有。」

「那是爲了甚麼？」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你爲了五十萬兩白銀？」

「套你一句話，你太小看安某了，五十萬兩銀子算得甚麼，何況你還沒有。」

「靈猴安雲果然高明，不過你既知道在下沒銀子，那懷璧其罪又如何解釋？」

「令師失踪的原因你總該知道吧？」

「你是說白玉鷄心？」

「這回你總算想通了，願不願跟我合作？」

「我是想通了，閣下却弄錯了，在下並不知道家師隱居在那裏，願意合作又能怎樣？」

「不錯，你找不到令師，但有人正在找你。」

「誰？」

「令師妹盧若蘭。」

「這就怪了，這不是捨近求遠麼？」

「你認爲我會那麼笨？在下曾經花過幾個月的時間，追踪盧若蘭所走的路綫，踏遍黃河兩岸及大江南北，那位姑奶奶就像隕星般，光芒一閃便在天地間消失。」

「啊，她當眞在江湖上出現過？」

「一點不假。」

「那她爲甚麼會忽然消失？莫非遭到了意外？」

「不可能。」

「你能肯定？」

「你應該相信靈猴這塊金字招牌。」

「這我就不懂了。」

「我也不懂，不過，我却猜出一種可能。」

「哦，請說。」

「易容改扮，我想令師妹必然是易容的高手。」

「這回讓你猜對了，舍師妹的確喜愛研究易容化裝之術。」

「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願不願跟我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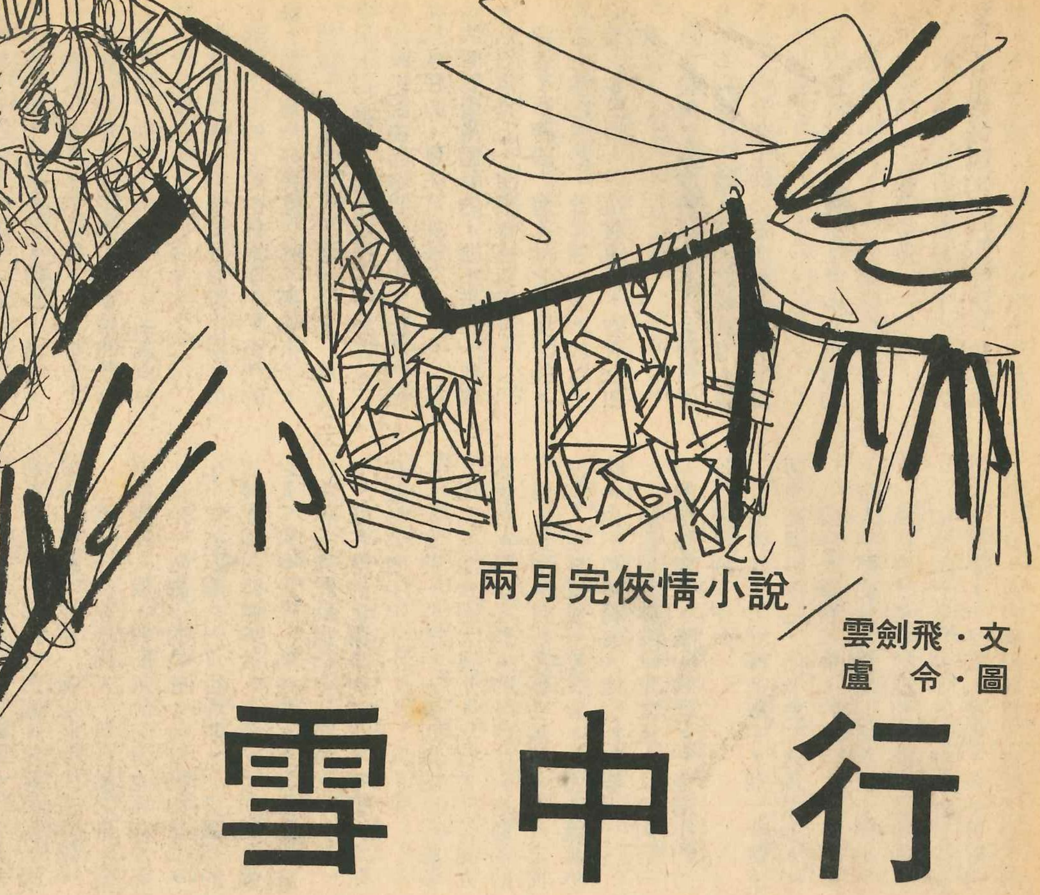
「不願。」

「哼，荊大俠，你要明白，普天之下只有在下知道天門水及地獄花，否則就算你得到白玉鷄心，也只是一塊普通佩玉而已。」

「唔，有點道理，不過你得告訴我，是誰叫你來暗算在下的？」

「這個——咳，你是瞧不起在下了，天下高人雖多，能够支使在下的却很難找出一個。」

（未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七在獨孤行的威脅下，將熊大小姐被擄藏身之處以及進入該處之暗號盡告，獨孤行於獲悉各情後，立即點了王七穴道，便按扯前往找尋。當他潛往該處院落門口時，按照暗號叫人開門，獨孤行一進去就點了兩名守衛的昏穴，隨即展開搜索，但遍尋不獲。獨孤行於無計可施之下，便爲其中之一的守衛解穴，又用威迫的手段要他說出熊大小姐藏身何處，該守衛終於據實以告，獨孤行再點了那守衛的穴，然後依法掀開一塊地板，發現一個地窖，他探首窖口，隱約見有一人躺在牆角處，於是便拾級而下……

迫婚成反目　倩女情獨鍾

內奸

這時，熊幗君今晚睡得很不安寧，經常發夢，不但夢見父親，也夢見獨孤行。

兩個人交替着在她夢中出現，他爹是容顏憔悴，一臉愁苦憂急之色，在瞧到她之後，立時歡喜若狂，她也流着淚，歡叫着撲入她爹懷裏，她爹緊緊地，激動得渾身微顫地用雙手摟着她，不斷喃喃道：「君兒，你終於回來了，終於回來了。」

刹那夢境碎裂，她矇矓半醒，一個面影又隱現在她眼前，那是獨孤行，那張落寞孤寂，充滿了男性魅力，一笑令人心跳的成熟面孔，在她眼前越顯越大，她又墮入了夢境中，這夢是甜美的，夢中的她，和獨孤行手拉着手，奔馳歡呼在皚皚白雪的雪原上，兩人盡情歡笑，一忽兒在高山之巔，一忽兒又在百花盛開的山谷中，忽然一陣冰雹打落，斷紅殘枝零落，她一下子像沉入了萬丈無底深淵中，她掙扎着，叫着獨孤行的名字……

×　×　×

獨孤行三步兩脚落到地窖，兩步奔行到牆角處躺在棉被中的人身前二尺站住。恐防有詐，身在危地，不能不多加小心。

忽然他放心地踏前一步，他聽到躺在棉被中的人身子在轉側着，手脚微動，口裏叫着他的名字，從聲音聽出，這人正是他急欲要救出去的熊大小姐。

熊大小姐在努力掙扎呼叫，忽然有種聲音傳來，她細聽，好熟悉——是獨孤行那低沉的聲音，在叫：「熊兄——熊小姐，快醒醒！」

熊大小姐心頭一喜，神志一清，終於從夢境中扎掙出來，醒轉了，耳邊清晰地聽到有人在耳邊叫：「熊小姐快醒醒！」

她霍然睜開了一雙大眼，一張令她一見難忘，臉紅心跳的臉龐顯現在她眼前，身子忽然感覺到被輕輕推動。

她不相信眼前和他如此接近的這張臉龐就是獨孤行，這是不可能的，獨孤行怎

會忽然間出現在面前，她還以爲是在夢中，明媚的雙眼望着獨孤行不瞬。

獨孤行俯身低叫，搖醒了熊大小姐，見她張開眼睛，不言不動，怔視着他，以爲熊大小姐發生了事，忙急聲道：「熊兄——熊小姐，你怎樣了，沒有事吧？」

心一急，他就會急口叫出「熊兄」，忘了熊大小姐是女兒身。

熊大小姐被他這一叫，終於完全清醒過來，知道眼前的人確是獨孤行，活生生的獨孤行，不是在夢中。

獨孤行終於來救她了，這就是熊大小姐完全清醒後的第一個念頭。

心頭狂喜，猛一挺身坐了起來，也顧不了男女授受不親，自己是個姑娘家，撲身在獨孤行懷裏。

心裏悲喜交集，這幾天來所受的委屈和鬱積心中的悶氣，這時一古腦兒地發洩流瀉了出來，眼中流出了淚，語聲悲喜地低聲道：「獨孤兄，你終於來救我了。」

相思與眞情，刹那間毫無顧忌地流露出來。

獨孤行却是措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是推開她呢，還是摟着她，推開她，未免太殘忍，摟着她，她可是個姑娘家，他獨孤行雖不是個魯男子，可也不是見色亂意的人，一個男子漢，但當他看到熊大小姐面上的淚水，聽到她的低聲訴說，他明白了熊大小姐現在的心情，她現在非常需要人安慰，特別是他，他終於伸手輕摟住了她。

饒是如此，他這個男子漢也已臉紅心跳。

熊大小姐被獨孤行輕摟在懷中，眼中不再流淚，委屈與悶氣已一瀉而去，刹那心中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溫馨舒適的感覺，與她在大雪山上擁摟着獨孤行的感覺一樣。

臉上展露出一絲幸福甜蜜的笑意，不言不動，她但願就這樣永久被獨孤行摟在懷中，她不知不覺中沉醉在獨孤行的摟抱中。

獨孤行人雖然摟着熊大小姐，心裏微感不安，孤男寡女這樣親近，若被人知道了怎辦，況且身在險地，越早離開越好，萬一有人來查看，地窖石板被人放落，那時不單止救人不成，而連自己也被困在這地窖中。

他感覺到摟在懷中的熊大小姐忽然不言不動，忙低頭一看，這一看看得他心頭大震，他不是傻瓜，白痴兒，他也曾經滄海，生命中曾有過女人，一個令他畢生難忘，第一個闖進他生命中的少女，直到此刻，仍然清晰地閃現在他腦海中。

他看到熊大小姐臉上那種少女初戀時特有的幸福甜蜜，純潔無邪的表情，他明白了，明白了一切——熊大小姐已愛上了他！

這一發現令他心弦震動，他不明白熊大小姐怎會愛上了他，愛上一個只相識幾天，彼此還不了解的他，他心裏震動着，矛盾着，那個第一次闖進他生命中，現在遠離他而去，永不會再回到他身邊的少女身形，又再次顯現在他心中，他不由自主露出痛苦之色，望着熊大小姐那俏麗如女神般的臉孔，心裏在暗叫道：「你爲什麼

要愛上我，愛上一個天涯流浪，四處爲家的流浪漢？」

咬着牙，他放開摟着熊大小姐的雙手，低聲道：「熊小姐，咱們要快些離開這裏，不然遲些時間恐怕不容易離開了。」

熊大小姐不情願地從他懷中抬起頭，臉上是滿足與甜蜜的表情，眼中露出欣悅熾熱的光，漫聲道：「獨孤兄，咱們眞的要走了嗎？」

如果永遠能夠這樣親密地和獨孤行在一起，她寧願不走，一輩子呆在這裏，她想。

獨孤行心頭又是一震，輕輕推開仍倚在他懷中的熊大小姐，急聲道：「天就快亮了，天一亮，他們就會派人來查看，那時咱們脫身就不易了。」

「獨孤兄，那就走吧。」熊大小姐不情願地從被中站起身，臉上嬌紅一片，嫵媚極了。

「熊小姐，妳爹已到了駐馬鎮，爲了妳，熊前輩寢食不安。差點病了。」獨孤行現在只想她快些手脚，離開地窖。

熊大小姐一聽獨孤行提到她爹，父女連心，不由心急起來，恨不得立時回到父親身邊，刹那她想到只不過離開了父親幾天，却有如十年那樣長久。

她動作也快起來了，一下子穿上了靴子，好在她這幾天都是連皮裘一起，穿着衣服睡覺的，穿好了靴子，現在倒是她一把帶着獨孤行的手，往地窖口快步走去：

「獨孤兄，咱們快走吧。」

現在她催獨孤行快走了。獨孤行一笑，搶先一步，走在熊大小姐身前，帶扶着她，走上了地窖口，伸手在牆上那塊有裂痕的磚上一按，「咔」一聲，那塊掀起的大石板又嚴絲密縫地慢慢蓋住了地窖口，現在看來，地面平整，任你怎也看不出有個地窖口。

熊大小姐驚詫地看着，不由道：「好巧妙的機關佈置。」

轉身看一看房間道：「獨孤兄，咱們現在什麼地方？」

獨孤行一邊走出房間，一邊道：「咱們是在一座大院子的後院一間石屋中。」

熊大小姐跟獨孤行穿行在衆多的房間中，好奇地問：「獨孤兄，屋中怎有這樣多房間，轉得人暈頭轉向。」

「這是用來迷惑人感覺的，好讓人不易找到地窖入口。」獨孤行這時已帶着熊大小姐走出了那些房間，來到了鐵門前。

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兩人，熊大小姐吃驚地問：「那兩人死了？」

「不是，他們被我點了昏穴，十二個時辰後自會醒來。」

獨孤行放開了拉着熊大小姐的手，上前將地上的兩人從鐵門前拖開，然後拔開了鐵門上的閂，輕輕掩開鐵門，探首往外迅速打量了一下，低聲道：「快！」

一閃身出了鐵門，站在石屋外，戒備着，熊大小姐也迅速地出到石屋外。

「走，」獨孤行當先向院牆躍去，熊大小姐緊張，兩人同時一縱身，落在牆頭上，向下略一打量，獨孤行當先向下躍落，脚才沾地，熊大小姐也跟着躍落，站在他身邊，手很自然地拉住了獨孤行的手：

「獨孤兄，現在咱們去那裏？」

「當然是先去客棧見妳父親，免得熊前輩焦慮不安。」獨孤行拉着熊大小姐，在雪地上奔行着，熊大小姐和他肩併肩，低聲柔情道：「獨孤兄，你眞好，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獨孤行側頭向她一笑，不語，拉着她如飛而去，不一會，將那座大院遠遠拋在身後。

風雪飄揚中，天邊微現曙色。

× × ×

熊大爺一夜未曾闔眼，他想得很多，想到女兒，他唯一的女兒，不禁令他輾轉反側，就爲了女兒的生死下落不明，有所顧慮，不然，以他早年的脾性，不將整個駐馬鎮反轉才怪，畢竟人老了，無復當年豪氣，家大業大，就算不愛女兒，爲了手下那班指望他吃飯的人，他也不能妄動，所以他隱忍着，遲遲不採取大規模行動，特別是七十二騎中伏全數被毀後，他已感覺到事情不簡單，對方不是單止擄刦他女兒那樣簡單，這只是陰謀的開始，而七十二騎被毀，是第一步，相信以後還會有第二步，第三步。……

七十二騎被毀，等於毀了一條右臂，想到這，他不由悚然一驚，肯定對方下一步的行動，是針對古誠和雷莽，他倚爲左手的兩位盟弟，對方既然砍了他的右手，必然要將他的左臂也砍下，這樣才能使到他無還擊之力，對方要一步步瓦解消滅他的力量，再全力一擊。

想到後果，他渾身冒着冷汗，他決定天亮後，無論如何，也要趕回熊鎮，部署一切，對方是衝着他熊家大院來的。

他也曾苦思擄刦他女兒和毀去七十二騎的究竟是何方人物，但絞索千頭萬緒，就是想不出是誰人有這胆量和力量，敢和他作對，附近千里內，就只有一個原家堡還有點力量，但原家堡老堡主原含山是他的知交，生性淡泊，早已退出江湖，在堡中優遊歲月，近三幾年來甚少出堡在外露面，成了隱居人，就連熊大爺，在這三年中，也只見過他一次，這樣的人，怎會對付他，況且原家堡的力量也不大强，僅可自保，而原白海又是他心目中的乘龍快婿，說什麼也不會是原家堡作的。

他又想到了幾個武功高强的對頭，但幾人雖然武功高却都是獨來獨往的怪人，從不結黨行事，以他們每一個人的力量，皆無可能將七十二騎一舉毀去，而毀去七十二騎的人，是一班有組織，且訓練有素的人。

頭也痛了，熊大爺躺在炕上耳聽更鼓响，他想睡，却怎也睡不着。

思想又回到最近發生的事情上去，思想了一夜，他總算想到了，這不知名，暗中對付他的人，肯定是熟人，如不是熟人，不會將他的脾性摸得這樣清，知道他一定會調動七十二騎到駐馬鎮進行搜索，從而在半途中伏擊攔截七十二騎。

莫非有內奸？

想到這個問題，不由令他心頭狂跳，渾身冷汗直冒。

這問題太危險了，若有內奸，自己豈不是隨時都有危險，這太可怕了，他再也躺不住了，霍然挺身坐起，雙手緊緊抓住棉被，差點將棉被抓穿。

披衣下炕，熊大爺在房內來回踱步，沉思着，他在想：到底身邊的人，誰是內奸？

李鍔？不會！他在心裏否定了這個懷疑，李鍔是他一手提拔調教出來的部下，他深知李鍔的個性，其人忠心無比，脾氣雖是有點暴躁，但辦事精明幹練，性格梗直忠誠，況且對他有莫大之恩——李鍔是個孤兒，是熊大爺將他一手養大的，不然，熊大爺也不會將七十二騎交他統帶。

「不，絕對不會是他！」熊大爺在心裏叫。

那麼是誰？兩個盟弟——古誠與雷莽，更加不會，三人一盟在地，相交幾拾年，共過患難，冒過生死，說什麼也不會是他兩人。

剩下一個原白海，熊大爺也否定了，這個心目中的乘龍佳婿，如若他和熊大小姐結了婚，而他只得此女，那麼，自己百年之後，熊家大院一切就是熊大小姐，亦即原白海所有了，他無理由這樣做，熊大爺也否定了。

想到這裏，熊大爺不由停下脚步，呆望着窗紙發怔。

這幾個人都不是，那麼究竟是誰呢？熊大爺大傷腦筋，他決定不瞎猜下去，他要行動，設法找出隨時會在他背後插一刀的人來。

一鷄鳴，百鷄應，想不到又是黎明時份，由於天氣不好，夜來風狂雪密，透過窗紙，外面昏黑一片。

熊大爺也不想睡了，坐在窗前椅上，略作調息。

父女情

窗外風吹雪落聲隱聞，熊大爺摒除一切雜念，漸入忘我之境。

驀的，他心頭一跳，窗外風雪聲中，傳來輕微的脚步聲，他連忙凝神靜聽，功勁佈遍全身，嚴加戒備。

一連串的事故皆是針對他而發的，如今黎明風雪中的來人，說不定是來對付他的，他不能不加小心，提防暗襲！

他聽出來人是兩個——他從脚步聲聽出，就在他房門前停下，他心裏「哼」了一聲；果然是來對付他的，不過也太目中無人了，竟然直闖房門。

熊大爺屏息坐着，他要給來人一個措手不及的一擊。

「篤篤篤」來人居然敲門，熊大爺在心裏冷哼一聲，這種雕虫小技，也想用來對付老夫，也太小看老夫了，熊大爺決定不言不動，靜觀來人接下去玩些什麼鬼蜮技倆。

來人居然在門外出聲呼叫，熊大爺這次再也坐不住了，他心弦震動，身軀微顫，他激動極了！因爲那呼叫聲正是他爲之寢食不安，牽腸掛肚，憂急焦慮，不知生死下落的心肝寶貝獨生女兒熊大小姐的聲音：「爹，爹！快開門！女兒回來了！」

熊大爺心頭狂喜，一跳起身，一步竄到門前，一把將房門打開！

這時若有意外發生，或門外來人是模仿他女兒的聲音騙他，令他不加提防，突施殺手，熊大爺肯定防不了。

門開處，昏暗黎明中，熊大爺驚喜呻吟了一聲，張開雙臂，一把緊摟住了撲入他懷中的人。

撲入他懷中的，正是他的心肝寶貝，視如命根的獨生女兒熊大小姐！

父女倆人眞是悲喜交集，熊大小姐驟見門開的，正是他爹，父女親情，不由悲呼一聲：「爹！」撲進他懷中。

熊大爺緊緊摟着熊大小姐，唯恐她會從他懷中飛走，永不再回，雙目中淚光隱現，急聲喃喃道：「君兒，我的心肝寶貝，你回來了，終於回到爹的身邊了。」

熊大小姐在她爹懷中，滿臉淚水，也低聲道：「爹，女兒回來了，再不會離開了！」

父女兩人都心情激動，熊大小姐只不過失踪了十天不到，熊大爺也只不過十天不見到熊大小姐，但父女兩人却如分別了十年那樣長久，沉醉在親情揚溢中。

他們都忘記了站在門外的獨孤行，獨孤行也不怪他父女兩人，獨孤行很了解父女兩人現在的心情，他見到父女兩人的至情流露，心裏也激動得很，以他這樣到處流浪，四海爲家，不知見盡世間多少悲歡離合，變得有點痲木了的人，居然眼眶中也感到有點濕濕的。

終於兩人都從喜極中清醒過來，熊大爺放開女兒，細意端詳了女兒一會：「君兒，你瘦了，可是受了很多委屈？」

熊大小姐這時也看到熊大爺一臉憔悴，神態顯得蒼老了很多，不由心中一酸：「爹，都是女兒不好，女兒以後都不會離開您了。」

「傻女，難道你不嫁人？這麼大了盡說孩子話。」熊大爺心情很好。

「女兒不嫁人，女兒一輩子陪着您！」熊大小姐又撒嬌了。

「哈哈哈！」熊大爺不由暢快地笑起來，突然瞥見門外含笑看着他父女的獨孤行，「獨孤大俠，快請進來，老夫失態了，請見諒！」

熊大小姐這時也猛省起還有個獨孤行在門外，急轉身，一手拉了獨孤行進門，一臉是笑：「獨孤兄，快請坐，我只顧和爹說話，忘了您，眞不好意思，咦，爹您和獨孤兄認識？」

熊大爺一邊讓坐，一邊對女兒說道：「爹爲了找妳，趕到駐馬鎮，誤以爲獨孤大俠將妳擄刦了去，還和獨孤大俠打了起來呢。」

隨又轉對獨孤行道：「獨孤大俠，請恕老夫一時衝動，冒犯了您！」

獨孤行連忙道：「熊前輩千萬不要這樣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不提也罷！」

熊大爺讚道：「獨孤大俠好豪爽的胸襟！」

熊大小姐不由問：「爹，你怎會和獨孤兄打起來？」

熊大爺於是將她失踪後，原白海來告，說有人發現她在駐馬鎮，他和原白海，古誠，雷莽四人趕到駐馬鎮，找到客棧，不見她，誤以爲是獨孤行將她收藏起來，終於打起來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熊大小姐和獨孤行都聽得很仔細。

熊大爺望了獨孤行一眼，對熊大小姐道：「君兒，一定是獨孤大俠將你救出來的，是不是？」

「爹怎會知道，女兒又沒有對您說？」熊大小姐詫異地望着父親。

熊大爺先不答女兒所問，站起身抱拳一拱道：「獨孤大俠，大恩不言謝，此恩此德，老夫永銘心中。」

獨孤行連忙站起身還禮不迭：「前輩，在下當受不起，扶危救死，我輩份所應爲，再說，熊小姐也可說因我而失踪被擄，在下爲了洗清嫌疑，有責任將熊小姐尋回，交還給前輩！」

熊大爺望一眼女兒，道：「君兒，這就是爹知道妳是獨孤大俠救出的原因。」

隨又問道：「君兒，究竟是何人將妳擄去？」

「女兒也不清楚！」熊大小姐嫵媚地看了一眼獨孤行，「那天女兒和獨孤兄分手後，因有點不舒服，躺在炕上，怎知就昏迷過去，醒來後，巳在那座大院內的石屋地窖中，實在不知是誰將女兒擄刼到那裏。」

「大院？什麼大院，在那裏？」熊大爺問。

「就在鎮東頭，所一破落的大院。」獨孤行說。

「鎮東頭？」熊大爺想了一下，問道：「那些人沒有難爲妳吧？認得出那些人嗎？」

「他們倒沒有難爲女兒，」熊大小姐想到被那戴雪帽的人在臉上摸了一把，不由哼了一聲，「那些人都將臉幪着，特別是一個人，像那些人的頭兒，頭上還套了一頂齊脖子，只在前面開了兩個眼洞的雪帽。女兒看不到他們的面貌，認不出他們是誰，但那戴雪帽的人，眼神彷彿熟悉，但又想不起有這種眼神的人是誰，不過斷定一定是女兒認識的人！」

接着將被關在地窖，到獨孤行將她救出，原原本本的細說了一遍。

待熊大小姐說完，獨孤行也將救熊大小姐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從他們的佈置和手法看來，這班人的組織周密，其主腦人物詭詐多端，那個套着雪帽，被王七稱作『公子』的人，肯定是主腦人物，據王七說，從聲音判斷，這人年紀很輕，只有二十多歲。」

熊大爺聽完後，點頭道：「這羣人的確可怕，也和我昨晚想的一樣：老夫懷疑是熟人，現在聽君兒一說，更加肯定了，但到底是誰呢？這個咱們認識，年約二十多歲的人究竟是誰？」

「一定是認識的人！」熊大小姐補充道：「不然，他在見我時，不會掩蔽得這樣嚴實，除了頭戴雪帽，還穿了件寬大的長袍，故意佝僂着身體，變了嗓音，他就是怕女兒從他的身材體態舉止聲音將他認出，不過他百密一疏，在眼神上露出了破綻，只可惜那熟悉的眼神一閃即沒，看不仔細，一時難以想起是誰，不過只要被女兒再見到，一定能認出是誰！」

獨孤行看了她父女一眼：「前輩，既是熟人所爲，那就防不勝防，今後一定要小心，免致再遭暗算。」

嘆了口氣，熊大爺語調沉重地道：「巳經遭到一次陰毒的暗計了！」

「爹，是怎麼回事？快說！」熊大小姐迫不及待。

獨孤行也目露疑色地問：「前輩，莫非是他們三位遭到意外？」

他指的是古誠，雷莽，原白海三人。

熊大爺也明白獨孤行話意，搖搖頭道：「不是，是七十二騎！」

熊大小姐急驚道：「爹，七十二騎怎樣了？」

獨孤行因不知七十二騎情況，不問話，望着熊大爺。

熊大爺沉痛道：「毀了！徹底毀了！就只剩下李鍔一人！」

「毀了，怎樣毀的，是誰有這力量和胆量毀了七十二騎！」熊大小姐眞不敢相信，無堅不摧，神勇威猛的七十二騎會被人毀了。

熊大爺道：「爲了妳的失踪，爹派妳三叔從熊鎮將七十二騎調來，怎知就在駐馬鎮外百里不到的一座大樹林子裏，被人預先設下埋伏，一舉毀了！就只有妳三叔和李鍔捨命逃出！」

於是將經過說了一遍。

只聽得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動容不巳。

獨孤行道：「有預謀，手段陰險惡毒，這班人好可怕，前輩，只怕這只是第二步，更大的陰謀還在後面！」

熊大小姐讚同地道：「獨孤兄說得對，爹，咱們從今後行動一定要小心，不然，不堪設想。」

「這個爹也想到了，獨孤大俠，多謝你的提醒。」熊大爺心裏很感激獨孤行。

獨孤行道：「前輩不用多謝，在下也在提醒自己，在下百思不得其解，在下初到塞外，却遭遇到接二連三的襲殺，從這幾次事件推斷，只怕在下也捲入了這個漩渦中，在下敢肯定，襲殺在下的人，和暗中對付前輩的人是一個組織的人！」

「有這回事？獨孤大俠，快說來聽聽！」熊大爺吃了一驚，估不到獨孤行遭到三次襲殺！

「獨孤兄，我只知那次雪崩的事，其餘兩次是怎麼回事？」熊大小姐很關心地問。

「一次是在雪原上見到妳後，不久就遭受到『雪原五狼』的埋伏暗襲，第二次就是虧了妳將我從崩雪中救出的那次。第三次是妳失踪後，在下追查妳的下落，在破廟中被一個叫王七，另一個叫曹九的人將在下引到一處小院落中，在下不便冒然動手，怎知在下第二天去探看時，就險遭暗算，幸得在下命大，躲避過了。」獨孤行將三次遭受的暗襲一一說出，最後道：「在下肯定，他們是同一伙人，只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他們將在下也要殺掉！」

熊大爺聽得動容：「好可怕的手段，特別是利用雪崩來殺您，可說殺人不見血，惡毒得很！」

熊大小姐也聽得心驚動魄，但臉色却不由紅了，她又想起在雪山爲了救獨孤行，不惜女兒家淸白，將他摟抱在懷中的情景。

「獨孤大俠，究竟您此行目的何在？可否告知老夫。老夫敢肯定，您不會無緣無故到塞外來的！」熊大爺忽然轉變了話題。

熊大小姐也用殷切的目光注視着獨孤行。

獨孤行遲疑着，吶吶道：「前輩，熊小姐，在下……在下……」

熊大爺見獨孤行如此，知他定有難言之隱，截斷他話頭道：「獨孤大俠，如不便說，老夫不會勉强。」

熊大小姐也道：「獨孤兄既有難言之隱，小妹也不想知道了。」目中有失望之色。

獨孤行却爽快地道：「前輩，熊小姐，不是在下有什麼難言之隱，在下是怕走漏了風聲，被那人逃了，又要費一番手脚，在下實告兩位，在下是來找一個人的！至於他是誰，請恕在下不便奉告。」

熊大爺諒解地道：「獨孤大俠，如有用到老夫之處，只管開聲，只要老夫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獨孤行連忙道：「前輩，在下預先多謝了！」

「這是什麼話，您救了君兒，老夫好應該帮您！」熊大爺充滿感激地說。

「前輩，莫忘了令千金也救了在下一命！」獨孤行感激地望了熊大小姐一眼。

熊大小姐嫣然一笑：「我是湊巧救了您的，不值一提。」

熊大爺忽然道：「獨孤大俠，你和君兒也勞累了一夜，現天巳大亮，要不要吩咐店家弄些吃的來，吃飽後休息一會？」

他們三人不知不覺坐在昏暗的房中，談說到天亮，房中巳現天光，熊大小姐這時也感到肚子餓，很累，連忙關心地轉對獨孤行道：「獨孤兄，肚子餓了吧，吃些東西好嗎？爹，女兒去吩咐店家弄些吃的來。」

她不等獨孤行答應，巳快步向門外行去。

獨孤行想阻止巳不及，只好站起來，對熊大爺道：「前輩，不知在下的房間還留着嗎？在下想換件衣服。」

「留着，你快去換衣服吧！」熊大爺也站起來。

「如此，在下失陪一會。」獨孤行抱拳一拱，別過，熊大爺回到先前所住的房中。

熊大爺望着獨孤行的背影，一時間怔在當地，似有所思。

「爹！你在想些什麼？」熊大小姐見熊大爺站着不動，忽然一眼看到獨孤行不在，不由焦急地一把抓住熊大爺手臂，語氣關切地問：「爹，獨孤兄哪裏去了，是不是他走了？」

熊大爺看在眼內，不由搖搖頭，從熊大小姐的急切神態，巳證實了他剛才想的不差：「先坐下來，急什麼？」

熊大小姐搖着手臂：「不，您先說獨孤兄去了哪裏？」

熊大爺就是拿這個寶貝女兒沒有辦法，只好道：「他回房去了。」

未等他說完，熊大小姐巳急步向門外走去。

熊大爺一把將小女兒拉住：「妳到那裏去？」

「去找他！」熊大小姐說。

熊大爺不由在心裏嘆了口氣：「他在房中換衣服，一個姑娘家，怎可隨便到人家房裏去。」

熊大小姐不由滿臉通紅，嬌嗔道：「爹，您怎不早說！」

熊大爺不由苦笑道：「好刁蠻的女兒，妳也不等爹說完就要走，叫爹怎說！」

熊大小姐跺着脚，撒嬌道：「爹就是會說話，我不依！」

熊大爺看着女兒嬌憨的樣子，不由愛憐地道：「君兒，妳年紀也這麼大了，還是孩子氣，唉，爹眞拿妳沒辦法，來，坐下來，爹有話問妳！」

拉着熊大小姐坐下。

端詳了一眼嬌美的女兒，熊大爺正色道：「君兒，妳要老老實實答爹所問。」

熊大小姐見父親如此嚴肅正經，不由詫道：「爹，有什麼事，快說吧，女兒幾時騙過爹！」

熊大爺心裏實在矛盾，女兒喜歡獨孤行，巳從剛才的言行表露出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但他心內實在希望熊大小姐嫁給自己心目中的乘龍快婿——原白海。

他不明白，女兒何會喜歡一個相識不久，了解不深，而又到處流浪，居無定所的人，而不喜歡家業殷實，有名望，才貌俊逸的原白海。

其實很簡單，人與人之間，是講緣份的，特別是男女之情，正如一句俗語所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現在熊大小姐對獨孤行和原白海，正是這種情形。

熊大爺不是想不到這點，而是有種先入爲主的見解，他認爲原白海才貌雙全，且和女兒還是青梅竹馬長大的，原家是世交，有名望，而且衆人也說他倆是天生一對，女兒結婚後也不至離他遠去，而且他還有個願望，希望女兒將來能生個男孩，繼他熊氏香燈。

獨孤行什麼也比不上原白海，女兒若嫁了他，必定離他遠去，那麼，他偌大的家財產業，誰人承繼？

熊大爺心中一時紛亂，望着女兒不做聲。

「爹，您怎麼啦，又說有話要問，現在怎又不問。」熊大小姐責怪地望着她爹，爹很少會這樣失神的。

「哦。」熊大爺被他女兒一說，回過神來，神色一正，「君兒，爹現在問妳一個問題，妳要從實回答，這關係到妳一生的幸福！」

熊大小姐甚少見到爹用這樣嚴肅的語氣和她說話：「爹究竟是什麼問題，快說吧！」

熊大爺一字字道：「君兒，妳說，是不是喜歡獨孤行？」

熊大小姐驟然聽她爹提出這個令她臉紅心跳，極敏感的問題，不知她爹是何意思，滿臉飛紅低聲道：「爹，你怎會無緣無故提出這問題，您看女兒喜歡他嗎？」

熊大小姐不答反問，實在驟然問她很難衝口承認，才反問一句，但却露出了馬脚，那句問話等於承認了。

熊大爺焉有聽不出的，緊迫一句：「妳只答爹是不是喜歡他就成了，不要問，爹看得出來。」

被爹知道了藏在心中的秘密，熊大小姐不由嬌羞道：「爹，您是怎樣看出來的，既然看出了，還要問！」

這等於承認了。

證實了心中所想的，熊大爺此刻心情複雜，不由道：「君兒，爹是妳父親，爹看着妳長大，妳的語氣神態，爹豈會看不出。君兒，妳年紀太輕，不懂世情險惡，妳連人家的底也不了解，怎可盲目喜歡一個人，君兒，爹是爲妳好。」

熊大小姐撒嬌道；「爹，什麼也是你說的！先前說女兒長大了，現在又說女兒年紀輕，女兒今年已經十八歲，什麼也懂得，他是個好人，女兒看得出，就憑他是好人，女兒喜歡他！」

熊大小姐撒起嬌來，熊大爺還能說什麼，但他仍不放棄：「君兒，白海那孩子一表人材，自小和妳玩在一起，爲什麼妳不喜歡他？」

「女兒就是不喜歡他，爹，您不會迫女兒嫁給他吧？」熊大小姐賭氣，忽然反問。

「君兒，爹幾時逼妳做過妳不喜歡的事？」熊大爺對她這個任性的女兒實在無辦法。

「唔，爹，妳眞好。」熊大小姐笑臉如花，站起身，親暱地倚在她爹肩上。

看到女兒那如花笑臉，有如春風解凍，刹那什麼心事煩惱也沒有了，撫着女兒的背後，熊大爺由衷地笑了：「君兒，妳就是會討爹歡喜。」

父女倆正在說着，門外步聲響起，熊大小姐以爲是獨孤行換完衣服回來了，忙離開她爹身邊，走向門口。

熊大爺不覺搖頭，又不好攔阻她。

「君兒，妳終於回來了，那就好了，妳知道嗎？妳爹急得茶飯不思，寢不安席。」古誠在門口一眼看到迎出來的君兒，不覺驚喜萬分地上前一把拉着熊大小姐的手，細意端詳着她，實在太意外了，令人意想不到，失踪好幾天的熊大小姐忽然又出現在面前。

「君兒，想煞妳三叔了，幾時回來的？沒事吧？」跟在古誠身後的雷莽大聲嚷叫着，高興萬分，「妳平安回來，咱們就安樂了，大哥也吃得下飯睡得着覺了。」

熊大小姐正想說什麼，第三個人從後閃上，一把拉着她的手，欣喜欲狂地道：「君妹，你好吧？妳可知道，自妳失踪後，愚兄簡直急死了。恨不得將駐馬鎭翻個天，將妳搜尋出來，君妹，愚兄想得妳好苦啊！」第三人原來是原白海，只見他雙目痴痴地盯視着熊大小姐。

熊大小姐被三人這一說，不知回答那一個好，恰在這時熊大爺在房內已聽到是誰來了：「君兒，快請妳二叔、三叔和白海進來說話。」

熊大小姐連忙道：「二叔，三叔，白海哥，快請進去，坐下再說吧。」

退身一閃，閃在一旁，待三人進房後，才走上前，分別向古誠，雷莽一禮道：「二叔，三叔，姪女向兩位請安，爲了姪女累二叔三叔千里奔波，姪女感激！」

古誠和雷莽呵呵笑道：「君兒回來就好了，自家人，不要多禮。」

熊大爺此刻心情大快，呵呵大笑幾聲，歡聲道：「二弟三弟，君兒是晚輩，要的，要的。」

看了一眼原白海，熊大小姐禮不可廢，福了一福道：「白海哥，爲了小妹，勞動你，小妹心內不安，請受小妹一禮！」

原白海表面上歡笑，心內吃驚不已，還了一禮，道：「君妹，愚兄生受不起。是了，妳是如何回來的？」

他實在想知道君兒是怎樣能夠從地窖裏逃出來，平安無事地回到客棧，這時獨孤行不在房中，他估不到是獨孤行將熊大小姐救出來的。

「是獨孤兄將小妹救出來的！」熊大小姐一提起獨孤行，一絲絲甜意在心中滋生。

「眞的？」古誠，雷莽，原白海三人同時問。

古誠和雷莽語氣中充滿了驚喜，原白海語聲中只有驚意，沒有喜意。

他此刻眞想立刻脫身到十里香酒舖向老狗頭問個清楚，偏是現在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一離開就引起思疑，此刻的他，可眞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

熊大爺含笑點點頭，說道：「正是獨孤大俠！」

人隨聲現，獨孤行出現在房門口。一眼見到三人，忙跨步進房，抱拳爲禮道：「古前輩，雷前輩，原兄，三位好！」

三人連忙還禮，齊道：「先前誤會冒犯了獨孤兄，眞不好意思，還望海涵！」

獨孤行一笑道：「三位快不要如此說，過去了的事，不提也吧！」

熊大小姐這時已輕快地走到獨孤行身邊，帶笑道：「獨孤兄，快過來坐下吧，小妹剛才吩咐店家備了幾樣好吃的，獨孤兄您一定喜歡吃的！」

原白海見熊大小姐對獨孤行如此親熱，不由在心內暗恨，表面上却裝得若無其事。

各人坐下，熊大爺笑對各人道：「君兒平安脫險歸來，老夫心頭一塊石也放下了，等會咱們痛快喝一杯，然後回家，慶祝一下，再辦正經事。」

古誠笑道：「大哥現在可以放心了，是了，君兒，妳是被誰擄刦了去，認出那些人嗎？關在哪裏？」

雷莽也大聲道：「君兒快說，三叔急死了！」

原白海也急欲想知道熊大小姐被救的始末，好謀對策，但他不敢搶着問，有古誠和雷莽在，他不便搶先問，也不想太着痕跡，如今古誠替他問了，正中下懷。

熊大小姐於是再將一切經過對三人說了一遍。

古誠和雷莽皆握拳瞪目，特別是雷莽，在聽完後，大聲道：「好卑鄙陰險的手段，他們要是撞在我手裏，非殺了他們，消不了我胸中悶氣！」

原白海在聽完後，不安的心放下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沒有暴露，而大院中的人一定全部撤退了，樂得表現表現自己：「三位叔父，獨孤兄，君妹，那座大院正是現成的綫索，咱們何不立刻趕去那座大院，搜查捉拿那些人，不就知道他們是誰了嗎？」

雷莽首先站起來道：「對，白海說得對，咱們快去吧，一定能抓到他們的。」

熊大爺笑道：「三弟，君兒被獨孤大俠救出，就已驚動了他們。現在他們不聞

風逃遁才怪，那有這樣笨的人，事情敗露了，還不走，等着人去捉拿？三弟，不用去了，我敢担保，你們去到，必定人去屋空。」

雷莽點頭道：「大哥說得是，小弟就是想不到這點。」

原白海已無心留在這裏，他急於想出去，以便重新安排一切：「大叔，依小侄之見，他們雖人去屋空，但那是他們經營的地方，走了，或許多少能找到些綫索也未可定！」

雷莽一跳起身道：「怎麼我想不到這點，大哥，白海說得對，或許可以找到一點綫索也未可知，大哥，小弟這就去走一趟。」

原白海也趁機道：「三叔，你一個人去怎成？小姪陪你走一趟。」

獨孤行始終沒有說話，在注意着古誠，雷莽，原白海三人的神態擧止。

古誠也站起身道：「三弟，二哥也陪你走一趟。」

雷莽道：「二哥，小弟和白海去就成了，正如大哥所說肯定是人去屋空，架是沒得打了，您還是留下來陪陪大哥和獨孤兄談話吧！」

熊大爺也道：「有三弟和白海去也成了，二弟你就留下來陪大哥和獨孤大俠吧！三弟，白海，小心點。」

雷莽與原白海別過四人，如飛去了。

情海翻波

不到一個時辰，原白海與雷莽回到客棧中，雷莽第一個開口道：「大哥，如您所料，果然人去屋空，不但如此，連整座大宅院也被夷爲平地，小弟和白海可說是白走一趟。」

原白海接上道：「小姪和三叔在廢墟上搜尋，那批人毀得眞徹底，累小姪和三叔花了一番力氣，始終找不到一點有用的綫索，連獨孤兄所說的石屋也找不到。」

熊大爺連聲道：「三弟，白海，快坐下來歇歇，這一切本是意料中事，等會咱們吃完飯後立即回家，白海，你離家也有十多天了，也該回家去，免你爹掛念。」

「是，大叔，小姪也該回堡看看爹了，大叔，如有用到小姪處，只管開聲，小姪義不容辭！」

熊大爺讚賞地哈哈一笑：「白海，你年少有爲，前途未可限量！」

說完有意望了熊大小姐一眼。

原白海雙目灼灼望向熊大小姐，見她正和獨孤行在親熱地小聲說笑，不由妒火中燒，暗暗咬牙：「君妹，愚兄有句話想和妳說很久了，咱們出去走一走好嗎？」

坐在獨孤行身旁，正在低聲說笑的熊大小姐聞言，不由略蹙了蹙眉頭：「白海哥，有話請現在說吧，外面風雪大，小妹不想出去。」

熊大爺爲了撮合兩人，乘機帮着原白海說話：「君兒，妳就和妳白海哥出去走走吧，你兩人也有一段時間不見了，妳可知白海爲了妳的失踪，多憂心。」

古誠與雷莽當然帮着熊大爺，齊聲催着熊大小姐，熊大小姐拗不過他爹和兩盟叔，她本對原白海沒有什麼，且有感情，是兄妹般的感情，一直將原白海當兄長般看待，站起身，對原白海道：「白海哥，咱們就到外面走走吧！」

原白海聞言大喜，忙上前拉住了熊大小姐的玉手，向獨孤行示威地一笑，向房外走去。熊大小姐臨出房時，回頭向獨孤行嫵媚一笑。

獨孤行對原白海的淺薄不以爲意，但對熊大小姐含有情意的一笑，却心頭一震，他實在不能接受這份感情，他只是一個到處流浪的人，何況他心頭的創痛還未痊癒，他亦看出熊大爺三人對原白海有一份好感，自己從中插入，定會惹來痲煩與煩惱。

熊大爺哈哈一笑，對微在沉思的獨孤行道：「獨孤大俠，您看小女和白海，眞是天生一對，如觀音座下的金童玉女。」

「前輩說得對，令千金和原少堡主，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獨孤行這是由衷之言。

「大哥，君兒也長成了，該是爲她辦喜事的時候了。」古誠高興地說。

「好啊！小弟等君兒這杯喜酒等得脖子也長了，大哥，到底幾時？」雷莽興高彩烈地嚷叫。

熊大爺老懷大暢，滿心歡喜，一提起這個寶貝心肝女兒，他什麼也可以抛諸腦後：「二弟，急什麼，難道大哥比你們不急，急，也要看看君兒意思，才好拿定主意。」

「大哥不用担心，君兒和白海自小長大，一定兩情相悅，你看他倆剛才出去時，手拉手，親熱得很！」雷莽笑說。

熊大爺心知肚明：「三弟，急也不在一時，待諸般事了，再談！」

轉對古誠道：「二弟，李鍔的腿傷不礙事了吧？咱們今天一定要回去。」

「李鍔腿傷差不多已痊癒了，只是失血過多，身體有點虛弱，相信他能支持得了。」古誠說。

「獨孤大俠，如不嫌棄，到舍下一敍如何？」熊大爺熱誠地邀獨孤行到熊家大院。

獨孤行一來尚有事要辦，二來也不想過份接觸熊大小姐，免得感情滋生，婉却道：「前輩盛意，在下心感，在下還有點事要辦，恕不能俯允，待在下事完，入關途中，定當專誠拜謁。」

熊大爺不便强邀，說道：「那麼，老夫也不勉强，獨孤大俠，入關前，請千萬賞臉，到舍下一敍，好讓老夫略盡地主之誼。」

「一定！」獨孤行抱拳道。

× × ×

衆人正在談笑，熊大小姐一股風般走進房內，氣鼓鼓的，沉着臉，不見原白海和她一同回來。

熊大爺見女兒如此臉色，已知一定發生了不愉快的事，古誠，雷莽，獨孤行也看出了，却不便發問。

熊大爺明知故問：「君兒，你白海哥呢，怎不見他？」

熊大小姐先看了獨孤行一眼，然後坐在獨孤行身邊：「他賭氣走了，說要立即回堡。」

「君兒，妳一定是惹他生氣了，唉，妳怎可以如此任性。」熊大爺搖頭嘆氣。

「女兒才不惹他，是他惹女兒生氣，爹也不問清楚，就責備女兒！」熊大小姐委屈地低泣起來。

熊大爺最怕他的寶貝心肝女兒哭，一哭他就心亂，手足無措，古誠和雷莽平時亦極寵熊大小姐，如今見她一哭，也是手足無措，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

獨孤行在旁見了，自是不便出聲，他畢竟是外人，且相交不深，他感到有點尷尬，眞想就此告辭，但又不願失禮，一時間他也感到有點失措。

還是熊大爺有辦法，溫聲道：「君兒，是爹不好，錯怪了妳，看，這大個人了還哭，也不怕獨孤大俠見笑，來，告訴爹，到底是怎麼回事。」

熊大小姐果然止住了低泣，羞紅着臉抬頭看了獨孤行一眼，然後向熊大爺委屈地道：「爹，你評評理，白海他一定要女兒嫁給他，要女兒立即答應他的求婚。」

雷莽搶先道：「君兒，這是大喜事，三叔也不知等了多久，妳答應了他吧？」

熊大小姐嗔道：「三叔，要答應你答應他吧！」

「妳沒有答應，那三叔的喜酒喝不成了。」雷莽大失所望。

「爹，您聽，三叔又在亂說。」熊大小姐不依。

「君兒，怎可這樣對你三叔說話，唉，爹眞拿妳沒辦法，妳不答應他就算了，爲何他賭氣走了？」熊大爺問。

「他無賴，他跪在雪地上，說女兒不答應他，他就跪着不起來，跪到女兒答應他爲止。」熊大小姐紅着臉瞟了獨孤行一眼，「女兒氣他這樣無賴，說：你就是跪一輩子，我也不會答應嫁給你！女兒還說他是無賴，他一氣之下，跳起身來，大聲說：我一定要娶到妳，一定要和妳成親！然後轉身跑了，女兒想他一氣之下回堡去了吧！」

熊大爺頓足搖首道：「唉，怎會弄成這樣，白海那孩子也太操之過急了，君兒，爹眞拿妳沒辦法，妳叫爹以後怎有面去見他爹呢？」

不等君兒回答話，雷莽道：「君兒，三叔眞不明白，白海有什麼不好，人人都說你倆是天生一對，妳爲了什麼原因不喜歡他？」

鼓着腮，熊大小姐道：「姪女就是不喜歡他，姪女一直將他當作兄長看待，想不到他會如此想！」

望一眼獨孤行，故意將「姪女一直將他當作兄長般看待」的說話語氣加重，目的是讓獨孤行明白她對原白海的感情，免得獨孤行因爲原白海的介入，而不敢接近她。

獨孤行當然明白她的心意，心裏也很感動，但他又怎能再接受呢？

古誠見氣氛弄得不愉快，他想讓氣氛輕鬆點：「大哥，他們小輩的事，咱們也理不了那樣多，就讓他們慢慢去收拾吧，現在差不多晌午了，吃了飯後，咱們還要趕回去啊！」

熊大爺點點頭道：「三弟，你到李鍔房中，喚他來一同吃飯，順便看他可能够行動！」

雷莽應着出房。

熊大小姐破涕爲笑：「二叔說得對，爹，咱們今天回家嗎？」

熊大小姐這一笑，如梨花帶雨，春風拂過，室內氣氛頓時輕鬆活潑起來，熊大爺和古誠兩人都輕快地吐了口氣，笑了。

獨孤行看着熊大小姐那楚楚堪憐，梨花帶雨，令人心動的笑臉，不覺呆了呆，熊大小姐帶淚的笑臉，彷彿變幻成另一張帶淚笑臉，那個讓他刻骨銘心，死也忘不了的少女臉影。

熊大爺點頭道：「咱們今天回家！」

熊大小姐側首見獨孤行呆望着她出神，心頭一甜，臉一扭，伸手輕搖獨孤行肩頭：「獨孤兄，想什麼這樣出神？咱們今天回家去，你也去吧！」

獨孤行驀然驚覺，臉上不由一紅，怎可當着他們如此失態，連忙笑道：「哦，沒有什麼，熊小姐，對不起，在下還有點事要辦，有負盛意，請見諒！」

熊大爺也道：「獨孤大俠剛才也推辭了，不過，他答應入關之前到咱們那裏一敍！」

熊大小姐緊望着獨孤行：「獨孤兄，這件事很重要嗎？我留下來帮你！爹，女兒帮獨孤兄辦完事再回去，你和二叔三叔先回去吧！」

獨孤行急忙道：「熊小姐，這件事在下一人辦就成了，盛意心領，妳還是和熊前輩一起回家吧！」

熊大爺附和道：「君兒，獨孤大俠說得對，跟爹回去吧，免得爹掛念。」

熊大小姐道：「獨孤兄，你忘了咱們的事正好和您有關連，您一個人太危險了，跟咱們同去，彼此有照應，共同對付那批人，爹，您說是嗎？」

熊大爺只要女兒肯跟他回去，熊大小姐什麼他也點頭，何況這是實情：「獨孤大俠，君兒說得不錯，他們肯定還有陰險的手段對付咱們，你一個留下來確實危險，說實話，老夫七十二騎已毀，力量削弱，也想借重獨孤大俠，你如看得起老夫，跟老夫回去，咱們聯手對付那批人，這樣比較穩妥。」

獨孤行也知道這樣比較安全，因爲敵人到現在爲止，還在暗處，隨時可以發動攻擊，而己方在明處，一切皆在敵人監視下，隨時會遭到意想不到的襲擊，但他有自己的主意，他認爲自己獨自在外，既方便行動，也可分散敵人的力量，雖則危險，只要小心，是可應付過去。

他感激地對熊大爺道：「多謝前輩關懷，在下也想到這點，不過在下認爲，咱們分開來進行，可將敵人的力量分散，使敵人有了顧忌，不敢放胆而爲，可生牽制之效，雖則是危險一點，在下相信，只要小心提防，總可以應付，況且在下實在有事要辦，且有了眉目，在下答應，等事完之後，一定趕到熊鎭，共同對付敵人，在下也想弄清楚他們三番四次襲擊在下的原因。」

「如此，老夫也不便勉强，獨孤大俠，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熊大爺眼睛望着女兒。

「獨孤兄，我留下來帮您，您一個人孤掌難鳴，我留下來，發生事故，也好有個照應。」也不等獨孤行回答，轉對熊大爺道：「爹，就這樣決定吧！」

熊大爺怎放心她留下，張口道：「君兒……」

熊大小姐堅決道：「爹，不要再說了，女兒已決定了。」

熊大爺張着口，不知如何是好。

獨孤行見熊大小姐神色堅定，知道多說無謂，遂對熊大爺道：「前輩，令千金既意決留下，在下定當全力保護！」

熊大爺無可奈何地道：「如此，一切拜托了，君兒，情況兇險，一切要聽獨孤大俠的話，不要任性。」

熊大小姐高興地撲到熊大爺身邊：「爹，女兒一切聽您的。」轉對古誠道：「二叔，煩勞您和三叔多多協助我爹！」

古誠道：「君兒放心，二叔和你三叔一切自會留意！」

熊大爺伸臂輕擁着愛女，「君兒，妳就是會說話，爹這麼老了，要妳來操心，爹只是不放心妳！」

× × ×

雷莽氣急敗壞地衝進房中，滿臉憤怒與悲痛，疾聲對四人道：「大哥，李鍔被殺！」

四人一見雷莽神色倉忙地衝進房，已知情況不好，知道一定有事發生了。聽雷莽一說，俱不由震驚得霍然從椅上站起來，熊大爺心情激動，衝口道：「三弟，李鍔眞的死了！」

雷莽咬牙瞪目道：「李鍔躺在炕上，被人一劍穿喉而死！」

獨孤行感到事態嚴重，敵人已開始了行動，脫口道：「前輩，咱們去看看！」

一言提醒各人，立刻急步出房，奔向李鍔房間。

李鍔房門就在熊大爺所住房間的第五間，在古誠隔壁，雷莽隔一間。

五人衝進房間，一眼就見到躺在炕上棉被裏的李鍔，一顆腦袋露出在被外，無力地歪在枕旁，熊大爺趨前一步，俯身察看李鍔。

但見李鍔一顆腦袋歪垂在枕旁，雙目圓睜，口微開，脖子喉頭上有一個血洞，血順着脖子流到炕上，却不多，都已凝結了，由於天氣嚴寒，血很快凝結，凝結的血將脖子上的傷口堵塞了，所以流了很少血。

熊大爺仔細察看着李鍔喉頭上的傷口，一會，抬起頭對團攏過來的四人神色凝重地道：「一劍穿喉，好快好準的劍！」

獨孤行上前留心地察看死去的李鍔，他特別注意李鍔的雙眼，李鍔雙眼暴脹，凝注的目光中有憤怒與訝異，表情凝結的臉上有一種不相信的表情，分明他看到殺他的人，很可能還是認識的，不然，他目中臉上，不會有這種眼色與表情，獨孤行不禁心生寒意，太可怕了，簡直令人防不勝防，距離這樣近，竟然不聲不響的殺了李鍔，而他們却毫不知情！

熊大小姐只看了一眼就不看了，古誠也擠前小心地觀察了一番，臉色沉重，不發一言，退到窗前。

熊大爺心中激憤，激動得身軀微顫，他估不到敵人手段這樣毒辣，七十二騎毀了七十一騎，剩下一個李鍔，也不放過，可說心狠手辣，現在，七十二騎眞的完了，徹底毀了，熊大爺不覺咬牙切齒。

這時店小二和掌櫃已聞聲趕了來，一見躺在炕上死去的李鍔，嚇得身子一抖，差點站不住，掌櫃的顫抖着道：「各位，怎會有人被殺，這……這如何是好！」

熊大爺一擺手道：「沒你們的事，去吧，咱們自會料理，這銀子，拿去替咱們買副上好的棺木回來，知道嗎，去，越快越好。」

一錠五十兩的銀子塞在掌櫃手裏：「順便請八個仵作，餘下的打賞你！」

掌櫃接過銀子，點着頭去了。

熊大爺望了雷莽一眼：「三弟，你是幾時發現李鍔被殺的？」

雷莽跺脚道：「小弟奉大哥命，出房後，立即覺得內急，於是急忙奔到院後茅房解決了，回來到李鍔房中一看，就發覺他死了，當時李鍔可能死去不久，小弟曾經摸過他，身體尚有餘溫，小弟該死，想不到一時內急，害李鍔送了一命！」

一臉自愧之色，雷莽懊喪地垂下頭。

熊大爺道：「三弟，這不關你的事，他們存心要將七十二騎徹底毀去，當然不會放過李鍔，怪只怪大哥沒有想到這點，不及早提防，以爲近在咫尺，敵人不會這樣猖狂，當着咱們面前下手！」

獨孤行這時神色凝重地道：「前輩，你有沒有注意到李鍔的目光與表情？」

熊大爺點點頭，望着他，不語，等他說下去。

古誠忽然搶先激動地道：「獨孤大俠，你是否懷疑殺李鍔的人，是個熟人！」

「古前輩也從李鍔的目光與臉上表情看出來了。不錯，在下也看出了，以李鍔的身手，雖然受了傷，但不會死得如此容易，兇手殺他也絕對不會不弄出聲響，加上他目光中憤怒與訝異之色，及一臉不相信的表情，在下敢肯定：殺他的兇手一定是認識他的人，而且很熟，熟到令李鍔不會生出戒懼之心，而這人可以從容接近李鍔，在李鍔毫無防備下，一劍殺了他，所以李鍔臉上才會現出那種表情，因爲李鍔怎麼也想不到這人會殺他，才放鬆了警惕，令到兇手一擊得手！從他傷口可以判斷，兇手是用劍高手，劍快、準、狠，力量使用得恰到好處。」

古誠和熊大爺邊聽邊點頭，表示讚同他的分析判斷。

（未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第四類接觸」** 馬雲·著

研究外太空神秘飛行物體的專家們，把目睹「UFO」的稱爲「第一類接觸」，更進一步的稱爲「第二類接觸」、「第三類接觸」，那麼，「第四類接觸」是怎麼一回事呢？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黑貓出現在楓樹林中，而蕭紅葉也已被牠所制，她有如黑貓一樣，兇狠地追捕楚輕侯，幸得大法師的佛珠圈住黑貓，把黑貓制住並燒成了灰，而蕭紅葉也恢復正常，却已昏迷過去。楚輕侯在房中看護着蕭紅葉，並將大法師的佛珠套在紅葉的頸上，不久，又聽一陣慘叫聲響起，大法師，蕭十三等人又急忙奔出，循聲來到楓林之內，只見地上已有幾個火龍寨弟子的屍體，原來是月奴又來示威，大法師緊緊追趕，月奴跑向紅葉房中，楚輕侯的龍泉劍即時拔出，疾斬月奴，月奴一驚掠出窗外！

背叛大法師 追隨留侯去

楚輕侯身形一動，芸兒亦抬起頭來，那兩隻眼睛竟有如貓一樣，露出一種碧綠色，妖異而邪惡的光芒。

若是她方才抬起頭來，給楚輕侯發現她的眼睛變成這樣，一定會想到發生了什麼事，那非獨不會離開，相反一定會追究，阻止她接近紅葉。

現在已沒有人阻止她。

她的行動也變得貓一樣輕靈，迅速竄到床前，到她伸出手，那雙手觸及紅葉頸上掛着那串佛珠，才變得遲鈍。

那雙手旋即顫抖起來，她眼角的肌肉也起了抽搐，眼瞳也好像突然籠上了一層烟霧。

幾乎同時，一道道珠簾無聲的掀開，房間內朦朦朧朧的出現了一個「人」。

——東海留侯！

「拿下來，拿下來——」留侯的語聲若有若無，飄忽而恐怖，完全不像是人的聲音。

芸兒立時有了反應，眼瞳又亮起來，一雙手雖然繼續在顫抖，但終於拿下了紅葉頸上掛着的佛珠。

然後她呆在床前。

留侯隨即把手一招，紅葉身上覆着的錦被無聲的掀開，紅葉的嬌軀却往上昇起來。

碧紗帳烟霧般接着飛揚起來，紅葉無聲的平空飛出紗帳，飛向留侯！

留侯相應迎前，右手一伸，尖長的指甲劃向了芸兒的咽喉，一回，抱住了紅葉的嬌軀。

芸兒一聲不發，倒在地上，留侯抱着紅葉，迅速的倒退，飛退。

珠簾又掀開，留侯閃電般從珠簾中飛逝。

× × ×

劍急落，「砉」的骨碎聲暴响，月奴的身子齊中被劈開兩邊。

這一次，那兩邊身子並不是左右飄飛，反而筆直的落下，就像是兩支錐子也似插在地上！

楚輕侯相繼落下，「刷刷刷」接連十多劍，疾砍在月奴身上。

他本來並不是一個如此心狠手辣，不懂得憐香惜玉的人，紅葉的一再被吸血，使他完全改變。

只有誅除這些妖魂，紅葉才能够安全，所以他寶劍下毫不留情。

劍落處「砉砉」骨碎聲响不絕，一聲聲慘叫接响，驚破長空。

楚輕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悽厲的慘叫聲，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恐怖的形像。

月奴的頭已齊中分開，但仍然能够發出聲音，那聲音彷彿從她分開兩爿的嘴唇中發出來，又好像不是。

那兩爿嘴唇同時在開闔，她分開兩爿的臉也同時露出了苦痛的表情。

沒有血，沒有肉，只有骨。

月奴碎倒在地上，除了骨之外，什麼都消失，剎那間完全消失。

骷髏的牙齒格格的相叩，繼續發出慘叫聲，楚輕侯看在眼內，混身毛管倒竪，由心寒出來。

他的劍再也砍不了下去。

破空聲急响，大法師凌空落下，左右手已各抓住了一個燈籠。

那兩個燈籠旋即化成兩團火，落在月奴那副被砍碎的白骨上。

白骨着火焚燒，慘叫聲更悽厲，更恐怖。

蕭十三迅速掠至，一見放聲大笑。「好，看你還能兇到那兒，來人哪，火！」

火龍寨的弟子應聲四面八方蜂湧奔來，燈籠火把，閃亮輝煌。

蕭十三目光轉落在楚輕侯手中的龍泉劍上，笑接道：「想不到你這柄劍還眞管用。」

楚輕侯尚未回答，蕭十三話已接上。「你這柄劍我記得就是龍泉劍，乃是絕世難逢的寶物，人說寶劍通靈，想不到還有降妖的妙用。」

一頓，蕭十三又振吭大呼：「來人哪，火！」

那些火龍寨弟子已經奔至，燈籠火把齊落向月奴那堆白骨。

慘叫聲在火中由尖銳而逐漸弱下來，蕭十三的笑聲却更加响亮。「將你這個妖女燒爲灰燼，看你以後還能否再傷害我的紅葉。」

楚輕侯聽到紅葉這兩個字，不由自主抬頭望一眼，然後他倏的發現，大法師的面上一絲笑容也沒有。

「師父——」

「咄——」大法師沉聲喝問：「叫你留在房間裏，怎麼走出來？」

楚輕侯誠惶誠恐的答道：「我看見那個……」

大法師搖頭：「外面怎樣有我們打點，沒叫你插手……」

蕭十三揮手笑截：「琵琶，你在兇什麼，若不是輕侯，眞還沒有這麼容易收拾這女妖！」

大法師反問：「你知道她爲什麼逃向這邊？」

蕭十三大笑道：「還不是被我們迫急了。」

「不錯——」大法師點頭。「但她那一個方向都不走，偏偏選擇……」

「那是她慌張之下到處亂闖，湊巧走向這邊來。」蕭十三笑問：「難道你以爲另有原因？」

「她逃向這邊，是因爲她覺得這邊更安全。」

蕭十三「哦」了一聲，大笑。「一些也不安全，她現在不是在這裏變成灰飛烟滅？」

火這時候燒得正猛烈，惡臭中人欲嘔，慘叫聲經已不聞。

大法師目光一轉，歎息。「這裏的確本應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她所以有安全的感覺，只因爲她知道東……」

「東海留侯在這裏？」楚輕侯脫口驚呼。

大法師沉聲回答。「只有東海留侯才能够令她有安全的感覺。」

蕭十三一怔。「留侯怎會在這邊？」

大法師一聲歎息。「我原就有這些懷疑，這是東海留侯調虎離山之計，利用月奴的殺人，將我們引開，所以怎也要輕侯留下！」

楚輕侯聽到這裏，面色大變，身形急往上拔起，撲向小樓那個打開的窗戶。

蕭十三目光一轉再轉，懷疑的。「這不過短暫片刻，留侯相……」

話才說到一半，他已經聽到楚輕侯在樓中的一聲驚呼，面色當場急變，身形暴展。

大法師看在眼內，沉吟了一會，歎了一口氣，雙臂一震，亦往上拔了起來。

他算無遺策，但人算終究不如天算，是不是紅葉命中合該此刦？

× × ×

大法師進入房間的時間，楚輕侯與蕭十三已經以最快的速度搜遍小樓中每一個可以藏人的地方，當然都失望。

「師父——」楚輕侯拜倒大法師身前。「紅葉他到底怎樣了？」

這句話問得實在有些可笑，但誰也沒有笑出來，大法師也很了解楚輕侯的心情，安慰道：「留侯要拿紅葉來要脅達到他的願望，紅葉是絕沒有生命危險的，這一點我們可以放心。」

蕭十三繞着大法師打轉，嘟喃道：「怎能放心，琵琶，你一定算得出留侯將紅葉帶到什麼地方去，快告訴我們！」

大法師苦笑。「我若是算得出來，紅葉根本就不會被留侯抓去。」

「你多少一定知道一些。」蕭十三固執的道：「你一定要說出來，什麼天機不可洩露的，少來這一套。」

「留侯當然是將紅葉帶去他藏身的地方……」

「那地方……」

「却是要我們去找出來！」

「師父——」楚輕侯插口。「留侯一定以五色帆爲根據地，我們去找那艘五色帆！」

蕭十三搶着道：「五色帆最易辨認，這個好找！」

大法師淡淡的笑了笑。「五色帆一日千里，留侯亦顯然能够御風往還，莫說千里，就是百里，要搜遍也絕非易事。」

「怎也要搜出來！」

「盡力而爲就是了。」大法師目光落在芸兒的屍體上。「留侯這妖魂極工心計，看他的先控制芸兒，利用芸兒解下紅葉頸上的佛珠，便可得知！」

「錯在弟子不該……」

大法師截住楚輕侯的話。「現在已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

「師父……」

「沒有人要怪你。」大法師轉顧蕭十三，道：「芸兒的受制，也是在我們意料之外。」

「可憐的孩子。」蕭十三俯身將芸兒抱起來。「雖然是她解下紅葉頸上的佛珠，我們也一樣不能怪她。」

大法師頷首微喟。「佛珠終究是無情之物，眞正能够對付留侯的仍然是我們這些人。」

蕭十三喃喃道：「這一仗我們雖然是敗了，敗得却還不算太慘，殺了那隻妖貓，還有月奴那個妖女，已等於破掉留侯那妖魂的一條臂膀。」

「不錯！」大法師目光轉向窗外，望着黝黑的夜空，緩緩道：「快天亮了。」

蕭十三目光亦自一轉。「我已經叫了人傳令遍搜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一頓歎息。「不過，相信不會有什麼結果，但還是要做的。」

他說得有些無可奈何，楚輕侯忽然發覺，這雄霸武林的大豪已失了那一股叱咤風雲的豪情霸氣。

紅葉在蕭十三心目中的重要，他當然很清楚，對於自己的失責，也當然更爲歉疚。

「師父，弟子就是拚了命，也要將紅葉找回來。」他嘶聲叫出來。

大法師淡淡的道：「你的心情我們很明白，目前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去睡覺。」

「睡覺？」楚輕侯一怔，蕭十三亦同樣詫異，搖頭。「這不是睡覺的時候，也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這是的。」大法師接着解釋。「我也沒有跟你們開玩笑。」

蕭十三楚輕侯怔怔的望着大法師。

「紛擾了一夜，大家已經很疲倦的了，搜索並非我們的專長，何不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息一下。」大法師淡然一笑。「那最低限度，一有了留侯的消息，我們非獨立刻就可以出動，而且有充份的精神氣力跟留侯一決生死。」

蕭十三點頭。「有道理，否則我們見到了留侯，十分本領只使得五分出來，那去了也是白去。」

他隨即扳住了楚輕侯的肩膀。「小娃子，聽清楚了，不想睡覺也得去睡覺。」

楚輕侯只有點頭。

蕭十三隨即將楚輕侯拉出去，大法師跟在他們身後，搖搖頭，笑了笑。

這笑容看來却是如此苦澀。

魔障

清晨，急風。

芭蕉芍藥雙騎並馳在官道上，急風吹起了他們的衣袂，芍藥外披那襲披風更就是獵獵飛揚。

她一面策馬，一面嬌笑不絕，那笑聲就像是銀鈴一樣响澈長空。

芭蕉沒有笑，甚至一絲笑容也沒有，偶然仰首看一眼芍藥，雙眉便深皺一分。

風雖然急勁，却怎也吹不散他心頭的重憂，芍藥的笑聲雖然動聽，聽入他耳裏，反而感到一陣說不出的不舒服。

在他的眼中，芍藥簡直就像是變了另一個人，一個這之前他不認識的人。

他從未見過芍藥這樣活潑，現在的芍藥簡直就像是一個小孩子。

芍藥在白雲館長大，外面世界的事物，難免很多都會感到新奇，這一點，芭蕉當然是可以理解，所以最初他並沒有太在意，在一路趕來，他即是發覺，芍藥並不是好奇這麼簡單，明顯的露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狂野。

白雲館雖然也養有馬，芍藥對於馬一向都不大感興趣，可是現在那匹馬在她手上，遠比芭蕉控制得還要純熟。

芭蕉幾乎懷疑，平日在白雲館，芍藥表面上雖然技遜一籌，事實私底下不停苦練。還有那笑聲，芭蕉從就未聽過芍藥笑得這麼狂放，難道在白雲館內，芍藥一直就壓抑着自己，到現在才露出本性來？

芭蕉不敢肯定，也想不透。

最奇怪的，在路上，很多芍藥平日不喜歡吃的東西，也吃得津津有味。

到底是什麼影响芍藥變成這樣？

芭蕉已不下十數次套問芍藥，可是芍藥的回答，不是太不着邊際，就是令他感到啼笑皆非。

再不然，芍藥就只是笑。那種笑聲有時聽來令人毛骨悚然，有時却充滿了誘惑，以芭蕉的定力，聽來竟有些意馬心猿。

芭蕉從未想到男女之間的事情，但現在，竟然不時都生出綺念。

到底是芍藥的影响還是什麼？芭蕉也一樣不能够肯定。

他却是再也不敢太留意芍藥。

芍藥好像並沒有發覺自己有什麼不妥，一切的舉動看來完全是出於自然，一些也不顯得牽强。

兩騎奔前數丈，芍藥已搶過芭蕉，突然道：「師兄，馬給你挑最好的，但還是給我搶在前面。」

芭蕉歎了一口氣。「師妹的騎術在我之上，搶在我前面也是應該。」

「難道你不服氣？」芍藥瞟着芭蕉。

「服氣——」芭蕉垂下頭去，那刹那，他突然發覺，芍藥的眼睛，充滿了一種奇烈的誘惑。他突然有一種想躲在芍藥在懷中的衝動。

「怎麼你不看着我？」芍藥隨即這樣問。

芭蕉苦笑道：「再看你，我就要一頭栽下馬去了。」

「爲什麼？」芍藥追問。

「馬奔得這麼快，該看路才是。」芭蕉這理由雖然不太好，但總算是找到了一個理由。

芍藥嬌笑道：「怎麼我不怕？」

「那是因爲你的騎術在我之上。」

芍藥嬌笑不絕，芭蕉忍不住偷看了芍藥一眼，却正好看到芍藥敞開的領子，看到了那一片雪白的胸膛。

芭蕉的目光立時凝結。

芍藥好像沒有在意，接問道：「師兄，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謙虛？」

芭蕉呆應。「那是事實。」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騎術竟在你之上。」芍藥伸手一攏被吹散的秀髮，那領子又開了一點。

芭蕉的眼珠子幾乎瞪了出來。

芍藥突然問道：「師兄，你在看什麼呢？」

芭蕉混身一震，心頭亦「怦怦」的跳起來，急忙回過目光，一面道：「不……沒……看什麼？」

芍藥又嬌笑起來，這一次的笑聲顯著的，透着一種强烈的，難以言喻的誘惑。

芭蕉忍不住又偷眼望去，芍藥並沒有將領子攏回，而且將馬拉近芭蕉。

芭蕉突然發覺，芍藥眼瞳中那種誘惑更强烈，就像是烈火一樣在燃燒。

不過片刻，兩騎已接近，芍藥霍的伸手，一把抓住了芭蕉的手，一面道：「我們拉着手一齊放馬奔馳，一定很有趣？」

芭蕉將手縮回已經來不及，那刹那，心神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混亂。

芍藥的手柔軟如無骨，芭蕉並不是第一次接觸，但以前都是無意，也從未感到這樣的舒服，心神一陣混亂之後，就有飄飄欲仙的感覺。

馬仍然在奔馳，芭蕉却感覺不是在騎馬，而是置身在雲絮中，隨風飄飛。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突然從迷惘中醒過來，脫口道：「師妹，你放手。」

芍藥嬌笑一聲：「不放。」

那完全是撒嬌的語氣，芍藥的面上，也是一片捉狹的表情，但她的眼睛中却好像還有什麼。芭蕉不知道那是什麼，也不敢凝望芍藥的眼睛，他雖然其實也很不想將手抽回來，還是掙扎着抽手。

也就在這下子，芍藥突然將手鬆開，芭蕉冷不提防，頓失重心，翻身從馬鞍上栽下來。

幸好他的武功還不錯，脫鐙，「鷂子大翻身」，凌空一滾，落在地上，身形仍好像醉酒也似，打了幾個轉。

芍藥同時將馬勒停，嬌笑不絕。

這看來也像是一個任性的大孩子，完全不理會方才那樣做對芭蕉是怎樣危險。

芭蕉好容易站穩身子，抬頭仰望着芍藥，不禁歎了一口氣。

芍藥這才問：「芭蕉師兄，有沒有摔着你？」

「沒有。」芭蕉搖頭。

芍藥笑接道：「我是鬧着玩，你不要生氣。」

芭蕉呆呆的「哦」了一聲。

芍藥回頭望一眼，驚呼。「你那匹馬給跑了，怎麼是好？」

她雖然在驚呼，却一面的笑容，芭蕉根本就聽不出她是真的驚訝還是假的。

那匹馬這時候巳跑得很遠，只見一股灰塵迅速的往前滾去。

芭蕉看在眼內，不禁又歎了一口氣。

芍藥接又問：「師兄，怎麼你不回答我？」

芭蕉苦笑。「我……我也不知……」

芍藥笑截道：「這樣好不好，你我合騎一匹馬……」

話還未說完，芭蕉巳連連搖手。「不……不成……」

「怎會不成？」芍藥一拍馬鞍。「這匹馬不算小的了，馱兩個人，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她好像完全沒有想到其他，但一看她的眼睛，芭蕉不由便頓生綺念。

那眼睛實在太誘人！

芭蕉的頭腦這時候巳經清醒了很多，連忙收懾心神，一面避開芍藥的視綫。

芍藥隨即催促。「不是說要趕去火龍寨，怎麼還在這裏發呆，快上馬。」

芭蕉總算又想到了一個很好的理由。「這匹馬就是馱得動我們兩個人，也跑不了多遠，到時馬倒了，我們便得用自己雙脚走路，因快得慢，反而不美。」

芍藥道：「呆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這樣好了——」芭蕉道：「師妹你趕快奔前去將我那匹馬追回來，我們再上路，這相信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也好。」芍藥點頭。

芭蕉這才鬆過一口氣，忙道：「那師妹還不趕快？」

芍藥瞟着芭蕉。「着急什麼？」

芭蕉道：「遲了給那個瞧見，順手牽羊騎去了，可是大大的不妙。」

芍藥搖搖頭：「有什麼要緊，追不到，我們就兩人一騎，馬跑一段路，人跑一段路。」

芭蕉只有苦笑。芍藥看見他這樣子，「噗哧」的一笑，拉轉馬頭。「喏，在這裏等我，不要跑開！」

「一定。」芭蕉慌不迭的點頭。

芍藥連隨嬌叱一聲，放馬疾奔了出去，芭蕉目送她去遠，才真的鬆過口氣！

他抬手抹去，鬢邊汗水濕透，到底是熱汗還是冷汗，却連他自己也不清楚。

——芍藥怎會變成這樣子？難道她本來就是這個性子，在師父面前，不得不收歛起來，現在離開了白雲館，才露出來？

該死，我方才是怎麼會有那種念頭。

芭蕉嘟喃着在樹旁坐下，方才那種綺念不知怎的又突然湧上來。

他的心頭又起了動亂。

然後他省起了那串佛珠，不覺抬手拿下，默數起來！才數了一圈，他的心神巳有些平靜，再數一圈，心神更安寧。

——師父留給我這串佛珠，難道是這樣用的？

想到了師父，芭蕉又不禁惶恐起來，師父將白雲館交給他並沒有多少時間，白雲館便巳經落到這般田地，三個師兄妹，死的死，走的走，而芍藥看來雖然並沒有多大不妥，却變成這樣子。

這其中是否還另外有原因，芭蕉其實也不敢太肯定，他到底並沒有忘記芍藥曾經被留侯咬了一口。雖然說，留侯妖力太厲害，不是他們師兄妹所能夠抵禦，而事發突然，又不是他們能夠防範得來，但芭蕉還是不免有些歉疚。

見到了師父，應該怎樣說？

芭蕉歎息着目光又移向芍藥離開的方向，芍藥一騎巳經看不見。

——芍藥這一去，會不會一去不返？

芭蕉不知怎的竟然生出了這個念頭，呆了呆，數着佛珠的雙手不覺停下。

然後他茫然站起身子。

一樣難以言喻的孤獨那刹那巳塞滿了他的心頭，不由自主的縱目四顧。

四野無人，風吹草木蕭蕭，芭蕉一看再看，不禁長歎。

也就在這刹那，他的目光突然凝結。

道路的左面是一片濃密的林子，一望無際，因爲樹葉不少巳枯落，所以視野也廣闊很多。芭蕉一看再看，並沒有什麼發現，那刹那突然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倒吊在遠處的一株枯樹橫枝下，一動也都不一動，沒有風的時候，遠看來就像是一個奇大的蜂巢，但急風一吹，却像是一具屍體。

「蝙蝠？」芭蕉脫口一聲。

——這難道是真的蝙蝠？

——蝙蝠又怎會在這裏出現？

心念一轉再轉，芭蕉忍不住舉步往林內走去。林內到處都是乾枯的落葉，一脚踩下去，就發出一陣奇異的聲響。

芭蕉絕不是一個胆小如鼠的人，但這種聲響入耳，竟有些心寒。

他忙自放輕脚步，緩步向那邊接近。

越接近他也就越肯定那真的是蝙蝠，可是到他看清蝙蝠的面龐，忽然嚇一跳。

蝙蝠的面色非常難看，死魚肉也似，一絲血色也沒有，那雙本來巳經像鳥爪的手現在看來更加像了。

整雙手都是死魚肉也似，又像塗上了一層白堊，散發出一種令人心寒的光澤，指甲是灰白色，尖長而勾曲，彷彿巳角化，給人一種極之銳利的感覺。

他的一雙脚赤裸，情形看來比一雙手更惡劣，勾掛在那條橫枝上，就像是兩柄彎彎的鈎子。

芭蕉時常都奇怪，蝙蝠那雙脚的構造是否有異於常人，所以能夠勾掛在株木樹枝上，支持身子那麼久也可以。

他也曾問過大法師。

「這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是蝙蝠。」

大法師的回答更加玄妙。

到底是事實還是說笑，芭蕉聽不出，也看不出，大法師的說話態度一向是那麼平淡，要從他的說話洞悉他的心意，誠然未必是不可以，却還不是芭蕉這種年輕人所能夠做得到。

以楚輕侯的聰明練達，一樣不能夠。

芭蕉清楚記得，前後問過了三次，大法師的回答都是一樣，他沒有問第四次，而對於蝙蝠這個大師兄，也能一直存着一種既奇怪，又有些恐懼的感覺，尤其是月明之夜，蝙蝠攀着鐵柵大聲狂叫的時候！

現在的蝙蝠，看來更恐怖。

他那樣倒懸着，混身的血液應該聚流向他的腦袋，可是他的臉部却全無血色。

芭蕉實在有些懷疑，他巳經不是一個

活人，也不是自己倒懸在那裏，而是被別人倒吊起來，且在腦袋開了一個洞，所有的血液也因此盡滴在地上。

蝙蝠的足踝却沒有繩子縛着，地上也沒有絲毫血跡，細看之下，亦不難發覺他的胸膛仍然很有規律的不住起伏。

芭蕉巳經發覺，相反蝙蝠到現在仍然沒有發覺芭蕉的接近。

蝙蝠的聽覺一向很不錯，在白雲館的時候，芭蕉巳經能夠肯定。

在日間，蝙蝠有時簡直就像是一個瞎子，可是無論怎樣放輕脚步，只要稍接近石牢，蝙蝠便能夠發覺，而且能夠從脚步聲聽出來的是那一個。

如果來的是芍藥，蝙蝠會眉飛色舞，狀若瘋狂，那若是芭蕉，却會變得很陰險，好像要找機會將芭蕉扼殺。

就是玉硯，他也要找機會咬一口，但若是大法師，則變得非常溫順。

可是現在的蝙蝠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芭蕉一面接近，一面留意蝙蝠的表情，蝙蝠一些反應也都沒有。更接近，芭蕉突然發覺，蝙蝠的臉上，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疲倦，四肢完全都放鬆，若是體重不輕，只怕早巳被急風吹去。

——看來他非常疲倦，莫非就是這個原因，反應變得這樣子遲鈍？

芭蕉動念未巳，一隻飛鳥突然在枝葉中飛出來，落在那條橫枝上。

那隻鳥距離蝙蝠雙脚一尺不到，但蝙蝠仍然沒有絲毫反應。

啁啾一聲，那隻鳥跳躍上前，落在蝙蝠的脚心上。

芭蕉看在眼內，盯穩了蝙蝠，在他的意料之中，蝙蝠無論如何也應該有些反應了。那知道出乎他意料之外，蝙蝠一動也都不一動。那隻鳥也毫無感覺，嘴一落，啄了下去。這一次蝙蝠終於有了反應，怪叫一聲，腰一折，身形往上翻起來，伸手抓向那隻鳥。那隻鳥却在他怪叫的時候巳給嚇得飛起來，疾飛上半空。

蝙蝠一抓竟落空，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如蚊蠅之細小，蝙蝠也能夠只憑聽覺手到拿來。

芭蕉知道是什麼原因。

蝙蝠那一抓雖然迅速，但與此前比較，却是慢上了很多。是什麼使他的動作變得如此緩慢？疲倦？

芭蕉心念不停在轉動，眼睛却盯穩了蝙蝠，看蝙蝠還有什麼舉動。

蝙蝠一抓落空，身形就往上拔起，怪叫聲中，左右手齊抓了出去！兩抓亦一樣落空，那隻鳥巳飛入青天外，白雲裏。

蝙蝠怪叫不絕，身形却往下飛墮，他的叫聲變得有些嘶啞，而且不怎樣响亮，與在白雲館比較，相差得實在太遠。

芭蕉聽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清楚。

蝙蝠的血氣顯在消耗得很厲害，雖然仍在動，巳失去了以前那種強烈的活力。

在大法師所有徒弟中，蝙蝠的活力一向是最强烈的一個，儘管被囚在石牢之內，每天動的時間絕不比任何人少，而且那種動，非常之激烈。有時他給人的感覺，根本就不是一個人，是一頭野獸。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變成現在這樣？

芭蕉方自奇怪，蝙蝠巳掉在地上，「叭」的一聲，竟然摔得很重。

這又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芭蕉奇怪極了，目不轉睛的盯着蝙蝠，好容易才壓下那股上前去將蝙蝠扶起的衝動。

蝙蝠並沒有什麼作聲，攤開了手脚，成大字躺在地上，兩隻眼睛始終瞪大，却非獨沒有神彩，甚至有些混濁，就像是蒙上一層烟霧什麼。

好一會，他才掙扎着爬起來，傻裏傻氣的伸手抓抓那把亂髮，咧開嘴巴，露出了一種近乎白痴的笑容。

他面向芭蕉這邊，芭蕉却沒有被瞪着的感覺，在蝙蝠爬起來之前，巳經矮身藏入樹葉叢中。

蝙蝠看來真的沒有發覺芭蕉在一旁窺伺，又呆了一會，搖搖幌幌的站起身子，步高步低向林子深處走去。

芭蕉不由自主的緊跟在蝙蝠身後。

樹林中並沒有路，蝙蝠除了碰上較大的樹木，否則都是筆直走過去。

他經過的地方，不少林葉被撞斷，他身上的衣衫也被勾破了好幾處。他毫不在乎，那肌膚更就是堅勒得出奇，並沒有破損，只是被劃勾出一條條白痕。

一路上，他幾次幾乎撞在樹幹上，最後他終於伸出雙手，在身前探路。

日間他的視力實在很不好，但弱到這個地步，連芭蕉也甚意外，他實在忍不住用力踩在地上一條枯枝上。

「拍」的那條枯枝齊中斷折，這聲响雖然不太大，但巳經是足够驚動一般人。

蝙蝠似乎呆了呆，左右望一眼，抓抓頭，又繼續走前去，似乎連這聲响在什麼方向傳來，他也竟分辨不出，更沒理會。

他的聽覺怎會這樣？芭蕉不由發出了一聲歎息，蝙蝠無論如何也是他的同門，變成這樣子遲鈍難免有些感慨。

他沒有停下，亦步亦趨，緊追蝙蝠，因爲蝙蝠雖然表現得這樣笨拙，却一些也不像是漫無目的的亂闖。

——到底他要去什麼地方？

芭蕉疑惑的極目前望，觸目都是樹木，他回頭看去，道路上也未見有芍藥策馬奔向來。

追下去！芭蕉一咬牙，決定繼續追踪，他沒再弄出任何聲音，而且更加小心。

一種很奇的感覺，突然湧上他心頭。追踪蝙蝠對於事情也許會有些帮助。

事情現在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局面他根本就完全不清楚，可是在蝙蝠離開了白雲館之後，不知怎的，他總是覺得，蝙蝠巳經背叛了大法師，追隨東海留侯。

那到底是留侯的影响，還是其他什麼原因，芭蕉雖然不清楚，但平日亦從大法師口中知道，蝙蝠的體內潛伏着一種與生俱來的邪惡。也所以大法師才將蝙蝠囚禁在石牢中，希望藉此阻止他傷害別人，一方面消弭那種邪惡。事實證明，大法師的一番苦心，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這也許是大法師的道行不够，但亦有可能留侯的魔力太高，他們之間的勝負，現在也未免言之過早，白雲館的事件中，留侯却絕無疑問巳取得絕大的勝利。

芭蕉在歉疚之餘，實在希望能够帮助大法師贏回一仗。

這種心情並不難理解。（未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翟鳳翔在捉到饕餮和尚，玩蛇老人，傻大姐三人之際，家人報告身受重傷的翟慧龍在牟大夫家中被人刦去了。翟鳳翔命家人找尋……翟慧龍被公孫玉鳳帶到許家廢園中，用還魂丹把他救醒，此時，忽聽隔隣房中有兩人談話聲，他倆聽出那人正是使月、翟兩家發生爭執的主謀人，公孫玉鳳隨扮女鬼嚇唬對方，希望那人逃離此廢園，雖然那中年人看穿公孫玉鳳的詭計，出手施出「三指挖穴法」之際，公孫玉鳳又以父親公孫奇在廢園中來嚇唬那中年人，加上翟慧龍假扮公孫奇的聲音，頓把中年人嚇得逃去……

渡江逢遽變　夜遇黑衣人

那知人剛剛到了窗外，便聽她一聲驚呼，頓時就沒了聲息！

翟慧龍大吃一驚，撐起身子急叫道：「玉鳳姑娘，妳怎麼了？」

窗上突然冒出個蒙面人的頭部，嘿嘿冷笑道：「你的玉鳳姑娘在我手中了！」

他，正是那中年人！

翟慧龍渾身一震道：「你是何人？」

中年人笑道：「小子，閻王註定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今天你落到我手上，你只有自認晦氣了！」

話聲一落，人已越窗而入！

翟慧龍見他未將公孫玉鳳帶入房中，以爲公孫玉鳳已被他殺害了，不由得心頭一沉，顫聲道：「她怎麼樣了？」

中年人陰森森的笑道：「別慌，還活着，我會讓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一起殺！」

翟慧龍一聽公孫玉鳳還活着，心頭大大一寬，道：「要殺就殺我，不要傷害不相干的人。」

中年人走近床前，見他腹上包紮着厚厚的布條，上面透出血漬，笑道：「原來你受了傷，是誰把你殺傷的？」

翟慧龍道：「我自己。」

中年人一哦道：「你自己？」

翟慧龍道：「我在我爺爺面前自殺，不料一刀下去竟沒死，後來在昏迷中被玉鳳姑娘帶到此處。」

中年人道：「你爲何要自殺？」

翟慧龍道：「如果你是陰謀挑起翟月兩家衝突的人，那麼我的自殺便與你有關！」

中年人哈哈笑道：「原來如此！原來你是引咎自盡，以死謝罪，哈哈哈……」

翟慧龍見他狂笑之狀，心中大爲憤怒，喝道：「你這惡賊害得我家破人亡，你當這是好玩的事麼！」

若非重傷無力動手，他早就下床跟對方拚上了，但就因無力動手，深知對方只要一舉手便可置自己於死地，因此他口氣不敢太狠。

中年人笑了一陣後，才說道：「小子，關於我害得你家破人亡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過這是我計劃已久之事，即使你不去結識月下香，我也會設法挑起翟、月兩家的戰火。」

翟慧龍怒道：「目的何在？」

中年人道：「翟、月兩家是武林泰山北斗，你們兩家一垮，我便可肆無忌憚的幹一些事了。」

翟慧龍問道：「你是何人？」

中年人輕笑一聲道：「我是誰，現在告訴你也沒用，因爲你快要死了。」

說到這裏，目中突露凶光，慢慢舉起右掌，做勢便要劈下。

「嘻！」

驀地，身後傳來一聲輕笑！

中年人全身一震，隨即旋身一掌拍了出去，掌風擊中窗框，只聽「劈哩！」一聲巨响，整個窗框應聲飛離牆壁！

定睛一望，却不見發笑之人！

中年人又一掌推出，打得整堵牆壁破裂迸飛，他便乘機衝了出去。

人縱到屋外，運目一掃，發現四無人影，就連剛剛被自己點中穴道倒在窗下的公孫玉鳳也已不知去向，他頓感不妙，急忙飛身上屋，飛也似的逃去了。

翟慧龍掙扎下床，扶牆走到外面，叫道：「玉鳳姑娘！玉鳳姑娘！」

他四望不見公孫玉鳳，以爲她已被中年人刦走，不禁急得頓足道：「糟了！」

「嘻！」

忽然，又一聲輕笑傳來！

翟慧龍聽出是女人的聲音，大喜道：「玉鳳姑娘，是妳麼？」

轉頭四望，仍不見一個人影！

他想起這許家廢園鬧鬼的事，不覺全身泛起一層鷄皮疙瘩，又叫道：「玉鳳姑娘，別開玩笑，快出來吧！」

「嘻！」

又是一聲輕笑，聲音就在他身後！

翟慧龍正想回頭去看，便覺後頸一緊，已被人提起飛在空中，耳聽一陣「呼呼」風响，次瞬間人已到了一間暗房之內。

這是一間空房，有門無窗，他被提入暗房之後，那女人隨即將門關上，因此他還沒見上她一面時，已陷身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女人將他放落地上，便再無一點動靜，好像化爲一道輕烟消失了一般。

翟慧龍大起恐慌，開聲道：「喂！妳到底是誰？」

黑暗中，只聽一個女人嘻嘻的輕笑道：「我是鬼，我是鬼……」

翟慧龍突然大怒道：「妳放屁！」

「拍！」

一巴掌落到他臉上。

女鬼來去如風，摑了他一個耳光後，聲音已在數尺外的角落裏响起，仍是嘻嘻的輕笑道：「你敢再開口罵人，我把你的心肝挖出來吃了！」

翟慧龍渾身毛骨悚然，道：「妳究竟是誰？」

女鬼道：「鬼。」

翟慧龍嘆道：「唉，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如果妳想嚇唬人，那妳是找錯對象了，我連死都不怕，怎麼會怕鬼呢！」

女鬼道：「我也不要你害怕，不過我不喜歡被人看見我。」

翟慧龍道：「爲甚麼？」

女鬼道：「不告訴你。」

翟慧龍道：「剛才是不是妳救了公孫姑娘？」

女鬼道：「不錯。」

翟慧龍道：「她在哪裏？」

女鬼道：「在另一個房間。」

翟慧龍道：「她沒事吧？」

女鬼道：「沒事，她被點了昏穴，我還沒替她解開。」

翟慧龍道：「傳說這許家廢園鬧鬼，莫非就是妳攪的鬼？」

女鬼道：「正是。」

翟慧龍道：「爲的甚麼？」

女鬼道：「報仇。」

翟慧龍道：「誰跟妳有仇？」

女鬼道：「剛才那人。」

翟慧龍道：「剛才那人是誰？」

女鬼道：「我的丈夫。」

翟慧龍一怔道：「妳的丈夫？」

女鬼恨聲道：「不錯，他是我丈夫，他害得我好慘，我要找他報仇！可是……可是我不能離開這裏，因此也一直報不成仇。」

翟慧龍問道：「他叫甚麼姓名？」

女鬼道：「他自稱複姓皇甫，名千里，可是我相信這不是他的眞姓名……」

翟慧龍滿腹疑惑道：「女士，妳能不能把妳和他的一切從頭說起？」

女鬼道：「你聽過十萬大山仙人谷有位名叫『武魔聞人堯』這個人沒有？」

翟慧龍心中一驚道：「聽說過，據說這人是百年來僅見的武學奇才，十歲入少林寺，三十五歲的時候已練成少林七十二絕藝中的三十六種功夫，乃是自達摩以來的第一人，但由於他才華太高，少林寺的方丈怕他走入岐途無力駕馭，便嚴禁他離開少林寺一步。這一來反激起聞人堯的不滿，後來便偷偷下山，少林寺的方丈派出十八位高僧企圖迫他返寺，結果反傷在他手下；從那以後，他便索性蓄髮還俗，在江湖上闖蕩的那幾年，他打敗了天下最著名的百位武林高手。聽說……聽說連我祖父和月家的眉月神刀創始人月偉也不是他的對手……」

女鬼桀桀怪笑道：「不錯，你祖父翟鳳翔和月偉都曾敗在我爹的手裏，那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敗仗！」

翟慧龍道：「後來，聽說令尊在潛研一門最厲害的神功時，一時不愼走火入魔，從此便未再聽到他的消息。」

女鬼道：「我爹走火入魔後，後來以其深厚的內功自療痊癒了，可惜功力已大不如昔，他受此挫折，雄心大減，便娶我娘爲妻，遁入十萬大山的仙人谷蟄居，不幸我九歲的時候，我娘生了一種怪病與世長辭，從那以後，我們父女便相依爲命，一直到我十八歲時，我們平靜的生活才起了變化。」

翟慧龍道：「皇甫千里闖入你們的生活圈子？」

女鬼道：「正是，有一天，他誤打誤撞進入我們仙人谷，我爹見他人品不壞，便收他爲徒，傳他絕世武功，還把我許配

給他，不料只過了兩年，他就不耐山居，經常往外跑，我爹發現他行爲有些不當，不肯再將更高深的武功傳授給他，他因此懷恨在心，有一天竟乘我爹喝醉時，猝然下手殺害了他，奪取了我爹的三册武學秘笈，還挖掉我一隻眼睛，割去我一隻耳朵，又割傷我的鼻子，把我的面容毁了，然後帶着那三册秘笈揚長下山而去。」

翟慧龍聽了之後血脈賁張，大爲憤慨，恨恨地罵道：「那個該死的狗東西，這樣禽獸不如的東西，老天爺爲甚麼不劈了他！」

現在，他總算明白她爲何要躲在許家廢園扮女鬼的原因了，對於一個被毁去容貌的女人，她當然羞於在大庭廣衆之前出現。

但是，她在這許家廢園中，又能有何作爲呢？

女鬼似乎明白他心中的疑問，接着道：「我傷癒之後便離開仙人谷，決定下山找他報仇，經多方打聽，得知他曾在這長江兩岸出現過，因此我便到此尋找，白天躲在這裏，晚上才四出尋覓，可惜三年來均未發現到他，直到今天，我先是發現那個公孫姑娘帶你到此，後來又發現他和一個道士進入此宅，由於他蒙着臉，我一時沒認出他來，直到他和公孫姑娘動手的時候，我才認出來。」

「妳爲何不立刻現身截下他？」

「因爲……因爲我不是他的敵手，必得等到能够一擊而中時，才可動手。剛才我在窗外狙擊，可惜他很機警，竟被他走脫了。」

「妳不是他的敵手麼？」

「是的，我爹雖然傳授武功給我，可是我的天資不够，而且我內力也不及他甚多。」

「他認出妳沒有？」

「可能沒有，因爲我蒙着臉。」

「現在妳除了知道他叫皇甫千里之外，還知道他一些甚麼？」

「所知不多，僅看出他好像也練成了眉月門的武功。」

翟慧龍聽到這裏，便將他設計陷害自己，造成翟月兩家干戈相見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女鬼咬牙切齒道：「這惡賊狠心狗肺，野心勃勃，可能打算打垮你們兩家稱霸天下。」

翟慧龍嘆道：「我要不是受了傷，剛才非跟他拚命不可……」

女鬼幽幽一嘆道：「翟慧龍，你願意帮我一個忙麼？」

翟慧龍道：「好的，只要小可力所能及，絕不推辭。」

女鬼道：「我叫聞人嬌，現在我先讓你看看我的模樣……」

說到這裏，火光一現，室中巳亮起一盞燈籠，她也就完全呈現在翟慧龍的眼前了。

她散髮披頭，臉蒙黑布，身穿一襲黑衣，乍看倒眞像個女鬼。

她擧手想揭下臉上的黑布，又似有些猶疑，道：「我……我的樣子很難看，可能會嚇着你……」

翟慧龍說道：「不要緊，小可認爲一個人外表的美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

聞人嬌這才慢慢扯下黑布來。

呈現在翟慧龍面前的，果然是一張極之可怕的臉，眼睛、耳朶、鼻子都殘缺不全，比鬼還難看！

翟慧龍一見之下，全身寒毛豎立，但却竭力不使心中的驚駭形於臉上，只長嘆了一聲道：「他既然殺死令尊，爲何不把妳一起殺了，而只毁妳容貌？」

聞人嬌道：「他認爲毁去我的容貌，我便不敢離開仙人谷。」

她重新將黑布蒙到臉上，接着道：「現在你巳看到我被毁容的情形，你相信我說的一切了吧？」

翟慧龍點頭道：「我相信。」

聞人嬌說道：「我現在的樣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敢在四處走動，因此要找他報仇極爲不易，如果你願意帮我一個忙……」

翟慧龍忙道：「小可本來就想找他算賬，這不算是帮忙。」

聞人嬌道：「你的武功如何？」

翟慧龍道：「還過得去，只是若要與他對搏，只怕還差得遠。」

聞人嬌聽了之後說道：「不要緊，我有把握可使你在半年之內，成爲擧世無敵的高手。」

翟慧龍驚訝道：「哦？」

聞人嬌道：「我的功力雖然不及他，但我爹的武學我都記在腦中，我可以傾囊傳授給你。」

翟慧龍答道：「小可天資有限，只怕不能够在半年之內練成令尊無敵天下的神功……」

聞人嬌道：「可以的，你們翟家的武功本就不錯，以你目前的成就，再練我爹的武功，可達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我有一顆靈藥可助你功力倍增。」

翟慧龍道：「甚麼靈藥？」

聞人嬌道：「我爹生前煉成一顆『參王丹』，它是用十株千年老參提煉而成的，服之可使你功力倍增，我爹一直珍藏捨不得吃。那惡賊殺害我爹之後，所以沒有殺我，就是想逼我交出『參王丹』，我抵死不肯交出，差幸保全下來。」

翟慧龍問道：「妳爲何不吃？」

聞人嬌道：「此藥只可男人服用，女人不能吃。」

翟慧龍道：「小可服食之後，再經半年勤練，是否就能勝過他？」

聞人嬌說道：「至少可以與他打成平手。」

翟慧龍道：「小可身上有傷，公孫姑娘曾給小可服下一顆『九轉還魂丹』才保住性命，在這個時候，可以服食『參王丹』麼？」

聞人嬌道：「當然可以。」

說着，就從懷中摸出一顆蠟殼包裝的藥丸……

× × ×

月展翼靜靜的站在地下室出入口之處，監視着被綑綁在地的傻大姐，玩蛇老人及饕餮和尚三人。

在地面上，又有翟家十個門下仗劍把守，防備極之嚴密。

不久，翟鳳翔滿面凝重的走入地下室，月展翼一看就知沒有翟慧龍的下落，便隨口問道：「還沒找到？」

「沒有！」

「令孫自殺未死，流血過多而昏迷不醒，在此情況之下，自不可能不告而別，而可能是被……」

翟鳳翔長嘆一聲道：「不錯，八成是被刼走了。」

月展翼瞥了傻大姐三人一眼，微笑道：「翟老爺子若欲知令孫的下落，何不從這三人下手？」

翟鳳翔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喝道：「來人！」

卽見一個門下匆匆進入地下室，趨前領命。

翟鳳翔冷冷地道：「把他們三人拖過來！」

那門下便將傻大姐三人拖到他跟前。

翟鳳翔道：「點他們穴道，再解開他們身上的繩子！」

那門下依言點了他們三人的穴道，然後解去他們手脚上的繩子。

「讓他們匍匐在地上，拉直他們的雙手！」

那門下又依言施爲，將傻大姐三人擺佈成匍匐的姿式，再將他們的手臂拉直放在前面地上。

翟鳳翔道：「拔劍！」

那門下右手揚處，一聲龍吟，手上巳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利劍。

翟鳳翔道：「從玩蛇老人開始，老夫問一句，如果他們不回答，便砍斷他們一隻手指！」

那門人道：「是！」

翟鳳翔神色冷峻的問道：「聽着，老夫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三人受何人指使？」

玩蛇老人穴道受制，全身動彈不得，但却可以開口說話，他聽了翟鳳翔的第一個問題後，不禁苦笑道：「嘿，老叫化的一隻手指不保啦！」

那門下一劍砍下，斷去他一隻大拇指，登時鮮血迸濺，但他倒也硬朗，居然咬緊牙關忍下了。

翟鳳翔冷笑道：「和尚，現在你來回答！」

饕餮和尚大叫道：「要我回答，我就回答，可是你聽了一定不滿意！」

翟鳳翔道：「說說看。」

饕餮和尚道：「我們受一個蒙面客的指使，接受他的金錢，他要我們幹甚麼，我們就替他幹甚麼，至於他是何方神聖，貧僧却是不知。」

翟鳳翔道：「砍！」

那門下又一劍砍下，也將饕餮和尚的一隻大拇指砍下來了。

翟鳳翔道：「傻大姐，輪到你了！」

傻大姐嚇得面色如土，戰戰兢兢的：「饕餮和尚說的沒錯，我們當眞不知道他姓名來歷。」

「砍！」

「哎呀！」

她的一隻大拇指也斷了。

翟鳳翔不管他們三人斷指血流如注，又道：「第二個問題：他在哪裏？」

玩蛇老人怕了，忙道：「翟老爺子，這個問題，你得讓老叫化解釋一下。」

翟鳳翔道：「說！」

玩蛇老人道：「我們不知道他在哪裏，不過我們與他有個約定：如要見他，可在午夜時分，手提一盞燈籠去江邊晃動，他自會現身與我們相見。」

翟鳳翔問道：「何處的江邊？」

玩蛇老人道：「城東江邊。」

翟鳳翔又問道：「以前試過麼？」

玩蛇老人道：「沒有，我們四人受他雇用不過是半個月前的事。」

翟鳳翔說道：「話先說在前面，將來一旦證明你所言不實，老夫將砍斷你的雙手。」

玩蛇老人道：「這是實話，不過九仙眞人巳逃去，你們若冒充我們去江邊等候，未必能够見到他。」

翟鳳翔問道：「九仙眞人與他是何關係？」

玩蛇老人道：「跟我們相同，不過我們三人是經九仙眞人引見而認識他的。」

翟鳳翔轉望月展翼道：「月掌門人有甚麼話要問他們麼？」

月展翼道：「只有兩個問題。」

翟鳳翔道：「你問吧。」

月展翼便向玩蛇老人問道：「那仙女廟的道姑是不是九仙眞人的師妹？」

玩蛇老人道：「不是。」

月展翼道：「那麼，殺害道姑的兇手即是他九仙眞人了？」

玩蛇老人道：「不是，而是他。」

月展翼又問道：「第二個問題：目的何在？」

玩蛇老人道：「目的當然是想嫁禍於你，使你蒙上殺人之罪，然後設法在武林中引起公憤。」

月展翼道：「你親眼看見他殺害了那位道姑？」

玩蛇老人說道：「沒有，是九仙眞人說的。」

月展翼回對翟鳳翔一躬身道：「在下的問題問完了。」

翟鳳翔默不作聲，過了好一會之後，才開口道：「你們月家的『三指挖穴法』向來列爲不輕易傳授的秘技之一，而他竟然練就這門秘技，月掌門人應該知道他是誰才對吧？」

月展翼道：「我們月家目前活着的人，只有九人練就此技，這九人是我二叔三叔，我堂弟玉虎、玉豹、玉獅、玉象，還有就是尹健堂、柳季倫和我。」

語聲一頓，又道：「這九人中，過去數日內的行踪均可交代清楚。」

翟鳳翔道：「月掌門人的意思是：這九人均無嫌疑？」

月展翼道：「是的。」

翟鳳翔笑了笑道：「這麼說，兇手又怎麼身懷『三指挖穴』之技？」

月展翼道：「在下也一直想不通這一點。」

翟鳳翔道：「他能從容進入你的江南第一家殺人而不被發現，你不認爲這是不可思議的事麼？」

月展翼道：「確實不可思議，因此在下並不排解兇手是我們月家人的可能性，

只是在下實在想不出他是我們月家成員中的哪一個。」

翟鳳翔忽然嘆了口氣道：「月掌門人，老夫知道你的每一句話都是坦誠而眞實的，現在你有何打算？」

月展翼道：「假如翟老爺子暫時不計較我們誤殺府上十多條人命這筆血債，那麼在下有個建議，第一：不妨派人冒充這三人去江邊試試能不能引誘他現身。第二：全力搜索令孫的下落。」

翟鳳翔道：「你呢？」

月展翼道：「在下打算趕回鎭江，澈查一下葛世俊及敝師兄井公亮被殺害的情形。」

翟鳳翔道：「好，你回去吧。」

月展翼又問道：「翟老爺子今後的行止……」

翟鳳翔道：「老夫仍將駐守於此。」

月展翼道：「那麼，在下如有發現，當立刻通知翟老爺子——告辭！」

× × ×

夜。

大地一片漆黑。

月展翼和范仲濤為了急於趕回鎭江，連夜買舟渡江，船到江心，忽見下游十幾丈外的江面上亮起一盞氣死風燈，燈光照出了一葉扁舟！

扁舟上坐着一個頭戴竹笠的黑衣人，他正在操槳逆水行舟，動作緩慢，因此不進不退。

深夜行舟於大江之上是少有的事，尤其突然在此時點起一盞燈，更似別具用意，因此月展翼立刻提高警覺，注意着對方的行動。

范仲濤也覺有異，低聲道：「掌門人，那人有些古怪，要防他一防。」

月展翼點點頭。

撐渡船的老船家也感到不尋常，但他不是武林中人，以為對方是捕魚的人，不覺笑道：「這人好勤快，三更半夜就到江上捕魚來了。」

一言甫畢，忽聽那黑衣人漫吟道：「久為簪組束，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傍響谿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這首「溪居」是柳宗元之作，意思是：「我好久給官職所絆，幸虧現在謫居到這『南夷』的地方來，才能安逸過日子，悠閒地與農人的田園為隣，偶然得此機會，眞似做了山中隱客，早看農人翻起帶着露水的草，夜聽撐船的聲音激起谿裏的石頭，在我所住的屋子裏沒有來往的人，所以我儘可以歡暢歌唱，看那『楚天』的碧色。」

月展翼聽到對方吟出這首詩時，面色微微一變，脫口道：「閣下何人？」

那黑衣人一聲長笑，道：「月掌門人若欲識我，何不移駕過來一晤？」

月展翼聽他稱呼自己「月掌門人」，心知正是衝着自己來的，不禁冷笑道：「正想識荊！」

他隨即吩咐老船家將渡船撐近黑衣人的扁舟，待到相距約五丈之近時，立刻長身而起，勢如天馬行空，向那扁舟掠了過去！

老船家大驚道：「使不得！」

但喊聲未歇，月展翼已然安安穩穩的飄落於黑衣人的扁舟之上！

黑衣人立刻收起槳板，讓扁舟順流而下，哈哈大笑道：「月掌門人一身是胆，佩服佩服！」

范仲濤看見黑衣人讓扁舟順流而下，怕掌門人遇險，忙向老船家道：「快！快跟上去！」

老船家連忙掉轉船頭，隨着黑衣人的小船順流撐了下去。

却聽月展翼大聲道：「不必追上來，保持十丈的距離！」

范仲濤不敢違抗掌門人的命令，便請老船家放慢行駛，與下游的小船保持着十丈的距離。

這時候，月展翼已在小船上坐下，與黑衣人面對面而坐。

黑衣人頭上的竹笠低壓着面部，樣子非常神秘！

月展翼開口道：「月某人已在此，請摘下竹笠讓月某人拜識拜識如何？」

黑衣人緩緩答道：「我看不必，咱們先來談一談吧。」

月展翼道：「貴姓大名？」

黑衣人道：「敝姓月，你的本家。」

月展翼心弦震動了一下，想起仙女廟那位道姑以及井公亮之死於「三指挖穴」之技，很自然的連想到此人很可能即是殺人兇手，也即是陰謀挑起翟月兩家發生衝突的人，當下冷冷道：「當眞姓月？」

黑衣人微微頷首道：「是！」

月展翼道：「大名呢？」

黑衣人道：「十五。」

月展翼一怔道：「甚麼？」

黑衣人說道：「十五，初一十五的十五！」

月展翼訝然道：「你叫月十五？」

黑衣人道：「對。」

月展翼道：「這名字很怪。」

黑衣人道：「不錯，因為我是在十五日那天出生的，也剛好是在十五日那天死亡的，因此便以『十五』為名。」

月展翼又是一怔道：「你……是在十五日那天死亡的？」

月十五道：「是呀！就死在這條長江之上，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月展翼突如觸電似的，全身劇烈一震，面上一下子佈滿驚愕，整個人頓似木雕泥塑一般，僵坐不動。

月十五笑道：「想起來了吧？」

月展翼兩顆眼睛越睜越大，眞似見了鬼一般，過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之後，突然大吼一聲，雙掌猛揚，向月十五抓了過去！

月十五大笑一聲，出掌相迎，四掌相接之下，但聽一聲輕爆响起，江上突然興起數尺高的巨浪，小船頓告翻覆，而月展翼和月十五也就在糾纏中跌入江中，瞬即被浪濤淹沒！

這個遽變，前後不過瞬間之事，在渡船上的范仲濤都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時，月展翼和月十五已雙雙不見踪跡，他大驚失色的急叫道：「掌門人！掌門人！您在哪裏？快！快！船家，快追上去！」

× × ×

中午，在江南第一家作客的公孫奇於

與月家二老吃過午膳後，便起身告辭。

月家遭逢變故，一夜之間死了四個人，二老早已沒有心情陪他飲酒下棋，聽他說要走，正中下懷，但仍維持禮貌挽留道：「何必急急乃爾？」

公孫奇笑道：「你們月家死了人，既無心情陪我飲酒下棋，我還留在這裏幹甚麼？」

月輝喟然道：「舍下逢此變故，以致不能好好招侍你，希勿見怪。」

公孫奇道：「不會，不會，我等你們諸事解決之後，再來跟你們下幾局棋，前天那局棋，我眞是輸得寃枉，下次一定要贏回來。」

月輝微微一哂道：「你回家麼？」

公孫奇道：「不，我要找女兒去。」

月煜問道：「何處去找？」

公孫奇輕哼一聲道：「那丫頭自從遇見翟慧龍那小子之後，整天痴痴呆呆茶不思飯不想，多半是被那小子迷上了，所以要找她只有去江都！」

月輝聽他說要去江都，便道：「見到翟鳳翔，請為我們美言幾句，老夫不希望翟月兩家干戈相見，造成重大的不幸。」

公孫奇點頭道：「好，我走啦！」

月家二老送走公孫奇不久，范仲濤就趕到月家，他神色惶急的衝入大廳，向二老跪禀道：「二位師祖，大事不好了！」

月輝面容一沉，喝道：「慢慢的說！發生了甚麼事？」

范仲濤仍然十分慌亂，道：「啓……啓禀二位師祖，掌門人他……他……」

二老面色一變，同時站起，齊聲問道：「展翼他怎麼樣了？」

范仲濤便將昨夜渡江時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二老聽得呆了。

良久之後，月輝才從極度的震驚中慢慢恢復了常態，他歛眉長嘆一聲道：「你起來！」

范仲濤站了起來。

月輝竭力以平靜的聲音道：「你再說一遍，那人長的甚麼模樣？」

范仲濤道：「他頭戴一頂竹笠，身穿一件黑衣，因是坐在小舟上，而且距離又在十丈之外，弟子始終看不見他長相。」

「聽聲音，大約多大年紀？」

「大約四十多歲吧。」

「他和展翼說了些甚麼？」

「掌門人問他貴姓大名，弟子只聽他回答姓月，底下的話就沒聽見了。」

「他確實自稱姓月？」

「是的。」

「沒有聽錯？」

「沒有。」

「後來呢？」

「他們好像交談數語，弟子便見掌門人大喝一聲，向他撲了過去……」

「小舟翻覆，他們便跌入江中？」

「正是。」

「再沒有看見他們冒起來？」

「正是。」

「你搜索了沒有？」

「有的，弟子在下游搜索了很久，找不到他們兩人才回來的。」

「你認為他們兩人已葬身江中？」

「不……不知道，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實在奇怪。」

月輝在廳上來回踱步，沉思半晌之後，才開口道：「去叫玉虎玉豹他們到廳上來！」

「是。」范仲濤應聲轉了出去。

月煜神情異常激動，不斷的發出冷笑道：「他姓月？他還練成我們月家的『三指挖穴』？二哥，難道說大哥在世時，曾與別的女人生了孩子？」

他口中說的「大哥」即是眉月刀的創始人月偉；月偉生有二子，長子展仁，次子展翼，而展仁已死了。至於他們二老，月輝生子玉虎、玉豹；月煜生子玉獅、玉象，此外便是幾個早已出嫁的女兒；如今玉虎、玉豹、玉獅、玉象都在，怎麼在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個姓月而身懷他們月家秘技的人？

因此月煜才想到可能是大哥月偉在世時曾與別的女人有情，生下了一個兒子。

月輝搖搖頭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大哥若曾與別的女人生了兒子，他絕對不會瞞着我們兩人！」

月煜浩嘆一聲道：「若然，為何突然冒出一個姓月的人來呢？」

月輝道：「他自稱姓月，你就相信他眞是姓月了？」

月煜道：「但他又會我們月家的『三指挖穴法』呀！」

月輝也無法解釋這一點，冷哼一聲道：「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先去找回展翼要緊！」

正說着，月玉虎四兄弟已匆匆入廳來了。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雨傲在鬼叟曹意的麵攤檔獲知哭命婆沈月來已把不俗和尚殺掉，並有人頭爲證，即向花雨傲索取所餘殺人費，花雨傲馬上取出兩張銀票，除一張面額二萬五千兩銀子的照付外，尚有一張面額十萬兩銀子的，作爲購買神馬令的代價，但曹意表明無法收取十萬兩銀子，蓋因神馬令早已遣人送回鬼神谷。花雨傲大怒，以銀票作暗器，射向沈月來，於是戰端便起，夫婦倆夾攻花雨傲，結果曹意雙目被插盲，沈月來被砍斷雙臂，兩人抱頭鼠竄向神馬谷逃去。之後，花雨傲把躲在暗處觀戰的金松鼠叫出來，並告訴他司空急已被人擄走……

摯友喜重逢　同門不期遇

以牙還牙

（一）

魚帝之總算找到了金松鼠。但找到了金松鼠，並不等於解決了問題。

問題非獨沒有解決，而且好像越來越變得複雜。

魚帝之的腦海亂成一團，只好對着金松鼠嘆氣。

花雨傲忽然道：「那個蒙面女人，肯定就是萬毒妖姬！」

魚帝之道：「我也是這麼想，這老妖婆心狠手辣，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花雨傲冷冷道：「在下也同樣心狠手辣。」

金松鼠拍腿道：「不錯，咱們來一個以毒攻毒！」

魚帝之道：「怎樣以毒攻毒？」

金松鼠道：「她抓了師父，咱們抓他的兒子！」

魚帝之一怔：「她有兒子？」

金松鼠也是一怔：「你不知道？」

魚帝之苦笑：「你又怎樣知道的？」

金松鼠道：「是師父以前對我說的，這本是萬毒妖姬一個絕大的秘密。」

魚帝之道：「既是秘密，你師父又如何知道？」

「是他老人家無意中發現的。」

「嘿嘿！這可有好看的了，她孩子的父親又是誰？」

「師父說，恐怕連萬毒妖姬自己也未必知道。」

「好風流的女人。」魚帝之冷冷一笑：「如此說來，那是一個私生子。」

「不錯。」

「他在江湖上可有名氣？」

「沒沒無聞，」金松鼠淡然一笑，「她的兒子已快三十歲，既未成親，也從未學過半點武功。」

魚帝之一呆。「萬毒妖姬的兒子竟然不懂武功，這豈非怪事？」

花雨傲却搖搖頭，道：「在下却認爲不足爲怪。」

「哦？」魚帝之微愕。

花雨傲接道：「萬毒妖姬不想自己的兒子成爲一個江湖人，所以一方面對這兒子的身世嚴加保密，另方面索性不傳授他任何武功，好讓他成爲一個平凡的人。」

金松鼠點頭不迭：「事實正是如此，一個人若完全不懂武功，往往反而是一件好事。」

魚帝之終於也同意了他們的見解。

金松鼠又道：「咱們不妨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她的兒子刦回來，逼令萬毒妖姬釋放師父。」

魚帝之眉頭一皺：「咱們去對付一個不懂武功的人，似乎不大好罷？」

金松鼠道：「這只是權宜之計，又不是志在傷害她的兒子。」

魚帝之沉吟着。

花雨傲點頭道：「金老弟的說話不無道理，愚見認爲此法可行。」

魚帝之想了很久，終於說道：「既然這是可行之法，事不宜遲，立刻進行！」

（二）

距離開封府西南三十五里外，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城鎭。這是賀城。

賀城中人，泰半以上俱姓賀。但賀城最有錢的人，却不姓賀，而是姓尹。

尹青霖，二十九歲，自幼居於賀城，却是無父無母，只有兩個姑嫲。

兩個姑嫲之中，其中一人與尹青霖居於尹宅，但另一個人却只是偶然才到賀城探訪他。在賀城居住的是大姑嫲，偶然才到的是二姑嫲。

沒有人知道大姑嫲是何方神聖。

既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理會。

× × ×

每逢淸晨，尹青霖總是喜歡在花園子的方亭下讀書。

他是個讀書人。

雖然他無意赴試科塲，他却對讀書很有興趣。他是個文人。但今天他却遇見了一個武夫。

× × ×

他遇見武夫的地方，就在那方亭下。

這個「武夫」的長相其實也不算粗鹵，但手裏却提着一把只有屠夫才使用的屠刀。

尹青霖顯然給嚇傻了。雖然他極力裝作很鎭定的樣子，但他的牙關已在上下不停的交戰。「你……你是誰？」

「我是來求借的。」那人淡淡一笑，「我姓金，叫金松鼠。」

「你……你不是強盜？」

「當然不是強盜，我又不是來打家刦舍，只不過想借──」

「你想借多少？」

「我想借的不多，只想借你一人便已足够。」

尹青霖嚇的魂不附體，正要呼救，忽覺喉頭一陣堵塞，竟然叫不出來。

金松鼠沒有點他的啞穴。

點他啞穴的，另有其人，那是身手比金松鼠不知高出若干倍的花雨傲！

× × ×

尹青霖不見了！這是轟動賀城的大事。但轟動賀城的大事，却未轟動武林。

因爲尹青霖並不是個武林人，他不見

了也好，給人宰掉了好，對武林來說，却絕不是一件大事。

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就在尹青霖失踪的那天晚上，大姑媽懸樑自盡。

這本來也不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但到最後，案情却有驚人的發展。

賀城的總捕頭「刀槍無敵」楊崑，查出了這個大姑媽，原來是三十年前的一個女大盜！

她是「絕環魔鳳」蔡萱萱！

蔡萱萱居然就是尹青霖的大姑媽！

尹青霖的名字雖然沒沒無聞，但蔡萱萱的來頭却是非同小可。

立刻有人提出另一個疑問——

「尹青霖的二姑媽又是誰?」

（三）

翌日黃昏。

斜陽巳墮西山之下，黃昏巳快將被黑夜吞噬。

在那古墓前，景象一片蕭條。

一個落拓的江湖人，騎着一匹瘦馬，徐徐地來到古墓前停下。

馬嘶鳴，遠處蘆葦叢中羣鴉驚飛。

天色漸更黯淡，這人却坐在墓前。

他就是魚猴雙帝之一的魚帝之。

× × ×

魚帝之坐在墓前，不久便巳天色盡黑。他還是靜靜的坐着，很耐心的等候。

他也沒有等得太久，一條高大的人影巳在古墓後出現。

「高大名?」

「正是高某。」

「萬毒妖姬呢?」

「她沒有來，也不必來。」

「你終於替她承認，那個蒙面的女人就是萬毒妖姬。」魚帝之冷冷的說。

「本來就是萬毒妖姬。」高大名冷冷一笑，「賀城的事，她巳知道。」

「這一着她大概做夢也想不到罷?」

「的確想不到，」高大名沉聲道：「無論是誰都很難想像得到，像你們這些以正義俠士身份自居的人，居然也會使用這種卑劣的手段。」

魚帝之冷笑：「這是和平的手段。」

「和平手段?」

「不錯，」魚帝之正色說道：「走馬換將，總比流血之爭好得多。」

高大名冷笑：「手段卑劣，猶自大言炎炎，當眞厚顏的很。」

魚帝之道：「口舌之爭，多談無益，萬毒妖姬還要不要尹青霖?」

高大名道：「他若有毫髮損傷，今後爾等將永無寧日。」

魚帝之道：「這是你的說話，還是萬毒妖姬的說話?」

「都是一樣!」

「很好，」魚帝之目光一閃，「你的說話很好，尹青霖這人也很好，咱們甚麼時候換人?」

「明午。」

「別弄花樣!」

「高某也正是要說這一句話!」

（四）

「明午」巳變成「今午」。

天際雲層灰黯而低壓，欲雨而未雨。

古墓前，一頂黑色的轎子巳在恭候着了。

× × ×

一輛華麗、舒適的馬車，從東向西，直向這古墓駛至。

趕車的是金松鼠。

車廂裏共有兩人，一個是魚帝之，另一個却是被擄刼回來，準備換回老猴皇帝司空急的尹青霖。

尹青霖臉色蒼白，似巳被嚇呆了。

魚帝之巳不只一次對他說：「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咱們這次，也是無可奈何之舉。」

尹青霖除了偶然點點頭之外，巳別無其他反應。他似懂非懂，非懂而又似懂。

魚帝之只希望這個文弱的讀書人，不會被這一次的事嚇成癡癡呆呆。

在這輛豪華舒適的馬車之後，還有一匹馬，一個金袍公子。他自然就是有金陵第一劍之稱的花雨傲!

× × ×

萬毒妖姬、高大名兩人，分別站在那頂黑轎子的左右。

萬毒妖姬巳沒有再蒙面。

她年紀巳不輕，但居然還是有着一種足以讓男人心動的美艷。

難怪高大名現在還甘心被她利用。

看見這個駐顏有術，幾乎是長春不老的女人，金松鼠不禁嘖嘖稱奇。

驀地，天降大雨。

大雨中，高大名忽然掀開黑轎子前的黑布簾。

金松鼠心中怦然一跳。

轎內端坐着一人，正是他的授業恩師——老猴皇帝司空急!

換參不成險喪身

（一）

雖然司空急坐在轎內，但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豪雨，仍然把他淋濕了一身。

除了坐在馬車裏的魚帝之和尹青霖之外，每一個人都變成了落湯鷄。

萬毒妖姬的目光，忽然集中在花雨傲的臉上。

「閣下就是金陵第一劍花公子?」她的聲音還是很動聽，絲毫沒有蒼老。

花雨傲淡淡一笑，點點頭，却沒有下馬。

萬毒妖姬一笑，道：「江湖傳言，金陵花公子是個孤傲不羣的人，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金松鼠忍不住道：「誰說花公子孤傲不羣?我就巳經是他的朋友。」

萬毒妖姬臉色倏地一寒。

「金松鼠，你近來的威風，早巳把老猴皇帝的名氣壓了下去。」

金松鼠正欲反駁，花雨傲巳冷冷的說道：「我們是來換人，不是來鬥嘴的。」

「尹青霖呢?」

「當然是在馬車之中。」

「魚帝之何在?」

「也在車中。」

萬毒妖姬冷冷說道：「他爲甚麼不出來看看他的老朋友?」

魚帝之還是在車廂裏，沒有出來。

花雨傲皺皺眉頭下馬打開車廂木門。

「魚前輩……」

他只是說了三個字，車廂裏突然暴射出九點寒芒。

（二）

九點寒芒，九枚可怕的殺人暗器。

那是九枚毒針，每一枚都有九個倒鐮鬚。

花雨傲的反應巳絕快，九枚毒針巳閃開八枚。

但還有一枚，却巳射進了他的右胸!

金松鼠看的呆了。

花雨傲面如土色，臉上一顆一顆的水珠，巳不知道究竟是雨，還是從身上冒出來的冷汗。

車廂裏只有兩個人。

那是魚帝之和尹青霖

魚帝之當然絕對不會出手暗算花雨傲，難道是尹青霖?

尹青霖若能放出這一手暗器，又豈會是個完全不諳武功之人?

金松鼠的手心巳在沁汗。

他忽然覺得，自己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 × ×

花雨傲雖然仍站着，身子巳有點搖搖欲墮。

金松鼠也爲之一陣天旋地轉。

他們都看見車廂裏緩緩走出了一個人，他臉上的表情巳不再惶恐，而是帶着一種充滿愉快的微笑。

「尹青霖，你好陰險!」金松鼠忍不住破口大罵。

尹青霖一點也不生氣。

他要對付的人，是金陵第一劍花公子，而不是金松鼠。

金松鼠這種脚色，他覺得根本就不必讓自己出手來對付。

有人說花雨傲驕傲。

但現在，尹青霖却比他神氣得多了。

「你的死訊傳出後，你的師父一定會很心疼，但不必怕，他們很快就不會心疼了。」

死人當然不會心疼。

花雨傲咬着牙，冷冷道：「尹青霖，我一定會記住你的!」

尹青霖淡淡的說道：「只可惜你能記住我的時間也巳無多。」

他忽然轉身，對高大名說道：「這位花公子，就交由你來發落好了。」

高大名咧嘴大笑。

他掄起信倉刀，大步上前。

「花公子，這是你命中註定的，得罪了!」

語畢，刀光一閃，疾向花雨傲頭際砍下。

這一刀眼看就要把花雨傲砍爲兩段，一條馬鞭突然纏住了高大名的咽喉。

金松鼠這一手功夫居然很不錯，一下子就牽制着高大名。

但那僅可收一時之效。

高大名回刀砍劈，纏住他頷子的馬鞭立刻爲之崩斷。

但金松鼠仍有「絕招」。

他突然大喝：「蜀中唐門奪命飛砂來也!」

他這一聲大喝，可說是用盡氣力，而喊出來的又是武林中人聞名變色的唐門奪命飛砂。

這下子的「威勢」，遠比剛才那一鞭驚人得多。

一聲大喝之後，一蓬飛砂緊接撒出。

高大名雖然兇悍，但唐門奪命飛砂是極毒之物，只要沾上一點點，就有殺身之禍，所以這蓬飛砂撒出，他的人巳飛躍逾兩丈之外。

金松鼠趁着這機會，抱起花雨傲，冒着大雨望東狂奔。

其實，他何來奪命飛砂，剛才所撒出的，只是一把隨處可見的泥沙而巳。

他這一手果然嚇退了高大名，由此可見，金松鼠武功雖然不高，胆色和機智却是不錯。

高大名知道上當，豈甘就此罷休，一聲猛喝，又掄起信倉刀疾追上去。

尹青霖、萬毒妖姬互望一眼，臉上雖有得意之色，却無窮追敗將之意。

高大名狂追一程，但以他的輕功，又怎比得上金松鼠，結果還是給他抱着花雨傲逃去。

他回來時微有怨言。

「你們爲甚麼不截住那小子?」

尹青霖淡然一笑，緩緩道：「他抱着的只不過是個死人，又何必那麼緊張?」

（三）

花雨傲雖還未死，但看來却巳和死人無異。

金松鼠帶着他狂奔了十里，又盜走了一輛馬車，趕了半天路，來到了一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甚麼地方的地方。

幸好這裏雖然不是大地方，却還有一間很不錯的客棧。

客棧的掌櫃也很不錯。

當他看見金松鼠抱着花雨傲的時候，還親自上前助他一臂之力，送他們到一間房子裏。

「這位公子病了?」掌櫃是個中年人，心腸看來不壞。

金松鼠含糊地應了一聲，接着就關上了門。

窗外雨巳停。

糟糕的是：花雨傲的呼吸，也快要停了。

怎辦呢?

難道眼巴巴的看着金陵第一劍就此死在這客棧裏?

不!這是萬萬不能的。

但不能又怎樣?

「唉!」金松鼠頓足咬牙，心想這一次自己可害死花雨傲了，將來怎有面目在江湖上混?

就在他心亂如麻的時候，掌櫃叩門，道：「客官，我請到了一個大夫，且讓他看看病人怎樣?」

金松鼠六神無主，只好開門。

門開啓，一桿鑌鐵棍毫不留情的就向他迎頭擊下!

× × ×

這一棍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一棍打下來的人，面目猙獰，當然不是甚麼大夫。

金松鼠若閃避稍慢半分，他的腦袋立刻就要變成一團肉醬。

定睛一看，那是個滿臉刀疤，兇神惡煞般的青衫大漢。

「你是誰？」金松鼠大喝，「我沒有錢，要打刧到別處去！」

青衫大漢獰笑一聲：「我不要錢！」

金松鼠怒道：「不要錢，難道想要命麼？」

青衫大漢嘿嘿一笑：「不錯，我確是來要你們性命的！」

說完，不由分說又是八九棍向金松鼠擊下。

金松鼠雖然不是武功絕頂的高手，但對付這個青衫大漢，却還不怎樣吃虧。

但除了這個青衫大漢之外，還有這間客棧的掌櫃。

他臉上還是那副和和氣氣的表情，但手裏已悄悄的弄出一把尖刀。

金松鼠暗罵自己糊塗。

甚麼地方不去投宿，却撞進這間黑店裏，眞是糊塗！混帳！倒霉！

他自己倒霉也還罷了，但累及花雨傲，却是死難瞑目。

金松鼠雖然不是大英雄，大豪傑，但却是個挺够義氣的朋友。

雖然他和花雨傲相識不久，但却已把他當作生死之交。

他是寧願自己一死，也不願意花雨傲死在這種江湖宵小手裏的。

他已準備拚命。他不是爲自己拚命，而是爲花雨傲的安危而拚命。

當那掌櫃突然撲前，一刀就向花雨傲腹間刺去的時候，金松鼠也向那掌櫃撲了過去。

但青衫大漢的鑌鐵棍已在他的背上砸下。

金松鼠不理，先救花雨傲再說。

「唷！」一聲悶呼响起，一人倒下！

倒下去的既不是金松鼠，也不是那持刀行刺花雨傲的掌櫃，而是那青衫大漢。

金松鼠一怔。

但他已無暇理會這惡漢何以會無緣無故的倒下，先對付了這口蜜腹劍的掌櫃再說。

掌櫃本欲刺殺花雨傲，見金松鼠不要命的向自己撲過來，立時刀勢一旋，就向金松鼠的胸膛疾劃而至。

他這一刀極快，金松鼠走勢已老，竟然無法閃避。

金松鼠實在是太急了，一急之下連平時最擅長的輕功身法，也是施展不出來。

眼看他立時就要穿胸洞腹，掌櫃手裏的刀忽然斷折。

金松鼠一呆。

掌櫃也是一呆，而且呆若死屍。

他的咽喉，不知何時已突然給人刺了一劍，鮮血如箭般射去！

這變化實在太快，也令人太感意外。

金松鼠透了口氣，他知道自己福大命大，在此危急關頭，有高人相助，所以現在死的不是自己，而是這個可惡的掌櫃。

他轉身向救自己的人望去。

一望之下，他又再呆住。

救星自天降

(一)

房子雖然窄小，但金松鼠却忽然覺得自己已變成了一隻很快樂的飛鳥，正在雲霄之上翱翔。

天空是那麼廣闊，生命是那麼絢燦美麗，友誼是那麼永恆，渝久不變！

他太興奮，也太激動。

因爲房子裏忽然出現了一個令他絕對意想不到的人。

金松鼠看見了一張濃眉、大眼睛的臉孔。

他看見了一個性格正直、剛毅、視朋友比性命還珍貴的少年。

「七郎！」

「不錯，你還認得我！」這少年正是久別多時的七郎，金松鼠時刻都在掛念的死黨，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

× × ×

七郎還是七郎。

他還是那麼值得令人欣賞，他也沒有讓自己的朋友失望。

金松鼠也沒有讓七郎失望。

七郎已非少年。

他成熟了，高大了，人也比以前更英俊，更洒脫，更硬朗。

那青衫大漢、掌櫃，都已死在他的劍下。

他的劍已入鞘，一雙烏亮的眼睛直盯着金松鼠，忽然道：「你不但還認識我，而且還沒有死！」

他這兩句說話很滑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他緊捏着金松鼠的肩膊，就像是一個鏢師，終於把失落了的鏢車找回來一樣激動。

七郎忽然問他：「極惡呢？」

提起了雷極惡，金松鼠立刻就變成一隻從雲堆上跌進溝渠裏的呆鳥。

他黯然。

七郎沒有再問，他已知道了答案。

他長長的透了口氣，忽然向躺在床上的花雨傲一指：「他是誰？」

「金陵第一劍花雨傲。」

七郎沉默了很久，才道：「他就是花雨傲？」

金松鼠道：「你也知道他這個人？」

七郎道：「金陵花公子，誰沒聽過他的名字？」

金松鼠道：「他的本領比我大，却中了別人的詭計。」

七郎上前，看着花雨傲。

他忽然出手，閃電般點了花雨傲十二個穴道。

金松鼠大吃一驚：「七郎……」

「救人活命，刻不容緩，」七郎吁了口氣，道：「他中了劇毒，而且情況已極危險，再不把他的幾個穴道封閉，毒氣攻心，那時候縱使大羅金仙降世，恐怕也無法挽回他的性命。」

金松鼠吸了口氣，道：「那便如何是好？」

七郎皺了皺眉，金松鼠又道：「你怎會撞到這裏來？」

七郎指了指那個躺在地上的青衫大漢，說道：「這十天以來，我一直都跟着他的。」

「他？」金松鼠目光一亮，「他又不是個漂亮姑娘，你跟着他有甚麼好處？」

七郎道：「我跟着他唯一的好處，就是能够因此碰見你。」

「這只是巧合，你事前當然不知道他會來殺我的。」

「但我却知道他一定會殺人。」

「爲甚麼如此肯定？」

「因爲他本來就是個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惡魔。」

「他是誰？」

「曾非聖。」

「曾非聖？」金松鼠忽然跳了起來，大聲道：「他就是曾非聖？」

「你知道他是誰？」

「我本來不知道他是誰，但却知道曾非禪有個弟弟叫曾非聖。」

「曾非禪又是誰？」

「遼東雙魔之一！」金松鼠咬牙切齒，怒聲道：「雷極惡就是給遼東雙魔害死的！」

七郎臉上的肌肉一陣扭曲，雙拳緊緊握起。

他沒有說甚麼，只是忽然嘆了口氣。

就在這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了一陣清脆的鈴聲。

(二)

鈴聲噹啷啷在响，一個人嘶啞的嗓子在叫道：「專治各種疑難雜症，任何無名腫毒，蛇虫咬傷，一經診治，保無後患，立刻見功……」

金松鼠瞧了七郎一眼，正想說「把這厮趕出去」，那知七郎却說：「大夫來了，還不請他進來？」

金松鼠眉頭一皺，道：「那只不過是個走方郎中，有甚麼眞實本事？」

七郎慢慢的搖了搖頭，道：「你連他的樣子都沒見過，又怎能說人沒有眞實本事？依我的想法，天下間能治癒花公子身上傷毒的人，不出十位……」

「難道他居然會是其中之一？」金松鼠冷冷一笑。

「也許就是其中之一，亦未可料……」七郎說到這裏，金松鼠已走了出去。

他招手高呼：「郎中，郎中，過來！過來！」

他看見了一個郎中，揹着藥箱，嘴裏猶自大呼大叫。

這郎中約四十歲左右年紀，一身衣服殘缺不堪，臉色青青黃黃的，好像已經有七八天沒吃過飯，又好像已經害了幾場大病似的。

金松鼠看見他這副模樣，信心更是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那郎中看見金松鼠向自己招手，徐徐不急地走了過來。

他看了金松鼠半天，忽然道：「你有病？」

金松鼠氣得脖子都粗了。「我有甚麼病？」

郎中道：「急病，着急得快要生病的急病！」

金松鼠道：「這種急病須用何種藥物診治？」

郎中道：「無藥可治，也不必用藥來治，因爲眞正有病的人，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金松鼠嘆了口氣，道：「我的確沒有病，但却快要給你氣病，甚至氣……」

「死」字還沒出口，郎中已截然道：「下面那字萬萬說不得，否則大不吉利，對於病者不妙之至。」

金松鼠嘟喃着。「想不到你別的本事沒有，迷信的功夫却是十足。」

郎中盯着他：「你我素未謀面，你甚至連我的姓名都不知道，又怎知道我沒有別的本事？」

金松鼠冷冷一笑：「先生，看你滿臉病容，連自己的病都治不好，還談甚麼懸壺濟世？」

郎中一笑：「說得好，够糊塗，不愧是老猴皇帝親自調教出來的糊塗混蛋！」

金松鼠一凜：「你怎會知道我是老猴皇帝的弟子？」

郎中道：「我不知道，誰知道？」

金松鼠道：「先生高姓？」

郎中一笑道：「姓潘，潘若侯便是區區。」

「糊塗神醫潘若侯？」

「你倒還不算太混帳，總算知道我就是糊塗神醫。」

「當眞沒騙我？」

「騙你的是王八！」

金松鼠大喜，連忙翻身便拜。「師兄，師父曾說過，你我終須相逢，想不到相見之日，就是此時！」

潘若侯大笑：「起來！起來！你這番說話，倒像是在戲台上唱戲，師兄受不了！受不了！」

「閒話休提，救人要緊！」七郎的聲音忽然自房中傳出。

「七龍說得對！師兄先去救人！」

「他是七郎，不是七龍……」

「糊塗！糊塗！」潘若侯冷冷一笑，「七郎現在已是中原七條龍之一，他再也不叫七郎，而是七龍，衞七龍！」

「衞七龍？」金松鼠呆在那裏，喃喃道：「七郎現在叫衞七龍？」

不錯，昔年沒沒無聞的七郎，現在已成爲了江湖中極惹人觸目劍客，他的名字就叫衞七龍！

但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衞翔鶴的胞弟。

這也難怪，衞翔鶴早在幾年之前，就已像天外流星般，一閃而沒。

這顆流星非但短暫，而且也沒有發出燦爛奪目，令人無法忘懷的光芒。

莽莽江湖，有多少顆流星閃過，又有多少顆流星默默的殞落？

數不清，算不盡。

衞翔鶴命運可悲，衞七龍的命運又如何？

(三)

糊塗神醫潘若侯，是老猴皇帝司空急的大弟子。

老猴皇帝是個無拘無束的江湖怪傑。

潘若侯也和師父相差無幾，可以說是有其師必有其徒。

花雨傲的傷勢非輕，潘若侯皺眉大搖其頭。

「好歹毒的暗器。」

「可還有救？」金松鼠急問。

「當然有救，」潘若侯瞪了他一眼，「倘若沒救，我何必在這裏浪費時間？」

衛七龍臉上露出喜悅之色：「潘兄醫術高明，果然沒有讓小弟失望。」

潘若侯道：「他中的毒極其厲害，其中還包括了五色火蛇的毒液。」

「五色火蛇？」

「不錯，」潘若侯搖了搖頭，嘆道：「別的毒我可以把它除掉，但五色火蛇的毒，却非要蛇頭草不能解。」

金松鼠道：「蛇頭草又不是甚麼珍貴的東西，弄它三幾斤回來，豈非立刻可以治好花公子身上的傷毒？」

潘若侯皺了皺眉，瞧着金松鼠道：「你怎知道蛇頭草不是珍貴的東西？」

金松鼠一怔，半晌才訕訕笑道：「蛇頭草這名字平凡的很，想來也不會太難找罷？」

「嘿嘿！」潘若侯冷冷一笑，道：「剛好相反，這種蛇頭草非比尋常，乃是東海靈蛇島百年才萌芽一次的奇花異草，就算是靈蛇島主銅蟒天君，也未必會擁有這種罕見的藥物。」

金松鼠面帶愁容：「那豈非等於無可救藥？」

「那又不然，」潘若侯沉吟半晌，道：「銅蟒天君那裏，是不必去打他的主意了，一則路途遙遠，二則連他是否擁有蛇頭草，也是未可逆料，萬一白跑一趟，那時候縱有神仙降世，恐怕也無法挽回花公子的性命。」

衛七龍道：「如此說來，莫非還另有別人，擁有這種蛇頭草？」

潘若侯點點頭，道：「據我所知，最少還有一人，擁有蛇頭草。」

衛七龍道：「這人是誰？」

潘若侯道：「曾非禪！」

聽見了「曾非禪」這三個字，金松鼠差點連自己的門牙都咬碎了。

衛七龍也是面色一寒。

「曾非禪！」他的指骨忽然勒勒作响，「就算不是爲了蛇頭草，我也要找你算帳！」

「對，」金松鼠擊掌大聲道：「這厮害死了雷極惡，咱們一定要以牙還牙！」

潘若侯目光閃動，道：「花公子受傷非輕，在未曾找到蛇頭草之前，最好先把他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個當然，」金松鼠皺了皺眉，「但這裏距離金陵頗遠，咱們怎能把他送回家裏？」

衛七龍道：「不必把他送回家，只消把他送到藏龍坳便可。」

「藏龍坳？」潘若侯瞧着衛七龍，半晌才接道：「那是怒龍上人的地方。」

金松鼠吸了口氣，道：「怒龍上人是北三龍之一，也是中原六條龍之中，最難纏的一人。」

「不是中原六條龍，而是中原七條龍，」潘若侯立刻更正金松鼠的說話，「七龍現在也是中原七條龍之一！」

金松鼠一呆，繼而說道：「六龍也好，七龍也好，事不宜遲，先把花公子送到藏龍坳再說。」

說到這裏，忽然又問衛七龍：「怒龍上人脾氣極壞，這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事，他怎會收留花公子？」

衛七龍微微一笑：「脾氣壞的人，心腸未必一定壞，我可以保證，怒龍上人一定會讓花公子留在藏龍坳。」

金松鼠不再說甚麼，心中却是半信半疑。

他不是懷疑衛七龍，而是實在很難相信，怒龍上人會隨隨便便的就讓花雨傲留在藏坳內。

但無論如何，藏龍坳之行，已成定局了。

金松鼠跟隨着衛七郎，就算是一起去大鬧天宮，也是勇氣十足的。

× × ×

少年時，他們雖未曾一起「出生入死」，却是患難之交。

那時候，金松鼠已常闖禍。

只不過陪他一起去闖禍的人，通常都是雷極惡，而不是少年時的七郎。

七郎是個很安份的孩子，雖然他不怕闖禍，却不喜歡到處亂碰亂撞。

但現在，七郎已長大了。

金松鼠知道他們現在不是去闖禍，而是去闖蕩江湖。

闖蕩江湖和闖禍又有甚麼分別呢？

金松鼠却想不出。

古往今來，許多江湖人也未必能想得出。總之，反正那是一件挺够刺激的事。

× × ×

翌日，正午。

天色晴朗，他們來到了望龍嶺。

從望龍嶺的西方走過去，下面有一個山坳，那就是藏龍坳。

但他們還沒有到達藏龍坳，就已在望龍嶺下遇上了一夥强盗！（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烏蘇邀請了漢、蒙、藏……各族高手，在其居處前的空地上舉行比武大會，他當衆介紹主賓宮一刀，希望與會者踴躍與宮一刀印證武技。范江第一個出場，與宮一刀比鬥，却被宮一刀打敗，正在此時，一位瘦老人以一根松針射向宮一刀，暗助范江脫險，宮一刀急將松針接住，並强邀瘦老人出場比試，瘦老人亦不示弱，毅然出場，兩人初則鬥口，隨即宮一刀以接得的松針回敬瘦老人，瘦老人雖然接住松針，但因對方用力過强，針透指縫直穿衣內，於是老羞成怒，兩人便打起上來……

神拳式式怪　袖風呼呼響

甫行落地的瘦老人，眞是快到了極點。身子絕不少緩須臾，落地進身獨掌平伸直穿，其勢有如奔雷疾電，駢掌如刀的直向宮一刀背上劈來。

宮一刀容得他指尖幾幾乎已經站在了背上的俄頃之間，才倏地一個快速轉身。

看起來，兩個人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式子，兩隻手在幾幾乎已經接觸的瞬息之間，竟然雙雙擦身而過！

局外人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如此而已！

然而透過海無顏目光所見，情形顯然就並非這般。

——在他們雙方互迎的一刹間，兩個人幾乎都在變幻着姿態，短短的一刹，雙方最少各人都變了五種以上的身法！而在最後看來非要接觸不可的情況之下，却竟然錯開了。

雙方的勢子是那般的疾！

宮一刀墊步擰身，「唰！」地擰過了身子！

這一刹，他怒由心起，已然是動了殺機，獨掌之上聚集着無比的勁道，決計要再緊接着另一次交手裏，奪取對方性命。

然而另一方的瘦老人，顯然却沒有戀戰之心，兩者互擦之間，疾若星丸跳擲般地，已飛出數丈之外。

帶着一串玩世不恭的笑聲，只見他身子倏起倏落，一逕地消逝於視綫之外。

宮一刀臉上顯現出一絲陰森森的冷笑，雙方雖然兩度交手，却並沒有分出勝負，彼此心裏有數，留一點下次再見面的餘地，也是好的。

主人烏蘇直到現在，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只是傻忽忽地向宮一刀盯着……

宮一刀冷笑一聲道：「這個人，你以前可曾見過？」

烏蘇搖搖頭，轉看向一旁的梁威道：「你見過他麼？」

梁威搖搖頭苦笑道：「這……這……沒有！」

宮一刀臉上顯現出一絲輕視的笑，雖然對方那個瘦老人，是以在他心目中構成一個「强敵」的威脅，他却故意的不加以重視。

也許是一連兩次當衆逞能，都未能盡興，尤其是陳現在現場各人面前的威風還不够，宮一刀決計要再次繼續施展他的武功，用以服衆。

他慢吞吞的又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坐下來，眼睛看向烏蘇道：「還有人要來麼，請不必客氣！」

烏蘇顯然已對宮一刀心存折服，爲了更進一步證實他的信心，樂得再繼續觀望下去……

當下他遂即向着梁威點點頭，示意他繼續比武。

梁威當下用藏語、漢語分別宣佈了一遍，話聲方落，即聽見有人喝叱一聲，現場人影一連閃了兩下，分別縱出了兩個人來。

兩個人一式的蒙古裝束，即使容貌也十分相似，身裁看上去也幾乎相當，矮胖矮胖的，大冷的天兩個人每人只穿着一襲單薄的衣服，捋着袖子，各人都露出黑糊糊的大片胸毛！

右面那個身材畧為高一點的，手裏舞

着一對流星錘，兩團錘影滿空亂舞，嗖嗖之聲實是驚人！

左面那個矮一點的，兩隻手上抓着一對畸形兵器，左手是一柄牛耳短刀，右手却是一根滿生劍刺的「狼牙棒」，兩個人看上去是一般的狠。

兩個人一經現身，立刻贏得了在場一個滿堂彩！

他們似乎也都認識這對被稱爲「虎豹雙雄」的蒙古兄弟，兄弟二人哥哥叫「鐵山本」，弟弟叫「達木兒」，自從投奔烏蘇以來，一直爲烏蘇待若上賓，烏蘇爲攏絡二人爲自己效力，除了爲每人置有一份產業之外，還爲兄弟二人各自討了一房媳婦，這麼一來，兄弟二人便老實心安的爲他效力不再思遷了。

這時烏蘇眼看着他們兄弟現身而出，心理不禁楞了一楞，蓋因爲他知道這兄弟二人下手極猛，一經上陣，向來是聯合出手，從來不知道顧慮出手之輕重，以眼前情形而論，對方宮一刀雖說是名重一時的武術大家，雖然俱知其武術精湛，但是到底高到一個什麼程度，却是尚未可知，兄弟二人這麼冒失聯手，各出兵刃，就難免與不樂帮結下了樑子，豈非不智？

這麼一想，烏蘇便立刻大聲喝止道：「你們兄弟還不快快收起兵刃，只可徒手向宮老師請教！」

話聲方出，即聽得宮一刀突地發出了狂笑之聲——

「老當家的不用担心，這樣才能一盡他兄弟所長……叫他們隨意施展吧！」

烏蘇楞了一下道：「這……這不太好吧！」

宮一刀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分別在對方兄弟二人身上一掃，再次落向烏蘇臉上，微微冷笑道：「老當家的今天安排在下在此獻醜，要是不拿出一點眞正的能耐來，何以服衆？叫他們不必顧慮，只管下毒手就是！」

烏蘇還沒來得及出口，即見兄弟二人中；那個手舞流星錘的鐵山本，忽然大喝一聲，一隻亮光閃爍，足有碗口般大小的流星錘，已經脫手而出，忽悠悠直向着宮一刀面門上掄來！

兵刃無眼，驚得烏蘇粱威二人慌不迭躍身場外——眼看着流錘星過處，劃出了一道經天銀虹，挾帶着一股尖銳的疾風，直向着宮一刀當頭猛飛過來！

那眞是驚險絕倫的一刹！

眼看着銀光一點即將要接觸到宮一刀的腦袋上——那顆頭却在最後千鈞一髮之際，忽然轉動了一下，看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

鐵山本的流星錘簡直就是貼在了宮一刀的腦袋上，一個頭一個錘，緊緊的相貼着那麼轉了一轉。

這番驚險狀況，直把現場各人都看直了眼；一時由不住爆雷也似叫起了好來。

叫好聲還沒有全完消失的一刹，却只見宮一刀那顆頭忽地向外一甩，鐵山本的流星錘驀地反彈了起來，其勁道較諸鐵山本所發出來的猶要大得多——

忽悠悠，劃出了一道銀光，反向着鐵山本頭上打來。

這一手更出乎在場各人意料之中，由不住又自爆雷般的喝了個彩。

鐵山本一驚之下，嘴裏喝叱一聲，腳上一墊步，騰身而起，右手向上一托，使了一個巧勁兒，居然硬生生的把這枚栲栳大小的錘頭接到了手上。

身子一擰，飄出了兩丈以外！

四下裏又是一聲叫好——這場比武似乎發揮到了最高潮，鐵山本身子雖然飄落出去，無奈加在他身上的力道，竟使他難以平衡，腳下一連蹌了兩蹌，才自拿樁站住。

就在這一刹，另一方面的達木兒怒叱一聲，身子一連兩個快速起落，撲到了眼前。

這個達木兒看過去似乎較諸他哥哥更要兇猛十分，身子向前一欺，右手的狼牙棒，一式「橫掃千軍」，直向着宮一刀坐着的身子力掃了過來。

宮一刀鼻子裏哼了一聲，只見他坐着的身子驀地向後一吸，變成了一個弓的形狀。

這一當口，達木兒的狼牙棒，夾着大片疾呼之聲，幾乎擦着了他的胸衣，呼！一聲掃了個空！

達木兒腳下一個快步，另一隻手上的牛耳矮刀，驀地向回裏一帶，雪亮的刀身，反挑着直向宮一刀心窩上挑扎過來。

宮一刀冷笑道：「好招！」

話聲出口，那隻獨手霍地掄起，只見他五指箕開，驀地向外一推，已把達木兒的刀鋒緊緊夾於指縫之間——達木兒一驚之下，用力的向後抽刀。

宮一刀竟然借助他抽刀之勢，整個身子平穿而起，呼嚕嚕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身形已飄出丈許以外！

原來有「虎豹雙雄」之稱的這對蒙古兄弟，一向極其自負，兄弟二人各有絕功，如非烏蘇一力籠絡，平日待若上賓，用了不少手腕，否則實難將他們留住。

兄弟二人心知烏蘇將要建立起一份實力，以與布達拉宮的扎克汗巴分庭抗禮，便有意要爭得領導之權，決計要使眼前的宮一刀知難而退，却是沒有想到這個斷了一隻手，貌不驚人的老漢人，敢情竟是如此難以應付，弟兄二人聯合出手之下，簡直連對方的身邊也摸不着，一時氣急敗壞，其勢更難自巳！

鐵山本怒聲用蒙古話向其弟打了個招呼，嘴裏「哈赤！」叫了一聲！——

一雙流星錘驀地由左右兩方，同時快速包抄過來，在流星錘運施方面來說，這一手叫「雙飛燕剪翅」，兩道銀光，夾着兩團栲栳大小的銀團，直向宮一刀身上兩側襲來。

另一方面，達木兒配合着兄長的勢子，腳下一連兩個快速前進，又撲向了宮一刀後方。

兄弟二人由於多年聯手合作，早巳「心有靈犀」。

鐵山本流星錘出手，亦正是達木兒進招之時，狼牙棒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着宮一刀兜頭蓋頂的猛力直揮下來。

哥兒倆個大概巳經嚐到了對方的厲害，下手也就越加的毫不留情，這一式聯手前後夾擊，確實厲害得緊！

宮一刀岸然站立的身子，看過去並無異動。

然而，正當流星錘與狼牙棒，眼看着巳將雙雙招呼到他身上的刹那之間，猛可裏宮一刀那隻斷了膀臂的袖子，倏地向上飛捲而起，於是同時之間，他的另一隻手，巳飛快的執出了背後長刀！

這一刹眞是快極了。

隨着他出刀的勢子，一片銀光，有如戲鳳之龍，刀光過處，耳聽得一片叮噹聲響。

「虎豹」兄弟上來得快，退身得更快，看起來有如風中枯葉，乍聚又散，雙雙一沾即退，饒是這樣，却也吃了大虧！

敢情宮一刀這種「氣波力功」蓋世無雙，由於手法詭異大異常規，就連現場旁觀的能者如海無顏者，亦自信爲其所欺。

隨着對方兄弟二人的踉蹌退勢，可以肯定的他們兩人都受了傷了！

一個傷在右肩，一個傷在右側肋，出刀者分明手下留情，沒有像以前那樣施展他「斷臂刀法」，確是難能之至！

鐵山本一邊的鍊子錘，唰啦啦纏在了頸子上，空出的一隻手，用力的按向右邊肩窩，大股的血水由他按着的指縫裏滲出來。

達木兒却似傷的比他更重，右側肋下巴掌大小的一片皮肉被刀給片了下來，痛得他直往裏面喝氣，全身一個勁兒的打着哆嗦！

烏蘇看到這裏急忙出來，招呼着粱威等人，匆匆把這對蒙古兄弟給攙了下去。

經此一來，烏蘇才算眞正認識到了宮一刀的眞實功夫，又驚又喜，直把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全場各人自目睹此一場決戰之後，俱都暗自折服於宮一刀神威之下，再也沒有一個人胆敢輕舉妄動，出面與其較量了。

任三陽低罵了一聲，看向身邊的海無顏道：「鵝知道你是深藏不露，不輕易出手的人，鵝可她娘的眞忍不住了，好歹也得跟他會一會，要是眞不行，臨場洩了氣，兄弟你還得給我接着——」

說着就要站起來，身子才動，即被海無顏一隻手按在了背上，任三陽倒是老實得不能動了。

「怎麼回事？」任三陽不服氣的道：「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這個老小子神氣活現的？」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那又有什麼不好？——總之，現在還沒到我跟他見面的時候！這場熱鬧還沒有完，好戲還在後面呢！」

任三陽道：「你是說……？」

海無顏微微一笑，却沒有說出來！

是時烏蘇巳在現場交待了一番體面話，十分尊敬的陪着宮一刀進入內宅，現場即由粱威招呼着解散離開，海任二人也隨衆退出！

任三陽見海無顏一副安詳淡然表情，不免好奇的問道：「兄弟，你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也說出來聽聽……還有這個宮一刀他到底又是怎麼一個打算？」

海無顏一笑道：「虧你還是老江湖了，居然連這點道理都看不出來，他們這是互相利用，對我們却也沒有什麼壞處，往下再看吧！」

任三陽怔了一怔，道：「哦——鵝明白了，烏蘇是想用宮一刀來對付扎克汗巴？他還想恢復他過去的聲望權勢可是？」

海無顏點點頭道：「當然，這一點實在巳很明顯！」

任三陽仍然不大明白的道：「可是宮一刀這麼做又是爲了什麼？」

海無顏冷笑道：「這一點也正是我要進一步探知的，不樂帮向來行事獨來獨往，絕不會無緣無故的與人攀結，這裏面必然大有文章。」

任三陽「嗯！」了一聲，點點頭道：「有道理，那麼鵝們眼前該怎麼辦呢？」

海無顏忽然警覺的往前面看了一眼。快步走向自己居住的帳篷，邁步進入！

任三陽跟進去，想到他必然發現了什麼！

可是當他進去之後，却是什麼也沒有發現！

「怎麼回事？」任三陽四下看了一眼，奇怪的道：「有什麼不對麼？」

海無顏道：「有人來過了！」

「誰？」任三陽左右看了一眼，依然看不出有什麼異態，海無顏不說話，緩緩走向一邊觀察着那扇掩實的窗戶，伸出一根手指摸了一下，指上沾了一些泥沙。

「哼——這人輕功很不賴，但他還是留下了痕跡！」

說時他伸出一根手指，在另一處幕壁上摸了一下，指尖上又現了幾顆砂粒。

任三陽四下打量了一眼道：「他是由正門出去的？」

海無顏搖搖頭，眼睛往篷頂上看了一眼，身子霍地騰起來，一隻手托向篷頂那一扇小小天窗，遂即飄身而下，冷笑道：「就是由這裏出去的！」

任三陽愣了一下，緩緩點點頭道：「這麼說這個人顯然會施展縮骨之術了？」

「不錯！」海無顏道：「他原是想由前面出來的，正好碰着我們回來，我遠遠看見帳篷顫動，就想到有人出入，來看看有什麼東西遺失了沒有？」

二人遂即各自檢查了一下行李。

任三陽一面翻，一面大聲罵道：「王八羔子，果然被人動過了……」一面說他拿起了一個皮銀袋，上下抖了一下道：「哼，你看給翻的亂七八糟，倒要看看裏面的錢丟了沒有？」

海無顏道：「他是不會要你錢的！」

說着，他遂即繫上了自己的行囊！

任三陽道：「你丟了什麼沒有？」

海無顏搖搖頭道：「什麼都沒丟。」

任三陽也檢查過了他的錢包道：「錢一點也沒有少！奇怪，這傢伙是打着什麼主意！」

海無顏冷冷一笑，心裏有數。

「這個人又會是誰呢？」任三陽道：「這可眞是怪事？難道是札克汗巴派來的人？」

「這個可能不大！」

「那會是誰？」

海無顏微笑了一下道：「你可覺得剛才在比武時，那個乾老頭兒走的有點太快了麼？」

「啊——」任三陽恍然悟道：「會是他麼？」

「錯不了，就是他——」海無顏道。「由他剛才跟宮一刀動手的招式上判來，我更可斷定，他就是『紅羊門』當今唯一漏網的那個婁全眞！」

任三陽道：「這個老小子可眞透着玄，他老盯着我們幹什麼？」

海無顏道：「其實他早就發現了我們，剛才在塲子裏他有意離開，其實根本就沒有遠去，依我的判斷，宮一刀住處才是他主要要去的地方，我們這裏不過是順便看看而已！」

「好個老小子！」任三陽罵了一聲道：「他到底想在鵝們身上找到什麼？」

「當然是那張寶圖了！」海無顏道：「他是在作夢，哼！這麼看起來，西藏寶藏這件事，確是已滿城風雨，鬧得外界盡知了！」

任三陽說道：「現在鵝們到底該怎麼辦？」

海無顏道：「使我想不透的是宮一刀既然來了，爲什麼不和白鶴高立會合！莫非這當中還有什麼虛玄不成？」

任三陽怔怔的說道：「以你個人的看法呢？」

海無顏冷笑道：「不樂島凡行一事，無不精打細算，而且他們行踪一向是神出鬼沒，掩蔽猶怕不及，宮一刀今日的動作不免令人生疑！」

任三陽點頭道：「這其中還會有什麼虛詐……麼？」

海無顏道：「以我的判斷，白鶴高立所以要他師弟出面拉攏烏蘇，這其中是有深意……」

微微頓了一下，他再接下去說道：「第一，可以增强實力，來牽制布達拉宮方面，第二，這其中難免沒有聲東擊西的詭計……」

任三陽「噢！」了一聲：「這麼說，白鶴高立他的人已到藏寶的地方去了？」

「只怕是這樣！」

海無顏腦子裏不禁想到了昔日邵一子所說之言，白鶴高立雖然殺死了邵一子，由他身上搶得了那張寶圖，但是那上面專屬宮廷王族的深奧藏文，却是極不易譯解得開的，所以高立如不能找到一個像已死的「左瞎子」那類人物，他得到寶藏的企圖只是妄想，然而自己雖然有了邵一子所賜的全部譯文，却又苦無那張寶圖的地形指引，亦是難達目的，如今第一要務，當是如何設法由白鶴高立手中得回那張寶圖，這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這麼想起來，白鶴高立刻下的行踪，就更令人費解了。

× × ×

冷月如霜！

布達拉宮這所巨大的建築物，在夜的掩飾之下，顯得更神秘了，月色的映照之下，一片片的琉璃瓦，像是星星一樣的閃爍着寒光，那些圍繞在宮院四週所生長的巨松，微微的搖曳着，不時發出一陣陣和諧松濤聲。如果你再仔細的聆聽下去，當會發覺到隱藏在這陣松濤聲之後還有另一種聲音！

喇嘛們低沉的誦經聲音！

「西達雲寺」——布達拉宮所屬的一所別院！

十六位年老的喇嘛住在這裏。

對於整個的布達拉宮來說，這裏是最冷清的一處所在了，自從前王圓寂之後，十五王登基，到如今的大權旁落；這一連串的驚天動地事故，都似乎與「西達雲寺」毫不相干，這裏所居住的十六個老喇嘛，早已爲人們所淡忘了。

這麼說，並不意會着這裏所居住的十六個人全是無用的廢物——也許今天他們眞的已是廢物了，但是提起當年！……嘿嘿，想當年十三王在位時，這十六個人可俱是當時宮內炙手可熱的人物。

也許正因爲他們那個時候的權力太過大了，才促成了一旦失勢之後今日的過於渺小！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十六個老喇嘛倒也很能明白其中盛衰的道理，逆來順受，多少年了，倒也相安無事的住在這裏。

想當年，他們這一批失勢的前朝臣子，初被幽禁到「西達雲寺」時，人數共爲二十七人，如今物故人非，却只剩下了十六人！

現世人情常是這樣的！

年近八旬的「蘇拉」老喇嘛，是這裏面年紀最長的一個人，他是前朝十三王時，職掌武術營鐵衣隊的首領，一身武功頗是了得，由於他心念故主，又看不慣當今王叔扎克汗巴的囂張，不甘爲其所用，情願住在這像是養老院的「西達雲寺」裏，過着年復一年，月復一月的無聊歲月！

今夜裏，蘇拉老喇嘛的興緻似乎特別高——

對着窗外的月色，他先彈了一段日常喜愛的「哈克里八」，那是他們西藏最古老的一首曲子，內容是敍說來自西瑪拉亞山的雪水，灌溉着西藏土地的快樂曲子，後人另外爲它配上歌詞，用傳統的長管西藏三絃琴來奏，和着低音唱出來才够味道。就像現在蘇拉老喇嘛所唱出的這個調子，才最够音味，只是對於不明所以的外族人士；像是漢人吧，聽起來就有點怪里怪氣的感覺，不知道他是在唱些什麼！

老喇嘛挽着一雙棉襖袖子，露出他七上八下，早已發黑的牙齒，配合着冷澀的琴絃，只聽他嘴裏唱着：「西——咦——唔——哂——」

低沉嘶啞的嗓音，配合着冰澀的絃律，只有悲涼的韻味，却是絲毫感覺不出來快樂的意境在那裏，然而它却是流傳西藏最久，至今仍爲人們所喜愛的音樂之一。

月色依舊，寒夜無聲。

此時此刻，即使連慣以夜鳴的蟋蟀都寂靜無聲，整個的空間，却只被蘇拉老喇嘛的琴韻歌聲所充斥佔滿了。

一堆乾枯的松枝，在冷徹肌骨的西風裏，滴溜溜直打着轉兒，不時的散開來，又合攏，再散開，再合攏……風力是由高處投下來，撞向地面才散開來，待到衝向四牆才又被迫合攏！因爲這樣，所顯現的現塲形象才會是如此滑稽！

老喇嘛蘇拉的歌聲未歇，月影似乎已經偏西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條人影，直由布達拉宮正殿屋簷上拔起，接連着三起三伏，輕若炊烟一縷的，向着西達雲寺這片院落

裏飄落下來！

歌聲依舊，風力如常。

這個人輕飄飄，似乎片塵不沾的已經落在了院子裏！

一襲月白顏色的長衫褂，瘦高瘦高的身材，幾乎禿了頂的頭上，却聳生着一綹禽鳥也似的「角毛」，長眉凹目，雙顴極高，尤其是深眶陷進去的那雙眼睛，開合之間神光畢現！

這人身形甫現，一雙眼睛頻頻向四下轉動，立刻就投向那個角落——

那個琴韻歌聲的角落！

緊接着，他身形再閃，疾若飄風般地已襲到了近前，一隻手輕輕抬起，向着糊有桑皮紙的窗上輕叩了一下！

這雖是一個輕微毫不起眼的動作，但是室內的人顯然已有了警覺。

登時，傳自室內的琴歌聲忽然停止。

緊接着，那兩扇關閉的窗戶倏地敞開來！

院中人身形略閃，有如吹烟一縷，就在對方窗扇倏開的一刹，已然飄身而入。

緊接着，那敞開的兩扇窗戶又爲之關上——

× × ×

老喇嘛蘇拉，以無比驚異的神態，打量着進來的這個人：他的臉顯現出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頻頻眨動着那雙似乎已現昏花的眼睛。

「老喇嘛——我們久違了……」進來的鶴髮老人道：「別來可好？」

蘇拉——這個看來異常瘦小，白髮蒼蒼的老喇嘛，似乎爲眼前的這個突來的人，突來的話，弄得簡直糊塗了。

他的那雙眼睛雖然小得只剩下兩道縫，但是這一刹却睜大了。

「你是誰？我們以前見過面麼？」

也許很久很久沒有說過漢語了，說起來似乎有些生硬，但是他的確會說，這一點是無可置疑。

老喇嘛在說這些話時，兩手扶案，矮小的身軀已緩緩的站了起來——看來他大概只有五尺高，一身肥大衣服穿在他瘦小的身軀，確是顯得有點不襯！

鶴髮老者呵呵一笑道：「你大概老糊塗了，居然連老朋友都不認識了。」

蘇拉哼了一聲道：「……我沒有什麼朋友，在這西達雲寺裏，我已住了有三十年……我不認識你，你找我有什麼事？」

鶴髮老人一笑道：「四十年前……大概是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們就在這個布達拉宮見過……老喇嘛，那時你威風得很，不像現在這個樣子，唔，看起來你可眞是老的多了。」

「四十年前……？一個秋天的晚上……？」蘇拉緩緩的搖了一下頭：「對不起……我實在記不起來了。」

鶴髮老人神色微微一沉道：「不要緊，我會讓你記起來的——」

一面說時，他腳下緩緩的向前邁進了一步——

「老朋友，四十年來你的西域神拳功夫，大概更有精進了吧！」

蘇拉聆聽之下，登時吃了一驚，後退一步，長眉倏地一挑道：「你……怎麼會知道？」

話聲出口，老喇嘛身子已倏地縱身而起！

雙方彼此間隔着一道長案，老喇嘛身形一緩縱起，疾若飄風，呼——一聲，已來到了鶴髮老人面前。

敢情這個瘦小的老嘛喇，身手果然不弱，身形向上一欺近，兩隻手倏地向外一探，直向着鶴髮老人兩處肩頭上抓來。

鶴髮老人哈哈一笑道：「好！」

四隻手掌猝然交接之下，兩個人的身軀驀地一轉，帶來一股極大的勁風，直向一旁轉了出去！

緊接着，兩個人倏地分開，鶴髮老者一聲沉笑道：「這裏地方太窄了，展不開身手，來，我們到外邊玩玩去！」身形一縱，隨着他前探的身子，兩扇關着的窗戶，霍地敞開來，他整個人身，在一式虎撲的勢子裏，突地穿越了出去！

身後的老喇嘛蘇拉，自是放他不過，緊跟在他身後，倏地跟踪撲出。

兩個人就像是一雙戲耍的貓，忽地現身院中。

冷月下，兩個人極爲快速的交換着身手。

蘇拉的確在施展他畢生最爲得意的「西域神拳」，月色之下，只見他人影飄飄，袖風呼呼，所出拳式，的確中原少見，妙在左右雙拳變化巧妙，左手出拳，右手出掌，右手出拳，左手必然出掌，以掌護拳，虛實莫辨。

然而，與他對手的那個鶴髮老人，看上去身法更見奇妙，尤其是對付老喇嘛這套西域神拳更像是胸有成竹，極有把握！

事實上老喇嘛蘇拉的每出一拳，都像是早在他計算之中，是以常能未卜先知，如此數招過後，蘇拉儘管是招招淩厲，奈何却連對方的身邊兒也招不着。

猛可裏，老喇嘛的雙手，雙拳同出，疾若電閃般地，直向着鶴髮老人兩肋間擊去！

在動手的過程裏，這一式看起來猛厲極了，稱得上是一式殺着！

鶴髮老人像似早已期盼着這一招的來到，忽然一聲輕笑道：「好招！」

——不知他怎麼一來，雙手下分，極具輕靈的已分開了對方的雙手，進步欺身，「噗！」地一聲，已抓住了蘇拉的一雙肩頭。

蘇拉登時向後一個蹌踉，嘴裏「哦！」了一聲！

鶴髮老人加諸在雙手上的力道可能不輕，而且顯然施展的是一式極爲特殊的拿穴手法，老喇嘛蘇拉登時爲之全身發麻，身子一蹌之後便爲之動彈不得！

對蘇拉來說，顯然是他平生少有的經驗——然而却豈非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個念頭，閃電也似的掠向腦海，終於使他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原是他不應該忘記的。

緊接着鶴髮老人，已鬆開了他的雙手，帶着一聲輕微的冷笑，他已倏地擰身，再次縱回老喇嘛禪房之內。

蘇拉緊躡着他的身後追上去。

他不甘就此服輸，雙掌交合着，用「開山神掌」的一式，倏地直向着前行的鶴髮怪人背上擊去！

鶴髮老人一聲怪笑，倏地轉過了身子來。

只憑着這一式轉身，爲今武林之中就前所未見——原來他身形不動，雙足固立，僅僅只憑着上半身擰動之勢，就把身子轉了過來。

——同時他的一雙手及時拉起，看來異常綿軟的已接住了對方的雙手。

蘇拉老喇嘛只覺得兩隻腕子上一陣子發軟，全身上下彷彿一些兒也施不出力道來。

這只是極爲短暫的片刻。

蘇拉老喇嘛身子一廝之後，頃刻之間又恢復了原狀，再看對方的那個鶴髮老人已然飄身三尺開外。

「哈哈……」鶴髮老人笑道：「老喇嘛，你眞的記不起來了？！」

蘇拉在鶴髮老人上身擰轉的一刹，忽然間記起了一個人來，事實上這個人的影子多年以來，始終困惑着他，並不曾淡忘，忽然憶及，由不住全身打了個寒顫。

「哦——你……你是老……白鶴……？是你……是你……」

鶴髮老人又是一聲怪笑，向前踏進一步道：「你總算還有點記性，到底認出來了，不錯，我就是那個老白鶴，咱們總有四十年不見了。」

蘇拉嘴裏連聲的「哦！」着，不時眨動着眼睛，一再的向對方臉上認着，似乎既感「難以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樣子。

「你眞的是老白鶴……不錯，不錯……你竟然還沒有死……四十年了，四十年了。」

鶴髮老人赫赫笑道：「大概你是巴不得我死了，閻王不點名，小鬼不來傳，你叫我怎麼死？哈——你叫我怎麼死？」

一面說着，只見他身形一縱，像是一陣風似的，已由蘇拉頭頂上掠了過去。

——他身形越加的看來像煞白鶴，雙手平張着，平平地由老喇嘛的頭頂上掠過去。

蘇拉倏地一個快轉，一副咬牙切齒的猙獰面貌，那副樣子像是要準備拚命的表情。

「哼！」鶴髮老人站定之後，看着他冷哼一聲道：「放心吧，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我這次來找你可不是來跟你算舊賬的……」

蘇拉聽到這裏，原本驚嚇忿怒的臉上，忽然顯現出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不信……那麼，你今天晚上又來幹什麼？」

鶴髮老人一笑道：「我說的是眞話，信不信由你，說眞的，你這個老東西還能活到現在，倒是眞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過去的事咱們都別談了，今天晚上我倒是專心誠意的來拜訪你，敍敍舊……你怎樣，你可願意咱們雙方化敵爲友？」

蘇拉老喇嘛連連眨動眼睛，將信又疑的頻頻向他打量着。

「你說的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蘇拉忽然嘆息了一聲，點點頭道：「那是再好也不過了……」說了這句話，他像是眞的鬆了一口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用手指了一下另一張椅子，道：「你坐下來說話吧，——我這裏是窮地方，可沒有什麼好東西來招待你……」

鶴髮老人坐下來道：「四十年，我們都老了。」

蘇拉點點頭道：「老了，可是我還不想死。」

鶴髮老人道：「怎麼樣，看來你在這裏日子過得像是挺不錯吧？」

蘇拉冷笑了一聲，吶吶的道：「不錯？哼——」

鶴髮老人那雙銳利的眸子，頻頻在他身上轉着，一望却知他是個極有心機城府的人。

蘇拉忽然愣了一下，霍地站起來道：「不對……你今天來找我，一定有什麼事吧，是不是？」

鶴髮老人嘿嘿一笑，一隻手抬起來摸着他下巴上翹起來的一叢短鬚。

「不錯，你猜對了，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夜來找你當然有事——」

「什麼事？」

蘇拉立刻顯出了很緊張的樣子，一面頻頻搖着頭，冷冷的笑道：「我今年已經七十多了……你應該知道，宮裏的事現在我早就不管了。」

「你剛才說過，你還不想死。」

「這……」老喇嘛十分費解的看着對方：「當然我不想死，難道你想死？」

鶴髮老人嘿嘿一笑，說道：「我當然也不想死，可是，活就要活得痛快，像我這樣，海闊天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像你。」

蘇拉愣了一下，吶吶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怎麼知道我活的不快活……？你——」

老喇嘛雖然一大把子歲數了，火氣還很大，一句話不對，就擺出一副要打架的樣子。

鶴髮老人輕輕一笑，道：「老喇嘛你稍安勿燥……我們現在是朋友了……朋友可就無話不說，總之，這一次我來找你，絕沒有什麼壞的意思，這一點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蘇拉原本站起來的身子，聽他這麼一說，遂即又坐了下來……

鶴髮老人道：「對了，你的氣先要消一消，我們才好說話。」

蘇拉被弄得簡直莫明其妙。

「你到底要說些什麼吧？」

「我要跟你談談一件你所親身經歷的往事——當年布達拉宮所發生的一件隱密大事——」

「什麼……大事？」

「我想這件事你是知道的……有關七十二武士集體中毒，雙目失明的這一件事……嗯！」

這幾句話一經道出，蘇拉登時面色一陣大變，倏地再次站了起來。

「你說什……麼？你怎麼知道……？你……？」

鶴髮老人冷哼了一聲道：「我什麼都知道……什麼事也瞞不過我……」

「你還……知道……些什麼？」

老喇嘛一面說，顯然表情大爲緊張，

只見他喉結頻頻起伏，像是觸發了他一處隱痛似的！

「好吧，我乾脆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吧！」

「你說……你說……」

「我還知道當年藏十三王留下的大批寶藏的事！」

老喇嘛臉上一陣發白，却故持鎮定的坐下來，冷冷一笑道：「我當是什麼事呢，原來這四十年來，你對這件事還不死心……當初我不是就告訴過你了，這件事並不確實……只是江湖上風風雨雨的傳說罷了……」

「好吧，就算是傳說吧！」鶴髮老人臉上顯現出一絲狡黠的笑：「那麼七十二武士中毒，雙目失明，以及後來集體被殺這件事，可是眞的了！」

「你……你聽誰說的……？」

蘇拉再一次顯現出緊張神態！

「哼！你不要管我怎麼知道的！」鶴髮老人冷冷的道：「這件事我經過很久時間的調查，證明是千眞萬確的！」

蘇拉嚥了一下唾沫，苦笑了一下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吧，可又與我有什麼關係？」

「當然與你有關係！」鶴髮老人道：「因爲七十二名武士之中，除了一個漏網之魚之外，其它七十一人俱都死在你的手中！」

「你……」

老喇嘛霍地抬起了手，似乎作勢待向對方發出，可是一想到對方的厲害，自己根本無能取勝的事實，這隻擧起的手就又慢慢的鬆了下來。

「老喇嘛，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你也就不必否認了！」鶴髮老人臉上含着微微的笑：「說起來，這件事你雖然心狠手辣了一點，可是也不能怪你，因爲你也是聽令行事，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活到現在了！」

蘇拉那張臉一刹間變了好幾次顏色，終歸無能發作，過了一會兒，他才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十分沮喪的垂下了頭！

「所以我說你這些年日子過的並不快樂……」鶴髮老人冷冷的道：「因爲你心裏一直存着歉疚……藏十四王是個最昏庸無道的人，全西藏的人都恨他入骨，而你居然助紂爲虐，爲他幹下了這件喪心病狂的事……你是全西藏的罪人……」

「我——」蘇拉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我又有什麼辦法？……誰教他是主子……我是奴才，我能不聽他的話麼？你不要再說下去！」說時，眼淚一顆顆的順着他的臉滴了下來！

鶴髮老人那雙眼睛一直留神的打量着他，看到這裏微微笑道：「你總算命長，要不是那個昏王被人刺殺在先，就算你已退居西達雲寺，他也不會放過你，那可就太寃枉了！」

蘇拉伸出一隻乾枯的瘦手，擦了一下臉上的眼淚，苦笑了一下道：「你說的不錯……我是西藏的罪人……這多少年以來，我一想起這件事，心裏就像刀扎一樣的難受……老天……我已經不再去想了，你又提起來，爲什麼？……你今天晚上來找我，就是故意來提這件事的麼？」

鶴髮老人搖搖頭道：「那倒也不是，我只是要向你打聽一件事情而已。」

「什麼事？」蘇拉十分沮喪的道：「我早就告訴過你，有關那批寶藏的事情，我……什麼都不知道！」

鶴髮老人道：「但是我知道！」

蘇拉一愣：「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那批寶藏確有其事！」鶴髮老人道：「已死的七十二名武士，就是埋藏寶藏的人，要不然你又爲什麼去殺他？難道不是殺人滅口？」

蘇拉嘆了一聲道：「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這件事，我求求你好不好？」他語音顫抖，說這幾句話時確實情發於衷！

鶴髮老人臉上顯現出一絲微微的笑，似乎已經感覺到自己的佈局成功。

「這麼看起來，你倒不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鶴髮老人微微冷笑了一下：「僅僅內疚是不够的……你得想一個法子贖罪，做一點好事來補償這裏的人……」

「你說什……麼？」

蘇拉似乎頓時爲之精神一振：「做好事……？做什麼好事？」

他睜大了眼睛，滿臉渴望的表情。

「告訴我……我能做些什麼？只要是好事，那怕是死了，我也願意！」

鶴髮老人點點頭道：「你們喇嘛教都相信輪迴，靈魂昇天的說法……像你幹的這些壞事，死了以後，你當然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這就是我勸你幹點好事，爲你自己死後贖罪的原因！」

這幾句話，聽在蘇拉耳中，果然發生了作用，只見他一時呆若木鷄，眼淚由不住又自汨汨淌出。

須知人性本善，早年嗜殺爲惡的人，無不晚年存心後悔，何況眼前蘇拉晚年虔誠向佛，深信輪迴報應之說，近年來早已心存懺悔，日誦百經，以圖減輕往年罪惡，眼前鶴髮老人這一番話，自是深深打動了他，一時既驚又愧，登時呆在了現場！

鶴髮老人看了時機成熟，這才說出了他的本來之意！

「老喇嘛，我眼前有一事要你相助，你如果能助我完成，將功折罪，足足可以抵擋你過去所犯的罪惡了，你可願意？」

蘇拉頓了一下，緊緊咬着牙道：「說吧，只要能贖我過去的罪，死都可以！」

鶴髮老人一笑道：「你放心，不會要你命的。」

「到底要我幹什麼，你快點說吧！」

「好吧！」鶴髮老人眼睛精光畢現的逼視着他：「我知道，你是如今僅活着參加埋藏寶藏的一個人，其他的人都已死光了！」

蘇拉臉上又顯現出一片青白——每當過份驚嚇時，他臉上都會出現這種顏色！

「誰……告訴你的？這話你可千萬不要亂……亂說……」

一面說他下意識的由椅子站起，走向前面，拉開門探頭向外，四下注視一下又縮回來。

「老兄……幫幫忙好不好？不要再提這件事了，這句話要是被外人聽見，傳到了裏面宮院裏，我這條老命可就完了！」

鶴髮老人點點頭道：「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當聶小青帶領令狐楚楚登上冷竹坪的竹林間，令狐楚楚驀見一座新墳，立即疑雲滿腹，便命聶小青挖墳開棺，一看究竟。聶小青迫於無奈，只得勉强遵命進行，挖至棺露一角，聶小青正驚怕慌言即被拆破之際，突聞山頂傳來人聲，繼而一僧一俗隨聲而至，原來該僧號智通，俗者姓艾名天澤，均爲世外八凶之一，他們一見令狐楚楚，即向她打聽查一溟的行止，令狐楚楚據實以告，艾天澤深感失望，只好托令狐楚楚轉知查一溟，不要傷害羅靜石，以免掀起武林殺伐，蓋因羅靜石乃公孫爲我急於要找尋的傳人。令狐楚楚爽然應諾……

獨赴哀牢山　途遇狂少年

閻羅使者

艾天澤笑道：「洪荒未闢的沼澤奇毒，委實太以厲害，公孫爲我人雖未死，半身已僵，自腰以下不能轉動，只好在那古森林中每日苦練玄功，企圖復原如舊。」

令狐楚楚說道：「以公孫爲我那等功力，只要天假以年，他必然可以達成心願的！」

艾天澤長嘆一聲道：「人力難與天爭，十七八年以來，公孫爲我用盡苦功，依舊毫無成效。」

令狐楚楚想了一想說道：「十七八年的苦功，縱然難復僵體，但這位老人家的功力，定將高得嚇人！」

艾天澤嘆道：「公孫爲我的功力方面，確實高得嚇人，但形貌方面也醜得嚇人！亂髮如草，全身只見皮骨，鬍鬚更有尺許長短，看去完全是具半截活屍，那裏還有絲毫人的模樣？」

令狐楚楚喟然嘆道：「公孫爲我獨居森林中，近二十年，身難轉動，飲食何來？他能不死，已是罕世奇跡，模樣方面，自然無復人形，宛如鬼怪的了！」

說至此處，忽又目注艾天澤問道：「艾朋友說了半天，似乎還未說出『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究竟與這活屍般的公孫爲我，有何關繫？」

艾天澤笑道：「我與公孫爲我，昔年原有數面之緣，故而他一見我後，不禁狂喜，要我帮他一個大忙！」

令狐楚楚笑道：「十七八年痼疾難醫，這個忙兒，恐怕不好帮呢！」

艾天澤笑道：「公孫爲我不是要我帮忙他治病，而是要我帮忙尋覓一個年齡輕而資質好的衣鉢傳人！」

令狐楚楚「哦」了一聲，恍然問道：「莫非公孫爲我自知死期將至了麼？」

艾天澤搖頭笑道：「公孫爲我對我說是他若想活、最少還可再活三十年！但這樣形如活屍的活法，太以無趣，故而他想捨命一拚！」

令狐楚楚不解問道：「怎樣拚法？」

艾天澤笑道：「公孫爲我打算以所煉

『坎離眞炁』，硬行打通腰部以下的久僵氣血！此舉倘若成功？即可重入江湖，倘若失敗，則立即招致慘死！」

令狐楚楚會意笑道：「大概公孫爲我深恐他此學如遭不幸，一身罕世絕學，即告失傳！遂托你先爲他尋覓一位衣鉢傳人，然後再實施這件拚命舉動！」

艾天澤點頭笑道：「令狐姑娘猜得不錯，我既然受公孫爲我此托，先想起新在南荒結交，年齡既輕資質又好的『玉霸王』羅靜石來，立向公孫爲我加以推介！」

令狐楚楚一笑道：「公孫爲我中意了麼？」

艾天澤笑道：「公孫爲我自然中意，催我趕緊把『玉霸王』羅靜石帶到古森林中，但誰知天下事居然往往出人意料？等我找到羅靜石，告知此事以後，羅靜石竟堅加拒絕，不肯接受！」

令狐楚楚「唉呀」一聲說道：「這是一件罕世奇緣，羅靜石怎的如此不知好歹？他若能學得公孫爲我的七成功力？大概便可傲視當世！」

艾天澤苦笑說道：「羅靜石一來不信公孫爲我會有壓蓋一切的絕世武功，二來認爲要在古森林中，侍奉一位殘廢怪物，未免太苦！故而不僅堅拒，並在我勸得緊時，悄悄離却南荒，遨遊中原！」

令狐楚楚冷笑一聲說道：「這『玉霸王』羅靜石畏難苟安，不像是具有上佳資質！」

艾天澤嘆道：「羅靜石資質極好，就是風流安逸成性，不肯吃苦，我既對公孫爲我許下心願，自然只好苦苦追尋，終在一老友口中，聽得羅靜石彷彿曾隨『冷竹先生』查一溟，同上『北嶽』！」

令狐楚楚搖頭笑道：「我以『蛇蠍美人』微名，担保此訊不確，但定把艾朋友適才所說的一番話兒，轉告『冷竹先生』便了！」

艾天澤從令狐楚楚神色之間，看不出絲毫異樣，只得微笑說道：「既然如此，便有勞令狐姑娘，艾天澤與我智通五弟告辭，我們在明歲清明的『白龍堆』上，再相見了！」

話完，雙方便自施禮爲別。

聶小青目送這「世外雙兇」身形杳後，向令狐楚楚笑道：「姑娘，艾天澤號稱『百臂殃神』，智通僧號稱『白骨彌勒』，又都是『世外八兇』中人，但今日看來，他們好像並不怎樣兇呢？」

令狐楚楚含笑說道：「他們是忌憚我『蛇蠍美人』名頭，不敢逞兇，只好這等客客氣氣而已！倘若我們不在，『冷竹先生』查老前輩的這幾間茅屋，不被燒掉才怪！」

聶小青忽然想起大可乘機把嚴慕光之墓，加以掩飾，遂佯作有所領悟地，「呀」了一聲，揚眉叫道：「姑娘，姑娘，我明白了！」

令狐楚楚眞被她嚇了一跳，蹙眉問道：「青兒，你明白甚麼？爲何如此大驚小怪？」

聶小青嬌笑說道：「姑娘，我認爲我們剛才發現的那座無主孤墳，可能就是『玉霸王之墓』？」

令狐楚楚問道：「你認爲墓中埋的是『南荒玉霸王』羅靜石麼？」

聶小青點頭笑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照『百臂殃神』艾天澤適才所說，羅靜石風流成性，可能是在作甚惡事之際，被查老先生撞破，擒回『冷竹坪』來，愛他資質，加以勸導，但終於發現朽木難雕，遂下手除掉，埋骨竹林以內！」

令狐楚楚聽得點頭說道：「青兒這種想法，可能十中八九，但倘眞如此，則却爲武林之內，又伏下了無邊隱患！」

聶小青問道：「甚麼無邊隱患？」

令狐楚楚說道：「萬一那公孫爲我老怪物，眞以『坎離眞炁』，打通久僵氣血，艾天澤再一挑唆，豈非立即便是一場滔天巨禍？」

聶小青柳眉雙揚，含笑問道：「姑娘制不了那公孫爲我老怪物麼？」

令狐楚楚搖頭道：「對付『幽靈鬼女』陰素梅，我有七成把握！但對公孫爲我這老怪物，我的功力火候却差得遠了！」

聶小青「唉呀」一聲，失驚叫道：「姑娘倘若制不了他，則當世之中，豈不是要任憑他橫行無忌麼？」

令狐楚楚皺眉說道：「正是如此，故而我必須想條釜底抽薪妙計，防患未然才好！」

聶小青微笑說道：「這事似乎並不太難了，最多姑娘帶領我和紅妹，走趟『哀牢山古森林』，趁那公孫爲我老怪物，尚在苦等『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去作他徒弟，不曾冒險以『坎離眞炁』，打通氣血之前，把他除掉，不就一了百了？」

令狐楚楚冷笑道：「青兒，你眞把事兒，看得過份容易，慢說是你與紅兒，就拿我來說，恐怕除非獲得公孫老怪物的允許，也近不了他一丈之內！」

聶小青深知主人令狐楚楚生平不驕不餒，無論遇上甚麼大事？均能鎭定應付，決不看高自己，也決不看輕對方，如今既然這等說法，足見那位具有「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千影神魔」等三項外號的公孫爲我，功力定必到了不可思議地步！

令狐楚楚見聶小青雙眉緊皺，正自尋思，驀地靈機一觸，微笑說道：「青兒，你要我帶你和紅兒，前去『哀牢山古森林』，除去公孫爲我之語，說得對呢！」

聶小青見令狐楚楚忽然改口，不禁詫聲問道：「姑娘不是認爲辦不到麼？」

令狐楚楚微笑說道：「一來，我們在武功火候方面，絕非公孫爲我之敵，想除也除不掉他！二來，在他尚未脫離入世，有甚惡跡之前，便能把他除去，也有點說不過去！但倘能設法使他得盡天年，自自然然歸諸寂滅，豈不合情合理地，爲武林中消弭了一場無形浩刼？」

聶小青「呀」了一聲，搖頭說道：「姑娘，拔劍殺人容易，若催人享盡天年，自然死亡，恐怕除了主持幽冥輪廻的閻王爺以外，誰都辦不到呢！」

令狐楚楚秀眉微揚，得意笑道：「倘若想使別人自自然然地命赴幽冥，確實只有閻王爺能夠做到！但對於公孫爲我這老怪物而論，却除了閻王以外，還有一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聶小青眨着一雙大眼，向令狐楚楚搖

頭道：「姑娘！青兒對你的武學文才，機智見識，無不佩服萬分！但却不相信你還有這種可以與閻王爺媲美的特殊本領?」

令狐楚楚笑道：「青兒，記住我所說的話，天下任何事兒，倘能對其細心分析，均可歸納成上中下三策，擇其上策行之，便是超人智者！」

聶小青聽得頗覺有趣，微笑說道：「姑娘，我們來研究一下，關於對付公孫爲我這厲害無比的老怪物之事，採取什麼手段，算是下策?」

令狐楚楚答道：「妄自尊大，不知厲害，闖入『哀牢山古森林』，除害不成，反而死在公孫爲我手下，豈不是最愚笨的下策麼?」

聶小青失笑問道：「中策呢?」

令狐楚楚含笑說道：「中策是不太正當，及問心有愧手段，譬如放火焚林，加以暗算等等！」

聶小青道：「放火焚林，是必能達到目的的歹毒辦法，但一塲野火，不知要害死多少生靈?確實不是我們該做之事！」

令狐楚楚笑道：「分析至此，這兩種『霸王手段』，都是中下之策，只有方才所說使公孫爲我自墜輪廻的『閻王手段』，才是最佳上策！」

聶小青惑然不解，以一種渴望獲知內情神色，向令狐楚楚蹙眉問道：「姑娘，青兒被你逗得快急死了，你怎麼還不告訴我怎樣才是屬於上策的『閻王手段』?」

令狐楚楚笑道：「讀書貴能活用，我這條妙策之源，來自『大學』！」

聶小青苦笑說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中那裏來的『閻王手段』?」

令狐楚楚笑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聶小青越發奇道：「這八個字兒，是一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却與——」

令狐楚楚連搖纖手，截斷聶小青的話頭笑道：「我用不着那些大道理，僅從『格物致知』，四個字兒之上，便悟出了絕佳妙策——。」

聶小青苦笑叫道：「姑娘——。」

令狐楚楚搖手笑道：「青兒，你不要急，我先問你幾個問題。」

聶小青揚眉道：「什麼問題?」

令狐楚楚笑道：「公孫爲我身中沼澤奇毒，在『哀牢山古森林』內，住了多久啦?」

聶小青答道：「根據『百臂殃神』艾天澤所說，約有十七八年！」

令狐楚楚繼續問道：「青兒想想，那公孫爲我下半身不能轉動，獨處古森林中，時歷十七八年，對於飲食之事，却是如何解決?」

聶小青凝思片刻，哼了一聲說道：「他那裏會有辦法解決?無非啃食一些周圍的草根樹皮，以及經過他左近的蛇虫血肉而巳，倘若天降大雨，他才可暢飲解渴！倘若走過大一些的獸蟒之類，他才可飽食充飢！」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青兒想得不錯，事實定然如此，人在這種環境之下，一日兩日，自然無妨，一月兩月，或可支持，能歷一年兩年，已是近乎奇蹟，但公孫爲我却爲何能在忍飢挨渴，雨打風吹，寂寞無聊，向無人跡的古森林中，活了爲時十七八年的六千來日?」

聶小青想了半天，瞪着兩隻大眼，搖頭說道：「他早就該死，根本沒有活的可能，但事實上這老怪物却依然健在，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青兒答不出了！」

令狐楚楚微嘆說道：「青兒，你既回答不出，我告訴你好了，公孫爲我所以能够像具活殭屍般，多年不死之故，不是靠着一口戾氣支持，換句話說，也就是他有樁莫大心事未了，使他不甘心瞑目！」

聶小青點頭道：「姑娘講得有理，但公孫爲我的莫大心事，誰又猜得着呢?」

令狐楚楚笑道：「這個好猜，公孫爲我若是平凡人，他早巳在古森林中，平凡死去，只因他是當世武林無雙高手，不願把一身曠代絕學，與人俱沒，故而化成一股力量，支持他活到如今的莫大心事，無疑地就是想獲得一個理想徒弟！」

聶小青聽得出神，口中喃喃說道：「對極！對極！」

令狐楚楚一面玩弄着一片竹葉，一面繼續說道：「我既然根據格物、致知之理，想通了公孫爲我何以不死的奇蹟成因，遂跟着想出了閻王手段！」

聶小青嬌笑說道：「姑娘好容易才回到正題，我到要看看你所想出來的是甚麼閻王手段?」

令狐楚楚舉着手中竹葉笑道：「霸王的手段，是把這片竹葉撕碎，閻王的手段，則是使這片竹葉枯黃，我如今只願替那公孫爲我老怪物，找上一個理想徒弟，送往『哀牢山古森林』內，使公孫爲我心願一了，他定然會精神渙散，立告枯萎，自然而然地，去那『森羅殿』中，向閻王報到的了！」

聶小青撫掌笑道：「好主意！好主意！姑娘析理入微，看得眞是透徹——」

話方至此，忽又住口皺眉說道：「但公孫爲我是要『南荒玉霸王』羅靜石作彼徒，如今霸王巳成枯骨，姑娘總不會使他死而復生……」

令狐楚楚搖手說道：「青兒怎麼這樣糊塗?公孫爲我又不曾見過什麼『南荒玉霸王』，他只是從『百臂殃神』艾天澤口中，聽得羅靜石年歲輕，資質好，表示滿意而巳，我如今倘若選擇一個比羅靜石年歲更輕，資質更好之人，給他送去，他還不高興死麼?」

聶小青靈機忽動，含笑問道：「姑娘，你是不是在打我的主意?」

令狐楚楚嫣然失笑說道：「我正是想在你和紅兒之中選上一個，送往『哀牢山古森林』內，給公孫爲我作徒弟呢！」

聶小青秀眉深皺，苦笑問道：「姑娘，跟公孫爲我當徒弟，要當多久?」

令狐楚楚笑道：「當到公孫爲我心願了却，撒手歸西！」

聶小青噘嘴說道：「地是古森林，人是老怪物，時間又不知要有多久，這樁差事，苦得很呢！」

令狐楚楚正色說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若能學得公孫爲我的幾成眞傳，便能睥睨當世，豈同小可，我們回松林去，紅兒可能等得巳久，讓你和她拈鬮

決定誰去好了！」

聶小青也頗驚疑謝小紅爲何突然失踪，是否從另外路徑，轉回松林，遂與令狐楚楚一同離去。

但令狐楚楚離開這冷竹坪時，却將「百臂殃神」艾天澤，「白骨彌勒」智通僧，爲了尋找「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曾上「冷竹坪」，及公孫爲我欲收羅靜石爲徒弟等事留書禀告「冷竹先生」查一溟，並命聶小青，把那根「陰沉寶竹」，也歸還原處！

聶小青暗中叫苦，但又不能不還，只好把從「冷竹先生」查一溟之處贏來，頗爲心愛的一段「陰沉寶竹」，留在茅屋之內！

至於令狐楚楚所異想天開的閻王手段，因恐萬一洩露機密，貽誤大事，故不曾在函中說明。

她們主婢二人，下得「冷竹坪」，回轉松林，居然又出岔事了。

抵達松林，依然不見謝小紅，却見她在林口一株巨樹之上，留有字跡！

寫的是：「紅兒等候頗久，不知姑娘與青姊何在?因有極關重要大事，必需立即遠行，只好不辭而別，但最久定於明年清明，趕到『玉門關』外的『白龍堆』上相見！」

這些字跡之後，另外還有兩行小字：

「幽靈鬼女陰素梅改約姑娘於七月初七，在『阿爾金山天心谷』內相會，一併禀知！」

令狐楚楚看完，柳眉微皺說道：「紅兒搗的甚麼鬼?她有什麼極爲重大之事?及要去何處!爲何這等鬼鬼祟祟地，不加說明?」

聶小青心中一動，暗想莫非謝小紅獨自在「冷竹坪」上，又對嚴慕光之死，發現疑竇，才要把握時間，立即追查?否則，她沒有任何理由這等神秘?

想到此處，遂對令狐楚楚嫣然笑道：「姑娘，紅妹敢對姑娘故弄玄虛，定是此事極爲機密，她不知我們是否仍返此處，更不知是否會落在旁人手內，才不便說得明明白白！」

令狐楚楚眉間深蘊怒色地，不悅說道：「不論她有什麼理由?這種不辭而別舉措，苦壞了我的大事，我非加嚴厲責罰不可！」

聶小青以爲令狐楚楚所說「壞了大事」之語，是指拈鬮前往「哀牢山古森林」一事，遂趕緊陪笑說道：「姑娘不要生氣，青兒願去『哀牢山古森林』，作公孫爲我老怪物的徒弟，充當一次閻王使者！」

令狐楚楚搖頭說道：「我生氣之故，不是爲此，是爲後面這兩行字兒！」

聶小青不解問道：「姑娘，這兩行字兒，有什麼足以使你生氣之處?」

令狐楚楚冷笑說道：「第一點，我不知道這約會是怎樣定的?紅兒決不至於再在『冷竹坪』上遇見『幽靈鬼女』陰素梅吧?」

聶小青聞言，也覺愕然，令狐楚楚又復沉聲說道：「第二點是地點定得太不適當，『阿爾金山天心谷』是『天心女史』石無垢清修之地，怎可對於這等世外高人，擾以江湖俗事?」

聶小青點頭說道：「這地點確實欠妥，但若是對方指定，紅妹也無可如何，只好據實禀告姑娘的呢！」

令狐楚楚神色極爲不悅地說道：「地點業巳不妥，時間更復不當，『阿爾金山天心谷』，遠在西北『玉門關』外，『哀牢山古森林』却在滇南，去得了西北，去不了滇南，去得滇南，去不了西北，教我在如今至七月初七的這段時間之內，除了插翅能飛之外，根本無法兼顧！」

聶小青略作沉思，含笑說道：「姑娘請去西北，『哀牢山古森林』之行，是拜人爲師，不是與人動手，青兒單獨前往，也許不至於有何差錯?」

令狐楚楚搖頭嘆道：「事情既巳弄成如此局面，也只好如此辦理，但『哀牢山古森林』之行並不簡單，青兒必須……」

聶小青接口笑道：「姑娘不必担心，青兒對此有所理會，我認爲『哀牢山古森林』之行，有樁要點，就是不能使那公孫爲我發現我早就知道他困居古森林是去專誠拜師！」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青兒說得極對，但你不妨先行起個腹稿，讓我聽聽你打算怎樣作法?」

聶小青微笑說道：「姑娘，這種事兒，恐怕只能預定方針，無法預定必須隨機應變的施行細則！」

令狐楚楚聞言，目注聶小青剛待發話，聶小青又復嬌笑說道：「姑娘，我的預定方針是裝做遨遊古森林，無意中遇見公孫爲我，遂對他好好加以照應，並在適應機緣之下，表現一些聰明才智，等到老怪物愛上我的資質，自動要以絕藝相傳，大概就差不多了！」

令狐楚楚笑道：「青兒若能這樣作法，則此功必成，我就不担心了！」

聶小青妙目閃光，嬌笑說道：「武林人物的性情，多半怪得可愛，我早就猜出倘若我明言來意，求技拜師，公孫爲我可能會疑神疑鬼，但若盡量沉穩，絕不探詢他的姓名來歷，公孫爲我或則心癢難搔，自行吐口，甚至對我苦苦哀求，也說不定呢！」

令狐楚楚失笑道：「青兒，你若能做到公孫爲我對你苦苦哀求，非請你接受他那一身絕技不可，却也是樁千古佳話！」

主意既定，便該分路而行，但聶小青心中，却又突然想起一事，她想起嚴慕光既死，則「幽靈鬼女」陰素梅腹中所孕，便成了他的唯一骨血，必須善加保留，不可傷害！

但主人令狐楚楚此去「天心谷」，即赴陰素梅之約，兩人既係情仇，更是勁敵，一番石破天驚的龍爭虎鬥之下，陰素梅的腹內胎兒，如何倖免?

想到此處，聶小青便向令狐楚楚異常委婉地，柔聲微笑說道：「姑娘，當世武林中正邪羣雄的總決戰的時間地點，是在明歲清明的『白龍堆』上，故而七月初七的『阿爾金山天心谷』一會之時，姑娘對於『幽靈鬼女』陰素梅，不妨手下略爲寬容……」

令狐楚楚不等聶小青話完，便會意點頭笑道：「青兒，你此語是爲了陰素梅腹中有孕?」

聶小青點頭微笑說道：「不看僧面，還看佛面，姑娘，常言道得好：『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留人？』又道是：『饒人是福』！」

令狐楚楚笑了一笑，軒眉微嘆說道：「青兒放心，我自會對『幽靈鬼女』陰素梅寬容，但却不知她會不會寬容我呢？」

聶小青心中一酸，暗想她們都還不知道嚴慕光業已埋骨黃泉，主人令狐楚楚是白費了一番純摯眞情，難免抱恨終身，芳心永碎，「幽靈鬼女」陰素梅則更爲悽慘地，成了寡鵠孤鸞……

心中淒楚，目中也自然而然地，流下了兩行珠淚。

令狐楚楚失笑說道：「青兒怎麼哭了？是不願意前往『哀牢山古森林』，服侍那公孫爲我老怪物？還是捨不得與我分別呢？」

聶小青不便向令狐楚楚說明是爲了嚴慕光之死而悲傷，只好順着她的話兒，含淚笑道：「服侍公孫爲我老怪物，有何可怕？最多替他梳梳鬍子，洗洗頭髮，再弄些吃的喝的，使他在死去之前略微活得舒服一點，何況還可以獲得不少好處呢！」

令狐楚楚笑道：「這樣說來，青兒是捨不得和我分開？」

聶小青含淚點頭道：「姑娘，我們這一分手，恐怕要到明歲清明，在『白龍堆』上，才能見面哩！」

令狐楚楚笑道：「青兒平素頗爲豪爽豁達，今天怎麼也有世俗女兒般，婆婆媽媽的呢？不到一年的小別，算得什麼？趕快高高興興地，前往『哀牢山古森林』，『白龍堆』一戰之上，我要看看你究竟學得了什麼新奇武學！」

聶小青舉袖拭淚說道：「姑娘，青兒走了，但願姑娘多多保重，無論遇上了甚麼拂逆之事，也要看得開些，儘量寬心才好！」

令狐楚楚秀眉雙挑，嗔道：「青兒，你今日怎的一再出語不祥，再若這樣說話，我便不讓你去『哀牢山古森林』了！」

聶小青心中雖然無限淒愴，但見令狐楚楚業已蘊怒，遂不敢再復多言，折腰拜別主人，獨自趕往「哀牢山古森林」，去充任一次別開生面的閻王使者！

令狐楚楚對於聶小青的異常神態，怎不生疑，但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嚴慕光已成爲泉下枯骨之上！

尋思了好大一會，也想不出所以然來，令狐楚楚只好帶着一片淡淡疑心，離開「恒山」，前往西北！

令狐楚楚的「阿爾金山天心谷」之行，途中有無事故發生？七月初七與「幽靈鬼女」陰素梅一會的結果如何？以及謝小紅爲何突然離去？蹤跡何往？這些問題，均須暫加放置，且先敍獨自萬里南行，趕赴「哀牢山古森林」的聶小青方面。

奇絕妙絕

聶小青因經令狐楚楚仔細分析之後，知道此行關係甚巨，不敢有所躭延，在途程方面，遂採取由晉、陝經川入滇的最近捷徑！

她爲了減少麻煩，在一出「恒山」之後，便改裝易容了一位俊俏書生模樣！

聶小青雖然竭力避免牽纏，但數千里迢迢關山，她又是選擇荒山野徑，且夕飛馳，又怎會避免得毫無事故發生？

前半段安然無事！後半段有事了！

事故發生之處，是在業已進入「雲南」的川滇交界！

時間約莫是四月二十日左右的深夜之間，地形則是一片並不太高的小丘陵地！

月朗中天，夜景絕美，聶小青正順着一條小溪，施展輕功身法，飄飄舉步，忽然聽得小溪對岸一座山並不高、樹却不少、草却不短的小丘陵上，傳來一陣悲慘哼聲！

聶小青雖然不願多事，但天生俠胆義肝，聽得那哼聲太慘，遂輕輕躍過小溪，向那草深樹密的小丘陵上趕去！

距離小丘約莫十丈左右，哼聲忽寂，換了一陣獰厲狂笑入耳！

一哼一笑之間，正邪已判，事故已明，定是有位正人君子在遭受兇邪毒手！

聶小青藝高胆大，毫不隱匿行踪，大大方方地，走上丘陵！

而對方的獰厲笑聲，也繼續不斷，並未因聞得人來，有所顧忌！

聶小青帶着滿懷詫異，走到當場。

只見有位青衫少年，與一位五十來歲、鷹鼻鷂眼，神態陰險的黃衣老叟，正在一方青石兩側，對坐飲酒！

距離青石的丈許以外，躺着一位衣服襤褸的老乞丐，未見絲毫動彈，彷佛業已死去！

青衫少年見聶小青走來，先是面容一冷，但旋即爲對方神態風華所奪，換了一副笑容叫道：「這位仁兄上姓尊名，是偶然路過？還是爲那老化子而來？」

聶小青一與這青衫少年才一對面，心中便不禁暗吃一驚！

因爲對方不僅面貌生得比嚴慕光更覺英俊，尤其是雙目之中，更蘊含着一種極爲奇特光彩！

僅從這奇特眼神光彩之中，便可看出對方身負驚世絕學，但年齡最多只在二十上下！

聶小青心驚的是，武林中從未聽過有如此一位年輕高手，這青衫少年却是什麼來歷？

青衫少年見聶小青目光凝注自己，却不答言，不禁雙眉一挑，微慍說道：「仁兄莫非看不起在下，而吝於見告名姓？」

聶小青嫌他神色過傲，冷然答道：「我叫聶小靖，尊駕不要光會問人，你與這位老人家，也該見告名號才對！」

青衫少年答道：「我叫葉元濤，這位老人家複姓申屠，雙名少華，在西川一帶，頗負盛名，人稱『辣手神鷹』……」

聶小青對於葉元濤極爲陌生，但却知道「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是西川有名巨寇，決定假意交結，探探對方所殘害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遂不等葉元濤話完，便自「哦」了一聲，接口笑道：「申屠老人家的『三陰絕戶掌』力，及『七禽身法』，確屬名滿西川，聶小靖久仰神威，可稱幸會！」

申屠少華聽聶小青對自己如此稱讚，自然頗爲高興地，含笑問道：「聶老弟是那派人物，怎會一聽賤名，便知我所擅掌

力身法？」

聶小青微笑道：「聶小靖雖嗜武學，但技藝淺薄，未曾歸入任何宗派，至於知曉老人家所擅掌力身法一事，則因老人家神威久著，只要曾經在西南路上，略爲闖蕩之人，誰不欽佩『辣手神鷹』四字！」

申屠少華含笑說道：「聽老弟這樣說法，是偶然路過，不是爲那老化子而來的了？」

「聶小青看了倒臥在丈許的老化子一眼，茫然問道：「那人是誰？申屠老人家，及葉元濤兄，怎會懷疑我是爲他而來，聶小靖因事赴滇，只是偶然經此！」

葉元濤哈哈一笑道：「聶兄既非老化子一路人物，葉元濤敬你三杯，以致歉意如何？」

他在說話之間，雙目中的奇異精芒，又自不停閃射！

聶小青何等眼力，一看便知這葉元濤在武學造詣之上，要比「辣手神鷹」申屠少華高出甚多，遂越發決心探察，點頭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萍水相逢也是緣，小弟敬領葉兄美意！」

話完，遂與葉元濤申屠少華等，對乾了三杯美酒！

葉元濤放下酒杯，向「辣手神鷹」申屠少華，一陣軒眉狂笑說道：「申屠二叔，小侄今日既雪大仇，又結交了聶小靖兄這等人品好友，眞是快意絕倫的了！」

聶小青趁機指着那老化子，向葉元濤含笑問道：「葉兄，你是否與這老化子結有夙仇？」

葉元濤得意狂笑說道：「聶兄，你不妨過去看看，或許能認出這老化子是什麼來歷？」

聶小青聞言之下，自然乘機緩步走過去，細看那倒臥地上的老乞丐容貌！

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却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當世武林中，以乞丐形狀，遊戲風塵的，共有兩位奇人，稱爲「東西二乞」！

「東乞」便是「泰山雙絕」之一，「風雷神乞」公羊懋！

「西乞」則因善使一根精鋼鐵拐，人稱「鐵拐」柴三！

這兩位丐俠，是道義好友，在武功造詣之上，亦復互相伯仲！

如今這年老乞丐身旁，橫着一根奇形鐵拐，再加上那副淸癯相貌，自使聶小青一眼便看出，正是久聞其名，未識其面的西川俠丐「鐵拐」柴三！

以「鐵拐」柴三的名頭功力，竟會折在葉元濤，及「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手中，已足令聶小青爲之失驚！

但這位丐俠的如今形狀，更使聶小青失驚百倍！

柴三並未死，但口中却連先前所聞的悲哼慘號，也無力發出，只是周身尚有一些輕微顫動！

面目、頭顱，絲毫無異，也看不出任何傷痕血漬，但極爲顯然地全身骨節，均在慘烈痙攣，手足身軀，正在一分一分的慢慢收縮！

聶小青不會這種功夫，却聽得令狐楚楚說過，這是絕傳已久，歹毒絕倫的「縮骨抽筋截脈手法」！

休看「鐵拐」柴三哼已無聲，但身受之慘，却甚於炮烙油煎，千刀碎剮！

聶小青看出「鐵拐」柴三傷勢，知道休說自己，便是主人令狐楚楚趕到，也無法救得這位西川丐俠性命！

形勢在剎那之間判定，聶小青靈機忽動，竟對着「鐵拐」柴三，發出一陣縱聲狂笑！

葉元濤聽得笑聲，揚眉問道：「聶兄爲何發笑？你認得這老化子麼？」

聶小青裝出一副憤怒神情，冷然說道：「這老鬼是人稱西川丐俠的『鐵拐』柴三，聶小青與他結有一拐之恨。今日大概是天假奇緣，可以乘機報復！」

說完，便向葉元濤及申屠少華長揖笑道：「請問葉兄及申屠老人家，柴三老兒是被你們之中，那位擒住？」

申屠少華笑道：「鐵拐柴三，是西川有名高手，除了我葉賢侄的絕世神功以外，恐怕難有別人能把他輕易制住！」

聶小青聞言，遂一抱雙拳，對葉元濤含笑道：「葉兄，小弟有椿不情之請！」

葉元濤揚眉笑道：「聶兄莫非想在這老化子身上，略爲洩憤！」

聶小青點頭說道：「我看他已去死不遠，葉兄可否成全小弟！」

葉元濤想了一想，獰笑說道：「我本想把這老賊折磨盡興，既然聶兄與他有一拐之仇，便作個人情，讓你下手，使他便宜了吧！」

聶小青早就想好不使對方有絲毫起疑，而能超度已告無救的西川丐俠「鐵拐」柴三，早早脫離苦海的絕妙方法，故在聽完葉元濤話後，裝出滿面高興神情，微笑說道：「柴三老兒，既與葉兄結有深仇，自然仍應留給葉兄慢慢消遣，他昔日曾經打我一拐，如今我只打他一記耳光，略爲洩憤便了！」

一面發話，一面走到「鐵拐」柴三面前，向他臉上，摑了一掌！

脆生生一掌落後，「鐵拐」柴三雙目忽睜，向聶小青看了一眼！

這一眼，是柴三一生之中的最後一眼，但目光之內，却毫無怨恨，反而充滿了感激神色！

所謂感激神色，只是一瞬之間，在這一瞬過後，紫黑色的鮮血，自「鐵拐」柴三七竅之內，緩緩溢出，全身一震，便告永離濁世！

聶小青故作失驚地「呀」了一聲，回頭以一種欽佩目光，凝注葉元濤，揚眉叫道：「葉兄，你好高明的手法，竟點了『鐵拐』柴三的『五陰絕脈』！」

葉元濤尚未答話，「辣手神鷹」申屠少華却已含笑揚眉，得意說道：「聶老弟，你看走眼了，『鐵拐』柴三不是被點『五陰絕脈』！」

聶小青裝蒜到底地，詫然說道：「打了柴三一記耳光，他便七竅溢血而死，豈不是被點『五陰絕脈』不能加以任何外力的特殊現象？」

申屠少華笑道：「這種手法，看來雖與『五陰絕脈』相似，但却更比『五陰絕脈』高明厲害多了！」

聶小青一半是免除對方起疑，一半是

想藉機探詢葉元壽的來歷，遂再復接口問道：「申屠老人家，你能不能賜教一下，這是什麼手法，使聶小靖長點見識！」

申屠少華指着葉元壽，軒眉笑道：「這是我葉賢侄獨門秘傳『抽筋縮骨截脈手法』！」

聶小青裝得越聽越覺茫然地，向葉元壽問道：「葉兄是那派門下，聶小靖怎的不曾聽說過有這樣一種奇異厲害手法！」

葉元壽掩飾不住胸中高興得意的驕縱神色，連挑雙眉，搖頭笑道：「聶兄，不是葉元壽對你輕視，你大概不會聽說過我師傅的名姓！」

聶小青也以一種少年人不肯服輸的神情，狂笑幾聲，目閃精芒，傲然說道：「葉兄，小弟武學雖然低微，但見識却還自詡不薄，我不相信我會未曾聽說過尊師名號！」

葉元壽含笑說道：「聶兄，你有沒有聽說過『公孫爲我』四字？」

這「公孫爲我」四字，眞聽得聶小青幾乎驚叫出聲，勉强鎭定心神，點頭笑道：「公孫爲我不就是那位一身具有『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無影神魔』三外號的絕世武林怪傑麼？原來葉元壽兄，竟是他的高足！」

葉元壽搖頭含笑說道：「聶兄，你猜錯了，我不是公孫爲我的弟子！」

聶小青惑然問道：「葉兄既不是公孫爲我的弟子，却提起這位老魔頭的姓名則甚？」

葉元壽微笑說道：「我師傅與公孫爲我的關係，極爲密切，但在江湖間却無人知曉！」

聶小青問道：「葉兄的尊師究竟是誰？與公孫爲我的關係，是怎樣密切？」

葉元壽微笑說道：「我師傅公孫獨我，與公孫爲我的關係——。」

聶小青不等對方話完，便自作聰明地，接口笑道：「我知道了，葉兄的尊師，既叫公孫獨我，則與那公孫爲我，定是兄弟關係！」

葉元壽搖頭笑道：「不對，他們毫無親屬關係，但却不僅姓名近似，幾乎連相貌、身材，都長得令人難辨！」

聶小青奇道：「天下間竟有如此的巧事？」

葉元壽笑道：「不止如此，他們連武功的精湛程度，也頗彷彿！故而武林人物，時常把我師傅認成公孫爲我，我師傅也一笑置之，不加辯解！」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飲了半杯美酒，繼續含笑說道：「公孫爲我本來只有『長笑天王』，及『恨地無環鬼見愁』等兩個外號，但自從我師傅被人誤認之後，江湖中覺得這位公孫爲我，神通太大，幾乎能够日行數千里，朝在泰山觀日出，暮遊南海看霞飛，近又替他加了『無影神魔』四字！」

聶小青皺眉說道：「外人因他們形貌相似，武功彷彿，或有所認錯，但公孫爲我却不會不知，他不找你師傅理論麼？」

葉元壽笑道：「怎麼不找？我師傅不對江湖人物辯白之故，也就是要引出公孫爲我，和他分一個强弱輸贏高低上下！」

聶小青揚眉問道：「他們兩人會面了麼？」

葉元壽微笑說道：「我師傅與公孫爲我，約在十八九年前，會於『大雪山』的一座高峯之下！」

聶小青笑道：「這場比鬥，定然熱鬧無比，好看煞人！」

「辣手神魔」申屠少華一旁擎杯微笑說道：「他們在『大雪山』中，苦鬥十日，較量了三十六種神功！」

聶小青問道：「結果是誰勝誰負？」

申屠少華笑道：「十二種功力成和，十二種功力是公孫獨我略勝一籌，但另外十二種功力，却是公孫爲我獲得勝利！」

聶小青因主人令狐楚楚說公孫爲我功力無敵，故而聽得失驚問道：「這樣說來，他們兩位爲時十日，苦鬥三十六種神功之下，依然是秋色平分！」

申屠少華一嘆道：「他們兩位鬥完第三十六種神功，都已有些精疲力竭！」

聶小青道：「既然都已疲乏，就應該握手言和，眞正結爲兄弟！或是重約時地，另作比較！」

申屠少華嘆道：「照理自應如聶老弟所說，但他們均已盛氣難消，打出火來，非分出誰勝誰負，不肯罷手！」

聶小青笑道：「彼此精力充沛之下，連鬥三十六陣，尚且成和，精疲力竭之餘，却如何能分出勝負？」

申屠少華說道：「他們都是怪僻之人，終於由公孫爲我想出一種奇怪方法！」

聶小青問道：「什麼奇怪方法？」

申屠少華笑道：「當地有一個冰冷寒潭，公孫爲我提議兩人一同浸泡在寒潭之內，誰先受不住，爬出潭來就算誰敗！」

聶小青聽得失笑說道：「這種比賽方法，委實奇怪到了極處。」

申屠少華繼續說道：「那寒潭是雪水所積，奇冷無比，兩人浸泡三日，均已將凍僵，但仍誰也不肯認輸，先行爬出！」

聶小青搖了搖頭，向葉元壽問道：「這場奇異絕倫的賭鬥，結果如何！想來必有一人獲得勝利！」

葉元壽舉杯笑道：「聶兄不會猜中，我師傅與公孫爲我，誰也不曾獲得勝利，贏過對方！」

聶小青想了一想，皺眉說道：「這樣比法，怎會仍無勝負，我就想不通了！」

申屠少華笑道：「人要相爭天不爭，等到第三日夜間，天時忽變，雪峯因地震頹摧，化成一道百丈冰河，滿天飛墜，把泡在寒泉之內，人已半僵的公孫爲我，及公孫獨我兩人，冲捲得彼此分離，不知隨波逐流地，漂往何處？」

聶小青「哦」了一聲，恍然大悟說道：「這椿難解難分決鬥，原來竟如此了結，但他們兩位精疲力竭，人又凍僵，再被冰河一捲，豈不……」

葉元壽笑道：「公孫爲我的結果如何，無人得知，我師傅則僥倖不死，也屬於成了殘廢！」

聶小青道：「是否因冰河冲捲，四肢受傷……」

葉元壽搖頭笑道：「不是受傷，我師傅因在寒泉之中，浸泡太久，下半身成了風癱，不能動彈！」

聶小青聽得心中頗爲好笑，暗想公孫爲我及公孫獨我這兩怪人，委實怪得出奇！不僅惡鬥十三日，難分上下，連最後結果都彼此相同，公孫爲我癱瘓在「哀牢山古森林」中，公孫獨我却不知癱瘓何處？

葉元壽見聶小青忽作沉思，不禁含笑問道：「聶兄，你在想些什麼？」

聶小青微笑說道：「我是在想公孫老人家既已半身癱瘓，無法轉動，怎會又成全了葉兄這樣一身絕世武學？」

葉元壽指着地上的「神拐」柴三遺屍，恨恨答道：「三年多前，我父親被柴三老賊害死，我遂隻身遠走『哀牢山』，誰

指壓的自療法

促進體液循環

・蔡大夫・

人體所有的組織器官，是接受血液和淋巴的供給，在有變化的速度下流動着。這些液體我們稱之謂體液。體內的各細胞是藉這些體液，由毛細管運輸營養素給細胞組織，同時運走體內的老廢物（如二氧化碳、水分、代謝物質等）。

在動脈方面，血液經常是由心臟朝外流動的。這個我們稱之爲循環作用。心臟的抽送作用，促使血液的循環順利，補給氧氣，由大動脈進補助動脈，送到人體各角落；而動脈方面則分歧進細動脈。而這些就成爲好幾百萬的毛細血管。這些毛細血管嗣後合併起來，形成細靜脈，然後又合併成靜脈。其裝置則如此這般地能用久了的血液送回心臟的。更妙的是，在中途，血液會流進肺臟，經肺血管網，受到新的氧氣的補給，然後再由心臟送出來。

指壓就是促進這些血液和淋巴等體液的循環，讓它們不要停滯地送到體內各角落，防止新陳代謝的障碍或瘀血的。

肌肉組織的柔軟化：

通常我們所擧出的肌肉疲勞，在經驗上往往有肩胛僵硬、脖子酸硬、背部發硬、腿酸累等等。這些是由於過勞、緊張而引起肌肉失去收縮力、或肌肉疲勞引起硬質狀態的。因此，被肌肉所包裹的血管、淋巴、和神經如受到壓迫；懶散、痲痹、疼痛等不舒感均會由此引起。

這種狀態累日經月下去，血液或淋巴的流動惡化，毛細血管輸送的營養補給自然而然會不够，終會引起肌肉異常，發生僵硬狀態的。

指壓操作便是將這種僵硬的狀態解開，促進血液的循環，俾使毛細血管的作用活潑，運送疲勞物質，送來必要成分，讓肌肉回復正常。

尤其是在身體的背後，從頸部到腰部，幾乎因皮帶狀的肌肉重疊，所以脊柱兩旁很容易引起複雜的僵硬。

肌肉的細胞，可以區別爲左列三種：

①橫紋肌（骨骼肌）：是指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而言。它是支撑體軀、掌司四肢、體軀的運動。一稱隨意肌。

②平滑肌（內臟肌）：是指存在內臟和血管壁的肌肉組織言。不能隨自己意志讓它伸縮。也稱之爲不隨意肌。

③心　肌：構造屬於橫紋肌，但機能却是不隨意肌（因爲心臟具有自動性）。

人體的肌肉，總計約有六百；其有四百左右是骨骼肌，占全身肌肉之體重約四十五%。

×　×　×

肌肉的毛病有左記各項：

①痛得不能動——疼痛性拘縮。

②無法使力——痲痹。

③雖能使力但不能動——拘縮發硬、或因腱或皮膚所起。

④用力就震顫——震顫痲痹、書痙等。

肌肉異常所引起的疾病：肩胛發硬、腰痛、抽筋、挫筋、鞭打、損傷、斜脖等。

下期繼續介紹骨骼的矯正及神經機能的調和。

淋巴管系

後頭淋巴節
耳下腺淋巴管
右淋巴本幹
頸淋巴本幹
肋間淋巴節
鎖骨下淋巴本幹
腋窩淋巴節
肺淋巴節
胸管
食道淋巴節
乳糜槽
腰淋巴本幹
膕窩淋巴節
鼠徑淋巴節

知竟在一片大沼澤中，獲得罕世奇遇！」

聶小青聽說公孫獨我居然也是癱瘓在「哀牢山」中，不禁驚奇得失聲說道：「這眞是不可思議，奇絕妙絕！」

葉元濤含笑問道：「聶兄覺得何事不可思議？」

聶小青是虛與對方委蛇，自然不肯說出公孫爲我也在「哀牢山」內，遂隨機應變地，向葉元濤笑道：「小弟是驚奇葉兄何以如此速成？竟能在短短三年之內，練成這樣高明的一身絕世功力！」

葉元濤嘆息一聲，緩緩說道：「說來總得感激師恩如海，我師傅爲了使我速成大成，竟犧牲了自己生命！」

聶小青久隨令狐楚楚，見聞極博，聞言訝然說道：「葉兄如此說法，莫非公孫老人家，對你用了『功力轉注』麼？」

葉元濤也是一驚，點頭說道：「聶兄見聞極博，正是如此，這三年之中，前兩年半我師傅教我各種身法招術，後半年實施『功力轉注』！」

聶小青這才明白何以葉元濤眼中具有異樣神光，身懷絕世功力？遂「哦」了一聲，繼續問道：「公孫老人家對葉兄實施『功力轉注』，則如今定然已告解脫！」

葉元濤嘆道：「我師傅命我好好繼承他老人家的遺志之後，便即含笑而逝！」

聶小青趁機問道：「公孫老人家有何遺志？」

葉元濤應聲答道：「很簡單，就是要我成爲武林第一人，並終身奉行他老人家『不爲我友便爲我敵，既是我敵，便爲我滅』的教條！」

聶小青叫道：「葉兄，就這麼簡單？要想成爲武林第一人，恐怕難得很呢！」

葉元濤俊眉雙挑，傲然說道：「我覺得並不很難，我只要鬥敗幾位人物，就可以成爲武林第一！」

聶小青問道：「葉兄打算要鬥敗那些人物？」

葉元濤雙目之中，精芒電射地，岸然答道：「我打算遨遊五嶽，鬥敗五嶽宗師，然後設法邀會『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把她制住，難道還不能稱爲武林第一？」

聶小青聽得忍耐不住，哂然一笑！

葉元濤臉色微變，問道：「聶兄爲何發笑？是笑我鬥不敗五嶽宗師，還是笑我制不住『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聶小青本是看不慣葉元濤的傲態，但聽他問起自己，却靈機一動，笑道：「葉兄錯會意了，小弟不是笑你鬥不敗五嶽宗師，制不住令狐楚楚，而是覺得這幾位業已算不得是當世武林中最厲害的人物！」

葉元濤聽得滿懷疑惑地轉面向「辣手神鷹」申屠少華詫聲問道：「申屠二叔，當世武林中有誰能比五嶽宗師，及『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更爲厲害？」

申屠少華想了一想，目注聶小青，含笑問道：「聶老弟，你意中所指，是不是『世外八凶』？」

聶小青方一點頭，葉元濤便向申屠少華急急問道：「申屠二叔，『世外八凶』是誰？他們住在何處？」

申屠少華答道：「他們金蘭結義，以序排行是『鐵心王母』上官鳳，『禿頂蒼蠅』龍九淵，『百臂殃神』艾天澤，『藍鷹』譚幹，『白骨彌勒』智通僧，『鳩盤宮主』赫連英，『桃花羽士』熊策，『幽靈鬼女』陰素梅等八人，但住處却十分隱秘，祇有他們兄弟姊妹，才互相知曉？」

葉元濤皺眉說道：「這樣說來，我要鬥『世外八凶』豈非踏破鐵鞋無覓處？」

聶小青失笑說道：「葉兄，這有何難，你若想鬥『世外八凶』，根本不必去找他們，可以叫他們前來找你！」

葉元濤不解問道：「怎麼能叫他們前來找我？」

聶小青笑道：「世外八凶個個目高於頂，看不起任何武林人物，葉兄祇要說句藐視他們的話兒，或是寫上一些挑釁性的字兒，再復留下時間地點，那怕他們不聞風而至，來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呢？」

葉元濤聽得眉飛色舞，撫掌狂笑說道：「聶兄此計妙極，這叫做何必踏破鐵鞋無覓處？且叫他灰頭土臉自動上門來！」

聶小青火上澆油，再以一種關切神情向葉元濤含笑道：「葉兄壯志凌雲，豪情如海，確令聶小弟萬分欽佩，但『世外八凶』名不虛傳，人數又多，個個均懷絕藝，遠非『鐵拐』柴三可比！葉兄與申屠老人家武學再高，也祇兩人，衆寡之間…」

葉元濤連搖雙手，哈哈大笑道：「聶兄放心，小弟秉承先師遺志，要以一所學，打遍八荒四海五嶽三山的一切成名人物，又如何會怯於區區『世外八凶』？」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雙目中的異樣神光，森森電射，凝注聶小青的身上，微笑問道：「聶兄，我們雖是風萍偶聚，但彼此間倒還氣味相投，你願不願意與葉元濤結爲深交？同作壯遊，看我獨鬥羣雄，完成霸業！」

聶小青何等機靈，毫不猶疑地，點頭笑道：「奉陪葉兄同遊，乃是快事，結爲深交，更屬得沾光榮，聶小靖求之不得，那有不願之理？」

申屠少華是頗奸滑的老江湖，但因聶小青言談舉止之中，毫無破綻，一張小嘴更是左一聲「老人家」右一聲「老前輩」的，叫得極甜，故而不僅不會起疑，反倒在旁湊趣地含笑問道：「既然如此，聶老弟與葉賢侄不如結爲金蘭之好，你們年貌相當，風神相若，倒眞像是兄弟一樣！」

葉元濤大喜說道：「妙極，妙極，不知聶兄意下如何？」

聶小青裝出一臉高興神情，軒眉笑道：「申屠老前輩的這個主意太好，但聶小靖須先把話說明，金蘭之約，今夜可訂，同作壯遊，却須期諸異日！」

葉元濤訝然問道：「這是爲何？」

聶小青道：「因爲我雲南之行，非去不可……」

葉元濤不等聶小青話完，便即笑道：「這事情容易解決，我與申屠二叔，先陪聶兄走趟雲南就是了！」

聶小青未防到葉元濤竟會要陪同自己先去雲南，祇得苦笑道：「葉兄請諒解小弟，小弟雲南之行，不宜有別人同去！」

葉元濤自作聰明地，揚眉笑道：「我明白了，聶兄大概是去辦理你的終身大事吧！」

聶小青將機就計地，臉上一紅，含笑不語。

（未完）

日本的國寶之
千體千手觀音像



蓮華王院本堂內，除本尊千手觀音坐像外，還有一千尊的千體千手觀音像。不過，現在的千體千手觀音像，只有一百廿四尊是原本的而已，其餘八百七十六尊都是再建的，原因建長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那次火災，殃及蓮華王院本堂，燒剩一百二十四尊千體千手觀音像，後來由最初雕做這座佛像的雕刻師康慶的孫兒湛慶再做，一切尊重舊像的作風，保持圓熟的鎌倉雕刻特色和技術，這些千體千手觀音像，分別排列於本尊的左右，每邊分爲十段，各段安放五十尊，井井有條。每尊千體千手觀音像，都有四十二條手臂，腳下是一個仰蓮反花的台座，背後的光環，光綫射向七方，像身髹上金色，壯觀非常。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7:06
PRECISION
QUARTZ

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目了然，方便實用。
型美觀，精巧名貴，
多種款式，
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